

官场现形记

清 李宝嘉



(三)

中国古典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官场现形记

三

(清)李宝嘉 著

目 录

第三十二回	写保折筵前亲起草	谋厘局枕畔代求差		519
第三十三回	查帐目奉札谒银行	借名头敛钱开书局		538
第三十四回	办义赈善人是富	盗虚声廉吏难为		559
第三十五回	捐巨资纨绔得高官	吝小费貂珣发妙谗		578
第三十六回	骗中骗又逢鬼魅	强中强巧遇机缘		594
第三十七回	缴宪帖老父托人情	补札稿宠姬打官话		615
第三十八回	丫姑爷乘龙充快婿	知客僧拉马认干娘		630
第三十九回	省钱财惧内误庸医	瞒消息藏娇感侠友		646
第四十回	息坤威解纷凭片语	绍心法清讼诿多才		661
第四十一回	乞保留极意媚乡绅	算交代有心改帐簿		679
第四十二回	欢喜便宜暗中上当	附庸风雅忙里偷闲		693
第四十三回	八座荒唐起居无节	一班龌龊堂构相承		707
第四十四回	跌茶碗初次上台盘	拉辫子两番争节礼		724
第四十五回	擅受民词声名扫地	渥承宪眷气焰熏天		744

第三十二回

写保折筵前亲起草 谋厘局枕畔代求差

却说羊统领虽然喝退了龙占元，只因他凭空多事，得罪了洋教习，深怕洋教习前来理论，因此心上很不自在，又加以田小辫子同乌额拉布两个人吃醋打架，弄得合席大众，兴致索然。于是无精打彩，草草吃完，各自回去。

第二天羊统领特地把田小辫子请来，先埋怨他不该到制台面前上条陈，弄得制台不高兴，又怪他不该同乌某人翻脸：“过天我替你俩和和事；不然，天天同在一个官厅子上，彼此见面不说话，算个甚么呢！”田小辫子毕竟是做过他的伙计，吃过他的饭的，听了他的话，心上虽然不服，嘴里不便说甚么，只好答应着。

又过了两天，羊统领见洋教习不来找他说甚么，于是才把心上一块石头放下。后来龙占元是本营营官又上来回过羊统领，求统领免其看管，并且不要撤他差使。当时又被羊统领着实说了他许多不好，看他本营营官面上，暂免撤差，只记大过三次，以儆将来。龙占元又亲自上来叩谢。羊统领吩咐他道：“现在的英文学堂满街都是，你既然有志学洋话，为甚么不去拜一个先生，好好的学上两年？一月只消化上一两块洋钱的束脩，等到洋话学好了，你也好去充当翻译，再不然，到上海洋行

里做个‘康白度’^①，一年赚上几千银子，可比在我这里当哨官强得多哩。要照现在的样子，只学得一言半语，不零不落，反招人家的笑话，这是何苦来呢！”龙占元道：“回军门的话，标下从前总共读有三个月的洋书。通学堂里只有标下天分高强，一本‘泼辣买’^②，只剩得八页没有读。后来有了生意就不读了。过了两年，如今只有‘亦司’这一句话没有忘记，满打算借此应酬应酬外国人，不提防倒捱了一顿打。这一下子可把标下打苦了！到如今头上还没有好，以后标下再不敢说洋话了。倘若再学会两句，标下有几个脑袋，又是马棒，又是拳头，这不是性命相关吗？”羊统领听了，点点头道：“不会也罢了。完完全全做个中国人，总比那些做汉奸的好。”龙占元于是又答应了几声“是”，然后退了出来。

这里羊统领便想仍到钓鱼巷相好家摆一台酒，以便好替乌、田两个人和事。两天头里写了知单，叫差官分头去请。所请的无非仍旧是前天打牌吃酒的几个，其中却添了两位：一位是赵大人，号尧庄，乃广西人氏，说是制台衙门的幕府。还有人说：制台凡遇到做折子奏皇上，都得同他商量，制台自己不起稿，都是他代笔。全省的官员，文自藩司以下，武自提、镇以下，都愿意同他拉拢。然而他面子上极其不肯同人家来往，坐在那里总不肯同人说话。不晓得是架子大呢，亦不晓得是关防严密的缘故，望上去很像有脾气似的。他的官虽是知府，只有道台以上的官请他吃饭，他或者还肯赏光。就是道台，亦得要当红

① “康白度”：葡萄牙语，即买办。

② “泼辣买”：英语，文法。

差使的；倘或是黑道台以及他同寅以下的官，都不在他心上。人家同他说话，他只是仰着头，脸朝天，眼睛望着别处。别人问三句，回答一句，有时候还冷笑笑，一声儿也不言语，因此大众都称他为“赵大架子”。这回羊统领请他，他晓得羊统领上头的声光极好，而且广有钱财，爱交朋友，所以请帖送去，答应肯来。又一个姓胡，号筱峰，行二，也是捐的道台班子。有人说他父亲曾经当过“长毛”，后来投降的，官亦做到镇台。胡筱峰一直在老人家手里当少爷。脾气亦并非不好，不过他的为人，一天到晚，坐亦不是，站亦不是。人家要静，他偏要动。说起话来，没头没脑。到人家顶住问他，他又说到别处去了。知道他底细的人，都叫他“小长毛”。后来人家同他相处久了，摸着他的脾气，又送他一个表号，叫他为“胡二捣乱”。

且说胡二捣乱这天因为羊统领请他在钓鱼巷吃花酒，直把他乐的了不得。头天晚上就叫管家開箱子把衣服拿好。其时是四月天气，因为气节早，已经很热，拿出来的衣服是春纱长衫，单纱马褂。当天晚上忽下了两点雨，清晨起来，微微觉得有点凉飕飕的，他又叫管家替他拿夹纱袍子，夹纱马褂。扎扮停当，专等羊统领来催请。羊统领请的是晚饭，他忘记看帖子，以为请的是早饭，所以一早就把衣服穿好了。等了一回，不见来催，又把他急的了不得，动问管家：“羊统领请客可是今天不是？不要你们记错了！”管家回：“不错，是今天。”隔夜虽然下了几点雨，第二天仍旧很好的太阳。胡二捣乱在公馆里前院后院，前厅后厅跑了十几趟，一来心上烦躁，二来天气毕竟热，跑得他头上出汗，夹纱袍子，夹纱马褂穿不住了，于是又穿了件熟罗长衫，单纱马褂，里面又穿了件夹纱背心。此时已有晌午，

还不见羊统领来催。又问管家：“到底是甚么时候？”当中有一个记得的，回了声：“请的是晚饭。”胡二捣乱骂了声：“王八蛋！为什么不早说！”于是仍在自己家里吃中饭。

好容易捱到三点半钟，到这时候，熟罗长衫也有些不合景了，只得仍旧换了春纱长衫，单纱马褂。刚要出门，忽然又想起一件事来，于是仍旧回转上房，在抽屉里翻了半天，翻出一个鼻烟壶来，说道：“街上驴马粪把人熏的实在难受，有了这个就不怕了。”等到坐上轿子，谁知鼻烟壶是空的，又叫管家回去拿烟。管家拿不到，好容易自己下轿方才找到。走到半路上，又想起未曾带扇子，不及回家去取，幸亏街上有信扇子铺，就下轿买了一把。一回又想到早晚天气是凉的，晚上回去要添衣服，于是又吩咐管家回家去把小夹袄拿了为，预备晚上好穿。如此者往返耽搁，及至到钓鱼巷已经有五点多钟了。幸亏止到一个主人，其余之客一个未到。胡二捣乱到处捣乱，人家同他没有甚么谈头的。同羊统领见面之后，略为寒暄了两句，便也无话可说。羊统领自去躺下吃烟。胡二捣乱便趁空找着姑娘捣乱，也不顾羊统领吃醋，只是捣乱他的。捣乱了半天，恨的那些姑娘们都骂他为“断命胡二”。胡二捣乱只得嘻着嘴笑。后来端上点心来，请他吃点心，方才住手。

又歇了一回，请的客人络络续续的来了。羊统领见田小辫子、乌额拉布二人到了，便拉了他俩的手，说了许多的话，又给他二人一家作了两个揖，说：“你二位千万不要闹了。大家都是好朋友，独有你二位见面不说话，好像有心病似的，叫人家瞧着算什么呢！”其时田小辫子颇有愿和之意，无奈乌额拉布因为脸上挖的伤还没有好，一定不肯讲和。禁不起羊统领再三朝

着他打拱作揖，后来又请了一个安，旁观那些客人亦帮着着实说，乌额拉布方才气平。大家都派田小辫子不是。羊统领叫他替乌大人送了一碗茶，两个人又彼此作了一个揖，各道歉意，方才了事。

其时已有七点半钟了，羊统领数了数所请的人却已到齐，只有制台幕府赵尧庄赵大架子没有到。后来想叫差官去请，又怕他正陪着制台说话，恐有不便，只好静等。谁知一直等到九点钟才见他来。他是制台衙门里的阔幕，人人都要巴结他的。大概的人，他不过略为把手拱了一拱，便一手拉了余荇臣到烟铺上说话，连主人都不在眼睛里。后来摆好席面，主人就来让坐，他方同主人谦了一谦。主人手执酒壶，又等了好半天，一直等他把话讲完，方才起身入座。主人连忙敬他第一位。他又让了一句道：“还有别位没有？”余荇臣道：“这里并没有第二个人僭你尧翁的。”赵大架子也不答言，昂然据首座而坐，其余的人亦就依次入座。

通台面上只有余荇臣当的差使顶阔，而且钱亦很多。新近制台又委了他学堂总办，常常提起某人很能办事。余荇臣便趁这个机会托人关说，求大帅赏他一个明保，送部引见。制台虽然应允，但是折子尚未上去。余荇臣又打听得制台凡有折奏，都是这赵大架子拿权，因此余荇臣就极意的拉拢他。赵大架子的架子虽大，等到见了钱，架子亦就会小的。当初也不晓得余荇臣私底下馈送他若干，弄得这赵大架子竟同余荇臣非常知己。这时候到了台面上，赵大架子还只是同余荇臣扳谈，下来再同主人对答两句，余下的人，他既不好理人，人家亦不敢仰攀他同他说话。在钓鱼巷吃酒是要叫局的，赵大架子恐怕有碍

关防，一定不肯破例，主人只得随他。其他宾主每人只叫得一个，亦为着赵大架子在座，怕他说话的缘故。因此这一席酒人虽不少，颇觉冷清得很。

赵大架子吃了两样菜，仍旧离座躺在炕上吃烟。余荇臣是同他有密切关系的，便亦离座相陪。后来主人让他归位吃菜，他始终未再入席，摇摇头，对余荇臣说：“这般人兄弟同他们谈不来的。”余荇臣得了这个风声，便偷偷的关照过主人，叫他们只管吃，不要等了。赵大架子吃烟，自己不会装。余荇臣虽然不吃烟，打烟倒是在行的，当下幸亏他替赵大架子连打了十几口，吃得满屋之中烟雾腾腾。霎时菜已上齐，主人又过来请吃稀饭。赵大架子又摇头，说：“心上怪腻的慌，不能吃了。”余荇臣也陪着不吃。主人深抱不安。席散之后，又走过来道歉，又说：“虽外替赵大人、余大人留了饭。”赵大架子回称：“谢谢。”说完这句，立起身来想要穿了马褂就走。余荇臣晓得他不愿久留，便让他同到自己相好王小五子那里去坐，赵大架子点头应允。两人一同出门。其时主人早已穿好了马褂，候着送了。

一时别过主人，同到王小五子屋里。王小五子接着，自然另有一副场面。余荇臣立刻脱去马褂，横了下来，又赶着替赵大架子打烟。王小五子赶过来替他代打，余荇臣还不要。一连等赵大架子又抽过七八口，渐渐的有了精神，两手抱着水烟袋，坐在炕沿上想要吃烟。余荇臣忙叫王小五子过来替他装烟。此时余荇臣一见房内无人，便把身子凑前一步，想要同赵大架子说话。赵大架子忽然先问道：“荇翁，托你安置的两个人，怎么样了？”余荇臣道：“兄弟早同藩台说过，一有调动，就委他两人前去。”赵大架子道：“还要等几个月？”余荇臣道：“现

在正在这里替他俩对付着看。有两处就在这几天里头期满，不过几天就要委他们的，那里用着几个月。你老先生委的事，岂有尽着耽搁的道理！”余荇臣这时候本来想请赵大架子过来商量自己事情的，不料赵大架子同他说安置人的话，自己的事倒弄得一时不好开口，只得权时隐忍着，仍旧竭力的敷衍。又叫王小五子备了稀饭，留赵大架子吃。赵大架子推头有公事，还要到衙门里去，余荇臣不好挽留，自己的事始终未曾能够向他开口。临到出来上桥，便邀他明天晚上到这里吃晚饭。赵大架子道：“看罢咧；如果没有公事，准来。”

赵大架子去后，余荇臣当夜便住在王小五子家。王小五子见余荇臣很巴结赵大架子，就问赵大架子的履历。余荇臣便告诉他说：“赵大人是制台衙门的师爷，见了制台是并起并坐的，通南京城里没有再阔过他的。”王小五子便问：“余大人，你当的甚么差使？一年有多砂钱进款？”余荇臣便说自己“当的是通省牙厘局总办。所有那些外府州、县，大小镇、市上的厘局，都是归我管的。这些局里的委员老爷，我要用就用，我不要用就换掉，他们不敢不依我的。”王小五子道：“他们那些官都归你管，你的官有多们大？”余荇巨道：“我的官是道台，所以才能够当这牙厘局总办。”王小五子鼻子里嗤的一笑，道：“道台是什么东西，就这们阔！”说到这里，又自言自语道：“天，原来如此！”忽然又问道：“余大人，我问你：我听说现在的官拿钱都好买得来的，你这个官从前化过几个钱？”余荇臣起初听他骂道台“什么东西”，心上老大不高兴；后来又见他问自己的官从前化过几个钱，便正言厉色道：“我是正途两榜出身，是用不着化钱的。化钱的另是一起人，名字叫‘捐班’。我们是瞧他不起

的。”王小五子道：“余大人，官好捐，你们的差事想亦是捐来的了？”余荇臣道：“呀呀呼！差事那里好捐！私下化了钱买差使的固然亦有，然而我得这个差使是本事换来的，一个钱没有化。就是人家在我手里当差使，我也是一文不要的，那是再要公正没有。”王小五子道：“照此说来，你余大人是一个钱不要的了？”余荇臣道：“这个自然。”

王小五子道：“我倒想起一件事来了：前个月里，有天春大人请你吃酒，我看见他当面送给你一张银票，说是六千两银子。春大人还再三的替你请安，求你把个什么厘局给他。不是你接了他的银票，满口答应他的吗？不到十天，果然有人说起春大人升了厘局总办，上任去了。”余荇臣见王小五子揭出他的短处，只得支吾其词道：“他的差使本来要委的了。银子是他该我的，如今他还我，并不是化了钱买差使的。这种话你以后少说。”

王小五子道：“照这样说起来，没有银子的人也可以得差使了？”余荇臣道：“怎么不得。老实对你说，只要上头有照应，或者有人嘱托，看朋友面上，亦总要委他差使的。”王小五子道：“原来派差使也要看交情的。余大人，咱俩的交情怎么样？我要荐个人给你，你得好好的派他一桩事情。”余荇臣当他说笑话，并不在意，只答应了一声道：“这个自然。你荐给我的人，我总拿头一分的好差使给他。”王小五子嘿嘿无语的歇了半晌，起身收拾安寝。

一宵易过，又是天明。到了次日，余荇臣惦记着自己的事情，上院下来，随又写信给赵大架子，约他今天晚上同到王小五子家吃酒。赵大架子回说：“公事忙，不得脱身；等到事完出

衙门，八点钟在自己相好贵宝那里吃晚饭，可以面谈一切。”余荇臣只得遵命。才打七点钟，便饿着肚皮先赶到贵宝房间里伺候。一等等到九点钟，赵大架子才从衙门里出来，余荇臣接着，赛如捧凤凰似的把他迎了进来。一进门先抽烟。堂子里晓得他的脾气的，早已替他预备下打好的烟二十来口，一齐都打在烟杆子上，赛如排枪一样，一排排的都放在烟盘里，只等赵大架子一到，便有三四根枪，两三个人替他轮流上烟对火门。此时，赵大架子来不及同余荇臣说话，只见他躺在炕上，呼呼的拚性命的只管抽个不了。有时贵宝来不及，余荇臣还帮着替他对火，足足抽了一点钟。其时已有十点钟了，赵大架子要吃饭。饭菜是早已预备下的。当下只有他同余荇臣两个人对面吃。贵宝打横，伺候上菜添饭。赵大架子叫他同吃，他不肯吃。赵大架子还生气，说道：“陪我吃顿饭有什么要紧的，就这样的不好意思起来？你们当窑姐的人，只怕不好的意思的事情尽多着哩！”说罢，便把面孔板起，做出一副生气的样子。余荇臣搭讪着替他们解和。

等到把饭吃完，赵大架子一面漱口，余荇臣又顺手点了一根纸吹给他。慢慢的谈了几句公事，然后趁势问他：“这两天大帅背后于兄弟有甚么话说？”赵大架子道：“不是荇翁提起，兄弟早在这里打算主意了。无奈兄弟公事实在忙，一天到晚，竟其没有动笔的时候。”余荇臣忙问：“甚么事一定要尧翁亲自动笔？”赵大架子道：“就是荇翁得明保的那句话了。”余荇臣一听“明保”二字，正是他心上最为关切之事，不禁眉飞色舞，仔细一想，又怕赵大架子拿他看轻，立刻又做出一副谨慎小心的样子，柔声下气的说道：“这都是大帅的恩典，尧翁的栽培！”赵大

架子道：“岂敢！不过制军既有这个意思，我们做朋友的人，那里不替朋友帮句忙。说也好笑，前几天是兄弟催制军，这两天反了过来，倒是他催兄弟。”余荇臣道：“催甚么？”赵大架子道：“起先是制军虽然有了保举荇翁的意思，一直没有定规，是兄弟天天追着他问，同他说道：‘像余某人这样人，真要算是江南第一个出色人员；大帅既有恩典给他，折子可在早些进去，将来朝廷或者有什么恩典，也好叫他及早自效。’制军听了兄弟的话，果然答应了，就立逼着兄弟替他起稿子。这两天兄弟一来因为事情忙，没有工夫动笔，二来，怎么保举法子，下个什么考语，也得商量商量。”

余荇臣道：“正为这件事，兄弟要过来求教。承尧翁的吹嘘，又顺尧翁替兄弟上劲，真正感激得很！但是还望你尧翁成全到底，考语下得体面些，那就是感之不尽！”说罢，特地离位，深深一揖，又说得一句道：“全仗大力！”赵大架子两手捧着水烟袋，赶忙拱手还礼，却一面说道：“自家兄弟，说那里话来！今天既是荇翁提起，我们都是自己人，荇翁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兄弟无不遵办。照样写了上去，制军看了，也不好挑剔什么。”余荇臣道：“这是尧翁的格外成全，兄弟何敢妄参未议。而且又是自己的事，天下断无自称自赞的道理，只得仍请尧翁先生主裁。”赵大架子听了他这一路恭维，心上着实高兴。原想立刻就替他起稿，可以卖弄他的权力；无奈吃过了饭没有过瘾，霎时烟瘾上来，坐立不安，十分难过，便道：“你我不是外人，你来，我念你写，写了出来，彼此商议。”其时余荇臣还不肯写，后来又被赵大架子再三的相催，说：“你我自家人，有什么怕人的。不是说句大话，现在南京城里，除了你我，余人都不在咱眼里！

我念你写，这不同我写的一样吗？”

其实是余荇臣心上巴不得这个折子自己竭力的恭维自己，今见赵大架子一再让他自己写，遂也不便过于推辞，便向贵宝要了一副笔砚一张纸，让赵大架子炕上吃烟，他却自己坐在桌子边起稿。嫌挂的保险灯不亮，又叫人特地点了一支洋烛。贵宝晓得他要写字，忙着来替他磨墨。余荇臣不要，叫 he 到炕上替赵大架子装烟。贵宝去后，余荇臣便提笔在手，拿眼瞧着赵大架子，看他说甚么，好依着他写。足足等了七八袋大烟的时候，约摸赵大架子烟瘾已过得一半，随见赵大架子一骨碌从炕上爬起，却先歪着身子，提起茶壶，就着茶壶嘴抽了两口，方才坐起来说道：“兄弟的意思，折子上没有多少话说，还是夹片罢。”余荇臣道：“似乎折子郑重些，叫上头看得起些。”赵大架子道：“这倒不在乎。横竖保了上去，上头没有不准的，总还你一个‘着照所请’。依兄弟看来，其实是一样的。”余荇臣见他如此说，也不敢过于计较，只得跟着他说道：“既然如此，就是夹片亦好。”赵大架子见余荇臣擎笔在手只是不写，便道：“你写啊。”余荇臣道：“等尧翁念了好写。”赵大架子笑道：“荇翁的大才，还有什么不晓得的。你别同我客气，你尽管写罢，写出来一定合式的。我要过瘾，你费点心罢。”说完，仍旧躺下，呼呼抽他的烟去了。

余荇臣至此，面子上只得勉强着自己起稿，心上却是十二公高兴，嘴里却不住的说道：“姑且等兄弟拟了出来再呈政。”此时赵大架子只顾抽烟，一声不响，幸喜余荇臣是正途出身，又在江南历练了这几年来，公事文理也还办得来。于是提笔在手，想了想，一口气便写了好几行。后来填到自己的考语，心上

想“还是空着十六个字的地步等赵某人去填。”既而一想：“又怕赵某人填的字眼不能如意，不如自己写好了同他去斟酌。他同我这样交情，谅来不致改我的。”主意打定，又斟酌了半天，结结实实自己下了十六个字的考语；后头带着叙他办厘金、办学堂如何成效，说得天花乱坠，又足足的写了几行。一霎写完，便自己离位，拿着底子踱到烟炕前请赵大架子过目。赵大架子接在手中，就在烟灯上看了一回，一声不言语，又心上盘算了一回。

余荇臣忍耐不住，急忙问道：“尧翁看了，还好用不好用？兄弟于这上头不在行，总求尧翁的指教！”赵大架子道：“格式倒还不错，就是考语还得……”余荇臣不等他说完，接嘴问道：“考语怎么样？”赵大架子道：“若照尧翁的大才，这几句考语着实当之无愧。不过写到折子上，语气似乎总还要软些，叫上头看着也受用。如果说的过于好了，一来不像上司考核下属的口气，二来也不像折子上的话头。兄弟妄谈，荇翁高见以为何如？”说罢，仍把底稿递在余荇臣手里。

余荇臣一听他话，不禁面孔涨是绯红，半天说不出话来，楞了一回，仍旧趑到桌子跟前坐下，提起笔来想改。谁知改来改去，不是怕赵大架子说话，就是自己嫌不好，捱了半天，仍旧未曾改定，只得老着脸皮朝赵大架子说道：“这个考语还是请你尧翁代拟了罢。‘不是撑船手，休来弄竹竿’，兄弟实实在在有点来不得了。”赵大架子道：“我们知己之说，这考语虽只有几个字，轻了也不好，重了也不好。我兄弟拟了出来，还得送制军阅过。一向制军却没有改过兄弟的笔墨；如今倘若未能弄好，被他改上一两句，兄弟却坍台不下。所以要替你荇翁斟酌

尽善，就是这个缘故。荅翁自己人，我兄弟不妨直说。”余荅臣听了愈为感激，当下便亲自蘸饱了笔，送到炕床边，请赵大架子动手。赵大架子道：“这个兄弟也得思量思量看。”于是亦不接他的笔，仍把身体横了下来，一声不言语，一口气又吃了五六口烟。吃完了烟，趿着鞋皮，走下炕来，把原稿略为改换了几句，却把十六个字考语统通换掉。余荅臣看了，似乎觉得还不能满意；但是恐怕赵大架子动气，只得连称“好极好极”。

赵大架子改好之后，便往衣裳袋中一塞。因为堂子里的烟吃的不爽快，要回到公馆里过瘾。余荅臣只得穿了马褂，陪着一同出门。临时上轿，余荅臣又打了一拱，说了许多感激的话。又道：“大帅前深荷一力成全，明天过来叩谢。”说完，两人分手。

余荅臣仍往王小五子家而来。其时已有夜半十二点钟。余荅臣尚未走进王小五子家的大门，黑影里望见有个人先从他家里出来。灯光之下，虽不十分明白，然而神气还看得出，很像是一个熟人似的。后来彼此又擦肩而过。这人没有看见余荅臣，余荅臣却看清这人，原来是认得的。但是官职比他差了几级，大人卑职，名分攸关。余荅臣怕他看出，不好意思，连忙拿头别了过去。等到这人去远，方一步步踱进了大门，霎时走到王小五子房中，他俩本是老相好，又兼余荅臣明保到手，心上便也十分高兴，见面之后，说不尽那副肉麻的情形，两个人鬼混了一阵。

王小五子忽然想起昨夜的话来，连忙说道：“余大人，我托你一桩事情，你可得答应我！”余荅臣道：“好答应的我自然答应。”王小五子道：“你别同我调脾。好答应也要你答应，不好答

应也要你答应，你先答应了我才说。”余荇臣道：“到底甚么事要我答应？”王小五子道：“不是你昨儿说的，在你手下当差的人统通不能钱买，只要上头有面子，或者是朋友相好的交情荐来的都可以派得。这个话可有没有？”余荇臣道：“自然派差使一个钱不要，但是面子也得看什么面子，就是相好也要看什么相好，不能执一而论的。”王小五子道：“我不同你说这些。你但看咱俩的交情怎么样？”余荇臣道：“用不着提到咱俩的交情。难道你有什么人荐给我不成？咱俩交情虽厚，你要荐人我却不收。”

王小五子见他说不收，登时把脸一沉，拿头睡在余荇臣的怀里，却拿两只粉嫩雪白的手抱住余荇臣的黑油津津的胖脸，撒娇撒痴的说道：“你不答应我，我定见不成功！”此时余荇臣穿了一件簇新的外国缎夹袍子，被王小五子拿头在他怀里腻了两腻，登时绉了一大片。余荇臣向来是吝啬惯的，见了肉痛，为的是相好面上，有些说不出口，只好往肚皮里咽。两个人揪了半天，毕竟余荇臣可惜那件衣服，连连说道：“有话起来说，……不要这个样子，被别人看了要笑话的。”王小五子又把脸一板道：“谁不晓得我是余大人的相好？将来我还要嫁你哩！我嫁了你，我便是厘金局总办的太太，谁敢不巴结我，谁敢来笑我！”余荇臣又只得顺着他说道：“不错，你嫁了我，你不是我的太太。我有了你这位好太太，从此发后，钓鱼巷也不来了。”王小五子又把眼一眇，道：“这些话谁相信你！谁不晓得余大人的相好多！这些话快别同我客气！倒是我托你的事情怎么样？”

说话间，余荇臣接连打了几个呵欠，伸手摸出夹金表来一看，短针已过一点，长针却指在六点钟上。余荇臣道：“啊唷！不

早了！我们快睡了，明天还要早起上院哩。”一面说，一面自己宽去衣服，躺在床上去了。王小五子道：“你不答应，我不许你睡觉。”于是也不及卸装，赶到床上同他缠个不了。余荇臣被他闹急了，便道：“你先把人头说给我，等我好替你对付着看。”王小五子见他已有允意，便不同他吵了，和衣歪着，拿头靠在枕头上，低声说道：“我说的不是别人，你们同在一处做官，还有什么不认得的。”余荇臣道：“到底是谁？”王小五子道：“就是候补同知黄大老爷，他托我的。”余荇臣道：“姓黄的天底下多得很没头没脑，叫我去找那一个？”王小五子道：“真个我记性不好，他有个条子在这里。”说着，便伸手从衣服小襟袋里把个名条摸了出来，跟手又叫房间里奶奶点了一支洋烛。余荇臣睡眼朦胧的拿起名条靠近烛光一看，只见上面写的是“知府用、试用同知黄在新，叩求宪恩赏委厘捐差事”两行小字。余荇臣不看则已，看了之时，不觉心上毕拍一跳，半天不言语。王小五子忙问：“看清楚没有，这人可是认得的？”余荇臣还不响，又停了一大会，方问得一句道：“这人是几时来嫖你起的？这条子可是方才给你的？”王小五见问，也不由得脸上一红，楞了半天，回答不出话来。

列位看官；你道此人是谁？原来方才余荇臣在王小五子大门口碰见的那个人就是黄在新。这黄在新虽是江南的官，同余荇臣比起来，一个道台，一个同知，两人官阶不同，不在一个官厅子上，余荇臣如何偏会认识他？只因这黄在新最会钻营，凡在红点的道台，他没有一个不巴结，因此都同他认得。他此时身上虽有几个差使，无奈薪水不多，无济于事。因见余荇臣正当厘金局的老总，便想谋个厘局差事，托了几个人递了几张条

子，余荃臣尚未给他下落。他心上着急。幸喜他平日也常到钓鱼巷走走，与余荃臣有同靴之谊。王小五子见他脸蛋儿长得标致，便同他十分要好，余荃臣反退后一步。黄在新在王小五子家走动，余荃臣却一字儿不知；余荃臣在王小五子玩耍，黄在新却尽知底里。即此一端，已可见王小五子待他二人的厚薄。

此时余荃臣看了名条，想起刚才齐巧碰见他在这里出去，不免心上一动。又接着问王小五子的话，王小五子又对答不出，自然格外疑心。疑心过重，便是吃醋的根苗。此时余荃臣看了王小五子的情形，心上早已懂得八九，接连哼哼冷笑两声，说道：“他的条子没有人替他递了，居然会想着了你，托你替他求差使！他这人真会钻！倒是你俩是几时认识起来的，你却同他如此关切？”王小五子见余荃臣生了疑心，毕竟他自己贼人胆虚，亦不敢撒娇撒痴，立刻拿两只手扳着余荃臣的脑袋，同他脸对脸的笑着说道：“这里头有个讲究，你不晓得，等我来告诉你：我是江西人，七岁上就卖在档子班里学唱戏。等到十五岁上才到的南京。这黄大老爷他也是江西人，同我是嫡亲同乡。他是我自己家里的人，有什么不认得的。我替他求差使，也无非照应同乡的意思，有什么动疑的。”余荃臣连连摇头，道：“算了罢！你们江西人我也请教过的了，做官的，读书的，于这乡谊上很有限。不信你一个做窑姐的倒比他们做官的、读书的有义气！这话不要来骗我！况且你七岁上就卖在档子班里，东飘西荡，这姓黄的果然是你的同乡，你也不会认得他的。这话越说越不对！倒是你俩有了多少时候的交情？你老实对我说罢。他不同你有交情，你为甚么要替他求差使呢？我晓得我们化了钱，无非做个大冤桶，替人家垫腰！如今竟其

公然替恩客说人情求差使！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子，被你们弄着玩！”

此时余荃臣越说越气，也不睡觉了，一骨碌从床上坐起，吩咐叫轿夫打轿子，又自己立誓道：“从今以后，再不到这里来了！倘若以后再到这里，你们看我左脚迈到这屋里来，你们拿刀砍我的左脚；右脚迈到这屋里来，你们拿刀砍我的右脚！”一面说，一面卷卷袖子，直把两个袖子卷到手湾子上头，两只眼睛睁的像铜铃似的，又拿两只手去盘辫子。辫子盘好，人家总以为他这个样子一定要打人了，谁知并不打人，却又着两只臂膊，握紧了两个拳头，坐在床沿上生气。

再说王小五子起先听见余荃臣拿他数落，不禁脸上一阵阵的红上来，心头止不住必必的跳。后来又见他爬起，连忙和着身子去按捺他；无奈气力太小，当不住余荃臣的蛮力，按了半天按他不下，只得随他起来。后来见他盘好辫子，并不打人，方才把心放下，连忙和颜悦色的自己分辩道：“同乡有甚么好假冒的。天生同乡是同乡，我不能拿他当外人看待。至于问我如何认得他，苏州来的洪大人，清江来的陆大人，每逢吃酒都有他在座，慢慢的我就认得了他。怎么没有交情我就不作兴认得他的？”余荃臣也不理他，只是坐在床沿上生气。闹得大了，连着房间里的奶奶都上来劝和。余荃臣只是不言语。一进进到五更鸡叫之后，天色微微的有点亮了，余荃臣也不等轿子了，要了长衣裳，扎扮停当，一直径去。王小五子抵死留他不住，只得听其自然。

余荃臣走到街上，尚是冷冷清清的一无所有。此时心上又气又闷，不知不觉忘记了东南西北，又走错了一大段。后来好

容易雇了一部东洋车子，才把他拉到公馆。打门进去一路骂轿夫，骂跟班的，骂老妈，骂丫头，一直骂进了上房。惊动了上下人等，晓得大人在外头住夜回来，于是重新打洗脸水，拿漱口水、茂生肥皂、引见胰子^①，又叫厨子做点心，真正忙个不了。

齐巧这日是辕期，照例上院。点心未曾吃完，轿子已伺候好。等到走到院上，已有靠九点钟了。余荇臣还是气吁吁的。头一个会见了孙大胡子，便把黄在新托王小五子求差使的话统通告诉他；又说：“黄在新的品行太觉不堪，甚么人不好托，单单会托到婊子，真正笑话！”孙大胡子笑道：“这也难怪他，实在是你荇翁同王小五子的交情非他可比。朋友说的话不及贵相知说的灵，所以黄某人才走的这条路。出来做官为的是赚钱，只要有钱赚，也顾不得这些了。”余荇臣听了孙大胡子奚落他的话，不由的把脸一红，拿话分辩道：“我们逛窑子也不进行去流水罢了，算是什么交情！”孙大胡子忙接嘴道：“又行去，又流水，还算不得交情？不晓得要弄到什么分上才算得交情呢？”余荇臣发急道：“人家同你说正经话，你偏拿人来取笑，真正岂有此理？老实对你讲罢：王小五子同黄某人都是江西人，他替他求差使，乃是照应同乡的意思。”孙大胡子道：“一个当妓女的，居然肯照应同乡，贤于士大夫远矣！荇翁，你应该立刻委他一个上等的厘差：一来顾全贵相好的面子，二来也可以愧励愧励那般不顾乡情的士大夫。你们众位听听，我兄弟说的可是不是？”此时官厅子上的人已经来的不少了，天天在一起的几个熟人听了他言，都说：“应得如此。”无奈余荇臣决计不答应，一

^① 引见胰子：肥皂名，因有香味，专供引见人员用的。

定还要回制台撤去他的差使，拿他参办，以为卑鄙无耻，巧于钻营者戒。当时又被孙大胡子指驳了一句，余蔭臣方始顿口无言。欲知孙大胡子说的何话，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查帐目奉札谒银行 借名头敛钱开书局

话说孙大胡子听见余荇臣一定要禀揭黄在新托妓谋差的事，一再劝他都不肯听。孙大胡子哼哼冷笑道：“他托妓谋差虽然是他的坏处；然而你做监司大员的人，你不到窑子里去怎么会晓是他托妓谋差呢？这桩事还怪你不是。”余荇臣被他这一驳，顿时闭口无言。歇了半天，才勉强说道：“我们嫖婊子不过是好玩罢了。他钻营差使竟走婊子的门路，这品行上总说不过去！我就是不到上头去说他坏话，这种人要在我手里得意，叫他一辈子不用想了！”说完，面子上虽把此事丢开，后来又着实到王小五子家发了几回脾气。经王小五子千赔不是，万赔不是，后来又把这话通知了黄在新，吓的黄在新有许多时不敢公然到钓鱼巷王小五子家住夜。余荇臣拿不到破绽，方才罢手。

又过了两月，余荇臣的保折批了回来，所保送部引见，也已奉旨允准。等到奉到饬知，立刻上院叩谢。接着便是同寅前来道喜，下僚纷纷禀贺。余荇臣少不得置办酒席请这班同寅。同寅当中多半都是好玩的，家里请酒不算数，一定要在钓鱼巷摆酒请他们。余荇臣也乐得借花献佛，一来趁他们的心愿，二来又应酬了相好。回回吃酒都推赵大架子为首座，赵大架子便亦居之不疑。接连又是你一台，我一台，替他贺喜。如此者轮

流吃过，足足有半个多月光景。

真正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余荃臣便想请咨人都引见。制台答应，所有他的差事，一齐都委了别人暂行代管，为他不久就要回来的。一连几天，白天忙着料理交代，晚上又有一班相好轮流摆酒替他饯行。有天夜里，正在钓鱼巷吃的有点醉醺醺了，他忽然发议论道：“回想兄弟才到省头一天的光景，再想不到今日是这个样子。我还记得我到省头一天，其时正是黄制军第二次到江南来。我头一天上院，没有传见。其实上司见不见并不是甚么大不了的事，倒是那时候脸上总觉得搁不下去，从官厅子上走出去上轿，赛如对了跟班、轿夫都像没有脸见他们似的。此时得差得缺的心还没有，心上总想：‘我连上司都见不着，我还出来做什么官呢！’到了第二次上院还没有见。因为别人见不着的很多，并不光我一个，那时心上便坦然了许多，见了轿夫、跟班也不难为情了。以至顶到如今，偏偏碰着这位制军是不轻易见客的，他见也好，不见也好，便也漠然无动于中了。我还记得从前没有得事的时候，只指望能够得一个长差使，便已心满意足了。实因江南道台太多，得缺本非易事。谁料后来接二连三的竟其弄了好几个长差使在身上，一天到晚忙个不了。此时不以为乐，反以为苦，屡次三番想辞掉两个，无奈上头一定不放。现在凭空的又得了这个明保，索性不叫我过安安稳稳的日子，拿我送部引见，想是我命里注定的，今年流年犯了‘驿马星’^①，所以要叫我出这一趟远门。”众人道：“‘能

① 驿马星：驿马，古时驿站供传递公文、来往官员使用的马，比喻自己出门奔波。

者多劳’，像你荅翁的这样大才，怎么上头肯放你呢。至于这回明保乃是放缺的先声，光当当差使也显不出荅翁大才，所以制军一定要有此一举。从此简在帝心，陈臬开藩，都是意中之事，放个把实缺，小焉者也，算不得什么。”余荅臣道：“承诸位老哥厚爱，放个把缺做做，兄弟也无庸多让。至于将来还有甚么好处，兄弟却不敢妄想。”说罢，那副得意扬扬之色早流露于不自知了。霎时席散。

又过了两天，上院稟辞。刚刚走到院上，齐巧昨日制台接到军机大臣上的字寄，说是一连有三个都老爷奏参江南吏治，大大小小共有二十几个官：甚么孙大胡子、田小辫子、乌额拉布、余荅臣，还有督幕赵大架子、统领羊紫辰等一千人统通在内。其中所参的劣迹，以余荅臣、赵大架子顶利害。说余荅臣总办厘金，非但出卖厘差，并且以剔除中饱为名，私向属员需索陋规。等到属员和盘托出，他又并不将此款归入公家，一律饱其私囊。某人馈送若干，某局缴进若干，那位参他的都老爷查的清清楚楚，折子上都声叙明白。还说他出卖厘差，并不在南京过付；上海有一片钱庄，内中有他一个把弟挡手，专门替他经手。人家要送他银子，只要送到这片钱庄上，由他把弟出封信给他，或者打个电报，南京这边马上就把差使委了出来，真正是再要灵验没有。折子上又说他所有赚来的银子，足有五十多万两，很在上海置买了些地皮产业，剩下的一齐存在一片银行里。至于参赵大架子顶重的头一款，是说他霸持招摇；甚至某月某日，收某人贿赂若干，亦查的明明白白。又说两江总督保举道员余某一折，系赵某及余某在秦淮河妓女贵宝房中拟定折稿。折子后头归结到两江总督身上，说他年老多病，昏

瞶糊涂，日惟以扶鸾求仙为事，置吏治民生于不顾。此外孙大胡子、田小辫子、乌额拉布、羊紫辰不过都是带笔。在初入仕途的人见了，难免担惊受怕，至于历练惯的人，却也毫不在意。

闲话休题，言归正传。且说这日余荇臣刚把手本递了上去，制台一见是他，虽说是自己保举的人，究竟事关钦派查办之案，便也不敢回护，忙叫巡捕官传话给他，叫他不必动身，在省候信。巡捕出来说完这句，各自走开，也不说制台请见，也不说制台道乏。余荇臣摸不着头脑，在官厅子上呆了半天，有些不知底里的人还过来敷衍他，问他几时荣行，他也只好含含糊糊的回答。后来坐了一回，看见各位司、道上去，又见各位司、道下来。其时藩台、粮道都已得信，见了制台出来，朝着他都淡淡的，似招呼不招呼的，各自上轿而去。他甚为没趣，也只好搭讪着出来。这时候，他的差使都已交会别人替代，他已无公事可办，院上下来，一直径回公馆，一天未曾出门，却也无人前来拜他。

头天晚上，赵大架子还面约今日下午在贵宝房中摆酒送行，谁知等到天黑还不见来催请。自己却又为了早晨之事，好生委决不下，派了师爷、管家出去打听，独自无精打彩的在家静等。谁知等到起更，一个管家从院上回来禀报说：“赵大架子赵大人不知为了什么事情，行李铺盖统通从院上搬了出来。后来小的又打听到孙大胡子孙大人门口，才晓得京城里有几位都老爷说了闲话，连制台都落了不是，总算仍旧派了制台查办，还算给还他的面子。”余荇臣急忙问道：“这位都老爷是谁？但不知有几个人参在里头？孙大人在内不在内？”管家道：“听说虽然在内，并不十二分要紧。赵大人参的却很不轻。”余荇臣

又急忙说道：“我呢？”家人不言语。余荇臣连连摇头，连连跺脚，道：“完了！完了！怪不得赵大人他说今儿请我吃饭的，原来他自己遭了事，所以没有来催请。但是我自己被参，为的是那一件，连我自己也不明白，怎么好呢！”一回又想到自己平时所作所为，简直没有一件妥当的，一霎时万虑千愁，坐立不定。

正踌躇间，派出去打听消息的一位师爷也从外面回来了，手里还抄了制台新出的一张谕帖。余荇臣见面就问：“打听的事怎么样了？”那位师爷有心在东家面前讨好，不肯直谈，只听他吞吞吐吐的说道：“听说京城里有什么消息，大约在省城候补的统通在内。这一定是都老爷想好处，我们不要理他！观察这样的宪眷，还怕什么呢。”余荇臣道：“不是怕什么，为的是到底参的是那几件事。你手里拿的什么？”那位师爷见问，索性把他所抄的那张谕帖往袖筒管里一藏说：“没有甚么。”余荇臣道：“明明白白的看见有张纸写的字，你瞒我做什么呢？”师爷到此无奈，方把一张谕帖拿了出来。余荇臣取过看时，只见上面写的无非劝戒属员嗣后不准再到秦淮河吃酒住夜，倘若阳奉阴违，定行参办不贷各等语。这张谕帖是写了贴在官厅子上的，如今被这位师爷抄了回来。余荇臣看过后，就往旁边一搁，说道：“这种东西，那一任制台没有？我也看惯了。他下他的谕帖，我住我的夜，管他妈的事！这也值得遮遮掩掩的！”那师爷被东家抢白了两句，面孔涨得绯红，一声也不言语。余荇臣又问道：“我叫你打听的事，有什么瞒我的？你快老实说罢！”那师爷只是咳嗽了两声，一句话还是没有。余荇臣知道他是无能之辈，便跺着脚，说道：“真正是什么材料！——这从那儿说起！”说完了这句，便背着手一个人在厅上踱来踱去。他不理师爷，

师爷亦吓的不敢出气。

搁下余荇臣在家里候信不题。且说制台自接奉廷寄之后，却也不敢怠慢，立刻就派了藩司、粮道两个人，按照所参各款，逐一查办。因为幕友赵大架子被参在内，留住衙门恐怕不便，就叫自己兄弟二大人通信给他，叫他暂时搬出衙门，好遮人耳目。赵大架子无奈，只得依从。所以头天虽在相好贵宝家中定了酒席，并未前去请客。到了第二天，贵宝派了男女班子到石坝街赵大人公馆里请安，听见门上说起，才晓得大人出了岔子，如今在家里养病，生人一概不见。男女班子无奈，只得悵悵而回。

此时省城里面一齐晓得制台委了藩台、粮道查办此案。幸喜都是同寅，彼此大半认识，一个个便想打点人情，希图开脱。其中粮道为人却很爽快，有人来嘱托他，他便同人家说道：“制台虽然拿这件事委了兄弟，其实也不过敷衍了帐而已。现在的事情，那一桩那一件，不是上瞒下就是下瞒上？几时见查办参案，有坏掉一大票的？非但兄弟不肯做这个恶人，就是制台也不肯失他自己的面子。他手下的这些人虽然不好，难道他平时是聋子、瞎子，全无闻见，必要等到都老爷说了话，他才一个个的掀了出来？岂不愈显得他平时毫无觉察么？不过其中也总得有一两个当灾的人，好遮掩人家耳目。总算都老爷的话并非全假，等他平平气，以后也免得再开口了。兄弟说的句句真言，所以诸公尽管放心罢了。”众人听了他言，俱各把心放下。不料藩台自从奉到委札的那一天起，却是凡有客来，一概挡驾。今天调卷，明天提人，颇觉雷厉风行。大家都不免提心吊胆，然而想起粮道的话，晓得制台将来一定要顾自己的面子，决不会参

掉多少人的；不过彼此难为几吊银子，没有什么大不了事，便亦听其自然。

藩台见人家不来打点，他便有心公事公办，先从余蔭臣下手，同制台说：“原参余道出卖厘差，银子放在上海。别的虽然没有凭据，然而银子存在银行里是有簿子可查的；只要查明白了簿子上是余蔭臣的花户，便一定是他的赃款了。现在是什么时候！库款如此空虚，他们还要如此作弊，真正没有良心了！司里同余道虽是同寅，然而为大局起见，决计不敢回护的。”制台道：“别的还好办，银行是外国人的，恐怕他不由你去查哩。”藩台道：“银行虽是外国人开的，然而做的是中国人生意。既然做我们中国人生意，一年到头赚我们中国人的钱也不少了，难道这点交情还没有？我又不向他捐钱，看看帐簿子有什么不可的。”制台道：“既然老哥说可以，料想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本省的官虽多，能够办事的人究竟很少，还是老哥诸事谙练，这件事情就借重老哥辛苦一趟罢。早些去早些回来，也好早点复奏进去，免得再生枝节。”藩台一想，“话虽如此说，究竟自己做了这几年的官，从来未同外国人打过交道。外国人抠眼睛，高鼻子，虽然见过几个；但是上海地方，听说一共总有十几国的人，我是一省的藩台，到了那里总得一家家的都去拜望拜望。彼此言语不通，这个十几国的翻译倒不好找。一个弄得不得法，被翻译瞒着我做了手脚！”左思右想，总觉不好，只得回复制台道：“司里的公事，承上宣下，一来忙的实在走不脱身；二来司里亦不会说外国话，不认得外国字，将来到了银行里查起外国帐来，一个字不认得，还不是白去。这桩事关系很大，请大人委了别人罢。”制台道：“好在总要带着翻译去的，只要带个明白

点的翻译就是了。就是兄弟亦不会说外国话，不认得外国字，怎么也在这里办交涉呢？”藩台被制台顶的无话可说，只得又稟请了一位洋务局里的提调，乃是本省候补知府，姓杨，名达仁；因为他从小在水师学堂里出身，认得鬼子多，而且也会说两句外国应酬话，同了他去，便借他做个靠山。他本任之事，当由制台札委盐道暂行兼理。

藩台无奈，只得回家部署行装。因系钦派案件，不敢耽误，次日有下水轮船，遂即携带随员、幕友径赴上海。一路上，两手很捏着一把汗，深悔自己多嘴，惹出这件事来。次日轮船到了上海，上海县接着迎入公馆。跟手进城去拜上海道。见面之后，叙及要到银行查帐之事。上海道道：“但不知余某人的银子是放在那一爿银行里的？”藩台大惊道：“难道银行还有两家吗？”上海道道：“但只英国就有麦加利、汇丰两爿银行。此外俄国有道胜银行，日本有正金银行，以及何兰国、法兰西统通有银行，共有几十家呢。”藩台听说，楞了半天，又说道：“我们在省里只晓得有汇丰银行汇丰洋票，几年头里，兄弟在上海的时候也曾使过几张，却不晓得有许多的银行。依兄弟想来，只有汇丰同我们中国人来往，余某人的这银子大约是放在汇丰，我们只消到汇丰去查就是了。”上海道道：“外国人银行开在上海的，原是为着做中国人生意来的，那一爿不好存银子；并不光汇丰一家是如此。但是汇丰两个字，人家说起来似乎熟些，或者余某人的银子就放在他家也未可知。方伯就先到他家去查查也无妨。”藩台听说称“是”。于是端茶告辞。

回到公馆，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想到汇丰家去查帐。起身梳洗之后，便吩咐套马车。穿好行装，带了翻译，两个人同

上了马车，一直往黄浦滩而来。未曾上车的时候，车夫就问：“到那里去？”藩台说：“汇丰银行。”马夫说：“今天礼拜，银行是不开门的。”那翻译因是省里带来的，在内地久了，也忘记礼拜不礼拜。被马夫一句话提醒，他亦恍然道：“不错，礼拜日外国人不办公事的，去了也是白去。不如大人到别处拜客，明天一早再去不迟。”藩台道：“管他妈的礼拜不礼拜！我到门口飞张片子，我总算到过的了。就是他不办公事，料想客人总好见的。我昨天就到此地，今天还不去拜他，被外国人瞧着也不好。况且我今天见了他，先把大概情形告诉了他，明天再去查帐也就容易些。”翻译道：“礼拜关门，连客也是不见的，不如明儿一块去的好。”藩台道：“你们这些人，多走一步路都是怕的！横竖坐马车，又不要你跑了去，多走一趟也不难！”翻译也不敢说别的，只好跟了他走。

一霎时走到汇丰银行门口，果见两扇大门紧紧闭着。投帖的人叫唤了半天，亦没有一个人答应。投帖的无奈，只得走到马车跟前，据实回复。藩台道：“既然没有人，留张片子就是了。”投帖的又跑回去，拿张片子塞了半天亦没有塞进，只好蘸了点唾沫，拿片子贴在门上走的。藩台自己觉着无趣，又怕翻译笑他，说他不懂外国规矩，同到公馆，坐定之后，便对手下的人说道：“外国人礼拜不办事、不会客，我有什么不晓得的。不过上头委了我这件事，照例文章总得做到。将来有帐查得到，固然是有面子；即使查不到，我们这里到底来过两趟，总算是尽心的了。”他如此说，手下的人只好连连答应称“是”。

到了第二天，便是礼拜一，银行里开了门。他老人家仍旧坐了马车赶去。未曾到银行门口，投帖的已经老早的拿着名片

想由前门闯进去，上了台阶，就挺着嗓子喊“接帖”。幸亏没有被外国人碰见，撞见一个细崽，连忙挥手叫他出去，又指引他叫他走后门到后头去。等到投帖的下了台阶，藩台也下了马车了。投帖的上前禀明原由。藩台心上很不高兴，自想：“我是客，我来拜他，怎么叫我走后门？”原来这汇丰银行做中国人的卖买，甚么取洋钱，兑汇票，帐房、柜台统通都设在后面，所以那细崽指引他到后边去。当下藩台无奈，只得跟了投帖的号房走到后面。大众见他戴着大红顶子，都以为诧异：说他倘然是来兑银子的，用不着穿衣帽；如果是拜买办的，很可以穿便衣，也用不着如此恭敬。

其时柜台上收付洋钱，查对支票，正在忙个不了，也没有去招呼他。号房^①拿了名片，叫唤了几声“接帖”，没有人理他；便拉住一个人，问：“外国人在那间屋里住？”那人道：“我是来支洋钱的，我不晓得。你去问他们柜上罢。”号房无奈，站在柜台边望了一望，都是忙忙碌碌的，不好插嘴，急的藩台骂：“没中用的王八蛋！连帖子都不会投，还当什么号房！”号房急了，随检了柜台上一个鼻梁铜丝眼镜的小伙子先生，问他：“外国人在那里？我们大人要拜他。”小伙子先生望了他一眼，并不理他，仍旧低下头，手摸算盘，跌跌挞挞算他的帐去了。号房没法，只得又检了一个嘴上两撇鼠须的老头子先生，照前问了一句。毕竟老头子先生古道可风，回问了声：“你们是那里来的？要找外国人做甚么？”号房还没有回答他来的是藩台大人，那老头子先生手里早拿了一管笔，一叠支票，一张张的往簿子上

① 号房：旧时指传达室或担任传达的人。

自己去誊清，再问他话也听不见了。号房急得要死，藩台瞧着生气。

正在走头无路的时候，忽见里面走出一个中国人来，也不晓得是行里的什么人。藩台便亲自上前向他询问，自称是江南藩司，奉了制台大人的差使，要找外国人说一句话，看一笔帐。那人听说他是藩台，便把两只眼拿他上下估量了一番，回报了一声：“外国人忙着，在楼上，你要找他，他也没工夫会你的。”此时翻译跟在后头，便说：“不看洋人，先会会你们买办先生也好。”那人道：“买办也忙着哩。你有什么事情？”藩台道：“有个姓余的道台在你们贵行里存了一笔银子，我要查查看到底是有没有。”那人道：“我们这里没有甚么姓余的道台，不晓得。我要到街上有事情去，你问别人罢。”扬长的竟出后门去了。

其时来支洋钱取银子的人越聚越多，看洋钱的叮铃当啷，都灌到藩台耳朵里去。洋钱都用大筐箩盛着，害琅一掬，不晓得几千几万似的。整包的钞票，一叠一叠的数给人看，花花绿绿，都耀到藩台眼睛里去。此时藩台心上着实羡慕，想：我官居藩司，综理一省财政，也算得有钱了，然而总不敌人家的多。”

正想着，忽听翻译说道：“啊唷，已经十二点半钟了！”藩台道：“十二点半钟便怎样？”翻译道：“一到十二点半，他们就要走了。”藩台道：“很好，我们就在这里候他。他总得出来的，等他们出来的时候，我们赶上去问他们一声，不就结了吗。”正说着，只见许多人一哄而出，纷纷都向后门出去，也不分那个是买办，那个是帐房，那个是跑街，那个是跑楼。一千人出去之后，却并不见一个外国人。你道为何？原来外国人都是从前门走的，所以藩台等了半天还是白等。直等到大众去净之后，静

悄悄的雅雀无声。

翻译明知就里，也不敢说别的，只好说：“请大人暂回公馆吃饭。过天托人找到他的买办，问他一声，或者就托他代查。大人犯不着褻尊，自己一趟趟往这里来。”藩台看此情形，也觉无味，只得搭讪着说道：“我同余某人并不是冤家，一定要来查他的帐，不过我不来两趟，上头总说我不肯尽心。如今外国人不见我，这事便不与我相干，我回省也有得交代了。至于买办那里，你们明天顺便去问一声也好。我们的事情，凡是力量可以做到的，无不样样做到。他不理你，那却无法了。至于当差使，也说不到‘褻尊’二字。外国人瞧不起我们中国的官，也不自今日为始了。这件事我碰着了，倒还是心平气和的。”说罢，拉起衣裳一直出来上马车赶回公馆。

翻译当天果去托人找着了买办，提起前情。买办道：“不要说难查；就是容易查，他有银子尽着他存，他爱存那里就那里，总不能当他是赃款办。幸而你们大人没有来见外国人；倘若见了外国人，被外国人说笑上两句，那却难为情呢！”翻译听了无话，回来回了藩台。于是藩台才打断了查帐的念头，只想拿话搪塞制台。不敢说洋人不见，他造了一篇谣言，说问过洋人，簿子上没有余某人的花户，所以无从查起。一面先行电禀，一面预备自行回省。

这日正想夜里趁招商局轮船动身。早晨还在栈房里默默自想：“深悔自己多事，凭空的要捉人家的错处。如今人家错处捉不着，自己倒弄了一场没趣。”越想越没味。正在出神的时候，忽然门上传进一个手本，又拎着好几部书，又有一个黄纸簿子，上面题着“万善同归”四个大字。藩台见了诧异。忙取手

本看时,只见上面写着“总办上海善书局候选知县王慕善。”又看那几部书:一部是《太上感应篇详解》,一部是《圣谕广训图释》,一部是《阴鹭文制艺》,一部是《戒淫宝鉴》,一部是《雷祖劝孝真言》。藩台看了,心上寻思道:“原来都是些善书。刻善书固是好事,但他忽然要来找我,却为何事?”心上正想回复不见。那个拿手本的二爷说道:“这位王老爷据他自己说起,真正是个好人。自从他开了这个书局之后,所有的淫书已经被他搜寻着七百八十三种,现在一齐存在局中,预备大人调查。有些书外头都没有板子,只有他那里一部。他随身带个手折,都开的明明白白,预备当面呈上来的。”藩台一听这话,心上便想:“姑且叫他进来问问再说。我生平淫书亦算看得多了,那时奉有七百八十几种?他既然有,姑且调来看看。等到看过,再出示禁止不迟。”主意打定,便吩咐了一声“请”。

少停王慕善进来,磕头请安,自不必说。归坐之后,藩台先问他:“这个局子是几时开的?一共刻了多少书?”王慕善道:“回大人的话,从卑职曾祖手里以至传到如今,一直以行善为念。到卑职父亲晚年,就想创个‘善书会’;苦于力量不足,没有办得起来。卑职仰承先志,现在虽然粗具规模,然而经费总还不够,所刻的书亦有限得很,刚才呈上来的几部都是的。卑职此业,一来想求大人提倡提倡;二来还有和篇淫书目录,等大人寓目之后,求大人赏张告示,严行禁止,免得扰乱人心。”一面说,一面又站起来把呈上来的书检出二部,指着说道:“凡事以尊主为本,所以卑职特地注了这部《圣谕广训图释》,是专门预备将来进呈用的。这一部《太上感应篇详解》,是卑职仰体制台大人的意思做的。听说制台大人极信奉的是道教,这《太上

感应篇》便是道教老祖李老子先生亲手著的救世真言，卑职足足费了三年零六个月工夫，方才解释得完。意思想要再求大人赏张告示，禁止收贾翻刻，只准卑局一家专利；如此卑局方能持久，以后有什么善书，便可多刻几部。就是大人有什么著作，卑局亦可效劳。”

藩台道：能够多刻几部原是极好的事；不过专利一层，我们做大宪的人，只能禁人为非，那能禁人向善，至于提倡一节，亦是我人应尽之责。什么《圣谕广训图释》、《太上感应篇详解》，你明天可送几百部来，等我下个公事，派给各府、州、县去看。”王慕善道：“卑局里的书能得大人如此提倡，将来一定可以畅销。卑职回去就在每部书的面上加上‘奉宪鉴定’四个大字。明天每样先缴进两百部来。”藩台道：“很好。”王慕善道：“请大人的示：这笔书价，卑职还是具个领字由大人这里来领呢？还是等到大人回省之后再到大人库上来领呢？藩台初意，以为他这些善书虽然卖钱，至于这一二百部一定是捐送给各府、州、县看的。今见他论到书价，心上便有点不高兴。楞了半天，说道：“即然想要劝人为善，最好把这些书捐送与人家，如果要人家拿钱，恐怕来买的就少了。”王慕善不禁一惊道：“回大人的话：三部、五部，卑职还捐送得起；再多，不要说是卑职捐不起，就是卑局里也难支持得住！”

藩台道：“这开书局的经费是那里来的？”王慕善道：“都是捐得来的。”说着，又把那本《万善同归》的簿子翻了出来，查给藩台瞧。一头指着，一头说道：“这是某军门捐洋银五十两，这是某中丞捐洋五千元，这是某方伯捐银三十两，这是某太守捐洋四十元。”随后又特地翻出一条给藩台看，道：“只是家兄王

子密部郎，就是现在做小军机的，他也帮过二十四两。”藩台道：“原来老兄是子翁的令弟！兄弟同令兄很要好，兄弟去年陛见进京，我们两个很说得来。但是这些钱都是众人捐凑的，更不应该拿他卖钱。兄弟既同令兄相好，将来回省这后，替老兄想个法子，弄一笔永远经费。外府州、县有肯为善的，也等他们捐两个。”王慕善听了，特地离位请了一个安，又说了声“谢大人栽培。”藩台道：“这书同簿子你先带回去。我这里有什么捐款随手就送来给你，不消得写簿子的。”王慕善于是感激涕零而去。

藩台送客回来，对着同来的幕友相公说道：“现在的时势，拿着王法吓唬人叫人做好人还没人听你的话；如今忽然拿着善书去劝化人，你送给他瞧他还不要瞧，还要叫人家拿钱，岂非是做梦！说句老实话，这些书我就不要瞧。倒是把他那七百多种淫书调来看看，一定有些新鲜东西在内。”藩台说到这里，便有个幕友插嘴道：“方伯既灰晓得他这些书没用，为什么还劝他捐给人家看呢？”藩台道：“劝人为善，一来名气好听；二来他是小军机王子密的令弟，把他敷衍过去就完了。我那里有这许多工夫去替他派书，替他敛钱呢。”众人听了，方才明白。到得晚上，便即搭了轮船回省销差。

次日，王慕善还痴心妄想，当他未走，把善书装了两板箱，叫人抬着，自己跟着送到行辕里来。到门一问，才晓得藩台大人昨儿夜里已经离了上海。王慕善至此，还不觉得藩台昨儿同他说的一番话是敷衍他的，还疑心有了什么要紧公事，急于回省。仍旧把书箱抬了回来，同人商量，把书箱交轮船寄上去。自己又另外打了一个禀帖，随着书箱同寄南京。

藩台回省查的参案，预先请过制台的示，无非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大概的洗刷一个干干净净。再把官小的坏上一两个，什么羊紫辰、孙大胡子、赵大架子一千人统通无事，稟复上去制台据详奏了出去。凡是被参的人，又私底下托人到京里打点，省得都老爷再说别的闲话，一天大事，竟如此瓦解冰销。这是中国官场办事一向大头小尾惯的，并不是做书的人先详后略，有始无终也。

闲话慢表。且说王慕善自经藩宪一番奖励，他果然于次日刻了一块戳记，凡他所刻的善书，每部之上都加了“奉宪鉴定”四个大字。又特地上了几家新闻纸的告白。又把自己书局门口原有的招牌重新写过，是“奉宪设立善书总局”。招牌之旁添了两扇虎头牌，写的是“书局重地，闲人免入”。一面又挂着一条军棍。据他自己说：“现在我这书局既然改了由官经办，我应得按照总办体制，伙计们就是司事。”又吩咐手下的人：“以后都得称我为总办。”看了日子，开局悬挂招牌。预先由帐房在九华楼定了几桌酒，发了一张知单，凡认识的官绅两途，请了好几十位，单子上也有写“知”字的，也有写“代知”的，还有写“谢谢”的。有些不晓得他的根底的，还当他的确是小军机王某人的令弟，同藩台有多大的交情，一齐凑了分子来送礼。

吉期既到，书局门前悬灯结彩；堂屋正中桌围椅披，铺设一新；又点了一对大蜡烛，王慕善穿了行装，挂着一副忠孝带^①，先在堂中关圣帝君神像面前拈香行礼。磕头起来，手下的司事又一齐向他叩头贺喜。然后人来客往，足足闹了半日。

^① 忠孝带：官员佩带于行装上的一种短而阔的带子。

王慕善生怕正经官绅来的不多，扫他的面子，预先托了人走了门路，处处说好。居然到了那日，大老绅衿也到得两位。王慕善便殷殷勤勤留往吃饭，当下居中一席，宾主六位，王慕善自己奉陪，五个客人统统都是道台：第一位姓宋，号子仁，广东人氏。官居分省试用道，乃是这里有名的绅董，常常要同上海道见面的。第二位姓申，号义琢，苏州人氏，乃是一片善局里的总董。自从他爷爷手里创办善举，无论那一省有什么赈捐，都是他家起头。有名的申大善人，没有一个不晓的，到这申义甫手里，也着实有几文了。申义甫每办一次赈捐，连捐带保，不到五六年，居然由知县也升到道台，指省浙江。因为近年光景甚好，过的日子很舒服，也就不去到省了。第三位新从京里引见出来，路过上海，尚未到省的一位湖南试用道，姓朱，号礼斋，山西人氏。王慕善因为他也是观察，借他来装场面的，偏偏这位朱礼斋最欢喜摆自己的观察架子，有人问他“贵姓、台甫”他对答之后，一定要赘上一句“兄弟是湖南候补道”。无论湖南人员，别省人员，也不论候选、候补，只要官比他小的，见了他面，无论在张园里，或者戏馆里，番菜馆里，尊他一声“大人”，他马上就替人家惠茶东，惠戏价，惠酒帐。上海有片票号，都说有他的本钱在内，手笔亦着实开阔：有人拿了手本到他公馆里请安，同他叙大人、卑职，他一定请见，倘或告帮，少则十块、八块，多则三十、二十，亦常常的给人家。王慕善晓得他这个脾气，便有心交给他，无论那里碰着，老远的就是一个安，高高朗朗叫一声“大人”。请起安来，眼睛望着鼻子，低下了头，拿两只手往屁股后头一搔。倘或朱观察问长问短，他满嘴的“是是是，者者者”。因此朱观察很赏识他，肯同他来往。第四位是一位

江西候补道，姓蔡，号智庵，乃浙江人氏。是聪明刁刻一路的人。曾经代理过三个月盐道。自以为拿过印把子的人，觉得与众不同，眼眶子里只有督、抚、藩、臬，别人都不在他心上了。因与王慕善稍微沾点亲戚，王慕善特地央他来陪客。他初意想要不来的，后来听说宋子仁、申义甫一千人统通在彼，晓得场面还好，所以赶得来的。还有一位姓翁，号信人，山东人氏。身上只捐了一个候选道，在上海做做生意。不知如何被王慕善请得来的，便把他屈坐了第五位。幸亏他为人颀颀颀颀，于这些上头倒也并不在意。

当下坐定之后，王慕善先开口问宋子仁、申义甫二位道：“宋老伯，申老伯，这两天的公事一定忙得很？”宋子仁皱着眉头，说道：“不要说别的，单是两江制台、苏州抚台托查的事件就有七八桩在身上。还有上海道托我出来调处的事情，还有地方官办不了的事情，亦一齐来找我。真是天天吃了人参，精神亦来不及！刚刚上海道还在兄弟那边。上海道前脚走，上海县跟着又来。并不是欺他官小，对不住他，只好挡驾；见面之后，有得同你缠，只怕到此刻还不得来。义翁，你这两天接到山东的电报没有？黄河怎么样了？”申义甫立刻摆出一副忧国忧民的面孔，道：“利津口子还没合龙，齐河的大堤又冲开了，山东抚台昨儿一天共总有九个电报给兄弟，托兄弟立刻替他汇十万银子去。子翁，现在市面银根如此之紧，一时那里提得到许多！后来又来一个电报，说叫二小儿到工上去当差，年终合龙，两个过班可得道员。因此面情难却，汇了五万银子给他。二小儿亦就这两天动身前去。子翁可有什么信带？”宋子仁道：“恭喜，恭喜！二世兄不日也同义翁一样，真正是凤毛济美！兄弟

有什么信，回来写好再送过来。”

正谈论间，代理过江西盐道的蔡智庵因与朱礼斋、翁信人扳谈，彼此问起“贵姓、台甫”。朱礼斋回答之后，又从靴页子里掏出一张“申报”，上面刻着分发人员名单，便指着一行说道：“上月引见分发的这湖南道朱议孙就是兄弟。”蔡智庵自以为曾经拿过印把子的人，自然目空一切。谁知翁信人也只是不理他。只有王慕善替他乱吹说：“这位朱大人，学问经济，名重一时。这回晋京引见，上头圣眷极好，不日就要放缺的。”蔡智庵不等他说完，急于替自己表扬道：“现在皇上很留心吏治，所以我们敝省抚宪陆大中丞委派兄弟代理盐道的折子上头特地带加了四个字的考语。诸位要晓得，代理的时候虽短，有得代理就会署事，有得署事就会补缺。同是一样候补道，尽有候补了几十年，一回印把子拿不到的多着哩。”王慕善听了，不胜倾倒。这时候，朱礼斋已经问过翁信人的“贵班”，翁信人说是“候选道”。蔡智庵道：“信翁要做事情，何不分发到省？不要说补缺，就是像兄弟代理过一次，到底多了一副官衔牌，说起来名气也好听些。”翁信道：“我不过在这里做做生意，本来算不得什么，不过常常要同你们诸位在一块儿，所以不得不捐个道台装装场面。我这道台，名字叫做‘上场道台’：见了你们诸位道台在这里，我也是道台；如果见起生意人来，我还做我的一品大百姓。”翁信人一面说，一面端起酒杯来一连喝了五大钟，也微微的有了点酒意。蔡智庵被他说的顿口无言，朱礼斋也做声不得。

申义甫大善士便提起：“刷印善书一节，直是关系人心风俗的一件事情。明天小儿到北边，可以叫他带几十部去顺便送

送人，也算得一桩善举。”王慕善道：“小侄这书局所出的书，有诸位老伯、诸位宪台提倡，不愁没有销路。但是吃本利害。小侄自己一个钱的薪水不支，以及天天到局里办公事，什么马车钱，包车夫，还有吃的香烟、茶叶，都是小侄自己贴的。真正是涓滴归公，一丝一毫不敢乱用。如此谨慎，每月还要垫得五六百块。什么朋友薪水，刻板刷印的工钱，以及纸张等类，没有一项少得来的。上回南京藩台到这里，小侄前去叩见，顾他老人家美意，允话各项善书每种要一千部，札派各府、州、县代为分销。将来这笔书价，就在他们养廉银子^①里扣回，却是再好没有。不过目下要垫本印书，至少非四五千金不办，所以小侄要求诸位老伯、诸位宪台替小侄想个法儿，支持过去。将来少则三月，多则五月，各府、州、县书价领到之后，一定本利同归。小侄是决不食言的。”

当下各位道台听了他的话，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一句话也没有。到底朱礼斋慷慨，首先创议，助银王百两。王慕善立刻请安，“谢大人提倡。”跟手宋子仁说了声：“兄弟只好勉竭棉力，捐一百银子，附附骥的了。”蔡智庵是向来吝啬的，不肯自己拿钱，却替王慕善出主意，说道：“这件事情，我们尽力帮一千，帮八百，在我们已经出了一身大汗；然而缺少还多，于是仍属无济。兄弟有个愚见，不知申义翁以为如何？”申大善士忙要请教。蔡智庵道：“所有各省赈捐银子都在义翁手里，无非是存在庄上生息。现在兄弟做个中人，求义翁拨借王大哥五千，利钱或照庄拆，就是多点也不妨。将来书价领到，本利双还。一

^① 养廉银子：清制：官吏于常俸之外按职务等级每年另给银钱。

则成全了善举，二来义翁又可多收几个利钱，岂不公私两便？”宋子仁也帮着劝说，连称“智翁所言极是……”。王慕善听得心花都开。只见申大善士连连摇头道：“使不得！使不得！这笔赈捐银子，自从先曾祖存到如今，已有八十多年，是从来没有人提过。如今五千金虽然为数不多，王大哥非荒唐之人，兄弟亦没有什么不放心。但是此例一开，人人都好来借。借的多了，都像王大哥这样谨慎的人是不打紧；设有差池，这笔款子谁来归还？所以兄弟这个不能出借的苦衷，还求诸公原谅！”

正说话间，忽见外面来了一个人，急匆匆走到申义甫耳朵旁边说了两句话。登时申大善士面孔失色。大家正要问信，又见走进两个堂子里的娘姨、大姐直至筵前，朝着王慕善说道：“恭喜耐王大少！倪先生，倪先生也来哉。”一句话，又把个王慕善弄得置身无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办义赈善人是富 盗虚声廉吏难为

话说王慕善这日正在局里请客吃酒，忽然走进来两个堂子里的娘姨、大姐，笑嘻嘻的朝着他说：“我们先生就来。”王慕善一看，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相好西荃芳花媛媛的一个大姐，名叫阿金，一个娘姨，名唤阿巧的。便是前个月里过节，王慕善短欠这花媛媛十二台酒钱，九十六个局钱，节边正因转运不灵，没有送去。花媛媛的母亲平时因见这位王大少来往的很有几个大人老爷，谅非安心漂帐的人，一时掉头不转也是有的，因此并未叫娘姨、大姐上门来讨，以为过节之后，只要王大少仍旧前来照应，这钱终究要还的。谁料自从节前顶到如今，王大少一趟未曾光降。到局里问问，总说在家里，到公馆里问问，又说在局里，打定主意，总不叫你见面。后来又听他同走的朋友讲起，说王某人节后又做了百花底的周宝宝，两人十分要好，不到一月，已经吃过三个双台，碰过八场和。

花媛媛的娘心上恨极了，几次三番的要去候他，总被他预先得信，不是从后门逃走便是赖在周宝宝房间进住不出来。因此，花媛媛的娘一连候了几日未曾候到，只得天天仍旧到书局里来跑。后来碰到过一次，花媛媛的娘本来要同他拼命的，禁不起他花言巧语，下气柔声，一味的软缠，央告花媛媛的娘道：

“姆妈不要动气，实因前帐未付，没脸登门，并非不放在心上。”又道：“姆妈，我的事情你是晓得的。目下我这片书局，新马路宋子仁宋大人，铁马路做善举的申义甫申大人，都肯帮我银子，把局面着实还要撑大。目下他们几位都已答应，但是银子还未到手，等到他们把钱一送来，头一注就先拿来还你。非但酒钱、菜钱两三百块算不得什么，并且我从前许过媛媛送他一副金钏臂如今也要了此心愿。请你今天先回去，我少则十天，多则半月，一定不会误你事的。”

花媛媛的娘道：“大少，人心是肉做的！你春天来做我们媛媛的时候，还是个小先生；如今……”王慕善不等他说完，便道：“你不要说了，我有什么不晓得的。将来银子下来的多，我还要讨媛媛做姨太太哩。你就是我的丈母娘。我讨了媛媛，接你丈母娘一块同住。”花媛媛的娘道：“大少，你只要把局钱、菜钱算还给我就够了！别的好处我亦不敢想了！”王慕善道：“事情将来定规要如此办，你放心罢了。”花媛媛的娘只得权时隐忍而去，连他跳槽的事亦未揭穿。

谁知过了半个多月，仍无消息。花媛媛的娘一连又叫人来过两三趟，无奈总不见面。他这片书局乃开在靶子路北面，来一趟非轻容易。花媛媛的娘急了，乃买通王慕善的车夫。车夫便告诉他：“几时几日开局，我们东家一定在这里的，你们尽管来就是了。”花媛媛的娘记在肚里。谁知到了开局的那一天，王慕善早已防备，预先托了宋子仁替他到营里借了四名亲兵，穿着号褂子站在局门口，弹压闲人；又请巡捕房派了两个华捕，帮同禁阻，一切闲杂人等毋许擅入。

却说花媛媛的娘，这日有事在心，一早便唤女儿起身。收

拾停当，已有十一点半钟，及至走到，不差亦有半点钟了。只见人来客往，马车包车，着实不少。花媛媛母女两个晓得此时不便，又在外面的茶馆里等了点半钟，看看来的人已去大半，方同了阿金、阿巧至门前。亲兵、巡捕拦阻不准进去。媛媛母女二人面孔究竟还嫩，禁不起呼喝，便退了出来。毕竟阿巧心机灵巧，便道：“既到此间，那有不见之理！”便让媛媛母女仍到茶馆里去坐，他就拉了阿金硬闯进去。巡捕喝问何人，阿巧便说是王老爷自己公馆的人。巡捕不便阻拦，任其扬长进去。王慕善一见，果然大吃一惊。台面上正是一班贵客，倘若闹穿，诸多不便。急能生巧，便道：“你们来得极好。我家大老爷本来有封信在这里，我因为有事，所以还没送来。如此，就托你二人带了去，省得我走一趟。”说罢，趁着到房取信为由，把阿金、阿巧一直领到帐房，先埋怨他不该当着大众坍我的台，又说：“上下不过几天，怎的就急到这步田地？”阿巧道：“事情并不与我相干。他娘儿两个一定要来，同在茶馆里；大少，你自己同他去说罢。”

王慕善绉绉眉头，道：“我正在这里有事，他们偏偏要来同我胡缠！”阿巧道：“这是你自己不好，说话不当话，也怪不得别人。洋钱一时来不及，多少给他们几个，陆陆续续的开销点，他们也不来找你了。”王慕善晓得今天的事非钱不能了结，硬硬头皮，从帐房柜子里取出昨儿新借来的一封洋钱，数了数，除用之外，只剩得六十多块了。于是把零头留下，先拿五十块钱给媛媛。又拿十块给阿金、阿巧平分，求他二人快快劝他母女回去，有话过天再说。阿巧、阿金见钱眼开，乐得做好人，拿着洋钱，倒反千恩万谢而去。

王慕善见他二人走出大门，方把一块石头放下，重新赶到客堂入席，连说：“对不住！……”又道：“刚才来的两个人，说也好笑，他先生就是普庆里的洪如意。还是家兄去年路过上海的时候照应过他几十个局，碰过几场和，吃过两台酒。等到家兄进京之后，他俩常常通信，还带过东西，都是小侄替他们传递。”宋子仁道：“令兄大人真要算个风流才子了！洪如意是由苏州来的，一切气派到底两样。”当下你一句，我一句，竟把花媛媛一段故事，丝毫未曾揭穿。

王慕善于是把心放下，举箸让菜，忽然才觉得不见了上面第二位申大善士，忙问众人：“申老伯那里去了？”宋子仁对他说：“申义翁听说为着庄上存的一笔款子，也不晓得怎样，管家来送了个信给他，他就急忙忙的去。不及关照你，托我们关照你。一打岔就忘记了。”王慕善听了，甚为气闷。只因蔡智庵有劝他代借五千银子的一句话，虽未答应，在王慕善却不能不痴心妄想。当下席散，众人告辞。

次日，朱礼斋果然送到五百银子。王慕善千恩万谢，自不必说。但是上节过节拖欠太多，五百银子换了六百几十块钱，还还局帐，还还店帐。大老官有了钱，腰把子就硬起来了，不免又要多摆几个双台以及吃大菜，叉麻雀，坐马车，看戏，制行头，都是跟着来的。不到十天，五百雪花银早花得干干净净。等到钱化完了，又想到：“宋子仁还答应过我一百银子，不免向他要来应用。”偏偏碰着这位老先生极其罗苏，又是极其小心，见面之后，问长问短；问：“局里一个月有多少开销？现在已刻了多少书？每年可趁几个钱？”王慕善于是随嘴乱编，只求搪塞过去，好拿他的银子。后来宋子仁又说了许多勉励他的话，然后

拿出来一张月底的期票。王慕善钱既到手，如获至宝，便也不肯久坐，随意敷衍了几句，一溜烟辞了出来。回到局里，一看是张期票远水救不得近火，于欢喜之中不免稍为失望。踌躇了半天，只得托本局帐房朋友，化了几块洋钱，到小钱庄上去贴现，贴了回来，又被帐房扣下五十多块，说是工匠薪工，厨房伙食，再不付，人家都要散工了。王慕善因到手只有八十来块钱，急的朝着帐房跺脚，心上虽不愿意，而又奈何他不得。八十来块钱禁不得大用，不到三天又完了。

没得钱用，只得虽觅别法，又想：“钱少了，实在不够挥霍。现在不去找蔡智庵，前天承他美意，肯替我向申义甫设法。”主意打定，便去找蔡智庵。蔡智庵听出前天申义甫的口气，晓得他一定不肯挪借，恐怕自己去说不成功，要坍台的，便道：“这话须得你老哥自己去找他，我们旁边人只能敲敲边鼓。他同老哥交情厚，自然会替老哥想法子的。”王慕善不知他用意，便道：“卑职遵大人的示，且等卑职去过之后，看是如何说法，再来禀复大人，求大人替卑职想个法儿。”蔡智庵道：“就是如此。”王慕善从蔡智庵那里出来，果然去找申大善士。进门之后，托门上人通报。门上人说：“我们大人正接着山西电报，听说山西今年闹荒年，抚台有电报来托这里汇银子去，正请了阎二老爷来，在厅上商量呢。你老还是此刻见，还是停刻见？”王慕善一想：“我这趟来的真不凑巧！偏偏来找他，偏偏碰着他有事。但既来到此间，断无不见佛面之理。”便道：“不管是谁，你替我回就是了。”

门上人递上名片。申义甫一见是他，肚皮里就有点不愿意，心上想道：“那天蔡某人一开口就劝我借给他五千银子，好

容易被我借端逃走。他今日又缠上门来，真正讨厌！”欲待不见，不料王慕善已到廊檐底下等请了。申大善士无法，只得叫“请”。见面之后，寒暄过去，申义甫不等他说话，先问道：“你晓得了没有？”王慕善回称不知；又问：“老伯有什么事情？”申义甫道：“山西荒年，草根树皮没得吃了，现在吃人肉。抚台有电报来托我替他捐一百万银子的款，立等散放。老兄，你是晓得我的光景的，不要说是一百、八十万，就是十万、八万、三千、五千，我也得一个个的在人头上捐下来，那里有这笔闲款来垫哩。”王慕善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老伯做的是好事，如果有钱垫，自然早解去一天可以把人早救活一天。”申义甫道：“呀呀乎！兄弟若不是办的顶真，都像这样东挪西借起来，那里还能撑得起这个局面。”阎二先生也帮着申义甫，说申大先生如何勤恳，如何为难，“现在赈捐已成强弩之末，那里能像从前来的容易”。滔滔汨汨，说个不了。

王慕善到此，方请教他姓字。申义甫道：“你连阎二先生阎大善人还不认得？也难为你这个老上海了！他姓阎，他的号叫阎佐之，新近由知州保举了直隶州。已经三次奉旨嘉奖，有两回上谕高头，兄弟名字底下一个总是他。”阎二先生听了，满面孔义形于色，便亦请教王慕善的名号，王慕善说了。申义甫道：“这位王大哥，就是我问你说过开办善书局的那一位。”阎二先生道：“我们中国人认得字的有限，要做善事，靠着善书教化人终究事倍功半。倘若拿善书送给人家，人家不看，这书岂不白丢？依兄弟愚见：总不如实事求是，做些眼前功德，到底实在些。申大先生以为何如？”申义甫未及开口，王慕善道：“兄弟力量不足，所以只好刻刻书，劝化劝化人。如果本钱大，力量足，

像申老伯做的这些事我都要做的。”

阎二先生冷笑道：“做善事要本钱，任凭你一辈子都做不成！兄弟资格浅，说不着。即以我们这申大先生而论，当初他家太太老伯手里，何尝有钱。他家太太老伯起初处个小馆，一年不过十来吊钱。后来本乡里因他年高望重，就推他做了一位乡董。他老人家从此到处募捐，广行善事。俗语说：‘和尚吃八方。’他家太太老伯连着师姑庵里的钱都会募了来做好事，也总算神通广大了。他家太太老伯不在的时候，已经积聚下几百吊钱。到他太太老伯，以至他老伯手里，齐巧那两年山东、河南接连决口，京、津一带，赤地千里。地方上晓得他家肯做善事，就把他推戴起来，凡有赈捐，一概由他家经手。所以等到他家老伯去世，庄上的银子已经存了好几十万了。申老伯去世的前头几年，记得那时候我只有十三岁。有天到申府上替申老伯请安，申老伯拦着我的手，说道：‘你们小孩子家，第一总要做好人；做了好人，终究有返本的。你想，我公公手里是什么光景？连顿粗茶淡饭也吃不饱。自从做了善事，到我手里，如今房子也有了，田地也有了，官也有了，家里老婆孩子也有了，伺候的人也有了，那一桩不是做善事来的？‘皇天不负苦心人’，这句话是一点不错的。’后来申老伯去世，就传到我们这位申大先生手里。申大先生更与众不同，非但场面比前头来的大，如今他老人家的顶子已经亮蓝，指日就要红了。你不听见说他们世兄即日也要保道台？真正是凤毛济美，可钦，可敬！”

王慕善听了，不胜艳羡，随向阎二先生说道：“你佐翁先生虽然不及申老伯，照此下去，发财亦是意中之事。”阎二先生道：“说那里话！我那里比得上他！《大学》上说的‘心诚求之，

虽不中，不远矣’。我现在正在这里求着哩。”申义甫道：“不用你求，山西这一趟，你亦跑不掉。现在算来算去与其我们捐了银子汇上去叫他们去做现成好人，何如我们自己去，也乐得叫他们地方上供应供应。我们吃辛吃苦，卖了许多面子，捐了许多银子，还不应该好好的巴结巴结我们吗。而且还可以多带几个人去，将来义赈出力，保案当中也乐得多提拔几个人。”阎二先生一迭连声的答应“是”，又问：“大约几时可以动身？”申义甫道：“至少亦得十来天。现在顶要紧的是刻捐册，刻好了，好托报馆里替我们一家家去分送。稿子我这里已经拟好了一张，你看看，还有要改的地方没有？”阎二先生大约看了一遍，说道：“好是好，但是还少了八个字。”申义甫忙问：“那八个字？”阎二先生道：“‘经手私肥，雷殛火焚’这八个字好少的吗？你若是不把这八个字刻上去，人家一定不相信。”申义甫道：“是极，是极！这是我一时忘记，这八个字本来是不能少的。”

其时王慕善亦站起来帮着看了捐册底稿一遍，愣在旁边，一声不敢言语。后来听了他二人攀谈，方晓得其中还有这许多讲究。随后申、阎二人又议论到名字。申义甫道：“兄弟是劝捐世家，居中头一个，兄弟也不消客气的人。其余的你斟酌去罢。”王慕善至此忽然动了附骥的念头，便朝着申义甫说道：“申老伯，小侄虽是材力浅薄，这劝捐的事，自分还办得来。可否这捐册后头附上小侄一个名字？一来等小侄附骥^①，叫人家瞧着小侄得与诸大善士在一块儿办事，也是莫大的荣幸。再则小侄也可以借此历练历练。小侄情愿报效，捐来的钱，涓滴归

① 附骥：即附骥尾，比喻依附他人而成名。

公，一个薪水也不敢领。”

申义甫听了他话，同阎二先生两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歇了半天，申义甫未及开言，阎二先生先发话道：“备个名字在里头，这样事倒不容易。你不要以为安个名字上去是小事，一个名字虽然只有三个字，一个要有几百万银子的沉重。你自问你有这个肩膀担得起这个沉重不能？”王慕善道：“既然如此，我去找宋子仁宋老伯做个保人，可好不好？”申义甫一想：“他这来是为借钱来的，现在借钱的话说不出口，倒想帮着劝捐，只求附个名字，我不好不答应他。而且他所来往的都是几个观察，看上去场面还不错，乐得送个人情答应了他。”便道：“并不是兄弟不相信吾兄，一定要吾兄找保人，实因事情关系者大，并不是兄弟一人之事，兄弟也作不得主。有个保人，人家就不会批评到兄弟了。”王慕善道：“这个小侄都知道。”申义甫又道：“吾兄现在做了我们自己一家人了，但愿吾兄从此一帆风顺，升官发财，各式事情都在此中生发，真正是名利双收，再好没有。从前人说：‘为善最乐’，兄弟是过来人，难道还骗你吗？”王慕善听了，自然高兴。

阎二先生道：“现在捐册还没有刻，再一笔笔的捐起来，至快也要二十天才得动身。今年十月里乃是家慈的七十晋九的生日。上次广西赈捐请奖案内已经替他老人家请了二品封典。前月家表兄进京，顺便把诰命轴子领到。兄弟打算看个日子，借张园替他老人家热闹一天。十月里兄弟要出去放赈，不能在家里，也就借此预祝，以尽人子之心。大先生以为何如？”申义甫道：“是极，是极！显亲扬名，本该如此。佐兄不是这两年办赈，那里能够有此一番作为。如有知单公启，兄弟一定预名。”

阎二先生道：“本要借重。”又闲谈了一回，彼此别去。

自从这天起，申义甫便拿红纸另写了一张“劝捐山西急赈总局”的条子贴在门口。王慕善便不时的到他家里鬼混。过了三天，捐册石印好了，下一排末了一个果然刻着王慕善的名字。王慕善看了，心上着实得意。所有捐册，除送报馆代为随报分送外，但止王慕善一个人身上就揣了五六百张。每到一处，开口三句话不离本行，立刻从怀里掏出捐册来送给人看，又指着末一个名字，说道：“这就是兄弟，现在也在这里头帮忙。诸公如要赈济，不妨交给兄弟，同送到局里都是一样的。再者兄弟是初进去，等兄弟名下多捐几个，也替兄弟撑撑面子。”人家见他说得如此恳切，有些抹不下脸的，不免都得应酬他几块，然而大注捐款一注没有。捐了三天，捐册送掉三百多份，只捐得一百八十几块洋钱，都是些零星碎户。王慕善便有些懒惰起来。及至回到局里一问，才晓得申大先生三天不出门，坐在家里已经捐了人家十几万了。王慕善才晓得这劝捐一事，竟同做官一样，非有资格不可。

正是有话便长，无话便短。过了几天，便是阎二先生替他老太太预祝的日子。到了几天头里，先把张园大洋房定下，隔夜带了家人前去铺设一新。又定了一班髦儿戏^①，发了一张知单，总共请了三百多客，都是上海有名的大人先生。到了次日，阎二先生一早起来，穿了袍褂，坐了马车，赶到张园。又把自己妾生的一个儿子带了来。这个儿子才有九岁，也扎扮着，穿着

^① 髦儿戏：清同治、光绪年间，在一些大城市出现的、由青少年女演员演出的戏班，大多唱京戏、昆剧。

小袍套小靴帽，戴着五品顶子。说今天来的客多，好叫他帮着回拜。此外帐房家人，一共去了十来个。

阎二先生是七点钟到的张园。八点钟头一位客到，乃是这里有名的一位道台，叫做“磕头道台”。这人年纪也有四十来岁了。据他自己说，他这个道台也捐了二十来年，指省湖北一直没有当过差使。公馆住在上海。专候人家有喜庆等事，他便穿着衣帽前来摆阔，无论这家同他有无来往，只要是场面上的人，被他晓得了，到了这一天，一定是他头一个戴着大红顶子前来磕头的。后来大家看熟了，就送他这们一个美号，叫做“磕头道台”。人家见磕头道台无处不磕头，就有些不认得的人，偶遇家中有事，亦就发付帖子给他，等他来磕头。这位磕头道台吃量又好，每到一个人家，总要等到开过席吃过中饭才走，有时候并且连晚饭都吃了去。人家有事，人来客往，总得有人陪客。别位大人先生，就是发帖子请他光陪，来虽来，不过同点卯应名一般，一来就走，而且还有拿架子不来的；独有这位磕头道台，他一到之后，马上就替你陪客送客，一直忙碌到走，不消主人费心的。因此各家有事都要请他。

且说这天磕头道台到了大洋房里，拜过寿堂，见过主人，让坐奉茶。此时为时尚早，大洋房内空落落的一个客没有。主人阎二先生因这位磕头道台没有什么谈头，便把儿子唤过来，叫他替老伯请安。磕头道台一见，先问几岁，读什么书。阎二先生一一回答过。磕头道台又见他戴着顶子，便问：“世兄贵班？”阎二先生道：“还是前年四川水灾赈捐案内买的捐票捐的一个同知职衔。小孩子年纪小，等他大些再替他弄实官。”

磕头道台道：“现在捐票什么折头？兄弟想请一个三代一

品封典。”阎二先生道：“有有有。某翁是自己人，我老实说。若是别人，就是出了钱我也不同他讲的。某翁要办这件事，姑且再等一两个月。这回山西义赈，极少要捐七八十万。有些捐整千整万的人，他们各人会替自己请奖，或者移奖子弟，我们想不到他的好处；就是请奖之外，有点盈余，也为数有限。其次，当铺钱业虽然由各府各县传谕各帮首董勒令派捐，将来他们这些捐票仍旧要出卖与人，希冀捞回两个。这种捐票都跟着大行大市走的，我们也占不到便宜。要拾便宜倒在零碎捐款上头。人家捐了一百、八十，十块、八块，谁还想什么好处。然而积少成多，这便是经手人的沾光。譬如有一百万银子的捐款，照例请奖，人所共知的也不过十万、二十万，其余的都要等到凑齐整数。将要奏报出去的时候，那一省的事就由那一省的督、抚同我们商量好了，定个折扣卖给人家，仍旧可以请奖。人家乐得便宜，谁不来买。而且这笔卖买多半还是我们经手。”磕头道台道：“如此一来，就是打个六折、七折卖给人家，岂不是一百万银子的捐款又多出六七十万吗？倒可以救人不少！”阎二先生道：“你这人好呆！再拿这银子去赈济，我们一年辛苦到头，为的什么。果然如此，我为什么不叫你买捐票，倒叫你等两天呢？叫你等两天就有便宜给你。不过这里头也不是我兄弟一人之事。现在山西急等赈济，靠你观察的面子，只要能够经手募捐万把银子，于照例请奖之外，兄弟并且可以在别人名下想个法子再送你一个保举；不要说是一个三代一品封典，别的官还可以得好几个哩。”磕头道台听了，着实心动。不过要他募捐一万银子，尚待踌躇。

正谈论间，客人也陆陆续续的来了，于是打住话头。后来

客人渐渐的多了，主人便吩咐开席。磕头道台抢着代做主人，让人喝酒。自从冷荤盘子吃起，以至吃到后四道，一直没有住嘴。末了上了一碗红烧蹄子，他先让众人吃。众人都说：“谢谢，实在吃不下了。”他见众人不吃，便拿筷子横着一卷，一张蹄子的皮统通被他卷来，放在饭碗上。只见他拿筷子把蹄子一块一块夹碎，有一寸见方大小，和在饭里，不上一刻工夫，狼吞虎咽，居然吃个精光。依他肚皮，还没有吃饱，因见众人都停了筷子，他亦只好罢休。这桌席散，齐巧有后来的客，多开一席。他又抢着代东，吃过第二顿方才吃饱。抹过脸，又着实替主人张罗了一回，看了一回堂戏，后来见客人都已散完，他才走的。

且说阎二先生等老太太生日做过，停了一日，出门谢过客，便预备起身。他说出去放赈是穿不得皮袍子的，山西天冷，叫家里人替他做了一身丝棉袄裤穿在里头，将来外面就是罩件破棉袍子也很够了。因为要做大善士，面子上不能不装做十二分俭朴。银子可以由汇兑庄汇去，棉袄棉裤不能不自己带去。好在沿途都有地方官派人照料。大善士是前去救人的，皇上还要另眼看待，不要说是一个小小州县。一个不好，只要大善士一封信给抚台，立刻拿他撤任，就是参官亦容易。因此上，谁敢不来巴结他！诸事停当，便带了师爷、二爷一块儿上了火轮船，取道京、津，径往山西。在路行走非止一日，他到那里，沿途都打电报给山西抚台；好在大善士打电报是不花钱的。

有天到了山西境界。山西抚台预先有滚单下来给沿途州、县，说是南方大善士阎某人带了银子，还有棉袄棉裤前来赈济，是救我们山西百姓来的，我们地方上不好不尽地主之谊，一路之上都要好好派人招呼。那些州、县接到本省上司公事，

有什么不尽心的。打尖住宿，一齐都预备公馆。有些还张灯结彩，地方官自己出来迎接，大善士到店之后，还送鱼翅酒席。阎二先生要做出清正的样子，一到店忙叫店家把灯彩一齐撤去，人家送来的酒席，一概不收。问店里伙计要一碗开水，把带来的馍馍泡上两个，吃了充饥；同人家说：“我们有干粮吃，还算过的天堂日子。将来走到太原那边，赤地千里，寸谷不收，草根树皮都没得吃，饿得吃人肉，那日子才不是人过的哩！”说到这里，恨不得就哭出来，说道：“我想到那些遭难人的苦楚，我连干粮都吃不下了！”人家看了他这个样子，都拿他十分敬重，齐说：“这才真正是好人哩！”这个风声一出，下站办差的便不敢替他张灯结彩送酒席了。谁知他见人家办差草率，便道人家有心怠慢他，说：“我费了千辛万苦，带了银子来到你们山西地方放赈，原来替你们地方上救百姓的，怎么连点供应都没有？吃的东西亦不预备？还是瞧不起我们拿我们不当人呢？还是多嫌我们不要我们来放赈？既然多嫌我们不要我们来放赈，我立刻写封信给抚台，等我们回去就是了。”地方官一见大善士生了气，那还了得！早吓得屁滚尿流。自己当面求情求不下，又托了绅士出来挽留，才算答应的。等到地方官赶把酒席做好送来，他又说不要了，又道：“我不是争他这点东西，为的是场面上下不去。况且我们办善举的人，自有干粮充饥，是从来不受人家酒席的。”决计不收，一定叫来人抬回去。地方官拿他无可奈何，只得忍气吞声而止。有些州、县还有意巴结大善士，连大善士的师爷、二爷都得好处，托他在大善士跟前吹嘘，将来大善士到省，好在抚、藩跟前替他说好话，调好缺。因此，这一路上，大善士甚有威风。

一日到了太原地界。这太原一府正是被灾顶重的地方。大善士见机，晓得善门难开；倘若再像从前耀武扬威，被乡下那些人瞧见，一拥而前，那时节，连他的肉都被人家吃掉还不够。于是吩咐手下人，分做三四起，一齐扮做逃荒的样子，都不坐车，走了十几里。等到进了城，见了本城地方官，然后再声张起来，说是南边阎大善士到了。抚台得了信，不等他来拜，先自己去拜他，说了多少仰慕感激的话，一口一声“阎老先生”，又面谕首府、县好生款待，好生招呼。阎二先生的官阶虽然只有个知州，然而这一回乃是赈济而来，便摆出他大善士的架子，连抚台亦不放在眼里，竟称抚台为某翁，自己称兄弟。齐巧这位抚台乃是最讲究这些过节的，现在为着要银子赈济，不能不仰仗于他，虽然奈何他不得，心上却实在不高兴，面子上依旧竭力敷衍。

阎二先生头天到得太原，第二天就派了手下司事等众带了钱米，分往各处，稽查户口，核实散放；自己也穿了极破的衣服跟在里头做事。列位要晓得：这些做大善士的人，一年到头，捐了人家多少银钱，自己吃辛吃苦，毕竟那被灾户口也着实沾光；若无此辈更不知要死掉多少人，有了此辈到底救活性命不少。此乃做书人持平之论；若是一概抹杀，便不成为怨道了。但是办捐的人能够清白乃心，实事求是，不于此中想好处的虽然也有；至于像这回书上所说的各节，却亦不能全免。既然有了这种人这等事，做书的人拿他描画出来，也不算得刻薄了。

闲话少叙。且说阎二先生在太原足足放了两个多月的赈，又办了善后事宜，功德做了不少，银子却也用去不少。不但山西百姓颂声载道，就是山西官员，从巡抚以下，也没有一个

不感激他的。他到此更觉扬扬得意，目中无人。又他生平为人度量极小，天底下人，除他之外，没有一个好的。回省之后，见了抚台，便把他放赈所到的地方那些府、厅、州、县，某人如何不好，某人如何不好，一半公怨，一半私仇，竟说的没有一个人。抚台听了，当时亦着实生气，吩咐藩台把情节较重的撤参了几个。

毕竟他的架子太大了，不满意于人的地方很多。起先是他到抚台面前说人不好，后来渐渐的有人到抚台面前说他不好。人众我寡，一张嘴如何说得过众人。抚台想起他的前情，见了人那副傲慢样子，心上很不舒服他。因此便将计就计，上了一个折子，上叙：

“山西吏治，早已坏到极处。现当大旱之后，户口凋残，元气一时难以骤复；非得关心民瘼之员，竭力抚循，不足以资补救。兹查有南中义绅、分省补用知州阎某人，此次由上海捐集巨款，来晋赈济，急公好义，已堪嘉尚。自到太原后，臣屡次接见，见其才识宏通，性情朴实；每至一处放赈，往往恶衣菲食，与厮养同甘苦，奔驰于炎天烈日之中，实属坚忍耐劳，难能可贵。及试以他事，尤复刚毅果敢，不避嫌怨，实为当今不可多得之员。伏乞俯念晋省需才，允留该员在晋差遣委用之处，出自逾格鸿慈”

各等语。折子上去，朝廷自然没有不答应的。

有天批折回来，抚台也不声张，袖了折子前去拜他。见面之后，又着实拿他抬举，慢慢露出借重之意。阎二先生听了，只当是抚台敷衍他的话，不免拿腔做势，添了许多自抬身价的话，说甚么“现在山东，直隶都等着我去放赈，我顾了你们便顾

不了别处。现在除非有上谕留我在贵省帮忙，那是无可如何之事。除此以外，无论是谁都留我不住。”抚台到此方微微的一笑，从袖筒管里取出批折，送到他的面前。此时也不称他为阎老先生，但说得一句道：“现在有上谕在此，老兄请看。”阎二先生一听大惊，赶忙接在后中看时，只见前是山西抚台的折子保举他，留他在山西的派话；后面一行奉旨，是“阎某人着交某人差遣委用”十几个字。阎二先生看到这里，一时又惊又喜，两手拿着折子放不下来。惊的是：他在我面前，从未提过一声，凭空的一个折子竟其把我留下。喜的是：我本是一个没有省分的人，现在忽然归了特旨班，即日就可补缺。因此心上忐忑不定。但是既经留在山西，同抚台便是堂属体制，不能再照前番称呼。一旦要我恭顺起来，并非心有不甘，实在面子上一时放不下去。前日是并起并坐，今日是“大人、卑职”，未免叫不出口，难以为情。仔细思量，踌躇不决。既而一想：“他既然能够晓得我的好处，保举我，他便是我的知己。古人云：‘感恩知己。’我既感他的恩，就是叫声大人，有何不可。”主意打定，于是放下折子，慌忙离座，恭恭敬敬朝抚台磕了个头。磕头之后，接着请了一个安，说了声“卑职蒙大人提拔，谢大人栽培。卑职情愿伺候大人，替大人效力”。抚台仍旧照前同他客气；每逢禀见，无不立请，见了面总是灌米汤。有些实缺道、府都赶他不上。他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抚台从没道过一个“不”字，因而官场上有些黑点的反去趋奉他，巴结他。他起初同人家还客气，到得后来，也就“居之不疑”了。

又过了些时，他带来的银钱已渐渐放完，因为要在抚台面前讨好，又打电报到上海汇了十几万来。起先银子都归他一人

经手，除掉放赈之外，并无别用。自从改归山西差遣之后，上海二批汇来的钱，抚台渐渐也要干预；有时并借办理善后为名，向他支付。他碍于抚台情面，不敢不付。十几万银子，经不得几回也就完了。银子用完再打电报到上海；人家晓得他已经做了山西的官，而且银子已用掉不少，大约可以无须再行接济，以后的钱便来得不像前头容易了。

他此时正在热头上，为了一件甚么事到抚台面前说首府不好。抚台马上把首府撤任，就同藩台商量，派阎某人署理。藩台说：“阎某人乃是知州班次，署理知府，未免銜缺不甚相当。”抚台把脸一板，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还拘什么资格吗？我从前保举他，留他在山西，就想要重用他的。现在朝廷尚且破格用人，你我岂可拘守成例！”藩台被抚台驳得无话可说，只得诺诺称“是”。回到衙门里，立刻挂牌；然而为他碰了抚台一个钉子，心上总不高兴。第二天阎二先生上去谢委，独独藩台没有见他。

抚台又立逼催他接印。恰巧前任这几个月碰着天旱，一无进款，赔的也苦极了，也乐得收交卸一天早轻快一天，阎二先生择定第三天接印。他老先生向来是俭朴惯的，上任的那一天，坐了一乘破轿子，名为四轿。其实只有两个轿夫，一把红伞，一面锣，喝道的亦止有一个。问问那些人那里去，回称：“都饿跑了。”阎二先生不便挑剔。等到拜过印，升堂点卯，六房书吏只有三个人，差役亦只有五六个。点卯应名都是一个人轮流上来好几趟。及至看他们穿的衣裳，都同叫化子一样。阎二先生手里早捏着一把汗，晓得荒年没有收成，这个缺万无生发；只得将机就计，做个清官，还好蒙骗上司的耳目。等到接印之

后，一连十几日，下属应送的到任规，一处没有，而且弄得是政简刑清，案无留牍，连下属申详的案件，半个月来，亦是一桩没有。并不是德化感人，实因太原一府的百姓都已死净逃光，所以接印以来，竟无一事可做。

他这时仍旧总办放赈事务。看看秋尽冬来，北方天气寒冷，未交十月，已下得一场大雪。上海一连去了几个电报，不见有银子汇来，心中正在愁闷，一日端坐衙中，忽然接到抚台一个札子，折阅之下，这一急非同小可！要知所为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捐巨资纨绔得高官 吝小费貂珰^①发妙谗

话说阎二先生自从代理太原府以来，每日上院禀见抚台，以及抚台同他公事往来，外面甚是谦恭。虽然缺分苦些，幸而碰着这种上司，倒也相处甚安，怡然自得。不料一日正坐衙中，忽然院上发来一角公事，折阅之下，乃是抚台下给他的札子。前面叙说他集款放赈如何得力，接着又说：

“现在已交冬令，不能布种；若待交春，又得好几个月光景。这几个月当中，百姓不能餐风饮雪，非再得巨款接济，何以延此残生？该员声望素孚，官绅信服。为此特札该员迅速多集款项，源源接济、幸勿始勤终惰，有负委任”各等语。阎二先生接到札子，踌躇了半夜。次日上院，又要顾自己面子，不敢说上海不能接济的话，只说已经打了电报去催，大约不久就有回信的。抚台听了，无甚说得。过了三日，又下一个札子催他。

他弄急了，便和一个同来放赈的朋友，现在他衙门里做帐房的一位何师爷商量。何师爷广有韬略，料事如神，想了一想，说道：“抚台一回回的札子，只怕为的自己，不是为的百姓罢！”

① 貂珰：原为帽子上的一种饰物，后因为宦官冠饰，便为宦官代称。

阎二先生道：“何以见得？”何师爷道：“现在太原府的百姓都已完了。到了春天，雨水调匀，所有的田地，自然有人回来耕种。目下逃的逃，死的死，往往走出十里、八里，一点人烟都没有，那里还要这许多银子去赈济。所以晚生想来，一定是抚台自己想好处。他总觉着你太尊上海地方面子大，扯得动，一个电报去，自然有几十万汇下来，那里晓得今非昔比，呼应不灵！”阎二先生道：“如今上了他的圈套，要脱亦脱不掉。你有什么好法子呢？”

何师爷此时虽然挂名管帐，其实自从东家接任到今，一个进帐没有。而且这位东家又极其苛刻，每日零用，连合衙门上下吃饭，不到一吊钱。就是要赚他两个，亦为数有限。这个帐他正管得不耐烦。如今听了东家的话，他便将计就计，相好了一条计策，说道：“太尊明日上院，只消求抚台给晚生一个札子。晚生拚着辛苦，替太尊回上海去走一趟。”阎二先生道：“札子上怎么说法？”何师爷道：“劝捐。”阎二先生道：“目下捐务已成强弩之末，况且上海有申大先生一帮在那里，你人微言轻，怎么会做过他们？”何师爷听了，笑道：“劝捐是假，报效是真。”阎二先生听到“报效”二字，便晓得其中另有文章，连问：“报效如何办法？……”何师爷道：“若照部定章程，开个捐局专替山西办捐，人家有了银子，不论那里都好上兑，何必定要跑到你们局里。此我所以不说劝捐，而说劝人报效：因为劝捐是呆的，报效是活的。我只要抚台上一个折子，先说本省灾区甚广，需款甚繁，倘有报捐在一万两以上者，准其专折奏请奖励。”阎二先生道：“能捐一万银子的有几个呢？”何师爷道：“晚生的话还没有说完。捐不捐在他，出奏的权柄在我。能捐一万银子的固

然不多，只要他能够捐上六七千，我们同抚台说明，算他一万，给他一个便宜，人家谁不赶着来呢。合起捐官的钱来，所多有限，将来一奉旨就是特旨班，人家又何乐而不为呢。这笔款子叫名是山西赈济，赈济多少，有甚凭据？尽着抚台的便，随他爱怎么报销就怎么报销。如此办法，抚台有了好处；一定没别的说话。你太尊就是要调好缺，过府班，都是容易之事。他还肯再叫你在这太原府喝西风吗？”

一席话说得阎二先生不觉恍然大悟，连连点头，连称“你话不错……”。又道：“话虽如此说，明天我就上去照你的话回抚台，这个札子一定是一要就到。但是你一无官职，他下札子给你，称呼你甚么呢？”何师爷道：“太尊办了这几十万银子的捐款，还怕替晚生对付不出一个官来？起码至少一个同知总要叨光的了。”阎二先生笑了一笑，心上也明白：“将来一个官总得应酬他的，准其明日等把话同抚台说好，随后填张实收给他就是了。”

商量已定，次日上院，便把劝人报效的法子告诉了抚台。又道：“我们山西没有外销的款子，所以有些事情绌于经费，都不能办，现在开了这个大门，以后尽多尽用，部里头还能够再来挑剔我们吗？”抚台听了，如果甚喜，便问：“这件事仍旧要到上海去办，那里有钱的主儿多，款子好集，但是派谁去呢？”阎二先生便把何师爷保举上去，又说：“这何某就是在上海帮着卑府办捐，后来又同到此地放赈的。此人人头极熟，而且很靠得住。委他劝办一定可以得力。”抚台道：“你老哥想出来的法子就不错，保举的人亦是万无一失的。”说着，便叫人请了奏折师爷来，同他说知底细，一面拜折进京，一面就下公事给何师

爷，委他到上海劝办。次日何师爷上辕谢委，一张嘴犹如蜜糖一般，说得抚台竟拿他十二分器重。

阎二先生又趁空求调好缺。抚台说：“我亦晓得你苦久了，要紧替你对付一个好缺，补补你前头的辛苦。你由知州保直隶州的部文已到。这回赈济案内，我同藩台说，单保一个‘过班’尚不足以酬劳；所以于‘免补’之外，又加一个‘俟补知府后，以道员用’。兄弟老实说：这山西太原府一府的百姓不全亏了你一个人，还有谁来救他们的命呢？就是再多给你点好处也不为过。”阎二先生听了，谢了又谢。不久抚台果然同藩台说了，另外委了他一个美缺。不在话下。

且说这位何师爷名顺，号孝先，乃是绍兴人氏。自从奉了委札，便也不肯耽搁，过了两日，遂即上院稟辞。又蒙抚台发下来二百银子的盘费，又有在省的上司、同寅托他到上海办洋货买东西的钱，倒也有二三百两，一共约有五百银子光景。他便留起二百两当盘缠，拿那三百两换了现钱带着。走到路上，遇见那些被灾的人鬻儿卖女的，他男的不要，专买女的；坏的不要，单检好的。那些人都饿昏了，只要还价就肯卖人。人家讨价，譬如十岁的人只要十吊，五岁的只要五吊。全还价，每一岁只肯出五百小钱。人家想钱用，没得法子，只好卖给他。于是被他这一买，不到三天，竟其买到五十多个女孩子。他一路之上为这五十多个女孩子倒也花得盘费不少。到了上海，检了几个年纪大些，面孔长得标致些的留下，预备将来自己收用。其余的或是卖给亲戚，或是卖给朋友，总收入人家好几倍钱。末后又剩下二十多个没有人要。幸亏他上海人头熟，找到一个熟识的媒婆，统通交代了他，贩了出去，大大的卖了一笔钱。后来这

些女孩子也晓得被媒婆子一齐卖到一个何等所在。做书的人既非目睹，说说亦是罪过，也就付诸不论不议之列了。

且说何师爷回到上海，便自己另外赁了一座公馆，挂起“奉旨设立报效山西赈捐总局”的牌子。未到上海的前头，已吩咐手下人等不准再称何师爷，须改口称老爷。靠着山西巡抚的虚火，天天拜客，竭力同人家拉拢。有人请酒，一概亲到。如此者应酬了一个月下来，居然有些人上他的吊，报效一万银子的有三个，八千银子的有四个，六千银子的有十来个。一面上兑，一面就打电报给山西抚台，替人家专折奏请奖励。真正是信实通商，财源茂盛。等到三个月下来，居然捐到三十多万银子，他一齐作为六七千报销上去；下余的都是他自己所赚。山西抚台得了他这笔银子，究竟拿去做了什么用度？曾否有一文好处到百姓没有？无人查考，不得而知。

单说何孝先自办此事以来，居然别开生路，与申大善士一帮旗鼓相当，彼此各不相下。毕竟他是山西抚台奏派的，却也拿他无可如何。又过些时，何孝先私自打电报托山西抚台于赈捐案内两个保举，从同知上一保到道台，又加了二品顶戴。从此摇摇摆摆，每逢官场有事，他竟充作大人物了。偶然人家请他吃饭，帖子写错，或称他为“何老爷”、“何大老爷”，他一定不到。只要称他“大人”，那是顶高兴没有。从此以后，羡慕他的人更多，不是亲也是亲，不是友也是友，都愿意同他往来。就有他一个表弟，是从前瞧不起他的，如今见他已做了道台，居然他表弟到上海也就来拜他了。

他表弟姓唐，行二，湖州人，是他姑夫的儿子。他姑夫做过两任镇台，一任提台，手中广有钱财。他表弟当少爷出身，十八

岁上由荫生^①连捐带保,虽然有个知府前程,一直却跟在老子任所,并没有出去做官。因他自小有个脾气,最欢喜吃鸦片烟,十二岁就上了瘾,一天要吃八九钱。人家都说吃烟的人心是静的,谁知他竟其大廖不然;往往问人家一句话,人家才回答得一半,他已经说到别处去了。他有年夏天穿了衣帽出门拜客,竟其忘记穿衬衫,同主人说说话,不知不觉会把茶碗打翻。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一天到晚,少说总得闹上两个乱子,因此大众送他一个美号,叫他做“唐二乱子”。

且说这唐二乱子二十一岁上丁父忧,三年服满,又在家里享了年福。这年二十四,忽然想到上海去逛逛,预备化上一二万玩一下子,还想顺便在堂子里讨两个姨太太。到了上海,虽然同乡甚多,但因他一直是在外头随任,平时同这般同乡并没有甚么来往,所以彼此不大接洽。恰巧他列兄何孝先新过道班,总办山西捐输,场面很大,唐二乱子于是找到了他。当天何孝先就请他吃大菜,替他接风,跟手下来,又请他吃花酒,荐相好给他。唐二乱子毕竟无所不乱,席上朋友叫的局,他见一个爱一个,没有一个不转局。后来又把老表兄何孝先素有交情的一个大先生,名字叫甄宝玉的,转了过去。何孝先心上虽不愿意,但念他同乱人一般,无理可讲,只好随他。好在他烟瘾过深,也不能再作别事,乐得听其所为,彼此不露痕迹。

唐二乱子又好买东西;不要说别的,但是香水,一买就是一百瓶;雪匣烟,一买就是二百匣。别的东西,以此类推,也可

^① 荫生:凭借上代余荫取得监生的资格。名义上是入监读书,事实上只须通过一次考试便可授予一定官职。

想而知了。一连乱了十几日。何孝先见他用的银子像水淌一般，趁空便兜揽他报效之事。他问报效是何规矩，何孝先一一告诉了他。因为他是有钱的人，冤桶是做惯的，乐得用他两个，于是把打折扣上兑的话藏起不说，反说：“正项是一万，正项之外，再送三千给抚台，包你一个‘特旨道’一定到手。你是大员之后，将来上见的时候，只得山西抚台折子上多加上两句，还怕没有另外恩典给你。有此一条路，就是要放缺也很容易的。”一席话说得唐二乱子心痒难抓，跃跃欲试。但是带来的银子，看看所剩无几，办不了这桩正经，忙同何孝先商量，要派人回家去汇银子。何孝先是晓得他底细的，便说：“一万几千银子，有你老表弟声光，那里借不出，何必一定要家里汇了来？”唐二乱子道：“本来我亦等用钱，索性派人回去多弄几文出来。”

何孝先生怕过了几天有人打岔，事情不成功，况且上海办捐的人，铅头觅缝，无孔而入，设或耽搁下来，被人家弄了去，岂不是悔之不及。盘算了一会，道：“老表，你如果要办这件事，是耽误不得的。我昨天还接到山西抚台衙门里的信，恐怕这个局子早晚要撤，这种机会求亦求不到，失掉可惜！依我的意思：这万多银子，我来替你担，你不过出两个利钱，一个月、两个月还我不妨。你如果如此办，马上我就回局子，一面填给你收条，一面打电报知会山西。这事情办的很快，不到一个月就好奉旨的。一奉旨你就是‘特旨道’。赶着下个月进京，万寿庆典还赶得上。趁这挡口，我替你山西弄个差使。这里头事在人为，两三个月，只怕已经放了实缺也论不定。”一席话说得唐二乱子高兴非常，连说：“准其托老表兄代借银子。……利钱照算，票子我写。”何孝先见卖买做成，乐得拿他拍马屁，今天看戏，明

天吃酒。每到一处，先替他向人报名，说这位就是唐观察，有些扯顺风旗的，亦就一口一声的观察。唐二乱子更觉乐不可支。

何孝先便劝他道：“老弟，你即日就要出去做官了，像你天天吃烟，总得睡到天黑才起来。倘若放实缺到外边呢，自由自便，倒也无甚要紧，但是初到省总得赶早上几天衙门。而且你要预先进京谋干谋干，京里那些大老，那一个不是三更多天就起来上朝的。老弟，别的事，我不劝你，这个起早，我总得劝你历练历练才好。”唐二乱子道：“要说起早，我不能；要说磨晚，等到太阳出了再睡，我却办得到。我倘若到京城，拚着夜夜不睡，赶大早见他们就是了。”何孝先道：“他们朝上下来还要上衙门办公事，等到回私宅见客总要顶到吃过中饭。你早去了，他们也不得见的。就是你到省之后，总算夜夜不睡，顶到天亮上院；难道见过抚台，别的客就一个不拜？人家来拜你，亦难道一概挡驾？倘若上头委件事情叫你立刻去办，你难道亦要等到回来睡醒了再去办？只怕有点不能罢。”唐二乱子想了一想道：“老表兄，你说的话不错。我就明天起，遵你教，学着起早何如？”当时无话。

是夜唐二乱子果然早睡。临睡的时候又吩咐管家：“明天起早喊我。”管家答应着。无奈他睡惯晚的人，早睡了睡不着，在床上翻来复去，鸡叫了好几遍，两只眼一直睁到天亮。看看窗户角上有点太阳光射了下来，恰恰才有点朦胧，不提防管家来喊他了，一连叫了三声，把他唤醒。心上老大不自在，想要骂人，忽然想起“今天原是要我起早，叫他们喊我的”，于是隐忍不言，揉揉眼睛爬了起来。当下管家忙着打洗脸水，买早点心。众管家晓得少爷今天是起早，恐怕熬不住，只好拿鸦片来提精

神，于是两个管家，一个递一个装烟，足足吃了三十六口。刚坐起来，却又打了两个呵欠。正想再横下去睡睡，却好何孝先来了。一见他起早，不禁手舞足蹈，连连夸奖他有志气：“能够如此奋发有为，将来甚么事不好做呢！”唐二乱子一笑不答。

何孝先便说：“你不是要买翡翠翎管吗？我替你找了好两天，如今好容易才找到一个，真正是满绿。你不相信，拿一大碗水来，把翎管放在里头，连一大碗水都是碧绿的。”唐二乱子道：“要多少价钱？”何孝先晓得他大老官脾气，早同那卖翎管的掮客串通好的，叫他把价钱多报些。当时听见唐二乱子问价，便回称“三千块”。谁知唐二乱子听了，鼻子里嗤的一笑，道：“三千块买得出甚么好东西！快快拿回去！看亦不要看！”那个卖翎管的掮客听他说了这两句，气的头也不回，提了东西，一掀帘子竟去了。

唐二乱子道：“我想我这趟进京，齐巧赶上万寿，总得进几样贡才好。你替我想，这趟贡要预备多少银子？”何孝先道：“少了拿不出手，我想总得两三万银子。你看够不够？”唐二乱子又嗤的一笑，道：“两三万银子够什么！至少也得十来万。”何孝先道：“你正项要用十来万，你还预备多少去配他？你一个候补道，不走门子帮衬帮衬，你这东西谁替你孝敬上去呢？”唐二乱子道：“自己端进去。”何孝先道：“说得好容易！不经老公的手，他们肯叫你把东西送到佛爷面前吗？要他们经手，就得好好的一笔钱。你东西值十万，一切费用只怕连十万还不够！”唐二乱子道：“我们是世家子弟，都要塞起狗洞来还了得！”何孝先道：“你不信，你试试看。”唐二乱子道：“这些闲话少说，这种钱我终究是不出的。如今且说办几样什么贡。”何孝先先想了一桩

是电气车。唐二乱子虽乱，此时忽福至心灵，连说：“用不得！……这个车在此地大马路我碰见过几次。大马路如此宽的街，我还嫌他走的太快，怕他闹乱子；若是宫里，那里容得这家伙。不妥！不妥！”何孝先又说电气灯，唐二乱子又嫌不新鲜。后来又说了几样，都不中意。还是他自己点对，想出四样东西，是：一个玛瑙瓶，一座翡翠假山，四粒大金刚钻，一串珍珠朝珠。好容易把东西配齐，忙着装满停当。

看看又耽搁了半个月，唐二乱子要紧进京。齐巧山西电报亦来，说是已经保了出去。得电之后，自然欢喜。过了一天，又接到家信，由家里托票号又汇来十多万银子。取到之后，算还何孝先的垫款，还了制办贡货的价钱，然后写了招商局丰顺轮船大餐间的票子，预备进京。

在路非止一日，已到北京。唐二乱子是自小娇生惯养，以至成人，今番受了轮船火车上下劳顿，早害得他叫苦连天。预先托人在顺治门外南半截胡同赁了一所房子，搬了进去，就一连睡了三天。又叫人请大夫替他看脉。大夫把了脉出来，同管家说：“你们大人不过路上受了点辛苦，没有什么大毛病，将息两天就好的。”管家连忙摇手，道：“先生，你万万不可如此说！你要说他没病，你二道就没有生意了。你一定要说他有病，而且说病的很利害。开的药味要多，价钱要大，顶好每剂药里都要有人参；他瞧了才欢喜，说你的本事不错，明日仍旧请你。”大夫道：“人参是补货，无论什么病可以吃的吗？”管家道：“大老官吃药，不过呷上一口就吐掉的。本来没有什么病，横竖药又吃不到肚皮里去，莫说是人参，就是再开上些别的亦不防。我们已同对过药铺里说明，方子上有人参，叫他不论什么放上

些，价钱尽管开大，赚了钱一家一半。先生，你若是要生意好，要我们敝上天天来请你，你医金不妨多要些，三十两，二十两，尽管开口；要的少了，他还瞧不起你。这个钱我们亦是一家一半。先生，我们讲的是真话，并不是玩话。他是有钱的人，不赚他的赚谁的。”那个医生唯唯遵教而去。

到了次日，唐二乱子果然又派人来请。那医生便同来说：“贵上的症候很不轻，而且不好耽误日子，一天最好要看三趟。”又说：“我为着要替你们贵上看病，把别的主顾生意一齐回掉，专看你一家，总得二十四块钱一趟，再加四元六角挂号钱。”唐二乱子一一遵命。等到开出方子来，动不动人参五钱、珠粉二钱，一贴药总在好几十块。唐二乱子吃过之后，连称：“大夫有本事！……果然病已好了许多！”又过了几天，方才出门拜客。

此番来京，为的是万寿进贡，于是见人就打听进贡的规矩。也不管席面上戏馆里有人没人，一味信口胡吹，又道：“我这分贡要值到十万银子，至少赏个三品京堂侍郎衔，才算化的不冤枉。”人家听了他，都说他是个痴子，这些话岂可在稠人广众地方说的。他并不以为意。

他有个内兄，姓查，号珊丹，大家叫顺了嘴，都叫他为“查三蛋”。这查三蛋现在居官刑部额外主事，在京城前后混了二十多年。幸亏他人头还熟，专门替人家拉拉皮条，经手经手事情，居然手里着实好过。如今听见妹夫来京，晓得妹夫是个阔少出身，手笔着实不小，早存心要弄他几个，便借至亲为名，天天跑到唐二乱子寓处替他办这样，弄那样，着实关切。不料唐二乱子是大爷脾气，只好人家巴结他，他却不会敷衍别人的。

查三蛋见妹夫同他不甚亲热，便疑心妹夫瞧他不起，心上老大不自在，因此心上愈加想要算计他一下子。

唐二乱子是肚皮里存不下一句话的，把进贡的事天天朝着大众说。查三蛋立刻拉在身上，说：“我里头极熟，宫门费一切等事，等我找个人进去替你讲，十万银子的贡，大约化上三万银子的使费也就够了。”无奈唐二乱子另有一个偏见，别的钱都肯化，单单这个“宫门费”不肯化，说：“我有银子宁可报效皇上。他们是什么东西，要我巴结他！我做皇上家的官，是天子奴才；他们伺候皇上，难道不是奴才？我为什么要送钱给他用？我有三万银子，我大八成的道台都可捐得了。我为什么拿钱塞狗洞！”查三蛋道：“‘阎王好见，小鬼难当’。他们这些人赛如就是些小鬼，你同他们缠些甚么？见上司还要门包，难道见皇上就不要门包么？这宫门费就同门包一样，从敬事房起，里里外外有四十八处，一千多人分这笔钱，怎么好少他们的呢？”唐二乱子一听内兄要他化钱，心上愈加不高兴，闭着眼睛，摇头不语。其实查三蛋说的都是真话，就是劝他出三万两，也恰在分际，所谓‘不即不离’。无奈唐二乱子因为舅爷是穷京官，本来就瞧他不起的，如今见他想要经手，越发生了疑心，所以彼此更不投机。查三蛋一见妹夫有疑他的心思，就是要掏良心也不肯掏了。

此时趋奉唐二乱子的人真不少，大家一见查三蛋话不投机，就有个想讨好的私下同唐二乱子说：“我认得军机上某王爷，大约只消化得一万银子，这分贡礼就托王爷替我们带了进去。有王爷的面子，还怕上头不收？王爷又在军机上，这事情由他经手，将来上头有什么恩典，少不得仍在王爷手里经过，

他得了你一万银子，一定是替你尽心的。不要说京堂，论不定上头只肯给你一个京堂，王爷替你求求，变个侍郎，亦未可知。”唐二乱子信以为真，从此便不理他内兄，把这事全托了那个人。那个人又天天来候信，催着付银子，又道：“早进去一天，观察就早高升一天。”唐二乱子果然把一万银子给了他。谁知那人钱已到手，一连三日没有回复。

唐二乱子急了。幸亏他是直性子的人，等到没得主意的時候，仍旧请了舅爷来商量。查三蛋见妹夫又请教到他，便乃扬扬得意的说道：“你这人本来好糊涂！我们至亲，岂肯叫你上当。你不相信，偏要听人家的瞎话，拿我们不当人。如今怎么样？一万银子那里去了？事情到底办成没有？”唐二乱子道：“这些话不用说了。都是我不好，误听人言，丢掉一万银子算不了什么！”查三蛋道：“我叫你只出三万银子的宫门费，你嫌多；如今又贴上一万，倒说算不得甚么。真正不晓得你们打的是什么算盘！”唐二乱子一声不响，闷在那里吃烟。查三蛋又道：“京城里这种人——撞木钟的人很多，一个不留心就上了当去。等到骗了你的银子，你要找他，也就没有地方去找他的？我且请教你：那个人到底叫个什么名字？你怎么会认得他的？”唐二乱子道：“那人没有姓，名字叫文明，是个在旗的。还是那天在志美斋席面上认得的。他说他是内务府的司员，现住城里石附马大街。我想他既是内务府的官，一定里头的信息灵通的，所以就托他去办。谁知遭了他的骗！真正意想不到之事！”查三蛋道：“越发荒谬！他既是内务府的人员，不在里头走门路，倒走到外头来！岂有此理！岂有此理！也好，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这已过去的事情，也不用谈他了，且商量现在我们怎么办。”

唐二乱子道：“我已经吃亏一万，现在你再要三万岂不是总共要化去四万？我总嫌太多。如今我只肯再出两万，连失撇的总共三万，也算依你的数了。”查三蛋道：“一万银子是你自己愿意被人家骗去，与我何干？又不是我用的！这话可笑不可笑！”唐二乱子道：“我不管！我总在这个算盘上算。”查三蛋低头一想：“他的算盘如此打法。我如今按照三七叫他拿钱，并没有叫他多拿分文。无论那里，看他用钱用的很大方，独独于我至亲面上如此计较。而且我办的仍旧是他切己之事。他同我调脾，我也犯不着拿好良心待他。看来他上过一次当还不够，定要叫他再上一次，方能明白。”主意打定，便道：“既然你只肯两万，三成之中，不过少得一成，同前途去商量起来看。只要他们肯收，我又何苦要你多化呢。”唐二乱子听得此言入耳，方才说了声“费心”。

查三蛋退辞出去，便去找到素来同他做连手的一个老公，告诉他有这笔买卖。老公不等他提价钱，先说道：“三爷的事情，又是令亲，我们应得效力。”查三蛋道：“不是这等说。”便附耳如此这般，述了一遍，又道：“我们虽是亲戚，但是他太觉瞧人不起，只肯出一万银子的宫门费。他是有钱的人，不是拿不出，等他多化两个亦不打紧。”老公一听，他们至亲尚且如此，乐得多敲两个。连忙堆下笑来说道：“他是什么东西！连着亲戚都不认，真正岂有此理！就是三爷不吩咐，咱也要打个抱不平的！我去招呼他，叫他把一万银子先交进来。就说上头统通替他回好，叫他后天十点钟把东西送上来。等他到了这里，咱们自然有法子摆布他。”查三蛋诺诺连声，连忙赶到唐二乱子寓所同他说：“准定二万银子的宫门费，由大总管替我们到上

头去回过。叫你今天先把宫门费交代清楚，后天大早再自己押着东西进去。”唐二乱子道：“何如！我说这些人是个无底洞，多给他多要，少给他少要。不是我拦得紧，岂不又白填掉一万，如今二万银子我是情愿出的。”说着，便叫一个带来的朋友，拿着折子到钱庄上划二万银子交给查三蛋，替他料理各事。查三蛋银子到手之后，自己先扣下一半，只拿一半交代了老公。老公会意。

到了第三天，唐二乱子起了一个大早，把贡礼分作两台，叫人抬着。查三蛋在前引路，他自己却坐车跟在后头。由八点钟起身，一直走到九点半钟，约摸走了十来里，走到一个地方。查三蛋下车，说：“这里就是宫门了，闲杂人不准进去。”众人于是一齐歇下。查三蛋挥手，又叫众人退去。唐二乱子亦只得下车等候。等了一回，只见里头走出两个人来，穿着靴帽袍子。查三蛋便招呼唐二乱子，说：“门里出来的就是总管的手下徒弟，所有贡礼交代他俩一样的。”唐二乱子一听是里头的人，连忙走上前去，恭恭敬敬请了一个安，口称：“唐某人现有孝敬老佛爷的一点意思。相烦老爷们代呈上去。”谁料那两个老公见了，他，大模大样，一声不响。后来听他说话，便拿眼瞧了他一瞧，说道：“你这人好大胆！佛爷有过上谕，说过今年庆典，不准报效。你又来进什么贡！你是甚么官？”唐二乱子道：“道台。”老公道：“亏你是个道台，不是个戏台！咱问你：你这官上怎么来的？”唐二乱子道：“山西赈捐案内报效，蒙山西抚院保的。”老公道：“银子捐来的就是，拉什么报效！名字倒好听！咱一见你，就晓得你不是羊毛笔换来的！如果是科甲出身，怎么连个字都不认得？佛爷不准报效，有过上谕，通天底下，谁不晓得，单单

你不遵旨。今儿若不是看查老爷分上，一定拿你交慎刑司^①，办你个‘胆大钻营，卑鄙无耻’！下去候着罢！”那老公说完了这两句，扬长的走进去。

唐二乱子这一吓，早吓得浑身是汗，连烟瘾都吓回去了。歇了半天，问人道：“我这是在那里？”其时抬东西的人早已散去，身旁止有查三蛋一个。查三蛋一见他这个样子，晓得他是吓呆了，立刻就走过来替他把手上的汗擦干，对他说道：“当初我就说钱少了，你不听我。可恨这些人，我来同他说，他们连我都骗了。既然二万不够，何不当时就同我说明，却到今天拿我们开心！”

此时唐二乱子神志已清，回想刚才老公们的说话不好，又记起末后还叫他“下去候着”的一句话，看来凶多吉少，越发急的话都说不出。只听查三蛋附着他的耳朵说道：“老妹丈，今天的事情闹坏了！有我亦不中用！看这样子，若非大大的再破费两个不能下场！”唐二乱子一心只想免祸，多化两个钱是小事，立刻满口应允。查三蛋便留他一人在外看守东西，自己却跑上台阶，走到门里，找着刚才的那个老公。往来奔波，做神做鬼，又添了二万银子。先把贡礼留下做当头。二万银子交来，非但把贡礼赏收，而且还有好处，倘不交二万银子，非但不还东西，而且还要办“胆大钻营”的罪。三面言定，把贡礼交代清楚。唐二乱子方急急的跟了查三蛋出来。这天起得太早，烟瘾没有过足，再加此一吓，又跑了许多路，等到回寓，已经同死人一样了。以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① 慎刑司：清代内务府下的一个官署，执掌宫廷和旗人的笞杖一类刑罚。

第三十六回

骗中骗又逢鬼魅 强中强巧遇机缘

话说唐二乱子唐观察从宫门进贡回来，受了一肚皮的气，又惊又怕，又急又气。回到寓处，脱去衣裳，先吃鸦片烟过瘾。一面过瘾，一面追想：“今日之事，明明是舅爷查三蛋混帐！我想我待他也不算错，拿他当个人托他办事，不料他竟其如此靠不住！你早说办不来，我不好另托别人？何至于今天坍这一回台呢！”往来盘算，越想越气。然而现在的事情少他不得，明晓得他不好，又不敢拿他怎们发作，只好闷在肚里。过足了瘾，开饭吃饭。老爷一肚皮闷气无处发泄，只好拿着二爷来出气，自从进门之后骂人起，一直骂到吃过饭还未住口。

查三蛋见他骂的不耐烦，于是问他：“许人家的二万头怎么样？”唐二乱子道：“有什么怎么样！不过是我晦气，注着破财就是了！”一面说，一面叫朋友拿折子再到钱庄里打二万银子的票子给查三蛋。临走的时候，却朝着查三蛋深深一揖，道：“老哥，这遭你可照应照应愚妹丈罢！愚妹丈钱虽化得起，也不是偷来的！出的也不算少了！我也不敢想甚么好处，只图个‘财去身安乐’罢！老哥，千万费心！”查三蛋听他的话内中含着有刺，毕竟自己心虚，不禁面上一红一白，想要回敬两句，也就无辞可说了。挣扎了半天，才说得一句道：“我们至亲，我若是

拿你弄着玩，还成个人吗。单是他们不答应，也是叫我没有法子！”唐二乱子并不理他。查三蛋同了那个朋友去划银子不题。

约摸过了五个钟头的时候，其时已将天黑，唐二乱子见他没有回报，不免心中又生疑虑，便想派人去找他。正谈论间，只见他从外头兴兴头头的进来，连称“恭喜……”。唐二乱子一听“恭喜”二字，不禁前嫌尽释，忙问：“银子可曾交代？进的贡怎么样了？”查三蛋道：“银子自然交代。贡都进上去了。听说上头佛爷很欢喜，总管又帮着替你说说话，已有旨意下来，赏你个四品衔。”唐二乱子道：“甚么四品衔！我自己现现成成的二品顶戴，进了这些东西，至少也赏我个头品顶戴，怎么还是四品衔？难道叫我缩回去戴蓝顶子不成？”查三蛋道：“只个不晓得。但是，恩出自上，大小你总得感激。就是你说的有现成的红顶子，这个不相干。——那是捐来的，就是特旨赏的，到底两样。”唐二乱子道：“道台本是四品，也不在乎又赏这个四品衔！”查三蛋道：“这个何足为奇！怎么有人赏个三品衔，派署巡抚？难道巡抚不比三品衔大些？”终究唐二乱子秉性忠厚，被查三蛋引经据典一驳，便已无话可说；并不晓得凡赏三品衔署理巡抚的都由废员起用一层。他仕路阅历尚浅，这都不必怪他。

且说他自从奉到赏加四品衔的信息，心上一直不高兴。无奈查三蛋只是在傍架弄着，说：“无论大小，总是上头的恩典。到底上起任来，官衔牌多一付。你虽不在乎此，人爱却求之不得。无论如何，明天谢恩总要去，倘若不去，便是看不起皇上。皇上家的事情，一翻脸你就吃不了。还是依着他办的好。”唐二乱子无奈，只得一一遵行。

到了第二日谢恩下来，无精打彩的，也没有拜客，一直回

到寓处，心想：“我化了不差十五万银子，只弄到这们一点点好处，真正划算不来！”一个人正低着头乱想，忽见管家拿进一张名片来，说是“有客拜会”。唐二乱子举头看时，只见片子上写着“师林”两个大字，便知又是旗人了。楞了一回，回称：“我不认得这人。他是谁？来拜我做甚么？”管家道：“小的也问过他们爷们。他们爷们说：他老爷是内务府堂郎中^①的兄弟。晓得上回文明文老爷拿了老爷一万银子，事情没有办妥。如今这一万银子的事情，连堂官都晓得了，交派他老爷的哥哥查办这事。他老爷的哥哥为着事情忙，所以特地派他四老爷来的，因为自己亲兄弟，各式事情靠得住点。”唐二乱子此时正因一注注的银子化的冤枉，心上肉痛，一听这话，心想：“这桩事怎么会被内务府堂官晓得？如果内务府堂官用了我的钱，少不得总有好处到我，倘若没有用，这个钱果然被姓文的吃起，也总有个水落石出，不如请他进来问问再讲。”主意打定，便吩咐一声“请”。

此时六月天气，正是免褂^②时候。师四老爷下得车来，身上穿了一件米色的亮纱开气袍，竹青衬衫，头上围帽，脚下千层板的靴子，腰里羊脂玉螭虎龙的扣带，四面挂着粘片搭连袋、眼镜套、扇套、表帕、槟榔荷包，大襟里拽着小朝烟袋，还有什么汉玉件头，叮铃当啷，前前后后都已挂满。进门的时候，手里还摇着团扇，鼻子上架着大圆墨晶眼镜。走到会客厅坐下。

① 堂郎中：内务府总管属下的官员。

② 免褂：即免穿外褂。按礼节会客时于长袍之外须穿外褂，但在三伏天时可以有“免褂”。

等了一回，主人出来。师四老爷慌忙除掉眼镜，把团扇递在管家手中，因系初见，深深一躬。唐二乱子连忙还礼。礼毕归坐，先叙寒暄。

师四老爷为人着实圆到，见了唐二乱子说了无数若干的仰慕话，又说：“兄弟常常听见家兄提起大名，每恨不能一见；今日齐巧有堂派查办的公事，家兄里头事情多，不得闲，所以派了兄弟来的。所查的事情，老哥想已晓得的了？”唐二乱子道：“恰恰晓得。多承诸位大人及令兄大人费心，兄弟实在感激得很！诸位大人及令兄大人跟前，兄弟还没有过来请安，甚是抱歉！”师四老爷道：“自家人，说那里话来！”唐二乱子道：“文某人同四哥是同衙门？”师四老爷道：“兄弟在银库上行走，文某人在外头当些零碎差使，虽同衙门，却不同在一处，不过晓得有他这么一个人罢了。现在是上头堂官晓得了这桩事情。不瞒老哥说：这些事情原是瞒上不瞒下，常常有的，就是家兄及兄弟也常常替人家经手。堂官晓得了这件事很生气，说：‘被他这一闹，岂不拿我们内务府的牌子都闹坏了吗！’马上要撤姓文的差使，还要拿他参办。后来是家兄出了一个主意，说：‘文某人这注钱到手不多几天，大约还可以归原。现在不如暂且不拿他发作，由我们下头吓吓他，骗骗他；等他把原银缴了出来，就求上头给他一个恩典。一来保全他的声名，二来拿银子还了原主，亦可见得我们内务府的牌子到底不错。’堂官听了家兄的话，甚以为然，答应照办。谁知家兄事情虽则拉在身上，无奈一天到晚公事忙不了，那里还有工夫管这些闲帐。一搁搁了三天，难为上头堂官倒惦记着这事，今天又问了下来，所以家兄特地派兄弟过来先问问详细情形，好斟酌一个办法。”唐二乱

子道：“多蒙费心！”说着，便把姓文的事情细述一遍。又道：“兄弟并不是舍不得这一万银子，为的是情理上说不过去。”师四老爷道：“是哟，等到回去告诉了家兄，再过来禀复。”

于是二人又谈了些别的闲话。唐二乱子着实拿师四老爷恭维；又道：“现在朝廷广开言路，昨儿新下上论，内务府人员可以保送御史，将业贵府衙门又多一条出路。”师四老爷皱着眉头，说道：“好什么！外头面子上好看，里头内骨子吃亏。粤海、淮安，江宁织造一齐裁掉，你算算，一年要少进几个钱？做了都老爷，难道就不喝西风？就是再添一千个都老爷，也抵不上两个监督、一个织造的好；这叫做‘明升暗降’。”

唐二乱子又问他住处。师四老爷道：“家兄及兄弟都是一天到晚不回家的时候多。有什么事情，兄弟过来，千万不敢劳驾。”说完，起身告辞。临时上车，又再三作揖打恭，叫唐二乱子不要回拜。唐二乱子只得答应着。等到师四老爷去后，唐二乱子一人想道：“凭空丢掉一万银子，一点声音也没有听见，真正恨人！却不料这事竟被内务府堂官晓得，看起来这银子倒还有回来的指望。银子小事，堵堵查三蛋的嘴也好。”想罢，怡然自得。因为师四老爷再三叮嘱不要回拜，只好遵命，意思想过天邀他吃饭，以补此情。

谁知到了次日一大早，师四老爷改穿了便衣过来，说：“昨日兄弟回去之后，就把详细情形告诉家兄。家兄当时就把姓文的找了来。你晓得这姓文的是谁？”唐二乱子道：“不晓得。”师四老爷道：“他就是福中堂的嫡亲侄少爷。他叔叔现在阔了，未曾入阁，就奉旨抬进了厢白旗。因为他侄儿没出息，不干正经，所以一点不肯照应他，由他一个人去混。他还常常打着他叔叔

的旗号，在外头招摇撞骗，弄人家的钱。被福中堂晓得了，打过好几顿，锁在一间空屋里，此番不晓得几时放出来的。我们堂官总看他叔叔分上，常派他个小差使，等他混两个钱使；大一点事情又不敢派他，怕他要闹乱子。如今好，索性又把堂官的旗号打出来了。家兄一想，这件事倘要认真办起来，与受同科，不但姓文的担不起，就是老哥亦落不是的。再说句老实话，福中堂的面上也不好看。平时他老人家虽然恨他侄儿，等到有起事情来，‘折了膀子往里湾’，总是帮自己人的。就是老兄也不犯着因此得罪福中堂。所以家兄一听是他，越发要替两面把这事圆全下来。当时找着他之后，衙门里不便说话，家兄请他上馆子，吃到了一半，才把这事先吐一点风给他。他起初还想赖，后来被家兄点了两句眼，他无话说了，然后自己招认的，自认是一时糊涂，央告家兄替他想法子。家兄看他软了下来，索性吓他一吓，便同他说道：‘你老哥这件事也太荒唐了！原主儿已在都察院拿你告下了，不久就有文书来提你归案的。堂官今儿早上得了这个信，气的了不得，已回过你们老中堂。将来都察院文书来的时候，因为要顾本衙门的声名，不能不拿你公事公办。’谁知这一吓，才把个小哥吓毛了。这小哥儿不管有人没人，在馆子里朝着家兄就跪下了，求着替他想法子。家兄一见大惊，说：‘这是什么地方！有话请起来说，被人家瞧着算那一回事呢！’家兄叫他起，他不肯起，后来好容易被家兄拉了起来。家兄就问他：‘你这个钱可曾动过没有？’那姓文的回称：‘刚正骗到之后，一直没有敢出手。这两天听听外头风声定些，到昨日才动了九百几十银子。’家兄道：‘好好好。现在你把那未动的九千零几十两银子拿了来。堂官跟前，我替你想法子

去，保你无事。’姓文的说：‘总要能够按住姓唐的不告才好。’家兄就说：‘唐观察那里，有我们兄弟俩替你求情，这点面子还有。’”

唐二乱子此时听得一万银子尚有九千多好收回，早已心满意足，便连连的说道：“不要说是还能够收九千多，就是再少些，只要贤昆仲一句话，兄弟无不遵命。……况且贤昆仲替兄弟出了一把力，难道兄弟就不该应拿出两吊银子来道乏吗。”师四老爷道：“咱们自己人，还说甚么道乏！你快别说了，叫人不好意思的。”唐二乱子道：“四哥虽如此说，兄弟总得尽心的。”

师四老爷道：“兄弟的话还没有完。家兄见他肯把九千多银子交出来，便不肯放松一步。当时拿话拢住他，等到吃完了饭，同他同车到他家里，叫他把银子一五一十统通交代了家兄，点过数目不错，然后家兄又到衙门里找到兄弟，叫兄弟先过来送个信。并且叫兄弟代达，说姓文的拿了老哥这边一万银子，已经被敝衙门的两位堂官统通知道。后来是家兄出主意，叫姓文的吐出来，求上头保全他的功名。现在上头已答应。姓文的银子，家兄亦业已到手。却不料已经被他用掉了九百多两，归不得原，上头堂官跟前就不好交代。倘若为着这九百多两银子弄得姓文的坏官：一来他们令叔面子上不好看；二来家兄骗他这个九千多银子出来，原答应他保他无事，现在也不可失信于他。但是银子只有九千零几十两，堂官不好拿来交还吾兄。愚兄弟有钱的时候呢，这几百银子就替姓文的垫了出来，等他光光脸；只要预先同老哥说一声，将来老哥银子到手之后，把那九百多两仍旧算还就是了，连利钱都不要的。大家都

是为朋友，有什么说不明白。无奈愚兄弟应酬大，钱来不够用，都弄得前缺后空。一个堂郎中，一个银库，连着九百多银子都垫不出，说出来人家亦不相信。要不是老哥跟前，彼此知己，兄弟也不好实说。”唐二乱子道：“笑话！贤昆仲如此出力，已经当不起，怎么好再叫贤昆仲帖钱。少掉九百多银子，兄弟情愿自己吃亏，既不要贤昆仲代认，也决计不要文某人吐出来，一则顾全福中堂面子，二则我们那里不拉个朋友。拜求四哥代为禀复贵衙门的几位大人，这九百多两银子就说我姓唐的情愿不要了，务求诸位大人不必追究此事。”

师四老爷连忙分辩道：“你老哥不在乎这九百多银子，我们有什么不晓得。不过姓文的总得把一万银子归原，由他完完全全交到堂官手里，再由堂官完完全全交给老哥，然后大家都有面子，倘若少了一分一厘，姓文的就不能交代上头，上头也不能交还老哥。这是老哥不说甚么，勉强收了，终究于敝衙门声名有碍。现在用了这九百多银子，上头堂官还不晓得是姓文的拉住家兄替他想法子。所以家兄叫小弟过来代达：不看别的，总看他令叔福中堂分上，由老哥这边借给他九百多银子，等他把一万之数凑足，交代上头。好在此款终究是归老哥的。将来老哥一同收了回来，彼此不响起。如此办法，不但成全了姓文的功名，且顾全了他叔叔福中堂的面子，三则敝衙门也保全声名不少。我们敝衙门人没有一个不感激老哥。至于老哥说甚么道乏，我们敝衙门上下已承老哥保全不少，还敢想什么好处；就是老哥另有赏赐，家兄及小弟亦决计不敢再领的。”

唐二乱子听了他话，心上盘算了一回，自言自语道：“面子上叫我拿九百银子去换九千银子回来，而且连那九百也还我，

不过他们借去用一用，此事原无不可。但是我同姓师的才第二回见面，一来人心测摸不定，二来他哥是堂郎中，他自己又管着银库，如此发财的官，连九百多银子都无处拉拢，这个话谁能相信。我已一误再误，目下不能不格外小心。我与其脱空九百多银子，我情愿失撇二千银子；姓文的用掉九百多，总算一千，我不要他还我；九千当中，我情愿再送他昆仲一千道乏。况且这种事情何必定要烦动堂官，莫妙于大家私下了结。”主意打定，便委宛曲折告诉了师四老爷。师四老爷也晓得他九百多银子不肯脱空，然而面子上掉不过来，便道：“这也怪不得老哥。兄弟同老哥新交，姓文的九千银子没有拿回来，反叫老哥先拿出九百多两，无论谁不能相信。”唐二乱子亦忙分辩道：“并不是不相信四哥，为的是大家简便办法，省得堂官知道。”师四老爷道：“这事原是堂上派下来的，怎能够不禀复。这事亦是兄弟荒唐，不该应来同老哥商量，先叫老哥垫银子。现在不说别的，姓文的用掉的九百多不要他还，兄弟回去同家兄商议，无论如何为难，总替他想个法儿凑齐这一万整数，等他在堂官面前交代过排场。堂官眼前既然老哥不愿出面，兄弟同家兄说，将来仍由兄弟把这一万银子的银票送过来。兄弟也不同老哥客气，老哥就预备一张一千银子的银票还了兄弟就是了。虽弟虽沾光几十银子，拿回去到堂官跟前替老哥赏赏人也不能少的。至于道乏，万万不敢。”

唐二乱子见他说得如此，有何不放心之理，立刻满口应承。师四老爷又问：“老哥给姓文的一万银子是谁家的票子？”唐二乱子道：“是恒利家的票子。”师四老爷道：“如此甚好。我们来往的亦是恒利。明天仍到恒利打张一万银子的票子来就

是了。”说罢自去。唐二乱子果然也到恒利划了一张一千银子的票子，预备第二天换给师四老爷；另写了一千，说是人家出了这们一把力，总得道乏的。谁知到了次日，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唐二乱子心上急的发躁，想：“他说得如此老靠，断无不来之理，莫非出了岔子，又有什么变卦？”左思右想，反弄得坐立不定。

好容易等到天黑，师四老爷来了。唐二乱子喜得什么似的，迎了进来，让茶让烟。师四老爷说：“本来早好来了，无奈堂官定要见老哥一面，反怪老哥许多不是，都是家兄替你抗下来的。现在也不要你去见了。银子也拿来，这话也不用提了。为了这件事，兄弟今儿一天没有吃饭。”唐二乱子忙说：“我们同去吃馆子。”师四老爷道：“兄弟还有公事，要紧把东西交代了回去，改日再奉扰罢。”唐二乱子一再挽留，见他不肯，只得罢休。于是师四老爷方在靴页子里掏出一大搭的银票，从几万至几千，一共约有十几张，翻来复去，才检出一张一万银子的票子。刚要递到唐二乱子手里，又说：“昨儿说明白要恒利的票子，这张不是。”于是又收了回去，又在票子当中检了半天，检出一张恒利的一万票子，交代唐二乱子看过无误。

唐二乱子见他有许多银票，心想：“到底内务府的官儿有钱。他昨天还推头没有钱垫，这话哄谁呢。”师四老爷也觉着，连忙自己遮盖道：“这都是上头发下来给工匠的。兄弟若有这些钱，也早发财了，不在这里做官了。”说话之间，唐二乱子也把自己写好的两张一千头的银票拿出来交代师四老爷。师四老爷一看是两张，忙问：“这一千做什么用？”唐二乱子道：“令兄大人及四哥公事忙，兄弟连一标酒都没有奉请，这个折个干

罢。”师四老爷把眉头一皱，道：“说明白不要，你老哥一定要费事，叫兄弟怎么好意思呢。”唐二乱子道：“这算得什么！以后叨教之处多着哩。”师四老爷道：“既然老哥说到这里，兄弟亦不敢自外，兄弟这里谢赏了。”说着，一个安请了下去。请安起来，把银票收在靴页子里，说有要紧公事，匆匆告辞出门而去。临走的时候，唐二乱子又顶住问他的住处，预备过天来拜。师四老爷随嘴说了一个。

自此唐二乱子得意非凡。过天查三蛋来了，唐二乱子又把这话说给他听，面孔上很露出一副得意扬扬之色。查三蛋只是冷笑笑，心上却也诧异，说道：“像他这样的昏蛋，居然也会碰着好人，真正奇怪！”谁知过了一天出门拜客，赶到师四老爷所说的地方，问来问去，那里有姓师的住宅。唐二乱子骂车夫无用。等到回来，又差人到内务府去打听堂郎中及银库上，那里有什么姓师的。唐二乱子这才吓坏了。连忙再取出那张一万头票子，差个朋友到恒利家去照票。柜上人接票在手，仔细端详了一回，又进去对了一回票根，走出来问：“你这票子是那里来的？”去人说：“是人家还来。怎样？”柜上人冷笑一声道：“这时那里来的假票子！幸亏彼此是熟人，不然，可就要得罪了。如今相烦回去拜上令东，请查查这张票子是那里来的，胆敢冒充小号的票子！查明白了，小号是要办人的！”去人一听这话，吓得面孔失色，连忙回来通知了东家。唐二乱子也急得跺脚，大骂姓师的不是东西，立刻叫人去报了坊官，叫坊官替他办人。自此以后，唐二乱子就躲在家里生气，一连十几天没有出门。查三蛋也晓得了，不过背后拿他说笑了几句，却没有当面说破。

又过了些时，到了引见日期，唐二乱子随班引见。本来指省湖北，奉旨照例发往。齐巧碰着这两日朝廷有事，没有拿他召见。白白赔了十五万银子进贡，不过赏了一个四品衔，余外一点好处没有。这也只好怪自己运气不好，注定破财，须怨不得别人。

闲话少叙。且说唐二乱子领凭到省，在路火车轮船非止一日。路过上海，故地重临，少不得有许多旧好新欢，又着实捣乱了十几天，方才搭了长江轮船前往湖北。

单说此时做湖广总督的乃是一位旗人，名字叫做湍多欢。这人内宠极多，原有十个姨太太，湖北有名的叫做“制台衙门十美图”。上年有个属员，因想他一个什么差使，又特地在上海买了两个绝色女子送他。湍制台一见大喜，立刻赏收，从此便成了十二位姨太太。湖北人又改称他为“十二金钗”，不说“十美图”了。

湍制台未曾添收这两位姨太太的时候，他十位姨太太当中，只有九姨太最得宠。这九姨太是天津侯家后窑子里出身，生得瘦刮刮长拢面孔，两个水汪汪的眼睛，模样儿倒还长得不错，只是脾气太刁钻了些。天生一张嘴，说出话来甜蜜蜜的，真叫人又喜又爱，听着真正入耳；若是他与这人不对，骂起人来，却是再要尖毒也没有。他巴结只巴结一个老爷，常常在老爷跟着狐狸似的批评这个姨太太不好，那个姨太太不好。起先湍制台总还听他的话，拿那些姨太太打骂出气。然而湍制台虽然糊涂，总有一天明白，而且天天听他絮聒，也觉得讨厌。

有天这九姨太又说大姨太怎么不好，怎么不好。湍制台听得不耐烦，冷笑了一笑，随口说了一句道：“我光听见你说人家

不好，到底你比别人是怎样个好法？我总不能把别人一齐赶掉，单留你一个。况且这大姨太是从前伺候过老太爷、老太太的。就是去世的太太也很欢喜他。我看死人面上，他就是有不好，也要担待他三分。你既然多嫌他，你住后进，他住前院，你不去见他就是了。”九姨太因为湍制台一向是同他迁就惯的，忽然今儿帮了别人，这一气非同小可！不等湍制台说完，早把眉毛一竖，眼睛一瞪，拿出十指尖尖的手朝着自己的粉嫩香腮，毕毕拍拍一连打了十几下子，一头打，一头自己骂自己道：“我知道我这话就说错了！我是什么东西，好比得上人家！人家是伺候过老太爷、老太太的！有功之臣，自然老爷要另眼看待！既然要拿他抬上天去，横竖太太死了，为什么不拿他就扶了正？我们一齐死了让他！”

湍制台是吃鸦片的，每位姨太太屋里都有烟家伙。九姨太顺手在烟盘里捞起一盒子鸦片往嘴里一送，趁势把身子一歪，就在地下困倒了；困在地下又趁势打了几个滚，两只手在地下乱抓，两只脚却蹬在地板上，绷冬绷冬的响；头上的头发也散了，一头悲翠簪子也蹬成好几段了；嘴里还是哭骂不止。湍制台看了这个样子，又气又恨又发急：气的是九姨太有己无人，恨的是九姨太以死讹诈；急的是九姨太吞了鸦片烟，倘若不救，就要七窍流血死的。事到此间，只得勉强捺定性子，请医生弄了药来，拿他灌救。谁知一连弄了多少药，九姨太只是咬定牙关，不肯往嘴里送。湍制台急得没法，于是又自己赔小心，拿话骗他说：“把大姨太立刻送回北京老家里去，不准他在任上。”以为如此，九姨太总可以不寻死了。岂知仍然还自个不开口。自从头天晚上闹起，一直闹到第二天下午四点钟，看看一

周时不差只有三个时辰，过了这三个时辰，便不能救，只好静等下棺材了。

湍制台被他闹的早已精疲力倦。一回想到九姨太脾气不好，不免恨骂两声；一回又想到他俩恩情，不免又私自一人落泪。此时房间里有许多老妈子、丫头围住九姨太等死，他一个人却躺在对过房间床上伤心。正在前思后想，一筹莫展的时候，忽见九姨太的一个帖身大丫头进房有事。这丫头年纪二九，很有几分姿色，女孩儿家到了这等年纪，自然也有了心事。碰着这位湍制台又是个色中饿鬼，无人的时候，见了这丫头常常有些手脚不稳。这丫头晓得老爷爱上了他，也不免动了知己之感，但是惧怕九姨太的利害，不敢如何。口虽不言，偶然眼睛一眇，就传出无限深情，湍制台是何等样人，岂有不领略之理。

且说此时湍制台见他一人进得房来，顿时把痛恨九姨太的心思全移在他一人身上，便招手将他叫近身边，借探问九姨太为名，好同他勾搭。当时说过几句话，湍制台忽然拿嘴朝着对过房间努了两努，说道：“阿弥陀佛！他这个居然也有死的日子！等他一死，我就拿你补他的缺。你愿意不愿意？”说着，就伸手要拉这丫头的手。丫头见是如此，恐防人来看见，连忙拿手一缩，道：“你等着罢！你当他眼前会死？你再等一百年，他亦不会死的！只怕这种烟吃了下去，他的精神格外好些！”湍制台诧异道：“据你说起来，难道他吃的不是鸦片烟？然而明明白白，我见他在烟盘子里拿的。你不要胡说，不是鸦片是甚么？”大丫头道：“我告诉你，你可不许告诉别人。”湍制台一听这话，一骨碌从床上爬起，也不下床，就跪在床沿上发咒道：“你同我说的话，我若是同别人说了，叫我不得好死！”大丫头道：“为了

这一点点的事，也不犯着发这大的咒。”湍制台也未听清，但是一味胡缠，拉着袖子催他快说。

大丫头道：“不是三个月头里九姨太闹着有喜，说肚子大了起来，老爷喜的甚么似的，弄了多少药给他吃，还有一罐子的益母膏，叫他天天拿开水冲着吃的？谁知过了两个月，九姨太肚子也瘪了，又说并不是喜，药也不吃了，就把剩下来的半罐子益母膏丢在抽屉里，一直也没有人问信。齐巧前天收拾抽屉，把他拿了出来，不料被九姨太瞧见，夺了过去。昨儿九姨太同大姨太斗了嘴回来，就把个大姨太恨得什么似的，口说：‘一定要老爷打发了大姨太；倘若老爷不肯，我就同他拚命！’后来又说：‘我的命没这们不值钱！我死了，倒等他享福不成！’一面说，一面就找了个小烟盒子，挑了些益母膏在里头，原是预备同老爷拚命的。九姨太挑这些益母膏的时候，只有我在跟前。他还嘱咐我不准说。所以你老爷发急只是空发急。老实对你说，九姨太是不会死的。”湍制台听了，方才恍然大悟，说：“这贱人如此可恶！原来是装死，讹诈我的！”还要同大丫头说什么，大丫头已经挣脱身子，说声“有事”，去了。湍制台只得眼巴巴望他出去，又生了一回闷气。晓得九姨太是装死，索性不去理他，一个人到外面去了。

这里九姨太见湍制台不来理他，只道老爷见他不肯吃药，无法施救，索性死心塌地避了出去。弄得事情不能收篷，自己懊悔不迭，却不料大丫头有背后一番言语。想来想去，今日之事总无下场。等了半天，老爷仍无音信。看看一周时已到，到时不死，反被人拿住破绽。于是踌躇了半天，只得自己装作恶心，干吊了半天，哇的一口，吐出些白沫，旁边看守他的人都

说：“好了！九姨太把烟吐了出来就不妨事了。”当时老妈三五个，一个捶背，一个揉胸，又有一个拿饭汤，又有一个倒开水，闹得七手八脚，烟雾腾天。又听得九姨太哇的一声，把方才吃的饭汤也吐了出来。自己反说道：“我吞了生烟，等我自己死，岂不很好！何必一定要救我回来，做人家的眼中钉，肉中刺！”说着，又呜呜咽咽哭起来了。大众见九姨太回醒转来，立刻着人报信给老爷。老妈子又拿了一把笤帚把他吐的东西扫了出去。谁知吐的全是水，一些烟气都没有。

却说湍制台到前面签押房里坐了一回，不觉神思困倦，歪在床上，朦胧睡去。正在又浓又甜的时候，不提防那个不解事的老婆子，因九姨太回醒过来，前来报信，倏起把湍制台惊醒，恨的湍制台把老婆子骂了两句，又说什么：“我早晓得他不会死的，要你们大惊小怪！”老婆子讨了没趣，只得趑趄着退到后面。

九姨太便从这日起，借病为名，一连十几天不出房门。湍制台亦发脾气，一连十几天止辇，没有见客，却也不到上房。毕竟九姨太自己诈死，贼人心虚，这几天内反比前头安稳了许多。不在话下。单说湍制台自从听了大丫头的話，从此便不把九姨太放在心上，却一心想哄骗这大丫头上手。无奈大丫头惧怕九姨太，不敢造次。湍制台亦恐怕因此家庭之间越发搅得不安，于是亦只得罢手。但是自从九姨太失宠之后，眼前的几位姨太太都不在他心上，不免终日无精打采，闷闷不乐。

合当他色运亨通，这几天止衙门不见客，他为一省之主，一举一动，做属员的都刻刻留心，便有一位候补知县，姓过名翹，打听得制台所以止辇之故，原来为此。这人本是有家，到省

虽不多年，却是善于钻营，为此中第一能手。他既得此消息，并不通知别人，亦不合人商量。从汉口到上海只有三天多路，一水可通。他便请了一个月的假，带了一万多银子，面子上说到上海消遣，其实是暗中物色人材。一耍耍了二十来天，并无所遇。看看限期将满，遂打电报叫湖北公馆替他又续了二十天的假。四处托人，才化了八百洋钱从苏州买到一个女人带回上海。过老爷意思说：“孝敬上司，至少一对起码。”然而上海堂子里看来看去都不中意。后首有人荐了一局，跟局的是个大姐，名字叫迷齐眼小脚阿毛，面孔虽然生得肥胖，却是眉眼传情，异常流动。过老爷一见大喜，着实在他家报效，同这迷齐眼小脚阿毛订了相知。有天阿毛到过老爷栈房里玩耍，看见了苏州买的女人，阿毛还当是过老爷的家眷。后首说来说去，才说明是替湖北制台讨的姨太太。这话传到阿毛娘的耳朵里，着实羡慕，说：“别人家勿晓得阿是前世修来路！”过老爷道：“只要你愿意，我就把你们毛官讨了去，也送给制台做姨太太，可好？”阿毛的娘还未开口，过老爷已被阿毛一把拉住辫子，狠狠的打了两下嘴巴，说道：“倪是要搭耐轧姘头格，倪勿做啥制台格小老妈！”又过了两天，倒是阿毛的娘做媒，把他外甥女，也是做大姐，名字叫阿土的说给了过老爷。过老爷看过，甚是对眼。阿毛的娘说道：“倪外甥男鱼才好格，不过脚大点。”过老爷也打着强苏白说道：“不要紧格。制台是旗人，大脚是看惯格。”就问要多少钱。阿毛的娘说：“俚有男人格，现在搭俚男人了断，连一应使费才勒海，一共要耐一千二百块洋钱。”过老爷一口应允。将日人钱两交。又过了几天。过老爷见事办妥，所费不多，甚是欢喜。又化了几千银子制办衣饰，把他二人打扮得焕然一

新，又买了些别的礼物。诸事停当，方写了江裕轮船的官舱，径回湖北。

恰巧领凭到省的湖北候补道唐二乱子刚在上海玩够了，也包了这只船的大餐间一同到省。这唐二乱子的管家同过老爷的管家都是山东同乡，彼此谈起各人主人的官阶事业。唐二乱子的管家回来告诉了主人，竟说过大老爷替湖北制台接家眷来的。唐二乱子初入仕途，惟恐礼节不周，也不问青红皂白，立刻叫管家拿了手本，到官舱里替宪太太请安，又说：“如果宪太太在官舱里住的不舒服，情愿把大餐间奉让。”过大老爷一看手本，细问自己的管家，才晓得大餐间住的是原来湖北本省的上司，也只得拿了手本过来禀见。彼此会面，唐二乱子估量他一定同制台非亲即故，见面之后，异常客气。又问：“宪太太几时到的上海？”过老爷正想靠此虚火，便不同唐二乱子说真话，但说得一声“同来的不是制台大太太，乃是两位姨太太”。唐二乱子道：“大太太、姨太太，都是一样的，不妨就请过来住。兄弟是吃烟人，到官舱里倒反便当些。”后来过老爷执定不肯，方始罢休。

唐二乱子因过老爷能够替制台接家眷，这个分儿一定不小，所以拿他十分看重。过老爷也因为他是本省道台，将来总有仰仗之处，所以也竭力的还他下属礼制。在路非止一日。一日到了汉口，摆过了江，唐二乱子自去寻觅公馆不题。

且说过老爷带了两个女人先回到自己家中，把他太太住的正屋腾了出来让两位候补姨太太居住。制台跟前文巡捕，有个是他拜把子的，靠他做了内线，又重重的送了一分上海礼物，托他趁空把这话回了制台。这两月湍制台正因身旁没有一

个随心的人，心上颇不高兴；一听这话，岂有不乐之理，忙说：“多少身价？由我这里还他。”巡捕回道：“这是过令竭诚报效的，非但身价不敢领，就是衣服首饰，统通由过令制办齐全，送了进来。”湍制台听了，皱着眉头道：“他化的钱不少罢？”巡捕道：“两三万银子过令还报效得起。他在大帅手下当差，大帅要栽培他，那里不栽培他。他就再报效些，算得甚么。只要大帅肯赏收，他就快活死了！就请大帅吩咐个吉日好接进来。”湍制台道：“看什么日子！今儿晚上抬进来就是了。”从前湍制台娶第十位姨太太的时候，九姨太正在红头上，寻死觅活，着实闹了一大阵，有半年多没有平复。这回的事情原是他自己不好，湍制台因此也就公然无忌，倏地一添就添了两位。九姨太竟其无可如何，有气瘪在肚里，只好骂自己用的丫头、老妈出气。湍制台亦不理他。

过老爷孝敬的这两位姨太太：苏州买的一位，年纪大些，人亦忠厚些，就排行做第十一，阿土排行第十二。阿土年纪小虽小，心眼极多。进得衙门，不得半月，一来是他自己留心，二来也是湍制台枕上的教导，居然一应卖差卖缺，弄银子的机关，就明白了一大半。此时他初到，人家还不拿他放在眼里。除了过老爷之外，他亦并无第二个恩人，因此便一心只想报答这过老爷的好处。此时湍制台感激过老爷送妾之情，已经委他办理文案，又兼了别处两个差使，暂时敷衍，随后出有优差美缺，再行调剂。过老爷倒也安之若素。却不料这第十二姨太太，每到无事的时候，便在这些姊妹当中套问人家：“我们做姨太太的，一年到头到底有多少进项？”就有人告诉他，从前只有九姨太有些，脱天漏网的事做的顶多，银子少了不要，至少五百起

码,以及几千几万不等。他因此便有心笼络九姨太,好学九姨太的本事。九姨太此时是失宠之人,见了这两位新的,自然生气。等到阿土前来敷衍他,却又把他喜的了不得。毕竟性子爽直,一个不留心,又把自己的生平所作所为,统通告诉了阿土。阿土大喜,趁空就在湍制台面前试演起来。头一个是替过老爷要缺,而且要一个上等好缺。湍制台情面难却,第二天就把话传给了藩台,不到三天,牌已挂出去了。

过老爷自从进来当文案,合衙门上下,不到半个月,统通被他溜熟,又结交了制台一个贴身小二爷做内线,常常到十二姨太跟前通个信。此番得缺,就托小二爷暗地送了十二姨太五千银子的妆敬,小二爷经手在外,言明只要有缺,每年加送若干银子。这便是十二姨太开门第一桩卖买。十二姨太见这宗卖买做得得意,等到过老爷上任去后,又把衙门里的委员以及门政大爷勾通了好几位,只要图得湍制台心上欢喜,言听计从,他们便好从中行事。

此时唐二乱子到省已将一月,照例的文章都已做过。但他是初到省的人员,两眼墨黑,他不认得上司,上司也不认得他。彼此虽然见过一面,不过旅进旅退,上司亦未必就有他在心上。所以凡是初到省的人,要得到一个差使,若非另有脚路,竟比登天还难!还亏他胸无主宰,最爱结交。自从路上认得了过老爷,到省之后,他俩便时常来往。但吃亏头一个月过老爷自己的事情还没有着落,如何能够替人家说话,好容易熬到十二姨太把过老爷事情弄好,但又是要出赴外任,不能常在省城。等到禀辞的前两天,唐二乱子在寓处备了酒席替他饯行。话到投机,过老爷就把湍制台贴身小二爷这条门路说给了唐二乱

子,自己又替他从中凑合。自此,唐二乱子有些内线,只要不惜银钱,差使自然唾手可得。况兼这十二姨太精明强干,不上两月,便把全套本领统通学会,无钱不要,无事不为,真要算得一女中豪杰了。要知所为之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缴宪帖老父托人情 补札稿宠姬打官话

话说湖北湍制台从前曾做过云南臬司，彼时做云南藩司的乃是一个汉人，姓刘，名进吉。他二人气味相投，又为同在一省做官，于是两人就换了帖，拜了把兄弟。后来湍制台官运亨通，从云南臬司任上就升了贵州藩司，又调任江宁藩司，升江苏巡抚；不上两年，又升湖广总督，真正是一帆风顺，再要升得快亦没有了。刘进吉到底吃了汉人的亏，一任云南藩司就做了十一年半，一直没有调动。到了第十二年的下半年，才把他调了湖南藩司，正受湖广总督管辖。官场的规矩：从前把兄弟一朝做了堂属，是要缴帖的。刘藩司陛见进京，路过武昌，就把从前湍制台同他换的那副帖子找了出来，拿了红封套套好，等到上衙门的时候，交代了巡捕官，说是缴还宪帖。巡捕官拿了进去。湍制台先看手本，晓得是他到了，连忙叫“请”。巡捕官又把缴帖的话回明。湍制台偏要拉交情，便道：“我同刘大人交非泛泛。你去同他说，若论皇上家的公事，我亦不能不公办；至于这帖子，他一定要还我，我却不敢当。总而言之：我们私底下见面，总还是把兄弟。”巡捕官遵谕，传话出来。刘藩司无奈，只得受了宪帖，跟着手本上去。见面之后，无非先行他的官礼。湍制台异常亲热。刘藩台年纪大，湍制台年纪小，所以湍制台竟

其口口声声称刘藩台为大哥，自己称小弟。

刘藩台一直当他是真念交情，便把缴帖的话亦不再提了。在武昌住了五日，湍制台又请他吃过饭。接着稟辞过江，坐了轮船径到上海，又换船到天津，然后搭了火车进京。藩、臬大员照例是要宫门请安的；召见下来，又赴各位军机大臣处稟安。一连在京城应酬了半个月。他乃是一个古板人，从不晓得什么叫做走门路，所以上头仍旧叫他回任。等到请训后，仍由原道出京。二次路过武昌，湍制台同他还是很要好，留住了几天，方才赴长沙上任。

无奈刘藩台是个上了年纪的人，素来身体生得又高又胖。到任不及三月，有天万寿^①，跟了抚台拜牌^②，磕头起来，一个不留心，人家踏住了他的衣角，害得他跌了一个筋斗。谁知这一跌，竟其跌得中了风了，当时就嘴眼歪斜，口吐白沫。抚台一见大惊，立刻就叫人把他抱在轿子里头，送回藩台衙门。他有个大少爷，是捐的湖北候补道，此时正进京引见，不在跟着。衙门里只有两个姨太太，几个小少爷，一个大少奶奶，两个孙女儿。一见他老人家中了风，合衙门上下都惊慌了，立刻打电报给大少爷。大少爷得到电报，幸亏其时引见已完，立刻起身出京，到了武昌也没有稟到就赶回长沙老人家任上来了。此时他父亲刘藩台接连换了七八个医生，前后吃过二十几剂药，居然神志渐清，不过身子虚弱，不能用心。当时就托抚台替他请了

① 万寿：皇帝的生日。

② 拜牌：牌，万岁的龙牌、皇帝生日，外省的督、抚官员要率领众官员向龙牌行礼朝贺。

一个月的假,以便将养。谁知一月之后,还不能出来办事。他心下思量:“自己已有这们一把年纪,儿子亦经出仕,做了二三十年的官,银子亦有了。古人说得好:‘急流勇退。’我如今很可以回家享福了,何必再在外头吃辛吃苦替儿孙作马牛呢。”主意打定,便上了一个稟帖给抚台,托抚台替他告病。抚台念他是老资格,一切公事都还在行,起先还照例留过他两次,后来见他一定要告退,也只得随他了。折子上去,批了下来,是不准的。一面先由巡抚派人署理,以便他好交卸。交卸之后,又在长沙住了些时。常言道:“无官一身轻。”刘藩台此时却有此等光景。

闲话少叙。且说他大少爷号叫刘颐伯,因见老人家病体渐愈,他乃引见到省的人,是有凭限的,连忙先叩别了老太爷,径赴武昌稟到。临走的时候,刘藩台自恃同湍制台有旧,便写了一封书信交给颐伯转呈湍制台,无非是托他照应儿子的意思。自己说明暂住长沙,等到儿子得有差使,即行迎养。当时分派已定,然后颐伯起身。等到到了武昌,见过制台,呈上书信,湍制台问长问短,异常关切。官场上的人最妒忌不过的,因见制台向刘颐伯如此关切,大家齐说:“刘某人不久一定就要得差使的。”就是刘颐伯自己亦以为靠着老太爷的交情,大小总有个事情当当,不会久赋闲的。那知一等等了三个月,制台见面总是很要好,提到“差使”二字,却是没得下文。刘颐伯亦托过藩台替他吹嘘过。湍制台说:“一来谁不晓得我同他老人家是把兄弟,二来刘道年纪还轻,等他阅历阅历再派他事情,人家就不会说我闲话了。”藩台出来把话传给了刘颐伯,亦无可如何。

又过了些时，长沙来信，说老太爷在长沙住的气闷，要到武昌来走走。刘颐伯只好打发家人去接。谁知老太爷动身的头天晚上，公馆里厨子做菜，掉了个火在柴堆上，就此烧了起来。自上灯时候烧起，一直烧到第二天大天白亮，足足烧了两条街。这刘进吉一世的宦囊全被火神收去，好容易把一家大小救了出来。当火旺的时候，刘进吉一直要往火里跳，说：“我这条老命也不要了！”幸亏一个小儿子，两三个管家拿他拉牢的。这火整整烧了一夜，合城文武官员带领兵役整整救了一夜。连抚台都亲自出来看火。当下一众官员打听得前任藩台刘大人被烧，便由首县出来替他设法安置：另外替他赁所房子，暂时住下；衣服伙食都是首县备办的。到底抚台念旧，首先送他一百银子。合城的官一见抚台尚且如此，于是大家凑拢，亦送了有个七八百金。无奈刘进吉是上了岁数的人，禁不起这一吓一急，老毛病又发作了。

起火之后，曾有电报到武昌通知刘颐伯。等到刘颐伯赶到，他老人家早已病得人事不知了。后来好容易找到前头替他看的那个医生，吃了几帖药，方才慢慢的回醒转来。又将养了半个月，渐渐能够起来，便吵着要离开长沙。儿子无奈，只得又凑了盘川，率领家眷，伺候老太爷同到武昌。此时老头子还以为制台湍某人是我的把弟，如今老把兄落了难，他断无坐视之理。一到武昌，就坐了轿子，拄了拐杖，上制台衙门求见。他此时是不做官的人了，自己以为可以脱略形骸，不必再拘官礼，见面之后，满嘴“愚兄老弟”，人家听了甚是亲热，岂知制台心上大不为然。见了面虽然是你兄我弟，留茶留饭，无奈等到出了差使，总轮刘颐伯不着。

有天刘进吉急了，见了湍制台，说起儿子的差使。湍制台道：“实不相瞒，咱俩把兄弟谁不晓得。世兄到省未及一年，小点事情委了他，对你老哥不起，要说著名的优差，又恐怕旁人说话。这个苦衷，你老哥不体谅我，谁体谅我呢。老哥尽管放心，将来世兄的事情，总在小弟身上就是了。”刘进吉无奈，只好隐忍回家。

后来还是同寅当中向刘颐伯说起，方晓得湍制台的为人最是讲究礼节的。刘进吉第一次到武昌，没有缴回宪帖，心上已经一个不高兴，等到刘颐伯到省，谁知道他的号这个“颐”字，又犯了湍制台祖老太爷的名讳下一个字：因此二事，常觉耿耿于心。湍制台有天同藩台说：“刘某人的号重了我们祖老太爷一个字，兄弟见了面，甚是不好称呼。”湍制台说这句话，原是想让他改号的意思。不料这位藩台是个马马虎糊的，听过之后也就忘记，并没有同刘颐伯讲起。刘颐伯一直不晓得，所以未曾改换。湍制台还道他有心违抗，心上愈觉不高兴。

等到刘颐伯打听了出来，回来告诉了老太爷。老太爷听了，自不免又生了一回暗气。但是为儿子差使起见，又不敢不遵办。不过所有的东西早被长沙一把天火都收了去，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抢不出，那个还顾这副帖子。刘进吉见帖子找不着，心上发急。幸亏刘颐伯明白，晓得湍制台一个字不会写，这帖子一定是文案委员代笔的。”现在只需托个人把他的三代履历抄出来，照样誊上一张，只要是他的三代履历，他好说不收。”刘进吉听了儿子的话，想想没法，只好照办。却巧文案上有位陆老爷，是刘颐伯的同乡，常常到公馆里来的，刘颐伯便托了他。陆老爷道：“容易得很，制军的履历，卑职统通晓得。新近

还同荆州将军换了一副帖，也是卑职写的。大人只要把老大人同他换帖的年分记清，不要把年纪写错，那是顶要紧的。”

刘颐伯喜之不尽，立刻问过老太爷，把某年换帖的话告诉了陆老爷。陆老爷回去，自己又赔了一付大红全帖，用恭楷写好了，送了过来。刘颐伯受了，送给老太爷过目。老太爷道：“只要三代名字不错就是了，其余的字只怕他还有一半不认得哩。”刘颐伯却又自己改了一个号，叫做期伯，不叫颐伯了。

次日一早，爷子二人一同上院，老子缴还宪帖，儿子禀明改号。当由巡捕官进内回明。湍制台接到帖子，笑了一笑，也不说什么，也不叫请见。巡捕官站了一回无可说得，只得出来替制台说了一声“道乏”，父子二人怅怅而回。

因为臬台为人还明白些，并且同制台交情还好，到了次日，刘期伯便去见臬台，申明老人家缴帖，并自己改号的意思，顺便托臬台代为吹嘘。臬台满口应允。次日上院，见了湍制台，照话叙了一遍。湍制台笑着说道：“从前他少君不在我手下，他不还我这副帖子倒也罢了，如今既然在我手下当差，被人家说起，我同某人把兄弟，我照应他的儿子，这个名声可担不起！所以他这回来还帖子，我却不同他客气了。至于他们少君的号犯了我们先祖的讳，吾兄是知道的。我们在旗，顶讲究的是这回事。他同兄弟在一省做官，保不住彼此见面，总有个称呼，他如果不改，叫兄弟称他什么呢？他既然‘过而能改’，兄弟亦就‘既往不咎’了。”臬台接着说：“刘道老太爷年纪大了，一身的病，家累又重得很，自遭‘回禄’之后，家产一无所有。刘道到省亦有好几个月了，总求大帅看他老人家分上，赏他一个好点的差使，等他老太爷也好借此养老。”湍制台道：“这还用说吗，我同

他是个什么交情！你去同他讲，他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叫他放心就是了。”臬台下来回复了刘期伯。不在话下。

且说湍制台过了两天，果然传见刘期伯，见面先问：“老人家近来身体可好？”着实关切。后来提到差使一事，湍制台便同他说道：“银元局也是我们湖北数一数二的差使了，卫某人当了两年，也不晓得他是怎么弄的，现在丁忧下来，听说还亏空二万多。今儿早上托了藩台来同我说，想要后任替他弥补。老实说：我同卫某人也没有这个交情，不过看徐中堂面上，所以才委他这个差使。现在你老哥可能答应下来，替他弥补这个亏空不能？”

刘期伯一想：“这明明是问我能够替他担亏空，才把这事委我的意思。我想银元局乃是著名的优差，听说弄得好，一年可得二三十万。果然如此，这头二万银了算得什么，不如且答应了他。等到差使到手，果然有这许多进项，我也不在乎此，倘若进款有限，将来还好指望他调剂一个好点的差使。”主意打定，便回道：“蒙大帅的栽培。卫道的这点亏空，不消大帅费得心，职道自当替他设法弥补。”湍制台道：“你能替他弥补，那就好极了。”刘期伯又请安谢过。等到退出，告诉了老太爷，自然合家欢喜。

谁知过了两天，委札还未下来。刘期伯又托了臬台进去问信。湍制台道：“前天我不过问问他，能否还有这个力量筹画一二万金借给卫某人弥补亏空。他说能够，足见他光景还好，一时并不等什么差使。所以这银元局事情，兄弟已经委了胡道胡某人了。”臬台又说：“刘道自己倒不要紧，一个年纪还轻，就是阅历两年再得差使，并不为晚；二则像大帅这样的公正廉明，

做属员的人，只要自己谨慎小心，安分守己，还愁将来不得差缺吗。所以这个银元局得与不得，刘道甚为坦然。不过他老太爷年纪太大了，总盼望儿子能够得一个差使，等他老头子看着好放心。司里所以肯来替他求，就是这个意思。”湍制台一听臬台的话，颇为入耳，便道：“既然如此，厘金会办现要委人，不妨就先委了他。等有什么好点的差使出来，我再替他对付罢。”臬台出来通知刘期伯。刘期伯虽然满肚皮不愿意，也就无可如何。只等奉到札子，第二天照例上院谢委，自去到差不题。

且说湍制台所说委办银元局的胡道，你道何人？他的老底子却江西的富商。到他老人家手里，已经不及从前，然而还有几十万银子的产业，等到这胡道当了家，生意一年年的失本下来，渐渐的有点支不住。因见做官的利息尚好，便把产业一概并归别人，自己捐了个道台，来到湖北候补。候补了几年，并没得什么差使。他又是舒服惯的，来到湖北候补。平时用度极大，看看只有出，没有进，任你有多大家私，也只有日少一日。后来他自己也急了，便去同朋友们商量。就有同他知己的劝他走门路，送钱给制台用，将本就利，小往大来，那是再要灵验没有。胡道台亦深以为然。当时就托人替他走了一位折奏师爷的门路，先送制台二万两，指名要银元局总办；接差之后再送一万；以后倘若留办，每一年认送二万。另外又送这位折奏师爷八千两，以作酬劳。三面言明，只等过付。

却不料这个档口，正是上文所说的那位过老爷得缺赴任，因为使过唐二乱子的钱，便把湍制台帖身跟班小二爷的这条门路说给了唐二乱子，又替他二人介绍了。这小二爷年纪虽小，只因制台听他说话，权柄却着实来得大，合衙门的人都听

他指挥。而且这小二爷专会看风色，各位姨太太都不巴结，单巴结十二姨太。十二姨太正想有这们一个人好做他的连手，故尔他俩竟其串通一气，只瞒湍制台一人。此时省里候补的人，因走小二爷门路得法的，着实不少。唐二乱子到省不久，并不晓得那个差使好，那个差使不好。人家见他朝天捣乱，也没有人肯拿真话告诉他。至于他的为人，外面虽然捣乱，心上并非不知巴结向上。瞧着一班红道台，天天跟着两司上院见制台，见抚台；院上下来便是什么局什么局，局里一样有般官小的人，拿他当上司奉承。每逢出门，一样是戈什亲兵，呼么喝六。看了好不眼热。空闲之时，便走来同二爷商量，想要弄个阔点事情当当。此时十二姨太正在招权纳贿的时候，小二爷替他出力，便嘱咐唐二乱子，叫他一共拿出二万五千两，包他银元局一定到手。初起唐二乱子还不晓得银元局有多少进项，听小二爷一说，吓的把舌头一伸，几乎缩不进去。回家之后，又去请教过旁人，果然不错，便一心一意拿出银子托小二爷替他走这条门路。

谁知这边才说停当，那边姓胡的亦恰恰同折奏师爷议妥，只等下委札，付银子了。小二爷一听不妙，一面先把外头压住，叫外头不要送稿，听他的消息。他此时正是气焰熏天，没有人敢违拗的。一面进来同十二姨太打主意，想计策。议论了半天，毕竟十二姨太有才情，便道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只等今天晚上，老爷进房之后，看我眼色行事。”小二爷会意，答应着自去安排去了。

且说这天湍制台做成了一注卖买，颇觉怡然自得，专候银札两交。于是制台催师爷，师爷催门上，说明天当送稿，次日下

札。不料催了几次，一直等到天黑。外头还没送稿。毕竟制台公事多，一天到晚忙个不了，又不能专在这上头用心，横竖银子是现成的，偶然想起，催上一二次也就算了。到了晚上，公事停当，这两个月只有十二姨太顶得宠，湍制台是一天离不开的，是夜仍然到他房中。坐定之后，想起日间之事，还骂门上公事不上紧的办：“吃中饭的时候就叫送稿，顶如今还不送来，真正岂有此理！”一言未了，小二爷忙在门外答应一声道：“怎么还不送来！等小的催去。”说罢，登登登的一气跑出去了。

不多一会，果见小二爷带了一个门上进来，呈上公事。湍制台看见，还骂门上，问他：“白天干的什么事！如今赶晚上才送来！”说罢，就在洋灯底下把稿看了一遍。正要举起笔来填注胡道台的名字，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十二姨太倏地离坐，赶上前来，一个巴掌把湍制台手中之笔打落在地。湍制台忙问：“怎的？”十二姨太也不答言，但说：“现在什么时候，那里来的大蚊子！”湍制台方晓得十二姨太打他一下，原来是替他赶蚊子的，于是叫人举火照地替他寻笔。

趁这档口，十二姨太便问：“什么公事这等要紧？要写什么，不好等到明天到签押房里去写？”湍制台忙道：“为的是一件要紧事。”十二姨太道：“什么事”湍制台道：“你女人家问他做甚么？我为的是公事，说了你也不晓得。”十二姨太道：“我偏要晓得晓得。”湍制台道：“告诉你亦不要紧，为要委一个人差使。”十二姨太道：“什么差使不好明天委，等不及就在今天这一夜？”湍制台道：“为着有个讲究，所以一定要今天委定。”十二姨太道：“到底什么差使？你要委那一个？你不告诉我，我不依！”湍制台道：“你这人真正麻烦！我委人差使，也用着你来管

我吗？我就告诉你：只为着我们省城里铸洋钱的银元局，前头的总办丁艰，如今要委人接他的手。”十二姨太抢着说道：“你要委那一个？”湍制台道：“我要委一个姓胡的，他是个道台。”十二姨太道：“慢着。我有一个人要委，这人姓唐，也是个道台。这个差使你替我给了姓唐的，不要给姓胡的了！等一回再出了什么好差使再委姓胡的。你说好不好？”湍制台道：“呀呀乎！派差使也是你们女人可以管得的！你说的姓唐的我知道，这个人是有名的唐二乱子，这等差使派了这样的人去当也好了！我定归不答应，你快别闹了！把笔拾起来，等我画稿。连夜还要誊了出来，明儿早上用了印，标过朱，才好发下去，等人家也好早点到差。”

十二姨太见制台不答应他的话，登时柳眉双竖，桃眼圆睁，笔也不寻了，这个老虎势，就望湍制台怀里扑了过来；扑到湍制台怀里，就拿个头往湍制台夹肢窝里直躺下去。湍制台一向是拿他宠惯的，见了这样，想要发作两句，无奈发作不出，只得皱着眉头，说道：“你要委别人，我不愿意，你也不能朝着我这个样子。究竟这个官是我做的，怎么能被你作了主意？”十二姨太道：“我要委姓唐的，你不委，我就不答应！”说着，顺手拿过一只花碗来就往地下顺手一摔，豁琅一声响，早已变为好几片了。跟手又要再摔别的东西。湍制台道：“我不委姓唐的，这又何苦拿东西来出气？”话犹未了，十二姨太忽伸手到桌子上，把刚才送进来的那张稿，早已嗤的一声，撕成两片了。湍制台道：“这更不成句话了！这是公事，怎么好撕的！”十二姨太也不理他，一味撒妖撒痴，要委姓唐的。他俩的抖嘴吵闹，小二爷都在旁边看的明明白白。等到看见十二姨太把公事撕掉，便朝送

公事进来的那个门上努努嘴，说了声“你先出去，明儿快照样再补张进来。”小二爷进来把笔拾起，也就跟手出去。

十二姨太见门上及小二爷都出去，便又换了一副神情，弄得湍制台不晓得拿他怎样才好。一回十二姨太要湍制台把这银元局的事情说给他听；一回又要湍制台拿手把住他的手写字与他看；一回又问唐二乱子的名字怎样写。湍制台道：“你要委他差使，怎么连他的名字都不会写？”十二姨太拿眼睛一瞅，道：“我会写字，我早抢过来把稿画好，也不用你费心了。”湍制台无奈，只得写给他看。十二姨太又嫌写的不清爽，要写真字，不要带草。说着，便把方才撕破的那件送进来的稿，检了个无字的地方，叫湍制台拿笔写给他看。湍制台一见是张破纸，果然把唐二乱子的名字一笔笔的写了出来。

十二姨太等他写完，便说：“晓得了，不用你写了，时候不早，我们睡罢。”湍制台巴不得一声，立刻宽衣上床。十二姨太顺手把撕破的字纸以及湍制台写的字，团作一团，一齐往抽屉里一放，又把洋灯旋暗。湍制台并不留意。等到睡下，两个人又咕唧了一回。歇了半天，湍制台沉沉睡去。十二姨太听了听，房中并无声息，便轻轻的披衣下床，走到桌子边，仍把洋灯旋亮，轻轻从抽屉中取出那团字纸，在灯光底下，仍旧把他弄舒摊了，一张张摊在桌上。好在一张纸分为两片，浆子现成，是容易补的，便另取了一条纸，从裂缝处在后面用浆子贴好，翻过来一看，仍旧完完全全一张公事。唐某人三个字的名字，又是湍制台自己写的。十二姨太看了，不胜之喜。此时小二爷早在门外伺候好的，从门帘缝里见十二姨太诸事停当，亦轻轻的掀帘进来。十二姨太便将公事交在他的手中，把嘴一努，小二爷

会意，立刻蹑手蹑脚，赶忙出去，连夜办事不题。这里十二姨太仍旧宽衣上床。湍制台犹自大梦方酣，睡得好死人一般，毫无知觉。

一宵易过，容易天明。湍制台起身下床，十二姨太装着未醒。湍制台也不叫他，独自一人洗面漱口，吃早点心，自然另有丫环、老妈承值。点心刚吃到一半，忽见外面传进一个手本，就是新委银元局总办唐某人在外候着谢委。湍制台听说，楞了一回，问道：“谁来谢委？”外面门上回称：“候补道唐某人谢委。”制台诧异道：“委的什么差使？可是抚台委的？何以抚台并没咨会我？”门上回道：“就是才委的银元局。”湍制台更为诧异，连点心都不吃了，筷子一放，说道：“我并没有委他，是谁委的？”拿手本的门上笑而不答，湍制台更摸不着头路。

正相持间，忽见十二姨太一骨碌从床上坐起，一手揉眼睛，一面问道：“什么事？”湍制台道：“不是你昨儿晚上要给唐某人银元局吗？一夜一过，他已经来谢委了，你说奇怪不奇怪！”十二姨太把脸一板道：“我当作什么事，原来这个！有什么稀奇的！”湍制台愈觉不解，说道：“你的话我不懂！”十二姨太冷笑道：“自家做的事，还有什么不懂的。你不委他，他怎么敢来冒充？”湍制台道：“我何曾委他？”十二姨太道：“昨天的稿是谁填的姓唐的名字？”湍制台道：“我何曾填姓唐的名字？”十二姨太道：“呸！自家做事，竟忘记掉了！不是你写了一个是草字，我不认得，你又赶着写一个真字的给我瞧吗？就是那个！”湍制台道：“那不是拉破的纸吗？”十二姨太道：“实不相瞒：等你睡着之后，我已经拿他补好了。两点钟补好，三点钟发誉，四点钟用印过朱，顶五点钟已经送到姓唐的公馆里去了。他接到了札

子，立刻就来谢委，这人办事看来再至诚没有。这明明是你自己做的事，怎么好推头不晓得！”

一席话说的湍制台嘴上的胡子一根根的跷了起来，气愤愤的道：“你们这些人真正荒唐！真正岂有此理！这些事都好如此胡闹的！这姓唐的也太不安分了！我一定参他，看他还能够在那里当差使！”十二姨太冷笑道：“你要参他的官，我看你还自先参自己罢。‘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你卖缺卖差，也卖的不少了，也好分点生意给我们做做。现在‘生米已经做成熟饭’，我看你得好休便好休^①。你一定要参姓唐的，我就头一个不答应。等到弄点事情出来，我们总陪得过你。我劝你还是马马糊糊的过去，大家不响，心上明白。这个差使，你卖给姓胡的拿他几个钱，等到姓唐的到差之后，我叫他再找补你一万银子就是了。”

湍制台听了，气的一个肚皮几乎胀破，坐着一声也不响，独自一个心上思量：“倘若发作起来，毕竟姨太太出卖‘风云雷雨’，于自己的声名也有碍。何如忍气吞声，等他们做过这一遭儿，以后免得说话，而且还有一万银子好拿。纵然姓胡的不得银元局，不肯出前天说的那个数目，另外拿个别的差使给他，他至少一半还得送我。两边合拢起来，数目亦差仿不多。罢罢罢，横竖我不吃亏，也就随他们去罢。”想了一回，居然脸上的颜色也就和平了许多。拿手本的门上还站在那里候示。湍制台发怒道：“怎么等不及！叫他等一回儿，什么要紧！也总得等我吃过点心再去会他！”说完了这句，重新举起筷子把点心吃

^① 休：语助词，相当于“罢”。

完,方才洗脸换衣服出去会面。

等他转背之后,十二姨太指指他对家人们说道:“他自己卖买做惯的,怎么能够禁得住别人。以后你们有什么事情,只管来对我说,我自然有法子摆布,也不怕他不依!”家人们亦俱含笑不言。自此这十二姨太胆子越弄越大,湍制台竟非他敌手。这是后话不题。

且说湍制台出去见了唐二乱子,面上气色虽然不好,然而一时实在反不过脸来,只得打官话勉励他几句,然后端茶送客。唐二乱子自去到差不题。这里姓胡的弄了一场空,幸亏预先说明银札两交,所以银子未曾出手。后来见银元局委了唐二乱子,不免去找折奏师爷责其言而无信。折奏师爷有冤没处伸,于是来问东家。此时湍制台又不便说是姨太太所为,只得含糊其词,遮掩过去。后来又被折奏师爷钉不过,始终委了他一个略次一点的差事,也拿到他一万多银子,才把这事过去。以后还有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丫姑爷乘龙充快婿 知客僧拉马认干娘

却说湍制台九姨太身边的那个大丫头，自见湍制台属意于他，他便有心惹草粘花，时向湍制台跟着勾搭。后来忽然又见湍制台从外面收了两个姨太太，他便晓得自己无分。嗣后遇见了湍制台总是气的跷着嘴唇，连正眼也不看湍制台一眼，至于当差使更不用说了。湍制台也因自己已经有了十二个妾；又兼这新收的十二姨太法力高强，能把个湍制台压伏的服服贴贴，因此也就打断这个念头。但是每逢见面，触起前情，总觉得自己于心有愧。又因这大丫头见了面，一言不发，总是气愤愤的，更是过意不去。因此这湍制台左右为难，便想早点替他配匹一个年轻貌美，有钱有势的丈夫；等他们一夫一妻，安稳度日，借以稍赎前愆。

主意打定，于是先在候补道、府当中，看来看去，不是年纪太大，便是家有正妻，嫁过去一定不能如意；至于同、通、州、县一班，捐纳的流品太杂，科甲班酸气难当，看了多人，亦不中意。湍制台心中因此甚为闷闷。后来为了一件公事，传督标各营将官来辕谕话。内有署理本标右营游击戴世昌一员，却生得面如冠玉，状貌魁梧，看上去不过三十左右。此时湍制台有心替大丫头挑选女婿，等到大众谕话之后，便向他问长问短，着

实垂青。幸喜这戴世昌人极聪明，随机应变。当时湍制台看了，甚为合意。

等到送客之后，当晚单传中军副将王占城到内衙签押房，细问这戴世昌的细底，有无家眷在此。王占城一一禀知，说：“他是上年八月断弦，目下尚虚中馈。堂上既无二老，膝前子女犹虚。”湍制台一听大喜，就说：“我看这人相貌非凡，将来一定要阔，我很有心要提拔提拔他。”王占城道：“大帅赏识一定不差。倘蒙宪恩栽培，实是戴游击之幸。”湍制台听了，正想托他做媒，忽然想起：“我一个做制台的人，怎么管起丫头们的事来？说出去甚为不雅。”转念一想：“不好说是丫头，须改个称呼，人家便不至于说笑我了。”想了一会，便道：“现在有一事相烦：从前我们大太太去世的前天，曾扶养亲戚家的一个女孩子，认为干女儿，等我们大太太去世，一直便是我这第九个妾照管。如今刚刚十八岁。自古道：‘男大须婚，女大须嫁。’虽则是我干女儿，因我自己并未生养，所以我待他却同我自己所生的无二。今天我看见戴游击甚是中意，又兼老兄说他断弦之后，还未续娶；如此说来，正是绝好一头亲事。相烦老兄做个媒人，并且同戴游击说，他武官没有钱，不要害怕，将来男女两家的的事，都是我一力承当。”

王占城诺诺连声。出去之后，连夜就把戴世昌请了过来，告诉他这番情由，又连称“恭喜”，口称：“吾兄有这种机会，将来前程未可限量。”戴世昌听了，不禁又喜又惊又怕：喜的是本省制台如今要招他做女婿；惊的是我是个当武官的，怎么配得上制台千金！转念一想：“我要同他攀亲，这个亲事阔虽阔，但是要拿多少钱去配他？”因此心中七上八下，楞了半天，除却嘻

开嘴笑之外，并无他话。王占城懂得他的意思，又把湍制台的美意，什么男女两家都归他一人承当的话说了出来。戴世昌听了，止不住感激涕零，连连给王占城请安，请他费心。

王占城不敢怠慢，次日一早，上辕禀复制台。禀明之后，湍制台回转上房，不往别处，一直竟到九姨太房中。此时他老人家久已把九姨太丢在脑后了，今儿忽然见他进来，赛如天上掉下来的宝贝一般。想要前来奉承，一想自己是得过宠的，须要自留身分；如果不去理他，或者此时什么回心转意，反恐因此冷了他的心。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湍制台早已坐下，说道：“我今儿来找你，不为别的事情，为着我们上房里丫头，年纪大的，留着也要作怪，我想打发掉两个，眼睛跟前也清清楚楚。你跟前的那个大丫头，今年年纪也不小了，也很好打发了，你又不缺什么人用。所以我特地同你说一声儿。”

九姨太起先听见湍制台要打发他的丫头，心上老大不自在。要说不遵，怕他着恼；如果依他，为什么检着我欺负？尚在踌躇的时候，只听湍制台又说道：“你的丫头，我是拿他另眼看待的呢。我替他检了一个做官的女婿，又是年轻，又是有钱，亦总算对得住他的了。但是一件，既然说是配个做官的，怎么好说我们的使女？我想来想去，没有法子，只好说是你的干女儿。你说好不好？”九姨太本来满肚皮不愿意，后来见说是许给一个做官的，方才把气平下；又想：“这丫头果然大了，留在家里，亦是祸害。倘若再被老爷看上了眼，做了什么十三姨太，更不得了，不如将机就计，拿他出脱也好。”想完，便道：“我当不起他做我的干女儿，就说是你的干女儿罢。”湍制台道：“你我并不分家，你的我的，还不是一样吗。”九姨太道：“既然如此，也

得叫他出来替你磕个头。”湍制台道：“这也可不必了。”正说着，九姨太已把大丫头唤了出来，叫他替老爷磕头，还要改称呼。大丫头扭扭捏捏的替湍制台磕了一个头，湍制台还了一个半礼，起来又替九姨太行过礼，九姨太便吩咐一应人等都得改称呼，因他小名唤做宝珠，就称他为宝小姐。

过了两天，湍制台便催着男家赶紧行聘，叫善后局拔了三千银子给戴世昌，以作喜事之用，又委了戴世昌两个差使。此时湍制台因为自己没有女儿，竟把这大丫头当作自己亲生的一样看待，也拨三千银子给九姨太，叫九姨太替他办嫁装。有了钱，样样都是现成的。男家看的是十月初二日的吉期。戴世昌特地又租了一座大公馆。三天头里，请媒人过帖，送衣服首饰，面子上也很下得去。两位媒人：一位中军王占城，一位首府康乃芳。到了这一天，一齐穿着公服到制台衙门里来。湍制台却是自己没有出来奉陪，推说自己有公事，叫侄少爷出来陪的。两个媒人也没有坐大厅，是在西面花厅另外坐的；这倒是湍制台爱惜声名的缘故。

且说到了正日，男府中张灯结彩，异常闹热。虽然有些人也晓得是制台姨太太跟前用的丫环，但是制台外面总说是亡妻的干女儿，大家也不肯同他计较，乐得将错就错，顺势奉承。还有些官员借此缘由前来送礼，湍制台也乐得检礼重的任意收下。这场喜事居然也弄到头两万银子，又做了人家的干丈人，颇为值得。花轿过去，一切繁文都不必说。到了三朝，宝小姐同了新姑爷来回门。内里便是九姨太做主人。九姨太自己不曾生养，平空里有了这个女婿，自然也是欢喜。而且这女婿能言惯道，把个干丈母娘奉承得什么似的，因此这九姨太更觉

乐不可支。

闲话少叙。单说这戴世昌自从做了总督东床，一来自己年纪轻，阅历少，二来有了这个靠山，自不免有些趾高气扬，眼睛内瞧不起同寅。于是这些同寅当中也不免因羡慕妒生忌，更有几个晓得这宝小姐底细的，言语之间，便不免带点讥刺。起初戴世昌还不觉着，后来听得多了，也渐渐的有点诧异，回家便把这话告诉了妻子。宝小姐道：“我的娘是亡过大太太的好姊妹，我才养下来三天，大太太就抱了过来。人家的闲话，有影无形，听他做甚！”话虽如此说，但是面孔上甚不好看。戴世昌便亦丢过。

但是一样：宝小姐回到衙内，除了湍制台、九姨太认他为干女儿之外，其他别位姨太太以及侄少爷等还拿他当丫头看待，不过比起别人略有体面。他亦不敢同这些人并起并坐。他有几个旧伙伴见了他拿他取笑：一个个都来让他，请他坐，请他吃茶；一口一声的称他为小姐，把他急的什么似的。十二位姨太太当中，除掉九姨太，自然算十二姨太嘴顶刻毒，见了人一句不让。自见老爷抬举九姨太的丫头，心上很不舒服。一日听见大众奉承宝小姐，更把他恼了，便对着自己丫头连连冷笑道：“什么小姐！你们只好叫他一声‘丫小姐’，将来你们一个个都有分的。”谁知自从十二姨太这一句话，便是一传十，十传百，通衙门都晓得了。有些刻薄的，更指指点点，当着他面拿这话说给他听，把他气的了不得，而又无从发作。后来又把这话传到戴世昌的耳朵里，心上也觉气闷，忽念要靠这假泰山的势力，也只得隐忍不言。

这假泰山果有势力，成亲不到三月，便把他补实游击。除

了寻常差使之外，又派了一只兵轮委他管带。人家见他有此脚力，合城文武官员，除掉提、镇、两司之外，没有一个不巴结他的，就有一班候补道也都要仰承他的鼻息。至于内里这位宝小姐，真正是小人得志，弄得个气焰熏天，见了戴世昌，喝去呼来，简直像他的奴才一样。后来人家走戴世昌的门路，戴世昌又转走他妻子的门路，替湍制台拉过两回皮条，一共也有一万六千银子。湍制台受了。自此以后，把柄落在这宝小姐手里，索性撒娇撒痴，更把这干爸爸不放在眼里了。

宝小姐有一样脾气，是欢喜人家称呼他“姑奶奶”，不要人家称他“戴太太”。你道为何？他说称他“戴太太”，不过是戴大人的妻子，没有什么稀罕；称他“姑奶奶”，方合他制台干小姐的身分。他常常同人家说：“不是我说句大话：通湖北一省之中，谁家没有小姐？谁家小姐不出嫁？出了嫁就是姑奶奶。这些姑奶奶当中，那有大过似我的？”他既欢喜奉承，人家也就乐得前来奉承他。有些候补老爷，单走戴世昌的门路不中用，必定又叫自己妻子前来奉承宝小姐。大家是晓得脾气的，见了面，姑奶奶长，姑奶奶短，叫的应天价响。候补老爷当中，该钱的少，这些太太们同他来往，知道他是阔出身，眼睛眶子是大的，东西少了拿不出手，有些都当了当，买礼送他。

当中就有一家太太，他老爷姓瞿，号耐庵。据说是个知县班子，当过两年保甲，半年发审，都是苦事情，别的差使却没有当过，心上想调一个好点的，就回家同太太商量，要太太走这条门路。太太拿腔做势，说道：“自古道‘做官做官’，是要你们老爷自己做的，我们当太太的只晓得跟着老爷享福，别的事是不管的。”禁不住瞿耐庵左作一揖，右打一恭，几乎要下跪。太

太道：“我要同你讲好了价钱，我们再去办这一回事。”瞿耐庵道：“听太太吩咐。”太太道：“你得了好事情，一年给我多少钱？”瞿耐庵道：“我同你又不分家，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这又何用说在前头呢？”太太道：“不是这样说。等你有了事，我问你要钱比抽你的筋还难，不如预先说明白了好。”瞿耐庵道：“太太用钱，我何曾敢说一个‘不’字；没有亦是没法的事。”太太道：“我不晓得你是个什么差使，多少我不好说，你自己凭良心罢。”瞿耐庵想了半天，才说得一句“一家一半”。太太不等说完，登时柳眉双竖，杏眼圆睁，喝道：“什么一家一半！那一半你要留着给谁用？”瞿耐庵连连陪笑道：“留着太太用。……我替你收好着。”太太道：“不用你费心，我自己会收的。”瞿耐庵道：“太太说得是，说得是！”连连屏气敛息，不敢做声。太太又吩咐道：“我替你办事情，我是要化钱的。头一面，一分礼是不能少的，你想要差使，以后还得时时刻刻去点缀点缀。你现在已经穷的什么似的，那里还有钱给我用。无非苦我这副老脸出去向人家挪借，借不着，自己当当。这笔钱难道就不要还我吗？”瞿耐庵道：“应得还！应得还！既然太太如此说法，以后差使上来的钱，一齐归太太经管，就是我要用钱，也在太太手里来讨。你说可好不好？”太太道：“如此也罢了。当下商量已定，就想托一个庙里的和尚做了牵线。

此时宝小姐声气广通，交游开阔，省城里除了藩台、粮道两家太太之外，所有的太太一齐同他来往。他们这般女朋友竟比男朋友来得还要热闹：今天东家吃酒，明天西家抹牌；一齐坐着四人大轿，点着官衔灯笼，亲兵随从簇拥着，出出进进，好不威武。就这里头说差使，托人情，在湖北省城里赛如开了一

另大字号一样。

宝小姐又爱逛庙宇，所有大大小小的寺院都有他的功德。譬如宝小姐捐一百块洋钱，这庙里的和尚、姑子一定要回送公馆里管家大爷一分，上房里老妈、丫环一分，每一分至少也得十几块洋钱。宝小姐进款虽多，无奈出款也不少。就是宝小姐不愿意多出，手下的那些老妈、丫环们也一定要劝他多出。和尚、姑子还时常到公馆里请安，见了面，拿两手一合，头一低，念一声“阿弥陀佛”，然后再说声“请姑奶奶的安”，跟着下来，就尽性的拿“姑奶奶”奉承。无论有多少的高帽子，宝小姐都戴得上。宝小姐既向这般人混熟了，以后就天天的往寺院里跑，又请那些要好的太太、奶奶们吃素饭。人家见他礼佛拜忏便认他是持斋行善一流，于是人家要回席请他，也只得把他请在庙里。这个风声传了出去，慢慢地那些会钻门路的人也就一个个的来同和尚、姑子拉拢了。

闲话休叙。且说这武昌省城有名是一座龙华寺。这龙华寺坐落在宾阳门内，乃是个极大丛林，听说亦有千几百年的香火。寺里居中一座“大雄宝殿”，供的是释迦牟尼。此外观音殿、罗汉堂、斋堂、客堂、禅堂、僧房，曲曲湾湾，已经不在少处。另外还有精室，专备接待女客。因为龙华寺是武昌名胜所在，所以合城文武官员，空闲时候都走来随喜随喜，就是过往的洲客亦都有慕名来的。寺里有方丈，是专门只管清修，不问别事，执事的另外有人。顶阔的是知客，专管应酬客人以及同各衙门来往。督、抚、司、道以下，统通认得。凡是当知客和尚：第一要面孔生得好，走到人前不至于讨厌；第二要嘴巴会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见了官场说官场上的话，见了生意人说生

意场中的话,真正要八面圆通,十二分周到,方能当得此任。知客和尚专管知客,不要上殿做佛事。又常常听见人说起,知客应酬老爷们还容易,最难的是应酬太太们。应酬了老爷、老爷当中不肯化钱的居多;应酬了太太,却是大把银子抓给他们用。所以他们趋奉太太竟其比趋奉老爷还要来得起劲。这位太太的老爷是什么人,同谁家是亲戚,跟着伺候的人谁拿权谁不拿权,和尚肚皮里都有详详细细的一本帐,说出来是不会错的。

单说这龙华寺里的知客,法号善哉,是镇江人氏。自少在金山寺出家,生的眉清目秀,一表非凡,而且人亦能言会道。二十三岁上,因往四川朝山回来,路过武昌,就在这龙华寺内挂单^①,一连住了几日。此时龙华寺当家老和尚正苦少个帮手,见他伶俐聪明,讨人欢喜,遂写一封书信给金山寺里的老和尚,留这善哉和尚在龙华寺里执事。过了几个月,当家老和尚见他着实来得,就升他为知客和尚。不上一年,凡是湖北省里的贵官显宦,豪贾富商,他没有一个不认得,而且还没有一个不同他说得来。他更有一件本事,是这些大人老爷们的太太,尤其没有一个不喜欢到他寺里走动。不说别的布施,单是佛事一项,已经比前头要多出好几倍了。他既有此人缘,也就乐得借此替人家拉拢,人家自然不肯叫他白出力的。

此时这善哉和尚打听得宝小姐是制台干小姐,是湖北第一分阔人,便借捐建水陆功德为名,先送了一分礼物,无非是吃食等类;又送了两副请帖,暂时不说布施,只说是“某日开建

① 挂单:行脚僧投宿寺院。

道场，请戴大人同姑奶奶前往随喜”。宝小姐是少年性情，听见有好玩的所在，没有不赶着去的。善哉和尚又早同戴府管家联络一气，某日前往，预先送信给他。到了这天，善哉和尚竭力张罗，把寺里寺外陈设一新。男客所在，分上、中、下三等：上等是提、镇、司、道以及督、抚衙门的幕友、官亲；二等是实缺、候补府班以下人员至首县止，同着些阔商家，什么洋行买办，钱庄汇票等字号；三等乃是候补州、县，以及佐贰各官，同随常卖买人等。三等地方都另有招呼的人。戴世昌虽是游击，因系制台的干女婿，所以坐了第一等客位。女客所在也分三等，同男客不相上下。善哉和尚却又另外替宝小姐备了一间精室。这精室之中，特地买了一张外国床，一副新被褥，湖色外国纱帐子，鸭毛枕头，说是预备姑奶奶歇中觉的。床面前四张外国椅子，一张小小圆台；圆台上放着一个小小船合^①，堆着些蜜饯点心之类，极其精致，说是预备姑奶奶随意吃吃的。靠窗一张妆台，脂、粉、镜奁，梳、篦、金暴花水之类，亦都全备，又道是预备姑奶奶或是觉后或是饭后重新梳妆用的。床后头还有马桶一个。宝小姐有了这个好地方，又加以和尚竭力趋奉，比书上说的“先意承志”，做人家儿子的也没有这样孝顺。

宝小姐来的多了，外头的名声也大了，就有些想走门路的钻头觅缝的来巴结善哉和尚。善哉和尚也就此出卖些“风云雷雨”，以显他的声光。这个风声恰巧被瞿耐庵的太太晓得了。这瞿耐庵的太太平时也是极其相信吃斋念佛的，见了出家人，分外有缘，无事便到这龙华寺里来跑，因此同这善哉和尚也极相

^① 船合：似船形的合。

熟。但是一样：瞿耐庵的太太手里是没有什么钱的，和尚的眼睛最为势利不过，见了有钱的施主就把他比下来了。这回起建水陆道场，开忏的那一天，宝小姐到场，只吃了一顿饭，就捐了五百两银子。瞿太太也跟来随喜，好容易在家里连当带借，送了十块钱给和尚。和尚那里拿他放在眼里，不过是来者不拒，多多少少，一齐留下罢了。瞿太太虽然竭力拉拢，无奈手笔不大，总觉上不得台盘。此乃境遇使然，无可奈何之事。

恰巧四十九天功德圆满。善哉和尚弄钱本事真大，又把老和尚架弄出来，说是要传戒。预先刻了传单，外府州、县，分头叫人去贴。这个风声一出，那些愿意受戒的善男信女，果然不远千里而来。此番善哉和尚却是大开山门，定了规例：凡来受戒的，每人定要多少钱。要了钱还不算，还要叫这些人吃苦头。一个个都跪在老和尚面前，拿些蕲艾，分为九团或十二团，放在光郎头上，用火点着；烧到后来，靠着头皮，把他油都烤了出去，烧的吱吱的响。这人痛的愁眉苦脸，流泪满面，嘴里头只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敢说一声痛。凡受过戒的都说：“烧到痛的时候，只要念‘阿弥陀佛’，佛菩萨自然会来救你的。就是要痛，也就不痛了。”又说道：“凡一个人入了道，七情六欲是不能免的。如今这一烧，可把他烧断，永远不想开荤，亦不想偷女人了。”如是者一个个头上就同骨牌攒了眼的一样，这地方永远不生头发，其名又谓“烧香洞”。凡有香洞和尚，到那里都好挂单，有饭吃，大家都肯布施他；要说是没有香洞，大家都叫他野和尚，可是没有人理的。烧过香洞之后，还要进禅堂。禅堂里的规矩是：坐一炷香，跪一炷香，轮流到九天九夜，一刻不得休歇，亦不准打盹睡觉。九天之后，方算圆满。这九天里头，

倘然错了他一点规矩，另外有管他们的人，抗着又粗又长的板子，要在光郎头上敲的。看起来真正苦恼，并不是修行，直截是受罪！

闲话少叙。单说此时这龙华寺受戒的人，只有僧众，并无女人。善哉和尚会出主意，便出来同一班太太们说道：“诸位太太都是前世里修行，所以这一辈子才有这们大的福分；倘若这一辈子再修行修行，下一辈子还不晓得怎样好哩！”一句话提醒了众人，便问：“怎样修行的好？”善哉和尚道：“阿弥陀佛！若要修行，也没有别的，只要同我们出家人一样，到大和尚跟前受个戒，等大和尚替你们起个法名。以后遇见寺里做什么功德，量力施布点，这就是修行了。”宝小姐道：“要剃头发不要？”善哉和尚道：“阿弥陀佛！我的姑奶奶，倘若要你们剃头发，岂不同姑子一样？以后这们大的福分叫谁去享呢？小僧说的原是带发修行，只要一心皈依，都是一样的。”宝小姐道：“既然如此，我亦来一分，修修来世也是好的。”又问：“要多少钱？”善哉和尚道：“随缘乐助，亦要看各人的身分，姑奶奶大才斟酌罢了。”于是在座的各家太太听见和尚说“随缘乐助”，大家高兴，就有一大半要受戒的。当时算宝小姐顶阔，送了大和尚三百块洋钱，说是孝敬老师傅的赞敬；又拿出一百块钱来斋僧，说是同众位师兄结结缘的。和尚笑纳之后，大和尚就替他起了一个法号，叫做妙善。其余各位受戒的女太太们，从四元起码，以至几十元为止。瞿太太亦送了十块洋钱，随同受戒。等到事完之后，和尚又备了几桌素斋，请众位受戒的女太太一同到来，以叙同门之礼。

瞿太太是有心巴结宝小姐的，如今借此为由，被他搭上了

手，便尔趋前跟后，做出千奇百怪的样子来奉承宝小姐。又时常到宝小姐公馆里去请安，送东送西，更不必说。有天宝小姐在一位姊妹家里吃醉了酒，其日瞿太太也在座。瞿太太一见这样，便过来替他捶背，替他装烟，又亲自搀扶他上轿，一直把宝小姐送回公馆。这一夜瞿太太也没有回家，就在宝小姐公馆里伺候了一夜。第二天宝小姐酒醒，很觉得过意不去。后来彼此熟了，见瞿太太常常如此，也就安之若素了。瞿太太的脾气再要随和没有，连老妈的气都肯受的。有些丫环问他要东西不必说，空着还要拿他说笑取乐。宝小姐见丫环们如此，他也和在里面拿瞿太太来开心。

有天亦是宝小姐醉后，瞿太太过来替他倒了一碗茶，接着又装了几袋水烟。宝小姐醉态可掬的，一手搂着瞿太太的颈项，说道：“我来世修修，修到你这个女儿，我就开心死了！”瞿太太道：“我是巴而不得做姑奶奶的女儿，只怕够不上。”宝小姐道：“别的都可以，倒是你是上了岁数的人，我只有这一点年纪，那有你做我的女儿的道理。”瞿太太道：“姑奶奶说那里话来！常言说得好：‘有志不在年高。’我那一桩赶得上姑奶奶？只要姑奶奶肯收留，我就情愿拜在膝下，常常伺候你老人家。”此时宝小姐已有十分酒意，忘其所以，听了瞿太太的话，并不思量，便冲口而出道：“既然如此，你就替我磕个头，叫我一声‘娘’罢。以后我疼你。”一句话直把个瞿太太乐得要死，果真爬在地下替宝小姐磕了一个头，叫了一声“干娘”。宝小姐趁着酒盖了脸，便答应了一声，见他磕头，动也不动。

当日瞿太太伺候宝小姐睡觉之后，立刻赶回家中。此时他老爷瞿耐庵蒙戴世昌替他吹嘘，已经委了清道局的差使。这天

正领了薪水回来，等太太等到半夜不见回家，以为一定是戴公馆留下，今天不转的了，岂知三更过后，忽听打门声急。开出门去一看，不是别人，原来就是太太。太太回家，不说别的，劈口便问：“薪水领到没有？”瞿耐庵道：“恰恰今日领到。因为太太未曾过目，所以不敢动用。”太太道：“好”。登时取了出来一看整整七十块洋钱。太太便吩咐备燕菜酒席两桌，下余的备办男女衣料四分，再配些别的礼物，一概明天候用。瞿耐庵是惧怕太太，一向奉命如神的，只得诺诺连声，不敢违拗。次日一早，备办停当。太太也早起梳洗。诸事齐备，便抬了酒席礼物，径往戴公馆而来。

这日宝小姐因为昨夜酒醉，人甚困乏，睡到十二点钟方才起身。人报瞿太太到来。只见瞿太太身穿补褂，腰系红裙；他老爷是有花翎的，所以太太头上也插着一支四寸长的小花翎；扭扭捏捏走进宅门，后面两个抬合抬着礼物酒席。宝小姐忘记昨夜醉后之事，见了甚为诧异。见面之后，忙问所以。瞿太太笑而不言。但见他走到客堂，拿圈身椅两把，居中一摆。跟来的人随手把红毡铺下。瞿太太便说：“请你们大人。今日是寄女儿特地过来叩见干爹、干娘，是不用回避的了。”此时戴世昌正躲在房中，听了摸不着头路，宝小姐也觉茫然。倒是旁边的丫头、老妈记着，便把昨夜之事说出。宝小姐道：“醉后之言，何足为凭。我那里好收瞿太太做干女儿！真正把我折死了！”刚刚跨出房门，想要推让，瞿太太已拜倒在地了，嘴里还说：“既然干爹不出来，朝上拜过亦是一样的。”宝小姐连忙还礼，连说：“这里那里说起！……”瞿太太拜过之后，赶忙又把礼物献上，说是两分送给干爹、干娘，两分连着一席酒，是托干娘孝敬

与干外公、干外婆的。宝小姐只是谦着不受。瞿太太那里肯依，说：“昨夜已蒙干娘收留，倘今天不算，叫我把脸搁在那里去呢？”于是旁边一众丫头、老妈都凑趣说：“今天瞿太太来拜干娘，乃是出于一片至诚，太太倒是收了他的好，叫他心上快活。太太只要以后疼他就是了。”此时宝小姐无可如何，只得老着脸皮认了他做干女儿。后来戴世昌也出来见过礼。宝小姐又把丫头、老妈、底下人、厨子，统通叫了上来叩见瞿太太。大家亦改口叫他瞿姑奶奶。当时摆席吃酒。

等到饭后，宝小姐一想，自己总觉过意不去：“索性今天把他带进制台衙门，叫他认认干外公、干外婆，也可显显我的手面。”当下便把此意同瞿太太说知。瞿太太有何不愿之理，登时满口答应，又说：“于理应得去请安的。”于是宝小姐先打发老妈到制台衙门里去说明白，只说姑奶奶收了一个干女儿，立刻进来叩见老爷同九姨太太，但是且慢说出人头来。老妈去后，宝小姐带着瞿太太也就跟手上轿而去。

一霎时到得湍制台衙门，自然是一径到九姨太上房里。此时湍制台听了老妈的话，都晓得宝小姐收了一个干女儿，大家以为总是人家的小姐了。九姨太急忙预备见面礼。正闹着，人报宝小姐回来了。大家立起身看时，都想看看这位小姐长得面貌如何。只见宝小姐走到头里，后面跟了一个脸上起皱纹的老婆婆，再细看看，头发也有几根白了。大家见了诧异，还当是那小姐的娘自己同来的，然而来的只有他俩，并没有第三个。因此大众格外疑心。此时湍制台亦正在房中，从玻璃窗内看见，也觉着奇怪。只听得宝小姐在院子里喊道：“干妈，我同个人来给你瞧瞧。”一头说，一头走进上房，吩咐老妈把红毡铺地。宝

小姐就拉了瞿太太一把，说道：“你就在这里拜见外公、外婆罢。”大众至此方才明白，这同来的老婆婆就是他的干女儿。但是他要收个干女儿，为什么不收个年轻的，倒收个老太婆？真正叫人不明白。但是他如此一片至诚，九姨太只得出来同他谦了一回，受了他一礼，让他坐下，彼此寒暄了一回。瞿太太又把孝敬的礼物送上，九姨太也送了五十块洋钱的见面钱。然后招呼开席，直吃到二更天，方才尽欢而散。这天湍制台虽未出来相见，但把他孝敬的礼物收下，也要算得赏脸的了。且说瞿太太这天因为头一天来，不便住下，约摸到了时候，便即起身告辞。九姨太还再三叮咛，叫他空了只管进来，现在是自己一家人，用不着客气的了。

此时瞿太太喜的心花都工。相别出来上轿，在轿子里满腹盘算，思量几时再进来，又思量过天还得备席请请干外婆，又想：“他们是阔，眼眶子是大的，请他们不能过于寒俭，须得稍为体面些。”又想：“横竖有今天干外婆送我的五十块钱，‘羊毛出在羊身上’，就拿来应酬他。彼此要好了，少不得总要替我们老爷弄点事情。只要弄得一个好点差使，就有在里头了。”又想：“这条门路全亏了善哉和尚；等到有了钱，须得到他寺里大大的布施些，以补报他这番美意。”正盘算间，不提防轿子落地，说是已经到了自己家的门口了。瞿太太定了一定神，方才从轿子里走出来。还没有出轿门，忽然一个跟班的走上来说道：“太太，老爷不好了！今天出出小恭，跌断了一只腿了！”瞿太太听了，不禁大吃一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省钱财惧内误庸医 瞒消息藏娇感侠友

话说瞿太太从院上回来，在轿子里听说老爷跌断了一条腿，这一惊非同小可！连忙问道：“怎么好端端的会把腿跌断了？是什么时候跌断的？”跟班回道：“今儿早上，老爷送过太太上轿之后，也就到了局子里办公事；但是今儿一天总是低着头想心事，没精打彩，没有吃饭就回来的。恰恰进门，提着裤子要去解手。小的正走过，看见摆尿缸的地方原来潮湿，亦不晓得那一位在尿缸旁边掉了一个钱在地下。老爷见了钱，弯着腰要去拾，不想怎样一个不留心就滑倒了，弄得满身是溺还在其次，只听老爷‘啊唷’一声，说是一条腿跌断了。”瞿太太骂道：“混帐东西！地下掉了钱，你们不去拾，要叫老爷去拾！”跟班的道：“小的又没瞧见钱，后来是老爷说了出来才晓得的。”

瞿太太道：“跌坏了怎么样？请大夫瞧过没有？”跟班的道：“老爷跌倒之后，只顾啊唷的叫。他老人家的身坯来得又大，小的一个人怎么拉得动他。好容易找了打杂的、厨子、轿夫，才把他老人家连抬带扛的抬进上房床上睡下。齐巧那个会说外国话的胡二老爷有事来拜会，一听说是他老人家跌断了腿，胡二老爷就急了，说道：“我们做官的人全靠着这两条腿办事，又要磕头，又要请安，还要跑路。如今把他跌折了，岂不把吃饭的家

伙完了吗!’到底胡二老爷关切,进去看过老爷之后,立刻就出去找了一位外国大夫来瞧了一瞧。”瞿太太大惊道:“为甚么不请一个伤科看看?那外国大夫岂是我们请得起的?”跟班的道:“老爷亦何尝不是如此说,所以一听见胡二老爷说请外国大夫,可把他老人家急死了,说:‘我这份家私都交给他还不够!我情愿做个残废罢!’谁知胡二老爷硬作主,自己去把个外国大夫请了来。老爷一定不要看,胡二老爷捉住老爷的腿,一定要看。外国大夫看了一回,便说:‘治虽可治,将来走起路来,不免要一瘸一拐的呢。’胡二老爷道:‘好好好,只要能够会走路,可以磕得头,请得安,就做个瘸子也不打紧。’外国大夫道:‘倘若只要磕头请安,那是我敢写得包票的。’后来胡二老爷要他包医,他要三十两银子。”瞿太太道:“老爷怎么说?”跟班的道:“老爷急的什么似的,暗底下拉了胡二老爷好几把,朝着他摇头,说是不要他包医。胡二老爷没法,方才又打了两句外国话,同着外国大夫走的。”

瞿太太一听这话,方才把一块石头落地。一面往上房里走,一面又问:“可请个伤科来瞧过没有?”跟班的道:“请是请过一个走方郎中瞧过,亦要什么十五块钱包医,老爷还嫌多。后来请了一个画辰州符^①的来到家里画过一道符,一个钱没花,亦没见什么功效。”太太道:“为什么不早送个信给我?”跟班的道:“小的赶到戴公馆,说太太到了制台衙门里去了。太太,你想,制台的衙门可是我们进得去的,所以小的也就回来了。”

① 辰州符:以符祝为人治病,辰州(原湖南)人多传此术。

正说着，太太已到上房，走进里间一看，老爷正睡在床上哼哼哩。太太把帐子桌开，望了一望，问了声“怎么好好的会把腿跌坏了”，又问：“现在痛的怎么样了？那个画符的先生，他可包得你不做残废不能？”老爷正在痛得发晕，一听太太的声息，似乎明白了些，但回答得两句道：“你回来了？今天几乎拿我跌死！”说完了这两句，仍旧哼哼不已。太太就在床沿上坐下，叹了一口气，说道：“我们又不是没有见过钱的人！你要钱用，尽管告诉我，自然有地方弄给你，何犯着为了一个钱跌断一条腿呢！如果一个治不好，当真的不能磕头请安起来，你这一辈子不就完了吗！叫我这一辈子指望什么呢！”说着，也就唬唬哭的哭起来了。

瞿耐庵道：“你别哭了。现在既已回来，该应怎么找个大夫给我瞧瞧。”太太道：“外国大夫价钱大，无论如何，我们是请不起的，这个也不用提他了。如今你们赶快把伤科独眼龙王先生请了来，问他要多少钱，我给他。务必今夜里请他来一趟！就是睡了觉也要来的！”跟班的去了一会，回来说道：“王先生说的：一过晚上十点钟，就是拿八抬轿去抬他也不来的。有话明天时晨再讲罢。”太太道：“这东西混帐！你去同他说，他再不来，我去叫制台衙门里的人押着他来，看他敢不来！”说着，就想坐轿子再回到制台衙门里去。还是瞿耐庵明白，连连摇手，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去不得！去不得！你这一往回，要有多少时候？再等一会天就亮了。一会再去请他，他总要来的，何苦半夜里吵到制台衙门里去。请了来请封仍旧一个钱不能少的。我多熬一会就是了。”太太一想，他话不错，只得依他。果然不多一刻，天也亮了。又过了一会，太太忙叫人去请独眼龙

王先生。家人去了好半天才回来，说道：“先生才起来，正看门诊，总得门诊看完了才得来呢。”瞿耐庵夫妇无法，只得静等。

谁知一等等到下半年四点钟敲过，王先生才来。当时引进上房，先问：“是怎么跌的？”瞿耐庵连忙伸出来给他看。王先生生来只有一只眼，歪着头，斜着眼，看了一会，说是：“骨头跌错了笋了，只要拿他扳过来就是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瞿太太在帐子后头说道：“既然如此，就请你先生替他扳过来就是了。”王先生道：“如果是别人家，一定要他五十块大洋，你们这里，打个九折罢。”瞿太太把舌头一伸，道：“要的可不少！怎么比外国大夫还贵？”王先生也不答腔。瞿太太又再三同他磋磨。王先生道：“要我治，我得这个价钱；要省钱，可以不必请我。你们要晓得：你们老爷这条腿是值钱的，不比寻常人的腿，不要磕头，不要请安，可以随随便便的。我要替他弄好，三五天就要叫他走路哩。外面有外敷的药，里头有内托的药。我这副药。珍珠八宝，样样都全，但是这副药本就得四十块大洋。倘若只要扳扳好，不消上药，也费我半点钟工夫，至少也得五块洋钱。”瞿太太道：“只要你扳扳好，不敷药，可不可以？”王先生道：“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不过好得慢些。跌坏的虽是骨头，那骨头四面的肉就因此血不流通；血不流通，这肉岂不是同死的一样。将来一点点都要烂的；烂过之后，还得上药，然后去腐生新。合算起来，化的钱只有比我多些，还要耽搁日子。你们划算得来，我就依着你做。我原是无可无不可的。”瞿太太一想，四十五块钱总嫌太多，心上思量：“且叫他把骨头的笋头扳进。至于药可以不用他的，昨天我在干外婆屋里看见玻璃橱里摆着药瓶，什么跌打损伤药、生肌散，样样都有，我只要去讨点

就是了，只怕还要比他的好些哩。”主意打定，便道：“好些的药我们自己有，只要至制台衙门里去讨来。现在只要你先生替他扳准了就是了。”王先生一听生意不成功，一来是心上不高兴，二来也是他本事有限，当下不问青红皂白，能扳不能扳，便拉住瞿耐庵的腿，看准受伤的地方，用两只手下死力的一扳。只听得床上啊唷的一声，瞿耐庵早已昏晕过去了。

瞿太太正在帐子后头，一听这个声响，知道不妙，立刻三步并做两步，赶到前面，忙问：“怎的？”王先生也不打言。瞿太太揭开帐子一眼，只见老爷已经两眼直翻，气息全无，头上汗珠子的黄豆大小。瞿太太一见这个样子，晓得是被王先生扳坏了。又见王先生拿神子卷了两卷，把条腿夹在夹肢窝里，想用蛮劲再把这条腿扳过来。瞿太太发急道：“先生！你快松手罢！再弄下去，他的腿本来不折的，倒被你一弄弄折了也论不定！如今的人还不知是活是死哩！”一面说，一面又拿老爷掐人中，浑身的揉来揉去。幸亏歇了不多一会，瞿耐庵慢慢的回醒过来，只是“啊唷啊唷”的喊痛。大家一见老爷有了活命，方始放心。

王先生受了瞿太太的埋怨，只好松手，站在一旁，瞪着一只眼睛在那里呆望。好容易瞧着瞿老爷有了活气，他又想上前去用劲。瞿太太连忙摇手道：“你快别来了！你再来来，我们老爷要送在你手里了！叫门房里赶紧替先生打发了马钱，请先生回府罢。”王先生无法，只得跟了跟班的走到门房里，替他发给了四百钱的马钱。王先生不答应，一定要五块洋钱，说：“我是你们请了来的，同你们太太讲明白的，不下药，单要五块洋钱。现在是你们不要我治，并不是我不治。如今要少我的钱可不

能。”门房里人道：“你先生的本事太好，所以不请你治！老实同你说，你的本事一个钱不值！现在给你四百钱，已经有你面子了，不走做甚……”王先生一见门房里人骂他，愈加不肯干休，赖在门房里不肯去，说：“你们要坏我的招牌，我是要同你们拚命的！”门房里人道：“这王八羔子不走，真个等做……”一面说，一面就伸出手来打了王先生两拳。王先生气急了，于是躺在地下喊地方救命。闹的大了，上房里都听见了。瞿耐庵睡在床上，说道：“这种人同他闹什么！给他两个钱，叫他走罢。”瞿太太道：“你有钱你给他，我可是没有这多钱。他肯走就走，不肯走，我去到制台衙门里去一声说，叫首县押着他走！”一面说，一面自己走到外头叫底下人赶他出去。正吵着，齐巧胡二老爷走来看瞿耐庵的病。瞿太太连忙退回上房。胡二老爷便问：“吵的什么事？”门房里人说了。还是胡二老爷顾大局，走过来好劝歹劝，又在自己搭连袋里摸了一块洋钱给他，才肯走的。王先生临走的时候还说：“今天若不是看你二老爷脸上，我一定同他拚一拚哩！”说完了这一句，方才掸掸衣服，辞别胡二老爷出门。

胡二老爷跟了瞿家跟班的直入内室。瞿太太仍旧躲入床后头。胡二老爷当下便问：“大哥的腿怎么样了？可能好些？”瞿耐庵说不动话，只是摇头。胡二老爷是瞿老爷的把兄弟，所以异常关切，便朝着跟班的说道：“外国大夫既不请，中国大夫又是如此，现在总得想个法子，找个妥当的人替他看看才好，总不能听其自然。照这样子，几时才会好呢？我也晓得你们老爷光景，彼此至好，这二三十块钱，就是我替他出也不打紧。”刚说到这里，瞿太太一听他肯出钱，便在床背后接腔道：“难得

二老爷如此关切，一回一回的好意！只要外国大夫包得好，就请二老爷同了他来就是了。”胡二老爷道：“这个外国大夫在外国学堂考过，是顶顶有名的，连这个都医不好，还做什么大夫。而且三十块钱要的亦并不算多。”瞿太太道：“既然如此，就拜托费心了。”胡二老爷去不多时，果然同了外国大夫来，言明三十块洋钱包医，签字为凭。当下就由外国大夫替他推拿了半天，也没下甚么药。毕竟外国大夫本事大，当天就好了许多。前后亦只看过三次，居然慢慢的能够行动，亦没有做瘸子。他夫妇二人自然欢喜不尽。不在话下。

单说瞿太太自从拜宝小姐做了干娘之后，只有瞿耐庵腿痛的两天没有去，以后仍是天天去的。制台衙门里亦跟宝小姐去过两次，九姨太亦请过他。虽不算十分亲热，在人家瞧着，已经是十二分大面子了。瞿太太便趁空先托宝小姐替他老爷谋事情，说道：“不瞒寄娘说，你女婿自从弄了这个官到省，就背了一身的空子。虽说得过几个差使，无奈省里花费大，所领的薪水连浇裹还不够。现在官场的情形，只要有差使，无论大小，人家有事总要找到你，反不如没有差使的好。现在你女婿就是吃了这个有差使的亏，所以空子越发大了。不怕你老人家笑话，照这样子再当上两年，还要弄得精打光呢。现在只求你老人家疼我，你老人家不疼我，更叫我找谁呢！”

一番话说得宝小姐不由不大发慈悲，特地为他到了制台衙门一趟，先把这话告诉了九姨太。九姨太道：“你这话很可以自己同你干爹说。”宝小姐道：“我托干爹这点事情，不怕他不依；然而总得拜托干娘替我敲敲边鼓，来得快些。”九姨太太应允。宝小姐立即跑到内签押房逼着湍制台委瞿耐庵一个好缺。

湍制台起初不答应，说：“他是有差之人，很可敷衍。现在省城里候补的人，熬上十几年见不着一个红点子的都有，叫他不要贪心不足。”宝小姐一见湍制台不答应，登时撒娇撒痴，因见箠押房里无人，便一屁股坐在制台身上，一手拉着制台的耳朵，说：“干爹！这件事我已经答应了人家，你不答应我，我还有什么脸出去！”说着，便从怀里掏出手帕子哭起来了。湍制台被他缠不过，只得应允。宝小姐一直等他应允，方才收泪，另外坐下。跟手九姨太亦走进来，又帮着他说了两句“敲边敲”的话。湍制台自然是无可推却，当面说定，次日见了藩台，就叫他替瞿耐庵对付一个缺，然后宝小姐走的。

原来瞿耐庵老夫妇两个，年纪均在四十七八，一直没有养过儿子。瞧耐庵望子心切，每逢提起没有儿子的话，总是长吁短叹。心上想弄小，只是怕太太，不敢出口。太太也明晓得他的意思，自己不会生养，无奈醋心太重，凡事都可商量，只有娶姨太太这句话，一直不肯放松。每见老爷望子心切，他总在一旁宽慰，说什么“得子迟早有命。命中注定有儿子，早晚总会养的。某家太太五十几岁，一样生产。咱们两口子究竟还没有赶上人家的年纪，要心急做什么呢。”瞿耐庵被他驳过几次，虽然面子上无可说得，然而心总不死。朋友们都晓得他有惧内的毛病，说起话来，总不免拿他取笑。起先瞿耐庵还要抵赖，后来晓得的人多了，瞿耐庵也就自己承认了。

有天一个朋友请他吃饭，同桌的都是爱嫖的人。有两个倡议，说席散之后，要过江到汉口去吃花酒，今天一夜不回来。于是同席的人都答应说去，独有瞿大老爷不响。大家无非又拿他取笑，说他怕太太，恐怕回来要罚跪。此时瞿耐庵已经吃了几

杯酒，酒盖着脸，忽然胆子壮了起来，就说了声“我也同去”。众人又问他：“你这话可当真？”瞿耐庵道：“怎么不当真！我也不过让他些，果然怕了他好了，还做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呢！”众人见他如此，都觉稀罕。当天果然同他到汉口去玩了一夜，第二天酒醒，不觉懊悔起来，怕太太生气。回家之后，少不得造谣言，说局子里有公事，又有外头解来的强盗，臬台因为他老手，特地派他审问，足足审了一夜，所以一夜未回。太太信以为真，以为臬台叫他问案乃是有面子的事情，非但不追究他，而且也甚欢喜，不过说了一句：“既然有公事，为甚么不差人送个信回来，省得家里等门？而且夜里天冷，也好差人送件衣服给你。”瞿耐庵一见太太如此体贴，连忙感谢不尽。

过了十天半个月，朋友们见他吃花酒没有事，以后就常常有人请他。起先还辞过几次，后来晓得太太受骗，便尔胆子渐渐的大了起来，也就时常跟着朋友们走动走动了。他虽然是有家小的人，但是积威之下，只有惧怕的心，没有欢乐的心；忽然一天到得堂子里面，打情骂俏，骨软筋酥，真同初世为人一般，其快乐可想而知。这时候汉口有个做窑姐的，名字叫做爱珠，姿色甚是平常，生意也不兴旺。自从那日瞿耐庵破例跟着朋友吃花酒，因为他没有局带，有个朋友就把爱珠荐给与他。爱珠生意本来清淡，好容易弄到这个孤老^①，岂有不巴结之理。当夜吃完了酒，其时已经不早，爱珠屡次三番要留瞿老爷住在他那里。无奈瞿老爷一来怕有玷官箴，二来怕“河东狮吼”，足足坐了一夜。爱珠也就陪了一夜。到了第二天，过江回省，见了

① 孤老：嫖客。

太太，胡造一派谣言，搪塞过去。这便是第一次破戒。这次住虽未住，然而瞿老爷心上感念爱珠相待之情，已觉得是世界上有一无二了。

后来瞿老爷时常跟着朋友们过江闲逛。人家请他吃酒，爱珠少不得也要敲他吃酒，朋友们也要他复东道。推来推去，无可推却。使有一天，趁太太到戴公馆宝小姐那里请安，午饭之后，跟班的回来说：“太太跟着戴太太到了制台衙门里去，留住了吃晚饭，今天恐怕不得回来，叫小的回来拿衣服。”瞿耐庵一听大喜，晓得太太是在戴公馆、制台衙门常常住的，今天决计不回，便趁这个空，偷偷开了箱子，换了一身的新衣服。齐巧这天早上领的薪水尚未交帐，便包了二十块钱溜过江去，到得爱珠那里。一班好玩的朋友是天天在汉口的，自然一招就到。这天瞿老爷居然摆了一台酒，自己坐了主位。爱珠坐在身旁，不时还同他咬耳朵说话。直把个瞿老爷乐得手舞足蹈，比起候补老爷忽蒙挂牌署缺，接任之后第一次升堂理事，其开心也不过如此。

这天爱珠又留他。他晓得今天太太是不回家了，便尔一口答应。这一夜，他俩要好，自不必说。爱珠在枕头上诉说他本是好人家的女儿，父母因为没有钱用，所以才拿他卖到窑子里来。”谁知竟是个火坑！老鸨的气也受够了！实实在在一天住不下去！你老爷倘若有心救我，就求你救到底！我只要出得此门，就是做丫头亦是情愿的！”说完了这两句，不住的唬唬哭的哭。瞿耐庵听了伤心，也帮着掉眼泪。后来爱珠再三问他：“你老爷的意思到底怎么样……”瞿耐庵一时也回答不出；一来是爱他，二来又是可怜他，满心满意，想要弄他。但是一样：

太太是著名的泼辣货，这事万万商量不通的。倘若瞒着他做了，将来这饥荒一定不少。因此便把念头冷了下来。禁不住爱珠一只手偎住他的脖子，一面又脸对脸的说道：“瞿老爷，你好狠心！我如此的求你，你都不肯可怜可怜我！你放心！我来的时候，老鸨只出二百五十块洋钱；你如今拨出再多一半，有了五百块，也尽够使的了。”瞿老爷一听五百块钱，不禁心上又毕拍一跳，思量：“我那里弄这五百块洋钱呢！”当时便楞住无语，然而心上又实实舍他不得，只说：“等明天商量起来再看”，也没有回绝他。到了次日，约摸太太尚不会回家，恰巧有位朋友在别的窑子里约他吃酒打牌，因此也没有过江回省。这天爱珠又顶住他问过几次。瞿耐庵也巴不得讨他，但是苦于太太不准，二来亦是款项难筹，一时无从答应。

齐巧这天请他吃酒的这位朋友，姓笪，号玄洞，是湖北著名有钱的人。论起他的钱来，也不是自己赚的，是他老人家做武官，打“长毛”，在军营里得来的。这两年他老人家过世了，他自己尚在服中，就出来烂嫖烂赌，无论什么朋友都肯结交，一齐拉了来吃酒。不过他天生就的另外一种脾气，是：朋友遇有急难，问他借钱，他是是一毛不拔的；倘若是在窑子里替婊子赎身，或者在赌台上人家借做赌本，他却整百整千的借给人家，从来没有回头过。因此湖北官、幕两途，凡是好玩的人都肯同他交结。他并且很高兴借着官场势力欺压欺压那些乌龟王八开窑子的。

瞿耐庵晓得他这个脾气。齐巧这天正是他请吃酒，不觉打动念头，想好了主意，先走到笪玄洞相好家里，问“笪老爷来了没有？”窑子里人回称：“笪老爷刚起身，在屋里吃大烟呢。”瞿

耐庵掀帘进去。笪玄洞立即起身相迎，劈口便问：“今儿晚上奉请条子接到了没有？”瞿耐庵忙称：“一定过来奉陪。”当下言来中语去，扳谈了半天。瞿耐庵思思索索，想要说又不好直说。楞了好几次，才走到笪玄洞身旁，附耳说了一句道：“有件事要同老哥商量。”笪玄洞见他来时，早已一手拿着烟灯坐焉洗耳恭听，听说有事商量，便正颜厉色的问他：“有什么事情？”

瞿耐庵又扭扭捏捏的半天，把脸涨的绯红，说道：“不为别的，就是爱珠的事情。”笪玄洞道：“可是你要娶他？”瞿耐庵道：“老哥真真是明鉴万里！怎么一猜就猜着了！”说着，便把爱珠要跟他的话一五一十说了，又说：“别的都好商量，单是身价要五百块洋钱这件事顶烦难，一时往那里去凑！所以来同老哥斟酌斟酌。”笪玄洞道：“身价倒是小事。你是晓得我的脾气的；无论什么好朋友，就是亲戚本家，他老子娘死了，没有棺材睡，跪在地下问我借钱告帮，这个钱我是向来不借的；倘然有人家要讨小，或是赌钱输了，这个钱我最肯帮忙的。不过你老嫂子答应不答应？不要将来我们旁边人都弄得没趣！”瞿耐庵又把脸一红道：“这个……”笪玄洞道：“这个怎么样？”瞿耐庵道：“等我再去斟酌斟酌看。”笪玄洞道：“斟酌好了，快约我个信。我的钱是现成的。”

瞿耐庵仍回到爱珠屋里，拿两只眼睛瞧着爱珠，一声不响，呆坐了半天。爱珠又问他：“事情怎么样？”瞿耐庵看了半天，实在舍不得，一时色胆包天，只说得一句道：“依你办就是了，有什么怎么样！”爱珠便催他立刻叫了老鸨来在当面商量。老鸨来了，瞿耐庵吱吱了半天，脸涨红了，还是说不清楚。幸亏爱珠自己爽爽快快的说了。老鸨先讨他八百，后来磨来磨去，

磨到五百五。爱珠问：“瞿老爷，怎么样？”瞿老爷道：“五百块钱是有的，多了我没处去借。”老鸨道：“瞿大老爷大福大量，何在乎这五十块钱！”爱珠也生了气说：“瞿老爷！为了五十块钱，不肯救我么？”说着就哭。瞿耐庵没有法子，又去找笪玄洞。笪玄洞就一口答应代借五百五十块，又说：“娶了过来，你老哥总得另外打公馆。这里洋街上西头有我一处房子空着，你不妨就般了去先住起来。”又道：“正价虽有，零星开销也不能省的，我讨小讨惯的了，还有什么不晓得的。索性成全你倒底罢：五百五的正价，算是借项，如今再多送你两百块钱，就算是我的贺仪，我也不另外送了。”于是瞿耐庵感激不尽。当天就去看房子，租家伙，诸事停当，然后到窑子里同老鸨交清楚，连夜一顶小轿把爱珠接了出来。

这天瞿耐庵一心只有新讨的小老婆在心上，泼出胆子来做，早把太太丢在九霄云外了。这一夜又没有过江。第二天晚上，特地叫了两席酒请众位朋友。自然是笪玄洞首坐。席面上大家又叫局骰拳，尽情取乐。等到席散，又有十二点半了。接连瞿耐庵三夜没有回省。他太太跟着宝小姐在制台衙门里，恰恰亦住了三夜。

第四天太太回来，问起老爷。家人不便直回，说：“老爷在局里办公事，三天三夜没有回来。”太太大动疑心，说：“他这个差使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整日整夜办不完？就是上司有什么公事交代他办，亦何至于连着回家睡觉的工夫都没有了？这话我不相信！”立刻吩咐跟班：“赶快到局子里看看老爷到底在那里不在！”跟班心上是明白的，出来打了一个转身，回来告诉太太说：“老爷正在局子里忙着呢。”瞿太太是何等样人，眼睛比

镜子还亮，早看出这跟班说的是假话，便说：“是了，替我打轿子。”跟班的只得依他。等到上了轿，请示到那里。瞿太太说：“到局子里看老爷去。”一句话把跟班的吓急了，只好硬硬头皮，跟到那里再说。

当时一群人跟着太太的轿子一直走到局子里。谁知局子里声息全无，一个鬼影子也没有。瞿太太见了把门的，劈口就问：“瞿大老爷今天来过没有？”把门的回道：“大老爷有四天不到这里来了。”瞿太太回头瞧着跟班的哼哼两声，吓得跟班脸色都变了。瞿太太下轿问明白了，走到老爷素来办公事的一间屋子里坐下。那个跟班连忙拿鸡毛掸子掸桌子上的灰尘，又忙着替太太献茶。瞿太太道：“用不着你忙！我有话问你！”跟班的拉长了嗓子，一叠连声的答应“者，者”，手里还是不住的做他的事情。瞿太太看着格外生气，又厉声骂道：“混帐王八蛋！你说老爷在局子里，如今到那里去了？你替我把老爷找出来！找不出来问你要！”那个跟班的还只顾答应“者，者”，站在底下，拿两只眼睛相着鼻子，一句别的话也没有。太太气极了，一迭连声的拍桌子骂王八蛋，叫他还出老爷来。

其时同来的还有一个是本在公馆厨房里做打杂的，现在亦升作二爷了。这人姓胡，名福，最爱挑唆是非，说人坏话。瞿太太欢喜他。外头有什么事，都是他听了来说，赛如耳报神一般，所以才会提升到二爷。瞿太太到局子里下轿，他早已跑到别屋子里向别人家的二爷探问详细，知道老爷这两天同了朋友出城过江到汉口窑子里玩耍，恋着不回来。他得到这信息，又如赶头报似的，赶过来到上瞿太太跟前，弯着腰，蜷蜷螯螯的，将此情由全般托出。他说话说得旁人都不听见，只见瞿太

太面孔气得铁青，四肢厥冷，坐在椅子上半天说不出话来。后来想了半天，这事情非得自己亲身过江到汉口，决不能扫穴擒渠。当时又问胡福：“老爷在汉口什么人家住夜？”胡福道：“出去问过众人，都说不晓得，横竖到了汉口总打听得出的。”瞿太太无奈，遂命：“打轿！你们都跟着我到汉口去！”众人只得答应着。要知此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息坤威解纷凭片语 绍心法清讼诘多才

话说瞿太太零时过得江来，下船登岸。轿夫仍把轿子抬起，都说：“怎么一个大地方，晓得老爷在那里？到那里去问呢？”到底瞿太太有才情，吩咐一个跟班的，叫他到夏口厅马老爷衙门里去，就说是制台衙门里来的，要找瞿老爷，叫他打发几个人帮着去找了来。家人奉令，如飞而去。瞿太太也不下轿。就叫轿夫把轿子抬到夏口厅衙门左近，歇了下来等回信。原来这位夏口厅马老爷在湖北厅班当中，也很算得一位能员，上司跟前巴结得好，就是做错了两件事，亦就含糊过去了。他虽是地主官，也时常到戏馆里、窑子里走走，不说是弹压，就说是查夜。就是瞿耐庵、笪玄洞几个人，近来也很同他在一块儿。瞿耐庵讨爱珠一事，他深晓得，昨夜请客，他亦在座。这天在衙门里，忽然门上人上回来：“制台衙门有人来问瞿大老爷，叫这里派人帮着去找。”他便急得屁滚尿流，立刻叫门上人出来说：“瞿大老爷新公馆在洋街西头第二条弄堂，进弄右手转弯，第三个大门便是。”又派了两名练勇同去引路。当下又问：“制台衙门里甚么人找他？为的是什么事？”来人含含糊糊的回了两句，同了练勇自去。走不多时，遇见瞿太太的轿子，跟班的上前禀复说：“老爷在某处新公馆里。”

瞿太太一听“新公馆”三个字，知道老爷有了相好，另外租的房子，这一气更非同小可！随催轿夫跟着练勇一路同到洋街西头，按照马大老爷所说的地方，走进弄堂，数到第三个大门，敲门进去。瞿太太在轿子里问：“这里住的可是姓瞿的？”只见一个老头子出来回道：“不错，姓‘徐’。你是那里来的？”瞿太太不由分说，一面下轿，一面就直着嗓子喊道：“叫那杀坯出来！我同他说话！办的好公事！天天哄我在局子里，如今局子搬到这里来了！快出来，我同你去见制台！”一面骂，一面又号令手下人：“快替我打！”其时带来的人都是些粗卤之辈，不问青红皂白，一阵乒乒乓乓，把这家楼底下的东西打了个净光。那个老头子气昏了，连说：“反了！反了！这是那里来的强盗！”正闹着，瞿太太已到楼上搜寻了一回，一看样子不对，急忙下楼，问同来的练勇道：“可是这里不是？怎么不对呀？”那房主老头儿也说道：“你们到底找的是那个？怎么也不问个青红皂白，就出来乱打人！世界上那有这种道理！”瞿太太自知打错，连忙出门上轿，骂手下人糊涂，不问明白就乱敲门。老头子见自己的东西被他们捣毁，如今一言不发，便想走出去上轿，立刻三步并做两步跑出来，拉住轿杠要拚命。幸亏有两个练勇助威，一阵吆喝，又要举起鞭子来打，才把老头子吓回去了。

这里瞿太太在轿子里还骂手下人，骂练勇。内中的一个练勇稍须明白些，便说：“莫不是我们转弯转错了罢？我们姑且到那边第三家去问声看。”刚刚走到那边第三家门口，只见本公馆里另外一个管家正在那里敲门。瞿太太一见有自己的人来敲门，便道：“就是这里了！”那管家一见太太赶到，晓得其事已破，连忙上前打一个千，说道：“替太太请安。小的亦是来找老

爷的，想不到太太也会找到这里来。”瞿太太道：“你们一个鼻子管里出气，做的好事情，当是我不知道！如今被我访着了，你倒装起没事人来了！你仔细着！等我同你老爷算完帐再同你算帐！”说完，推门进去。却不料其时瞿老爷已不在这里了，只有新娶的爱珠同一个老妈在楼上，一见楼下来了许多人，知道不妙，坐在楼上不敢则声。瞿太太因刚才打错了人家，故到此不敢造次，连问两声，不见有人答应，便即迈步登楼。一见楼上只有两个女人，不敢指定他一定是老爷的相好，只得先问一声：“这里可是瞿老爷的新公馆？”爱珠望望他，并不答应。瞿太太只得又问，歇了半晌，爱珠才说道：“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走到这里来？”瞿太太见问，反不免楞住了。站在扶梯边，进不得进，退不得退。

正在为难的时候，忽然胡福上来报道：“太太，正是这里。跟班老爷出门的黄升报信来了。”瞿太太一听是这里，立刻胆子放大，厉声说道：“叫他上来！”黄升上楼见了太太，就跪在地下磕头，说是替太太叩喜。瞿太太发怒道：“老爷讨小，他欢喜，我是没有什么欢喜，用不着你们来巴结！我是不受这一切的！”黄升道：“小的替太太叩喜，不是这个，为的是老爷挂了牌了。”瞿太太一听“挂牌”二字，很像吃了一惊似的，连忙问道：“挂那里？”黄升道：“署理兴国州。”瞿太太道：“这一个缺也罢了，但是还不能遂我的心愿。横竖我们这位老爷，无论得了甚么缺，出去做官总是一个糊涂官。你们不相信，只要看他做的事情。他说年纪大了，愁的没儿子，要讨小，难道我就不怕绝了后代？自然我的心比他还急。我又没有说不准他讨小。如今瞒着我做这样的事情，你们想想看，叫我心上怎么不气呢！”

众人一见太太嘴里虽说有气，其实面子上比起初上楼的时候已经好了许多。就以瞿太太本心而论，此番率领众人一鼓作气而来，原想打一个落花流水；忽然得了老爷署缺信息，晓得干娘宝小姐的手面做到，心中一高兴，不知不觉，早把方才的气恨十分中撇去九分。但是面子上一时落不下去，只得做腔做势，说道：“我末，辛辛苦苦的东去求人，西去求人，朝着人家磕头礼拜，好容易替他弄了这个缺来。他瞒着我，倒在外头穷开心。我这是何犯着呢。他指日到任，手里有了钱，眼睛里更可以没有我了。不如我今天同他拚了罢！我也没福气做什么现任太太，等我死了，好让人家享福！”说道，便要寻绳子，找剪子，要自己寻死。一众管家老妈只得上前解劝。此时新姨太太爱珠坐在窗口揩眼泪，只是不动身。一众管家因听得老爷挂牌，都不肯多事，一个个站着不动。瞿太太看了，愈加不肯罢休，说：“你们都是帮着老爷的，不替我太太出力！老爷得了缺，你们想发财；你们可晓得老爷的这个缺都是太太一人之力么？既然大家没良心，索性让我到制台衙门里去，拿这个缺仍旧还了制台，叫他另委别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又不是众人的灰孙子！”说罢，大哭不止。

正闹着，人报：“马老爷上来。”原来瞿太太初上楼之后，齐巧瞿耐庵亦从外头回来，刚进大门，一听说是太太在这里，早吓得魂不附体。知道事情不妙，心上盘算了一回：“别的朋友都靠不住，只有夏口厅马老爷精明强干，最能随机应变，不如找了他来，想个法子把个阎王请开，不然，饥荒有得打哩！”想好主意，刚出大门，那边第三家被太太打错的那个姓徐的老头儿赶了过来，一把拉住瞿耐庵，说：“你太太打坏了我的东西，要

你赔我！你若不赔，我要叫洋东出场，到领事那里告你的！”瞿耐庵听了，顿口无言。还是跟去的管家会说话，朝姓徐的千赔不是，万赔不是，才把老爷放手。瞿耐庵得了命，立刻一溜烟跑到夏口厅衙门，将以上情形同马老爷说知。马老爷无可推却，只得赶了过来。瞿太太虽然从未见面，事到此一问，也说不得了。

当下马老爷上楼，也不说别的，但连连跺脚，说道：“要人家冒名顶替，亦得看什么人去！他们叫耐庵顶这个名，我就说不对，如今果然闹出事来了！如今果然闹出事来了！打错了中国人还不要紧，怎么打到一个洋行买办家去！马上人家告诉了洋东，洋东禀了领事，立时三刻，领事打德律风^①来，不但要赔东西，还要办人。大家都是好朋友，叫我怎么办呢！”他说的话虽然是没头没脑，瞿太太听了，大致亦有点懂得，本来是坐着的，到此也只好站了起来。马老爷装作不认识，连问：“那一位是瞿太太？……”管家们说了。马老爷才赶过来作揖，瞿太太也只得福了一福。

马老爷又说道：“这事情只怪我们朋友不好，连累大嫂过这一趟江，生这一回气。这女人本是在窑子里的，因为老鸨凶不过，所以兄弟起头，合了几个朋友，大家凑钱拿他赎了出来。兄弟是做官人，如何讨得婊子；众朋友都仗义，你亦不要，我办不要，原想等个对劲的朋友，送给他做姨太太。当时就有人送给我们耐庵兄的。兄弟晓得耐庵兄的脾气，糊里糊涂，不是可以讨得小的人，所以力劝不可。当时朋友们商议，大家拿出钱

^① 德律风：电话，英语译音。

来养活他，供他吃，供他用，还要门口替他写个公馆条子，省得不三不四的人闹进来。大嫂是晓得的：我们汉口比不得省城，游勇会匪，所在皆是，动不动要闯祸的；有了公馆条子，他们就不敢进来了。其时便有朋友说玩话：‘耐庵兄怕嫂子，不敢讨小，我偏要害他一害，将来这里我就写个瞿公馆，等老嫂子晓得了，叫他吃顿苦头也是好的。’条子如今还没有写，不料这话已经传开，果然把大嫂骗到这里，呕这一口气，真正岂有此理！”

瞿太太听说，低头一想：“幸亏没有动手，几几乎又错打了人！”又转念想道：“如果不是这里，何以我叫人请问你马老爷，你马老爷派了练勇同我到这里来呢？为甚么黄升亦到这里来找老爷呢？”当把这话说了出来。马老爷赖道：“我并没有这个话。果然耐庵讨了小，要瞒你嫂子，我岂肯再叫人同了你来。一定是我们门口亦是听了谣言，以讹传讹。大嫂断断不要相信！”瞿太太又问黄升。亏得黄升人尚伶俐，亦就趁势回道：“小的亦是听见外面如此说，所以会找到这里来，不过是来碰碰看，并不敢说定老爷一定要在这里。”

瞿太太又把瞿老爷几天在外不回家的话说了。马老爷道：“公事呢，原有公事。”又凑前一步，低声对瞿太太说道：“新近我们汉口到了几个维新党，不晓得住在那一片栈房里，上头特地派了耐庵过来访拿，恐怕声张起来，那几个维新党要逃走，所以只以玩耍为名，原叫旁人看不出的意思。大嫂，你不晓得，这维新党是要造反的，若捉住了就要正法的。这两年很被做兄弟的办掉几百个。不料现在还有这种大胆的人来到这里，又不晓得有什么举动。将来耐庵把人拿着了，还要大大的得保

举呢。”瞿太太道：“如今挂了牌，就要到任，怎么还能来办这个呢？”马老爷道：“牌是藩台挂的，拿维新党是臬台委的，大家不接头。大约总得把这件事情办完了才得去上任。”瞿太太道：“维新党是要造反的，是不好惹的。有了缺还是早到任的好。等我去同制台说，把这差使委了别人罢。我们拿了人家的脑袋去换保举，怕人势势的，这保举还是不得的好。”马老爷道：“制台跟前有大嫂自己去，自然一说就妥。”瞿太太又抢着说道：“倒是前头打错的那个人家，怎么找补找补他才好？”马老爷皱着眉头道：“这倒是顶为难的一桩事情！现在牵涉洋商，又惊动了领事，恐怕要酿成交涉重案咧！”瞿太太亦着急道：“到底怎么办呢？这个总得拜托你马老爷的了！”说着，又福了一福。马老爷见瞿太太一面已经软了下来，不至生变，便也趁势收篷，立刻拿胸脯一拍，道：“为朋友，说不得包在我身上替他办妥就是了。大嫂此地也不便久留，就请过江回省。且看事情办的怎么样，兄弟再写信给耐庵兄。”于是瞿太太千恩万谢，偃旗息鼓，率领众人，悄悄回省而去。

这里马老爷回到衙门，一看瞿耐庵还在那里候信。马老爷先把他署缺的话说了，催他赶紧回省谢委，又把方才同他太太造的一派假话也告诉了他，以便彼此接洽，一面又叫人安慰徐老头子，打坏的东西，一齐认赔，还叫人替他点一副香烛，赔礼了事。又同瞿耐庵商量：“现在看尊嫂如此举动，尊宠只好留在汉口，同了去是不便的。等你到任一两月之后，看看情形如何再来迎接。好在这里有我们朋友替你照应，你只管放心前去。”瞿耐庵见各事都已办妥，异常感激，方才辞别马老爷渡江回省，向公馆而来。

回家之后，虽说有马老爷教他的一派胡言可以抵制，毕竟是贼人胆虚，见了太太总有点扭扭捏捏说不出话来。幸亏他太太打错了一个人家，又走错了一个人家，亦觉得心上没趣，没精打采。见了老爷，但说得一句：“还不赶紧去谢委！”又道：“拿什么维新党的差使可以趁空让给别人罢，自己犯不着揽在身上。”瞿耐庵一见马老爷之计已行，便道：“这捉人的差使，我就去回复了臬台，叫他另外派人，我们可以马上就去到任。”瞿太太道：“你辞得掉，顶好，倘若辞不掉，只好苦了我再到制台衙门里替你去走一趟。”瞿耐庵道：“容易得很，一辞就掉，不消太太费心。”说着，便换了衣服，赴各宪衙门谢委。第二天瞿太太又到戴公馆叩谢过干娘。又求宝小姐把他带到制台衙门叩谢过干外公、干外婆。瞿耐庵不日也就稟辞。接着便是上司荐人，同寅饯行，亦忙了好几日。

临走的头一天，瞿耐庵又到夏口厅马老爷那里再三把新娶的爱妾相托。马老爷自然一口答应，当下又请教做官的法门。马老爷说：“耐庵，你虽然候补了多年，如今却是第一回拿印把子。我们做官人有七个字秘诀。那七个字呢？叫做‘一紧，二慢，三罢休’。各式事情到手，先给人家一个老虎势，一来叫人家害怕，二来叫上司瞧着我们办事还认真；这便叫做‘一紧’。等到人家怕了我们，自然会生出后文无数文章。上司见我们紧在前头，决不至再疑心我们有什么；然后把这事缓了下来，好等人家来打点；这叫做‘二慢’。‘千里为官只为财’，只要这个到手。……”马老爷说着，把两个指头一比。瞿耐庵明白，晓得他说的是钱了。马老爷又说：“无论原告怎么来催，我们只是给他一个不理，百姓见我们不理，他们自然不来告状；这就

叫做‘三罢休’。耐庵，你要晓得，我们湖北民风刁悍，最喜健讼，现在我们不理他，亦是个清讼之法。至于别的法门，一时亦说不尽。好在你请的这位刑名老夫子王召兴本是此中老手，一切趋避之法他都懂的，随时请教他就是了。”瞿耐庵听了，甚是佩服。回家收拾行李，雇船起程。

等到上了船，头一夜，瞿太太等人静之后，亲自出来船前船后看了几十遍，生怕老爷另雇了船带了相好同去。后来见老爷一直睡在大船上，晓得没有别人同来，方才放心。

兴国州离省不过四五天路程。头天派人下去下红谕。次日赶到本州，书差接着。瞿耐庵拜过前任，便预备第二天接印。这天原看定时辰，午时接印。到了十一点半钟，瞿老爷换了蟒袍补褂，打着全副执事，前往衙门里上任。齐巧有个乡下人不懂得规矩，穿了一身重孝，走上前来拉住轿杠，拦舆喊冤。轿子跟前一班听差的衙役三班，赶忙一齐过来呼喝，无奈这乡下人蛮力如牛，抵死不放。瞿老爷忌讳最深，这日原定了时辰接印，说是黄历上虽然好星宿不少，底下还有个坏星宿，恐怕冲撞了不好，特地在补褂当中挂了一面小铜镜子，镜子上还画了一个八卦，原取“诸邪回避”的意思。如今忽见一个穿重孝的人拉舆叫喊，早把瞿老爷吓得面如土色，以为到底时辰不好，必定撞着什么“披麻星”了。

好容易定了一定神，方问得一句：“这穿孝的是什么人？”那乡下人见老爷说了话，连忙跪下着：“小的冤枉！小的是王七。小的的父亲上个月死了，有两个本家想抢家当，争着过继，硬说小的不是小的的父亲养的，因此要把小的母子赶出大门。”瞿老爷道：“不是你父亲养的。难道是你娘拖油瓶拖来的

吗？”王七道：“我的青天大老爷！为的就是这句话！前任大老爷得了被告的钱，所以就把小的断输了。小的打听得今日青天大老爷上任，所以赶来求伸冤的。”瞿老爷不等说完，拍着扶手板，大骂道：“好刁的百姓！我没有来到这里就晓得你们兴国州的百姓健讼！如今还没有接印，你就来告状！甚么大不了的事情！这是你们家务事，亦要老爷替你管？我署这个缺，原是上头因我在省里苦够了，所以特地委个缺给我，原是调剂我的意思，不是叫我来替你们管家务！一个兴国州，十几万百姓，一家家都要我老爷管起来，我亦来不及呀！赶出去！不准！”差役们一阵吆喝，七八个人一齐上前来拖，好容易把个王七拖走。王七嘴里还是一味的喊“冤枉”，见老爷不准，索性在轿子旁边大哭起来。瞿老爷听着讨厌，连连吐馋唾，连连说：“晦气！……”后来见王七痛哭不止，不由无名火动，在轿子里大声喊道：“替我把那王八蛋锁起来！等我接了印再打他！”新官号令，衙役们无有不遵的，立刻把王七锁起。

说话间瞿老爷已经到了大堂下轿。礼生告吉时已到，鼓手吹打着。等老爷拜过了印，便是老爷升座，典史堂参，书差叩贺。瞿老爷急急等诸事完毕，一天怒气便在王七身上发作，立刻叫人把他提到案前跪下，拍着惊堂木，骂道：“你要告状，明天不好来，噯！后天不好来，偏偏老爷今天接印，你撞个来！你死了老子的人不怕忌讳，老爷今天是初接印，是要图个吉利的！拉下去！替我打！”两旁差役一声吆喝，犹如鹰抓燕雀一般，把王七拖翻在地，剥去下衣，霎时间两条腿上早已打成两个大窟窿，血流满地。瞿老爷瞧着底下一滩红的，方才把心安了一半。原来他的意思，以为“我今日头一天接任，看见这个身穿重

孝的人，未免大不吉利，如今把他打的见血，也可以除除晦气了。”他坐在堂上一直不作声，掌刑的皂班便一直不敢停手。看看打到八百，他还从不则声。倒是值堂的签押二爷瞧着不对，轻轻的回了老爷，方把王七放起来，然而已经不能行动了。瞿耐庵至此方命退堂。

此时前任还住在衙门里，没有让出。瞿耐庵只好另外凭了公馆办事，把太太一块儿接了上来同住。

且说他的前任姓王，表字柏臣，乃是个试用知州。委署这个缺未及一年，齐巧碰着开征时候，天天有银子进来，把他兴头的了不得，以为只要收过这委钱漕，就是交卸，亦可以在省里候补几年了。那知乐极悲生，刚才开征之后，未及十天，家乡来了电报，说是老太爷没了。王柏臣系属亲子，例当呈报丁忧。报了丁忧，就要交卸，白白的望着钱粮漕米，只好让别人去收。当下他看过电报，回心一想，连忙拿电报往身子一拽，吩咐左右不准声张。他全不想一个外府州、县衙门，凭空里来了一个电报，大家总以为省里上司来的什么公事，后来好不容易才打听出来。然而他老人家虽然死了老太爷，因为要瞒众人，并不举哀。后被大家看破了，不免指指摘摘，私相议论。

王柏臣晓得遮盖不住，只得把帐房及钱谷师爷请来，并几个有脸面、有权柄的大爷们亦叫齐。等到众人到了，他一齐让到签押房床后头一间套屋里去。两位师爷坐着，几个大爷站着，别的人一概赶出。王柏臣更亲手把两扇门关好，然后回转身来，朝着两位师爷一跪就下。大家虽然明晓得他是丁艰，面子上只作不知，一齐做出诧异的样子，问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断断乎不敢当！快快请起！”说着，两位师爷也跪下了。王

柏臣只是不起，爬在地下，哭着说道：“兄弟接到家乡电报，先严前天已经见背了！”两位师爷又故作嗟叹，说道：“老伯大人是什么病？怎么我们竟其一点没有晓得呢？”王柏臣道：“如今他老人家死已死了，俗语说得好：‘死者不可复生。’总求两位照应照应我们这些活的。我一家门几十口人吃饭，丁忧下来，一靠就是三年，坐吃山空，如何干靠得住！如今事情，权柄是在你们二位手里。”又指着几个大爷们说道：“至于他们都是兄弟的旧人，他们也巴不得兄弟迟交卸一天好一天。只要你二位肯把丁忧的事情替兄弟瞒起，多耽搁一个月或二十天，不要声张出来，上头亦缓点报上去。趁这档口，好叫兄弟多弄两文，以为将来丁忧盘缠，便是两兄莫大之恩！就是先严在九泉之下，亦是感激你二位的！”一席话说得两人都回答不出。还是帐房师爷有主意，一想：“东家早交卸一天印把子，我们亦少赚一天钱。好在他匿丧与我们无干，我们乐得答应他，做个顺水人情，彼此有益。”便把这话又与钱谷师爷说明，钱谷师爷亦应允了。几个大爷们更是不愿意老爷早交卸的。于是彼此相戒不言。王柏臣重行爬下替两位师爷磕了一个头，爬了起来，送两位师爷出去，一路说说笑笑，装作没事人一般。

当天帐房师爷同钱谷师爷又出来商量了一条主意，说：“现在钱粮才动头开征，十几天里如何收得齐？总得想个法子叫乡下人愿意在我们手里来完才好。于是商量了一个跌价的法子：譬如原收四吊钱一两的，如今改为三吊八或是三吊六，言明几天为限。乡下人有利可图，自然是踊跃从事。如此办法，一来钱粮可以早收到手，二来还落个好声名。商妥之后，当把这话告诉了王柏臣。王柏臣一想不差，使叫照办，立刻发出告

示，四乡八镇统通贴遍。乡下人见有利益可沾，果然赶着来完。看看到了半个月，这一季的钱粮已完到六七成了，王柏臣的银子也赚得不少了。帐房、钱谷二位师爷又商量道：“钱粮已收到一大半，可以劝东家报丁忧了。等到派人下来，总得有好几天，怕不要收到八九分。多少留点后任收收，等人家捞两个，也堵堵人家的嘴，倘若收得太足了，后任一个捞不到，恐怕要出乱子。”当把这话又通知了王柏臣，王柏臣还舍不得。两位师爷便说：“有了这个样子，我们也很对得住东家了。到这时候再不把丁忧报出去，倘或出了什么岔子，我们是不包场的。”便有人把这话又告诉了王柏臣。

王柏臣是个毛燥脾气，一听这话，便跳得三丈高，直着嗓子喊道：“我死了老太爷我不报，我匿丧，有罪名我自己去担，要他们急的那一门呢！”话虽如此说，自己转念一想：“不对，如今我自己把丁忧的事情嚷了出去，倘若不报丁忧，这话传了出去将来终究要担处分的。罢罢罢，我就吃点亏罢！”当时就把这话交代了出去。又自譬自解道：“丁忧大事，总以家信为凭，电报是作不得准的。犹如大官大员升官调缺，总以部文为凭，电传上谕亦是作不得准的。所以我前头虽然接到电报不报丁忧，于例上亦没有什么说不过去。”此时合衙门上下方才一齐晓得老爷丁忧，一个个走来慰问。王柏臣也假做出闻讣的样子，干号了一场。一面禀报上司，一面将印信交代典史太爷看管。跟手就在衙门里设了老太爷的灵位，发报丧条子，即日成服。从同城起以及大小绅士，一齐都来叩奠。

转眼间上头委的瞿耐庵也就到了。瞿耐庵未到之前，算计正是开征时候，恨不得立时到任。等得接印之后一问，钱粮已

被前任收去九成光景，登时把他气的话都说不出来。后来访问前任用的是个什么法子，才晓得每两银子跌去大钱四百，所以乡下人都赶着来完。常言道：“好事不出门，恶言传千里。”王柏臣接着电报十几天不报丁忧，这话早已沸沸扬扬，传的同城都已知道，就有些耳报神到瞿耐庵面前送信讨好。瞿耐庵拿到这个把柄，恨不得立时就要禀揭他。遂只详求实在，又有人把帐房师爷待出主意，叫他跌价的话说了出来。于是瞿耐庵恨这帐房师爷比恨王柏臣还要利害，总想抓他一个错，拿练子锁了他来，打他二千板子，方雪此恨。

此时王柏臣钱虽到手，一听外头风声不好，加以后任同他更如水火，现在尚未结算交代，后任已经处处挑剔，事事为难。凡他手里顶红的书差，不上三天，都被后任换了个干净，就是断好的案子，亦被后任翻了好几起。此时瞿耐庵一心只顾同前任作对，一桩事到手，不问有理无理，但是前任手里占上风的，他总得反过来叫他占下风，要是前任批驳的，到他手里一定批准。

有天坐堂，一件案情有姓张的欠了姓孙的钱，有二十多年未还。还是前任手里，姓孙的来告了，王柏臣断姓张的先还若干，其余拨付。两造遵断下去。这个档口，齐巧新旧交替，等姓张的缴钱上来，已是瞿大老爷手里了。瞿大老爷有心要拿前任断定的案子批驳，就传谕下来，硬叫姓孙的找出中人来方准具领。姓孙的说：“我的老爷！事情隔了二十多年，中人已经死了，那里去找中人？横竖有纸笔为凭，被告肯认帐就是了。”瞿耐庵道：“放屁！姓张的答应，我老爷不答应！没有中人，没有证见，就听你们马马糊糊过去吗？钱存案，候寻到中人再领。”一阵吆

喝,把两边都撵下去。这是一桩。

又有一桩:是一个姓富的定了一家姓田的女儿做媳妇。后来姓田的忽然赖婚,说了姓富的儿子许多坏话,就把女儿另外许给一个姓黄的。姓富的晓得了,到州里来打官司。前任王柏臣断的是叫姓黄的退还礼金,拿姓田的训饬了两句,吩咐他不准赖婚,仍旧将女儿许配姓富的。当时三家已遵断具结。到了瞿耐庵手里,姓黄又来翻案。瞿耐庵一翻旧卷,便谕姓田的仍将女儿许于姓黄的儿子。姓富的不答应,上堂跪求。老爷说:“你儿子不学好,所以人家不肯拿女儿许给他。只要你儿子肯改过,还怕没有人家给他老婆吗?不去教训自己的儿子,倒在这里咆哮公堂,真正岂有此理!再不遵断,本州就要打了!”一顿臭骂,又把姓富的骂了下去。

过了一天又问案。头一起乃是胡老六偷割了徐大海的稻子,却不是前任手里的事。瞿耐庵坐到堂上看了看状子,便把原告叫了上来问了两句,叫他下去。又叫被告胡老六上来,便拍着桌子,骂道:“好个混帐王八蛋!人家种的稻子,要你去割他的!”便喊叫:“拉下去打他三百板子!”被告胡老六道:“小的还有下情。”瞿耐庵喝令:“打了再说!”早有皂役把他托翻了,打了三百板,放他起来跪着。瞿耐庵道:“你有什么话,快说!快说!”胡老六道:“小的的地是同徐大海隔壁。他占了小的地,小的不依他,他不讲理,所以小的才去割他的稻子的。”瞿耐庵道:“原来如此。”再把原告徐大海带上,骂道:“天下人总要自己没有错才可告人!你既然自己错在前头,怎么能怪别人呢?也拉下去打三百!”徐大海道:“小的没有错。”瞿耐庵道:“天下那有自己肯说自己错的!不必多说!快打!快打!”站堂的早

把徐大海拉下去，亦打了三百。瞿耐庵便喝令到一边去，具结完案。

随手问第二起，乃是卢老四告钱小驴子，说他酗酒骂人。瞿耐庵也是先带了原告问过，叫他下去，把被告带上来，打了一百。被告说：“小的平时一钟酒不喝的，见了酒头里就晕，怎么会吃醉了酒骂人呢？是他诬赖小的的。”瞿耐庵又信以为真了，竟把原告喊上来，帮着被告硬说他是诬告，也打一百。仍旧带在一旁具结。

于是又问第三起，是一个人家大小老婆打架儿。大老婆朱苟氏，小老婆朱吕氏，男人朱骆驼。这件事实在是小老婆撒泼行凶，把大老婆的脸都抓破，男人制伏不下，所以大老婆来告状的。瞿耐庵把状子略看了一看，便叫带朱苟氏。朱苟氏上来跪下，刚说得几句，瞿耐庵不等他说完，便气呼呼的骂道：“统天底下，你做大老婆的就没有好东西！常言说得好：‘上梁不整下梁差。’你倘若是个好的，小老婆敢同你打架么？这要怪你自己不好。我老爷那里有工夫替你管这些闲事！不准！”又把男人朱骆驼叫上来吩咐道：“你家里有这样凶的大老婆，为什么要讨小？既然讨了小，就应该在外头，不应该叫他们住在一块儿。闹出事来，你自己又降伏不住他们，今天来找我老爷。你想，我老爷又要伺候上司，又要替皇上家收钱粮，再管你们的闲帐，我老爷是三头六臂也来不及！快快回去，拿大小老婆分开在两下里住，包你平安无事。”朱骆驼道：“起初本是两下住的，后来大的打上门来，吵闹过几次，才并的宅。”瞿耐庵道：“这就是大的不是了！”说着，要打。大老婆急了，求了好半天，算没有打。亦是具结完案。

接着又审第四起，乃是两个乡下人：一个叫杨狗子，一个叫徐划子。两个为了一只鸡，杨狗子说是他的，徐划子又说是他的，说不明白，就打起架来。杨狗子力气大，把徐划子右腿上踢伤了一块，一齐扭到州里来喊冤。官叫仵作验伤。仵作上来，把徐划子的裤子脱了下来，看了半天，跪下禀过。瞿大老爷便同徐划子说道：“容易。他踢坏了你的右腿，我老爷现在就打他的右腿。”于是吩咐把杨狗子翻倒在地，叫皂隶只准拿板子打他的右腿，一连打了一百多下。先是发青，后为发紫，看看颜色同徐划子腿上踢伤的差不多了，瞿耐庵便命放起来。嘴里又不住的自赞道：“像我这样的老爷，真正再要公平没有！”于是徐、杨二人又争论那只鸡。瞿耐庵道：“这鸡顶不是好东西！为了他害得你们打架！老爷替你们讲和罢。”正说着，忽拿面孔一板，道：“这鸡两个人都不准要，充公！来，替我拎到大厨房里去，叫他俩下具结。”衙役一声吆喝，两个人只得一瘸一拐的走了下来，眼望着鸡早拎到后头去了。

这天瞿耐庵从早上问案，一直问到晚方才退堂。足足问了二三十起案子，其判断与头四起都大同小异。

第二天正想再要坐堂，只见篙案门上拿了几十张禀帖进来，说是：“这些人因为老你爷精明不过，都不愿意打官司了。这是息呈，请老爷过目。请老爷的示，还是准与不准？”瞿耐庵忙道：“自然一齐准。我正恨这兴国州的百姓健讼；如今我才坐几回堂，他们就一齐息讼，可见道政齐刑，天下不可治之百姓。现在上头正在讲究清讼，这个地方，照样子，只要我再做一两个月，怕不政简刑清么。”相罢，怡然自得。

那知这两天来，把一个兴国州的百姓早已炸了，一齐都

说：“如今王官丁了艰，来了这个昏官，我们百姓还有性命吧！”又加瞿耐庵自以为是制台的亲眷，腰把子是硬的，别人是抗他不动的，便不把绅士放在眼里，到任之后，一家亦没有去拜过。弄得一般狗头绅士起先望他来，以为可以同他联络的，等到后来一现他一家不拜，便生了怨望之心，都说：“这位大老爷瞧不起，我们也不犯着帮他。”又过两天，听见瞿耐庵问案笑话，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其中更生出无数谣言，添了无数假话，竟把个瞿庵说得一钱不值，恨不得早叫这瘟官离任才好。于是这话传到王柏臣耳朵里，便把他急的了不得。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乞保留极意媚乡绅 算交代有心改帐簿

话说王柏臣正为这两天外头风声不好，人家说他匿丧，心上怀着鬼胎，忐忑不定。瞿耐庵亦为钱粮收不到手，更加恨他，四处八方，打听他的坏处。又查考他是几时跌的价钱，几时报的丁忧：应该是闻讣在前，跌价在后；如今一查不对，倒是没有闻讣丁忧，他先跌起价来。他好端端的在任上，又没有要交卸的消息。据此看来，再参以外面人的议论，明明是匿丧无疑了。瞿耐庵问案虽糊涂，弄钱的本事却精明，既然拿到了这个把柄，一腔怨气，便想由此发作，立刻请了刑名师爷替他拟了一个禀稿，誊清用印，禀揭出去。

瞿耐庵这面发禀帖，王柏臣那面也晓得了，急得搔头抓耳，坐立不安。亦请了自己的朋友前来商议。大家亦是面面相觑，一筹莫展。还亏了帐房师爷有主意，一想：“东家自到任以来，外面的口碑虽然不见得怎样，幸亏同绅士还联络。无论什么事情，只看绅士如何说，他便如何办，有时还拿了公事走到绅士家中，同他们商量，听他们的主意。至于他们绅士们自己的事，更不用说了。因此地方上一般绅士都同他要好，没有一个愿意他去的。如今是丁忧，也叫做没法。不料他有匿丧的一件事，被后任禀揭出去，果然闹出来，大家面子不好看，不如叫

他同绅士商量。”一面想，一面又问：“电报是那里送来的？”王柏臣说是：“电报打到裕厚钱庄。由裕厚钱庄送来的。”帐房师爷道：“既然不是一直打到衙门里来的，这话就更好办了。”

原来这裕厚钱庄是同王柏臣顶要好的一个在籍候补员外郎赵员外开的。论功名，赵员外在兴国州并不算很阔，但是借着州官同他要好，有此势力，便觉与众不同。当下宾东二人想着了他。帐房师爷出主意，先叫厨房里备了一席酒，叫管家拿了帖子去送给他。说：“敝上本来要请大老爷过去叙叙，因为七中不便，所以叫小的送过来的。”赵员外收了酒席，跟手王柏臣又叫人送给他四件顶好的细毛皮衣，一挂琥珀朝珠。送礼的管家说：“敝上因为就要走了，不能常常同大老爷在一块儿，这是自己常穿的几件衣服，一挂朝珠，留在大老爷这里做个纪念罢。”赵员外无可推托，亦只得留下。“平时本来要好，受他的好处已经不少，如今临走忽然又送这些贵重东西，未免令人局促不安。莫不是外面传说他甚么匿丧那话是真的？果然是真的，倒可趁此又敲他一个竹杠了。”

正盘算间，忽见王柏臣差人拿着片子来请，当下连忙换了衣服，坐着轿子到州里来。此时王柏臣还没有搬出衙门，因为在苦^①，自己不便出迎，只好叫帐房师爷接了出来，一直把他领到签押房同王柏相见。王柏臣做出在苦的样子，让赵员外同帐房师爷在高椅子上坐了，自己却坐在一个矮杌子上。先寒暄了几句。王柏臣一看左右无人，便走近赵员外身旁同他咕唧了半天，所说无非是外面风声不好，后任想出他的花样，彼此交

① 苦：居丧时睡的草荐；也作居亲丧时的代称。

好，务必要他帮忙的意思。

赵员外考究所以，才晓得电报是他钱庄上转来，嘴里虽然诺诺连声，心上却不住的打主意。等到王柏臣说完，他主意亦已打好，连忙接口道：“是呀，老父台不说，治弟^①为着这件事正在这里替老父台担心呢！头一个就是敝钱庄的一个伙计到治弟家里来报信。治弟因为是老父台的事情，一来我们自己人，二来匿丧是革职处分，所以治弟当时就关照他，叫他不要响起，并且同他说：“王大老爷待人厚道，你如今替他出了力，包在我身上，将来总要补报你的。”这个伙计经过治弟嘱咐，一定不会多嘴。这话是那里来的，老父台倒要查考查考。”王柏臣道：“查也无须查得，只要老哥肯帮忙，现在兄弟已被后任禀了出去，这种公事，上头少不得总要派人来查，上头派人来查，自然头一桩要搜寻这电报的底子。只说是老哥替兄弟扣了下来，兄弟始终一个不知情，总不能说兄弟的不是。”

赵员外道：“不是这样说，且等我想想来。”于是一个人抱着水烟袋，闭着眼睛，出了一会神，歇了半天，才说道：“这件事不该这样办法。”王柏臣便问：“如何办法？”赵员外道：“你说电报是我扣下来的，不给你晓得，总算地方上绅士大家爱戴你，不愿你去任，所以才有此举。这事情并非不好如此办，但是光我一个人办不到，总得还要请出几位来，大家商量商量，约会齐了才好办。”王柏臣一听不错，便求他写信去联络众位。一面说话，一面便把纸墨笔砚取了出来，请他当面写信，又亲自动手替他磨墨。赵员外又楞了一会，道：“且慢。来了电报，不给

① 治弟：旧时士民对地方长官的自称。

你晓得，总算是我替你扣下来的，但是你没有得信，凭空的钱粮跌价，这话总说不过去，总是一个大漏洞。我们总得预先斟酌好了，方才妥当。”

王柏臣听他说得有理，亦就呆在一旁出神。赵员外道：“这件事情不是三言两语可以了结的，等治弟出去商量一个主意，再进来回复老父台就是了。”列位要晓得：赵员外既然存了主意要敲王柏臣的竹杠，人有见面之情，自然当着面有许多话说不出。王柏臣不懂得，还要起身相留。幸亏帐房师爷明白，丢个眼色约东家，叫他不必留他，又帮着东家，替东家再三拜托赵员外，说道：“你老先生有甚么指教，敝居停不能出门，兄弟过来领教就是了。”赵员外于是起身别去。

到得晚上，王柏臣急不可耐，差了帐房师爷前去探听回音。赵员外见了面，便道：“主意是有一条，亦是兄弟想出来的，不过我们这当中还有几位心上不是如此。”帐房师爷急欲请教。赵员外道：“电报是敝钱庄上通知了兄弟，由兄弟通知了各绅士，就是大家意思要留这位贤父母多做两天，显得我们地方上爱戴之情。这事只要兄弟领个头，他们众人倒也无可无不可。至于钱粮何以预先跌价？倘说是贤父母体恤百姓的苦处，虽亦说得过去，但是夹着丁忧一层，总不免为人借口。何如由我们绅士大家顶上一个稟帖，叙说百姓如何苦，求他减价的意思，倒填年月，递了进去？有了这个根子，便见得王老父台此举不是为着丁忧了。还有一个逼进一层的办法：索性由我们绅士上个公稟，就说是王老父台在这里做官，如何清正，如何认真，百姓实在舍他不得。现在国家有事之秋，正当破格用人之际，可否先由瞿某人代理起来，等他穿孝百日过后，仍旧由他署

理,以收为地择人之效。禀帖后头,并可把后任这几天断的案子叙了进去,以见眼前非王某人赶紧回任竭力整顿不可。后任既然会出王老父台的花样,我们就给他两拳也下为过。不过其中却要同后任做一个大大冤家,因此有几个人主意还拿不定。”

帐房师爷听了他话,心上明白,晓得他无非为两个钱,只要有了几个钱,别人的事,他都可以作得主意。又想:“这事就要做得快,一天天蹉跎过去,等上头查了下来,反为不妙。”于是起身把嘴附在赵员外耳朵旁边,索性老老实实问他多少数目,又说:“这钱并不是送你老先生的,为的是诸公跟前总得点缀点缀。况且敝居停这季钱粮已经收了九分九,无非是你们诸公所赐,这几个钱也是情愿出的。”赵员外听他说得冠冕,也就不同他客气,索性照实说,讨了二千的价。禁不起帐房师爷再四磋磨,答应了一千。彼此定议。回来通知了王柏臣。王柏臣无可说得,只得照办,次日一早把银子划了过去。

赵员外跟手送进来一张求减银价的公呈,倒填年月,还是一个个月前头的事,又把保留他的稿禀也一块儿请他过目。王柏臣着了自然欢喜。虽然是银子买来的,面子上却很拿赵员外感激。一会又说要拿女儿许给赵员外的儿子,同他做亲家;一会又说:“倘若上头能够批准留任,将来不但你老兄有什么事情,兄弟一力帮忙;就是老兄的亲戚朋友有了什么事情,只要嘱咐了兄弟,兄弟无不照应。最好就请吾兄先把自己的亲戚朋友名号开张单子给兄弟,等兄弟拿他帖在签押房里,遇见什么事,兄弟一览便知,也免得惊动老兄了。”赵员外道:“承情得很!但愿如此,再好没有!但是批准不批准,其权操之自上,亦非治弟

们可能拿稳的。”王柏臣道：“诸公的公禀，并非一人之私言，上宪俯顺輿情，没有不批准的。”赵员外道：“那亦看罢了。”说完辞去。王柏臣重复千恩万谢的拿他送到二门口，又叫帐房师爷送出了大门。自此王柏臣便一心一意静候回批。

谁知瞿耐庵禀揭他的禀帖，不过虚张声势，其实并没有出去。后来听说众绅士递公禀保留前任，他便软了下来，又从新同前任拉拢起来。起先前任王柏臣还催他早算交代，以便回籍守制，瞿耐庵道：“忙什么！听说地方绅士一齐有禀帖上去保留你，将来这个缺总是你的，我不过替你看几天印罢了。依我看起来，这交代很可以不必算的。”王柏臣道：“虽然地方上爱戴，究竟也要看上头的宪眷。像你耐翁同制宪的交情，不要说是一个兴国州，就是比兴国州再好上十倍的缺也容易！”瞿耐庵道：“这句话，兄弟也不用客气，倒是拿得稳的。”一连几天，彼此往来甚是亲热。

过了一天，上头的批禀下来，说：

“王牧现在既已丁忧，自应开缺回籍守制。州缺业已委人署理，早经禀报接印任事在案。目下非军务吃紧之际，何得援倒夺情^①？况该牧在任并无实在政绩及民，该绅等率为禀请保留原任，无非出自该牧贿嘱，以为沽名钓誉地步。绅等此举殊属冒昧，所请着不准行！”

一个钉子碰了下来，王柏臣无可说得，只好收拾收拾行李，预备交代起程。好在囊橐充盈，倒也无所顾恋。

① 夺情：官员遭父母之丧，须去职在家守丧，但朝廷对大臣要员，可不去职，以素服为公，或守丧未滿而应召复职，为之“夺情”。

至于瞿耐庵一边，一到任之后，晓得钱粮已被前任收个净尽，心上老大不自在，把前任恨如切骨，时时刻刻想出前任的手。后来听说绅士有禀保留，一来晓得他民情爱戴，二业亦指望他真能留任，自己可以另图别缺；所以前几日间同前任重新和好。等到绅士禀帖被驳，前任既不得留，自己绝了指望，于是一腔怒气，仍复勾起。自己从这日起，便与前任不再见面，逐日督率着师爷们去算交代。欠项款目自不必说，都要一一斤斤较量，至于细头关目，下至一张板凳，一盏洋灯，也叫前任开帐点收，缺一不可。

瞿耐庵的帐房就是他的舅子，名唤贺推仁，本在家乡教书度日；自从姊丈得了差使，就把他叫到武昌在公馆帮闲为业，带着叫他当当杂差，管管零用帐。一连吃了一 year 零两个月闲饭。姊夫得缺，就升他作帐房，自此更把他兴头的了不得。通衙门上下都尊为舅老爷。下人有点不好，舅老爷虽不敢径同老爷去说，却趁便就跑到太太跟前报信，由太太传话给老爷，将那下人或打或骂。因此舅老爷的作用更比寻常不同。这贺推仁更有一件本事，是专会见风使船，看眼色行事，头两天见姊夫同前任不对，他便于中兴风作浪，挑剔前任的帐房。后来两天，姊夫忽同前任又要好起来，他亦请前任帐房吃茶吃酒。近来两天见姊夫同前任翻脸，他的架子登时亦就“水长船高”。

向来州、县衙门，凡遇过年、过节以及督、抚、藩、臬、道、府六重上司或有喜庆等事，做属员的孝敬都有一定数目，甚么缺应该多少，一任任相沿下来，都不敢增减毫分。此外还有上司衙门里的幕宾，以及什么监印、文案、文武巡捕，或是年节，或是到任，应得应酬的地方，亦都有一定尺寸。至于门敬、跟敬，

更是各种衙门所不能免。另外府考、院考办差，总督大阅办差，钦差过境办差，还有查驿站的委员，查地丁的委员，查钱粮的委员，查监狱的委员，重重叠叠，一时也说他不尽。诸如此类，种种开销，倘无一定而不可易章程，将来开销起来，少则固惹人言，多则是遂成为例。所以这州、县官帐房一席，竟非有绝大才干不能胜任。每见新官到任，后任同前任因银钱交代，虽不免彼此齟齬，而后任帐房同前任帐房，却要卑礼厚币，柔气低声，以为事事叨教地步。缺分无论大小，做帐房的都有历代相传的一本秘书，这本秘书就是他们开销的帐簿了。后任帐房要到前任手里买这本帐簿，缺分大的，竟是三百、五百的讨价，至少也得一二百两或数十两不等。这笔本钱都是做帐房的自己挖腰包，与东家不相干涉。只要前后任帐房彼此联络要好，自然讨价也会便宜，倘然有些犄犄，就是拚出价钱，那前任的帐房亦是不肯轻易出手的。

贺推仁同前任帐房忽冷忽热，忽热忽冷，人家同他会过几次，早把他的底细看得穿而又穿。他不请教人，人家也不俯就他。瞿耐庵到任不多几日，不要说别的，但是本衙门的开销，什么差役工食、犯人口粮，他胸中毫无主宰，早弄得头昏眼花，七颠八倒，又不敢去请示东家，只索同首府所荐的一个杂务门上马二爷商量。马二爷历充立幕^①，这些规矩是懂得的，便问：“舅老爷同前任帐房师爷接过头没有？簿子可曾拿过来？”贺推仁道：“会是会过多次，却不晓得有什么簿子。”马二爷一听这话，晓得他是外行，因为员老爷是太太面上的人，不敢给他当

① 立幕：管理文案的差役。

上,便把做帐房的诀窍,一五一十,统通告诉了一遍。

贺推仁至此方才恍然大悟,便道:“据你说,怎么样呢?”马二爷道:“依家人愚见:舅老爷先把这些应开销的帐目暂时搁起,叫他们过天来领,一面自己再去拜望拜望前任的帐房师爷,然后备副帖子请他们明天吃饭,才好同他们开口这件事情。”贺推仁道:“吃饭是我已经请过的。”马二爷道:“前头请的不算数,现在是专为叨教来的。”贺推仁道:“倘若我请了他,他再不把簿子交给我,岂不是我又化了冤钱?”马二爷道:“唉!我的舅老爷!吃顿饭值得什么,这本簿子是要拿银子买的!”贺推仁一听,不禁大为失色,忙问:“多少银子?”马二爷道:“一二百两、三四百两,都论不定,像这个缺几十两是不来的。”贺推仁听说要许多银子,吓得舌头伸了出来缩不回去,歇了半天,才说道:“人家都说帐房是好事情,像我来了这几天,一个钱都没有见,那里有许多银子去买这个呢!”马二爷道:“这是州、县衙门里的通例,做了帐房是说不得的。没有银子好借,将来还人家就是了。”贺推仁道:“当了帐房好处没有,先叫我去拖债,我可不能!姑且等我斟酌斟酌再说。”于是趁空便把这话告诉了他姊姊瞿太太。瞿太太道:“放屁!衙门里买东西,无论那一项都有一个九五扣,这是帐房的呆出息。至于做官的,只有拿进两个,那里有拿出去给人家的。什么工食、口粮,都是官的好处,我从小就听见人说,这些都用不着开销的。他们不要拿那簿子当宝贝,你看我没有簿子也办得来!”一顿话说得贺推仁无言可答。

过了两天,忽然府里听差的有信来,说本府大人新近添了一位孙少爷各属要送礼。瞿耐庵晓得贺推仁不懂得这个规矩,

索性不同他说话，叫了杂务门马二爷上来问他。马二爷又把前言回了一遍，又说：“这本簿子是万万少不得的！”瞿耐庵默然无言，回来同邢、钱老夫子提起此事。钱谷老夫子是个老在行，便道：“怎么耐翁接印这许多天，贺推翁这件事还没办好？这件事向例没有接印的前头就要弄好的。幸亏得这帐房兄弟同他熟识，等兄弟同他去说起来看。”瞿耐庵道：“如此就拜托了。”钱谷老夫子果然替他去跑了两天。前任帐房见了面甚是客气，不过提到帐簿，前任帐房便同钱谷老夫子咬耳朵咬了半天，又说：“彼此都是自己人，我兄弟好瞒得你吗。如今将下情奉告过你老先生，料想你老先生也不会责备我兄弟了。”钱谷老夫子也晓得这事非钱不行，只得回来劝东家送他们一百银子，又说：“这是起码的价钱。”瞿耐庵预先听了太太的吩咐，一个钱不肯往外拿。钱谷老夫子一看，事情不会合拢，也就搭讪着出去，不来干预这事。

原来前任帐房的为人也是精明不过的，晓得瞿耐庵生性吝啬，决计不肯多拿钱的，不如趁此时簿子还在手中，乐得做他两注卖买。主意打定，便叫值帐房的传话出去：“凡是要常常到帐房里领钱的主儿，叫他们或是今天，或是明天，分班来见，师爷有话交代他们。”众人还不晓得什么事情。到了天黑之后，先是把宅门的同了茶房进来，打了一个千，尊了一声：“师老爷”，垂手一旁站着听吩咐。只见那帐房师爷笑嘻嘻的对他们先说了一声“辛苦”。把门的道：“小的当差使日子虽浅，蒙大老爷、师老爷抬举，不要说没有捋过一下板子，并且连骂都没有骂一声。如今大老爷走了，师老爷也要跟着一块儿去，小的们心上实在舍不得师老爷走。”帐房师爷道：“只要你们晓得就

好，所以你们晓得好歹，大老爷同我也有恩典给你们。”他二人一听有恩典给他，于是又凑前一步。

帐房师爷拿帐翻了一翻，先指给把门的看，道：“这是你门下应该领的工食。你每月只领几个钱，原是历任相沿下来的，并不是我克扣你们。如今我要走了，晓得你们都是苦人，可以替你们想法子的地方，我总肯替你们想法子的。幸亏这簿子还没有交代过去，等我来做桩好事，替你把簿子改了过来，总说是月月领全的。后任亦不在乎此。”把门的听了这话，连忙跪下磕了一个头，说了声“谢师老爷栽培！不但小的感念师老爷的恩典，就是小的家里的老婆孩子也没有一个不感念师老爷的！”

帐房师爷也不理他。又指出一条拿给茶房看，说：“这是你领的工食。历任手里只领多少，我如今也替你改了过来。”帐房师爷的意思，以为如此，那茶房又要磕头的了，岂知茶房呆着，昂然不动。停了一回，说道：“回师老爷的话：‘有例不兴，无例不灭。’这两句俗语料想师老爷是晓得的。师老爷肯照顾小的，小的岂有不知感激之理！但是小的这差使也不止当了一年了，历任大老爷，一任去，一任来，当说也伺候过七八任。等到要临走的时候，帐房师爷总是叫小的们来，说体恤小的们，那一款，这一款，都替小的们复了旧。不过师爷们改簿子，稍些要花两个辛苦钱。小的们听了这个说话，总以为当真的了，心上想：‘果然如此，便是一辈子沾光，就是眼前化两个也还有限。’连忙回家借钱或是当当孝敬师爷，有的写张领纸，多借一两个月工食以作报效。谁知前任师爷钱已到手，也不管你后头了。到了后任帐房手里，那知扣得更凶。譬如前任帐房只发五成的，

这后任只发二三成，有的一成都不发。小的们便上去回说：“师老爷！这个前任有帐可以查得的。”那帐房便发怒道：“混帐王八蛋！我岂不知道有帐！你可晓得那帐是假的，一齐是你们化了钱买嘱前任替你们改的！”我的师老爷，你老人家想，这些后任的帐房怎么就会晓得我们化了钱改的？真正眼睛比镜子还亮。当时小的们已经化了一笔冤钱孝敬前任，还没有补上空子，那里还禁得后任分文不给呢？到了无可奈何之时，只得托了人去疏通，老实对后任说，前任实实在在是个什么数目。好不容易把话说明白，后任还怪小的们不应该预支透付，以致好处都被前任占去，一定还在后来领的数目里一笔一笔的明扣了去，丝毫不肯让一点。小的们上过一回当还不死心，等到第二任又是如此的一办，等到再戳破以后，便死心塌地不来想这些好处了。如今蒙师老爷恩典，小的心上实是感激！但求师老爷还是按照旧帐移交过去，免得后任挑剔，小的们就感恩不浅！小的说的句句真言，灯光菩萨在这里，小的倘有一句假话，便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帐房师爷听了他这番议论，气的半天说不出话来。仔细想了想，他的话又实在不错，无可驳得，只得微微的冷笑了两声，说道：“你说的很是！倒怪我瞎操心了！”说着，拿簿子往桌上一推，取了一根火煤子就灯上点着了火，两只手拜着了水烟袋，坐在那里呼噜呼噜吃个不了。茶房碰了钉子，退缩到门外，还不敢就出去。站了好一回，帐房师爷才吩咐得一句道：“你们还在这里做什么！”于是把门的又向师爷磕了一个头，说了声“谢师老爷恩典”。那茶房仍旧昂立动，搭讪着跟着一块儿退出去。帐房师爷眼望着他们出去了，心上甚是觉着没趣。

幸亏到了次日，别的主顾很有几个相信他的话，仍旧把他鼓起兴来。他见了人总推头说自己不要钱，不过改簿子的人不能不略为点缀。一连做了两晚上的卖买，居然也弄到大大的一笔钱。然后把簿子通通另外誊了一遍，预备后任来要。

再说后任瞿耐庵见前任不把簿子交出，便接二连三，一天好几遍叫人来讨。背后头还说：“他再不交来，我一定禀明上头，看他在湖北省里还想吃饭不吃！”瞿太太见事不了，又从旁代出主意：“现在人心难测，就把簿子交了出来，谁能保他簿子里不做手脚。总而言之：这里头的弊病，前任同后任不对，一定拿数目改大。譬如孝敬上司，应该送一百的，他一定要写二百；开发底下，向来是发一半的，他一定要写发全分，或者七成八成。他们的心上总要多出钱他才高兴。你在省里候补的时候，这些事不留心，我是姊妹当中有些他们的老爷也做过现任的交卸回来，都把这弊病告诉了我，我都记在心上，所以有些开销都瞒不过我。只要这本帐簿拿到我眼睛里来，是真是假，我都有点数目。现在你姑且答应他一百银子。同他言明在先：先拿簿子送来看过，果然真的，我自然照送，一个不少，倘若一笔假帐被我查了出来，非但一个钱没有，我还要四处八方写信去坏他名声的。”瞿耐庵听了太太吩咐，自然奉命如神，仍旧出来去找钱谷老夫子托作介绍。钱谷老夫子道：“话呢，不妨如此说，但是不送银子，人家的簿子也决计不肯拿出来的。至于不许他造假帐，这句话我可以同他讲的。”无奈瞿耐庵听了太太的话，决计不肯先送银子。钱谷老夫子急了，便道：“这一百银子暂且算了我的，将来看帐不对，在我的束脩上扣就是了。”在他的意思，以为如此说法，他们决计无可推却，

岂知瞿耐庵夫妇倒反认以为真，以为有他担待，这一百两银子将来总收得回来的。于是满口答应，当天就划了一张票子送给钱谷老夫子。

等到钱谷老夫子将帐簿取了过来，太太略为翻着看了一眼，以为这兴国州是个大缺，送上司的寿礼、节礼至少一百金一次。岂知帐簿上开的只有八十元或是五十无，顶多的也不过百元。从前他老爷也到外府州、县出过差，各府州、县于例送菲敬之外，一定还有加敬；譬如菲敬送三十两，加敬竟加至五六十两不等。候补老爷出差全靠这些。今看帐簿，菲敬倒还不差上下，但是加敬只有四两、六两，至多也只有十两。此时他夫妇二人倒不疑心这簿子是假的了。但是如此一个大缺，教敬上司只有这个数目，应酬同寅也只有这个数目，心上不免疑疑惑惑。既而一想：“州、县缺分本有明缺、暗缺之分：明缺好处在面子上，暗缺好处在骨子里；在面子上的应酬大，在骨子里的应酬小。照此看来，这个缺倒是一个暗缺，很可做得。”如此一想，也不疑心了。谁知看到后面，有些开销，或是送同城的，或是开发本衙门书差的数目，反见加大起来。于是瞿太太遂执定说这个簿子是前任帐房所改，一百银子一定不能照送，要扣钱谷老夫子束脩，钱谷老夫子不肯，于是又闹出一番口舌。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欢喜便宜暗中上当 附庸风雅忙里偷闲

话说瞿耐庵夫妇吵着要扣钱谷老夫子一百银子的束脩，钱谷老夫子不肯，闹着要辞馆，瞿耐庵急了，只得又托人出来挽留。里面太太还只顾吵着扣束脩，又说什么“一季扣不来，分作四季扣就是了，要少我一个钱可是不能！”瞿耐庵无奈，只得答应着。

帐房簿子既已到手，顶要紧的应酬，目下府太尊添了孙少爷，应送多少贺敬？翻开簿子一看，并无专条。瞿太太广有才情，于是拿了别条来比拟。上头有一条是：“本道添少爷，本署送贺敬一百元。”瞿太太道：“就拿这个比比罢。本府比本道差一层，一百块应得打一个八折，送八十块；孙少爷又比不得少爷，应再打一个八折；八八六十四，就送他六十四块罢。”于是叫书启师爷把贺禀写好，专人送到府里交纳。

不料本府是个旗人，他自己官名叫喜元。他祖老太爷养他老太爷的那一年，刚正六十四岁，因此就替他老太爷起了个官名，叫做“六十四”。旗人有个通病，顶忌的是犯他的讳，不独湍制台一人为然。这喜太守亦正坐此病。他老太爷名叫六十四，这几个字是万万不准人家触犯。喜太守自接府篆，同寅荐一位书启师爷，姓的是大耳朵的陆字。喜太守见了心上不愿意，

便说：“大写小写都是一样，以后称呼起来不好出口，可否请师爷换一个？”师爷道：“别的好改，怎么叫我改起姓来！”晓得馆地不好处，于是弃馆而去。喜太尊也无可如何，只得听其自去。喜太尊虽然不大认得字，有些公事上的日子总得自己标写，每逢写到“六十四”三个字，一定要缺一笔；头一次标“十”字也缺一笔。旁边稿案便说：“回老爷的话：‘十’字缺一笔不又成了一个‘一’字吗？”他一想不错，连忙把笔放下，踌躇了半天没得法想。还是稿案有主意，叫他横过一横之后，一竖只写一半，不要头透。他闻言大喜，从此以后便照办，每逢写到“十”字，一竖只竖一半，还夸奖这稿案，说他有才情。又说：“我们现在升官发财是那里来的？不是老太爷养咱们，咱们那里有这个官做呢？如今连他老人家的讳都忘了，还成个人吗。至于我，如今也是一府之主了，这一府的人总亦不能犯我的。”于是合衙门上下摸着老爷这个脾气，一齐留心，不敢触犯。

偏偏这回孙少爷做满月，兴国州孝敬的贺礼，签条上竟写了个“喜敬六十四元”。先是本府门政大爷接到手里一看，还没有嫌钱少，先看了签条上写的字，不觉眉头一绉，心上转念道：“真正凑巧！统共六个字，倒把他老人家父子两代的讳一齐都闹上了。我们如果不说明，照这样子拿上去，我们就得先碰钉子，又要怪我们不教给他了。”转了一回念头，又看到那封门包，也写得明明白白是“六元四角”。门政大爷到此方才觉得兴国州送的贺礼不够数；于是问来人道：“你们贵上的缺，在湖北省里也算得上中字号了。怎么也不查查帐，只送这一点点？这个是有老例的。”瞿耐庵派去的管家说道：“例到查过，是没有的。敝上怕上头大人挑眼，所以特特为为查了几条别的例，才

斟酌了这么一个数目。相烦你替咱费心，拿了上去。”门政大爷一面摇头，一面又说道：“你们贵上大老爷这回署缺，是初任还是做过几任了？”派去的管家回称“是初任”。门政大爷道：“这也怪不得你们老爷不晓得这个规矩了。”派去的管家问“什么规矩”。门政大爷道：“你不瞧见这签条上的字吗？又是‘喜元’，又是‘六十四’，把他父子两代的讳都干上去。你们老爷既然做他的下属，怎么连他的讳都不打听打听？你可晓得他们在旗的人，犯了他的讳，比当面骂他‘混帐王八蛋’还要利害？你老爷怎么不打听明白了就出做官？”一顿话说得派去的管家呆了，只得拜求费心，说：“求你想个法子替敝上遮瞒遮瞒，敝上总是感激，总要补报的。”

门政大爷见他孝敬的钱不在分寸上，晓得这位老爷手笔一定不大的，便安心出出他的丑，等他以后怕了好来打点。主意打定，一声不响，先把六元四角揣起，然后拿了六十四块，便直径奔上房里来告诉主人。恰巧喜太尊正在上房同姨太太打麻雀牌哩，打的是两块钱一底的小麻雀。喜太尊先前输了钱不肯拿出来，其时正和了一副九十六副，姨太太想同他扣帐，他不肯，起身上前要抢姨太太的筹码。正闹着，齐巧门政大爷拿着洋钱进来。姨太太道：“不要抢了，送了洋钱来了。”喜太尊一听有洋钱送来，果然放手，忙问：“洋钱在哪里？”门政大爷大慌不忙，登时把一个手本，一封喜敬，摆在喜太尊面前。喜太尊一看手本，知道是新任兴国州知州瞿某人，忽然想起一桩事来，回头问门政大爷道：“瞿某人到任也有好多天了，怎么‘到任规’还没送来？兴国州是好缺，他都如此疲玩起来，叫我这本府指望谁呢？”门政大爷道：“这是送的孙少爷满月的贺礼。他有

人在这里，‘到任规’却没有提起。”于是喜太尊方才歪过头去瞧那一封洋钱，一瞧是“喜敬六十四元”六个小字，面色登时改变，从椅子上直站起来，嘴里不住的连声说：“啊！啊”啊了两声，仍旧回过头去问门政大爷道：“怎么他到任，你们也没有写封信去拿这个教导教导他？”门政大爷道：“这个向来是应该他们来请示的。他们既然做到属员，这些上头就该当心。等到他们来问奴才，奴才自然交代他，他不来问，奴才怎么好写信给他呢。”喜太尊道：“写两封信也不要紧，你既然没有写信通知他们，等他来了，你就该告诉他来人，叫他拿回去重新写过再送来。如今拿了这个来给我瞧，可是有心给我下不去不是？”

门政大爷道：“老爷且请息怒。请老爷先瞧瞧他送的数目可对不对？”喜太尊至此方看出他止送有六十四块。此时也不管签条上有他老太爷的名讳，便登的一声，接着豁琅两响，把封洋钱摔在地下，早把包洋钱的纸摔破，洋钱滚了满地了。喜太尊一头跺脚，一头骂道：“岂有此理！岂有此理！他这明明是瞧不起我本府！我做本府也不是今天才做起，到他手里要破我的例可是不能！怎么他这个知州腰把子可是比别人硬绷些，就把我本府不放在眼里！‘到任规’不送，贺礼亦只送这一点！哼！他不要眼睛里没有人！有些事情，他能逃过我本府手吗！把这洋钱还给他，不收！”喜太尊说完这句，麻雀牌也不打了，一个人背着手自到房里生气去了。

这里门政大爷方从地板上把洋钱一块一块的拾起，连着手本捧了出来。那瞿耐庵派去的管家正坐在外面候信哩。门政大大爷走进门房，也把洋钱和手本往桌上一摔，道：“伙计！碰下来了！上头说‘谢谢’，你带回去罢！”瞿耐庵派去的管家还

要说别的，门政大爷因见又有人来说话，便去同别人去聒卿，也不来理他了。瞿耐庵管家无奈，只得把洋钱、手本揣了出来，回到下处，晓得事不妙，不敢径回本州，连夜打了一个禀帖给主人说明原委，听示办理。等到禀帖寄到，瞿耐庵看过之后，不觉手里捏着一把汗，进来请教太太。谁知太太听了反行所无事，连说：“他不收，很好！……我的钱本来不在这里嫌多，一定要孝敬他的。好歹咱们是署事，好便好，不好，到一年之后，他东我西，我不认得他，我也不仰攀他，要他认得我。派去的人赶紧写信叫他回来。就说我眼睛里没有本府，我担得起，看他拿我怎样！”瞿耐庵听了太太的话，一想不错，于是写了封信把管家叫了回来。后来本府喜太尊又等了半个月，不见兴国州添送进来，“到任规”也始终没送，心下奇怪，仔细一打听，才晓得他有这们一位仗腰的太太，面子上虽说不出，只好暗地想法子。

闲话少叙。且说瞿耐庵夫妇二人因见本府尚奈何他不得，以后胆子更大，除了督、抚、两司之外，其余连本道都不在他眼里。三节两寿，孝敬上司的钱，虽不敢任情减少，然而总是照着前任移交过来的簿子送的。各位司、道大人都念他同制台有点瓜葛，大家都不与他计较，不过恨在心里。究竟多送少送，瞿耐庵并不晓得，以为“照着簿子，我总交代得过了”。只有抚台是同制台敌体的，有些节敬、门包等项送得少了，便由首县传出话来，说他一两句，或是退了回来。瞿耐庵弄得不懂，告诉人说：“我是照例送的，怎么他们还贪心不足？”无奈抚台面子，只好补些进去。有时候添过原数，有时候不及原数，总叫使他钱的人心上总不舒服，这也非止一次了。还有些过境内委员老爷，或是专门来查事件的，他也是照着簿子开发，以致没一位

委员不同他争论。

正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觉，瞿耐庵自从到任至今也有半年了。治下的百姓因他听断糊涂，一个个痛心疾首，还是平常，甚至上司，同寅也没有一个喜欢他的。磕来碰去，只有替他说坏话的人，没有一个说他好的人。他自以为：“我于上司面上的孝敬，同寅当中的应酬，并没有少人一个，而且笔笔都是照着前任移交的簿子送的。就是到任之初，同本府稍有齟齬，后为首县前来打圆场，情面难却，一切‘到任规’，孙少爷满月贺礼，都按照簿子上孝敬本道的数目孝敬本府，也算得尽心的了。”那知本府亦恨之入骨。一处处弄得天怒人怨，在他自己始终亦莫明其所以然。

不料此时他太太所依靠的于外公端制台奉旨进京陛见，接着又有旨意叫他署理直隶总督，一时不得回任。这里制台就奉旨派了抚台升署，抚台一缺就派了藩台升署，臬台、盐道以次递升，另外委了一位候补道署理盐道。省中大局已定，所属印委各员，送旧迎新，自有一番忙碌，不消细述

且说这位署理制台的，姓贾，名世文。底子是个拔贡^①做过一任教官，后来过班知县，连升带保，不到二十年工夫，居然做到封疆大吏，在湖北巡抚任上也足足有了三个年头。这年实年纪六十六岁。生平保养的很好，所以到如今还是精神充足。自称生平有两桩绝技：一桩是画梅花，一桩是写字。

他的书法，自称是王右军一路，常常对人说：“我有一本王

^① 拔贡，从秀才中选拔出来，保送入京，经过朝考合格，可充任京官、知县等职。初6年选一次，后改为12年。

羲之写的‘前赤壁赋’，笔笔真楷，碧波清爽，一笔不坏，听说还是汉朝一个有名的石匠刻的。兄弟自从得了这部帖，每天总得临写一遍，一年三百六十日，从没有一天不写的。”大家听了他的话，幸亏官场上有学问的人也少，究竟王右军是那一朝代的人，一百个当中，论不定只有三个两个晓得。晓得的也只不过付之一笑，不晓得的还当是真的哩。他说近来有名的大员如同彭玉麟、任道镕等，都欢喜画梅花，他因此也学着画梅花。他画梅花另有一个诀窍，说是只要圈儿画得圆，梗儿画得粗，便是能手。每逢画的时候，或是大堂幅，或是屏幅，自己来不及，便叫管家帮着画圈。管家画不圆。他便检了几个沙壳子小钱铺在纸上，叫管家依着钱画，没有不圆的了。等到管家画完之后，然后再经他的手钩须加点。

有些下属想要趋奉他，每于上来禀见的时候，谈完了公事，有的便在袖筒管里或是靴页子里，掏出一张纸或是一把扇子，双手捧着，说一声“卑职求大人墨宝”，或是“求大人法绘”。那是他再要高兴没有，必定还要说一句：“你倒欢喜我的书画么？”那人答应一声“是”，他更乐的了不得。送客回来，不到天黑便已写好，画好，叫差官送给那人了。

后来大家摸着他的脾气，就有一位候补知县，姓卫，名瓚，号占先，因为在省里空的实在没有路子走了，曾于半个月前头，求过贾制台赏过一幅小堂画。贾制台的脾气是每逢人家求他书画，一定要详详细细把这人履历细问一遍，没差的就可得差，无缺的可得缺。候补班子法中，有些人因走这条路子得法的很不少。卫占先为此也赶到这条路上来。但是求书画的人也多了，一个湖北省城那里有这许多缺，许多差使应酬他

们。弄到后来，书画虽还是有求必应，差缺却有点来不及了。卫占先心上踌躇了一回，忽然想出一条主意来，故意的说：“有事面禀。”号房替他传话进去。贾制台一看手本，记得是上次求过书画的，吩咐叫“请”。见面之后，略为扳谈了几句。卫占先扭扭捏捏又从袖子管里掏出一卷纸来，说：“大人画的梅花，卑职实在爱得很！意思再求大人赏画一张，预备将来传之子孙，垂之久远。”贾制台道：“不是我已经给你画过一张吗？”卫占先故意把脸一红，吞吞吐吐的，半天才回道：“回大人话：卑职该死！卑职该死！卑职没出息！卑职因为候补的实在穷不过，那张画卑职领到了两天，就被人家买了去了。”

贾制台一听这话，不禁满脸堆下笑来，忙问道：“我的画，人家要买吗？”卫占先正言厉色的答道：“不但人家要买，并且抢着买！起先人家计价，卑职要值十两银子。”贾制台皱着眉，摇着头道：“不值罢！不值罢！”又忙问：“你到底几个钱卖的？”卫占先道：“卑职实实在在到手二十块洋钱。”贾制台诧异道：“你只讨人家十两，怎么倒到手二十块洋钱？”卫占先道：“卑职讨了那人十两，那人回家去取银子，忽然来了一个东洋人，说是听见朋友说起卑职这里有大人画的梅花，也要来买。”贾制台又惊又喜道：“怎么东洋人也欢喜我的画？”卫占先道：“大人容禀。”贾制台道：“快说！”卫占先道：“东洋人跑来要画，卑职回他：‘只有一张。’他说：‘一张就是一张。’卑职拿出来给他看过之后，他便问：‘多少银子？’卑职回他：‘十两银子。已经被别的朋友买了去了。’东洋人道：‘你退还他的银子，我给你十四块洋钱。’卑职说：‘人家已经买定，是不好退还的。’东洋人只道卑职不愿意，立刻就十六块、十八块，一直添到二十块，不

由分说，把洋钱丢下，拿着画就跑了。后来那个朋友拿了十两银子再来，卑职只好怪他没有留定钱，所以被别人买了去。那个朋友还满肚皮不愿意，说卑职不是。”贾制台道：“本来是你不是。”卫占先一听制台派他不是，立刻站起来答应了几声“是”。贾制台道：“你既然十两银子许给了人家，怎么还可以再卖给东洋人呢？果然东洋人要我的画，你何妨多约他两天，进来同我说明，等我画了再给他？”卫占先连连称“是”，又说：“卑职也是因为候补的实在苦极了，所以才斗胆拿这个卖给人的。”

贾制台道：“既然有人要，我就替你多画两张也使得。”说罢便吩咐卫占先跟着自己同到签押房里来。贾制台进屋之后，便自己除去靴帽，脱去大衣，催管家磨墨，立刻把纸摊开，蘸饱了笔就画，又吩咐卫占先也脱去衣帽，坐在一旁观看。正在画得高兴时候，巡捕上来回：“藩司有公事禀见。”贾制台道：“停一刻儿。”接着又是学台来拜。贾制台道：“刚刚有事，偏偏他们缠不清！替我挡驾！”巡捕出去回头了。接着又是臬司禀见说是“夏口厅马同知捉住几个维新党，请示怎么办”夏口厅马同知也跟来预备传见。还有些客官来禀见的，官厅子上坐得有如许若干人，只等他老人家请见。他老人家专替卫占先画梅花，只是不出来。

外面学台虽然挡住未曾进来，藩、臬两司以及各项禀见的人却都等得不耐烦。当下藩台先探问：“到底督宪在里面会的什么客，这半天不出来？”探来探去，好容易探到，说是大人正在签押房里替候补知县卫某人画画哩。藩台一向是有毛燥脾气的，一听这话，不觉怒气冲天，在官厅子上，连连说道：“我们

是有公事来的，拿我们丢在一边，倒有闲情别致在里头替人家画画儿！真正岂有此理！……我做的是皇上家的官，没有这样闲工夫好耐性去等他！既然不见，等我走！”说着，赌气走出官厅，上轿去了。

且说这时候署藩台的亦是一个旗人，官名唤做噶札腾额，年纪只有三十岁。他父亲曾做过兵部尚书，去世的时候，他年纪不过二十一岁。早年捐有郎中在身，到部学习行走。父亲见背，遂蒙皇上天恩，仍以本部郎中，遇缺即补，服满补缺。幸亏此时他岳丈执掌军机，歇了三年，齐巧碰到京察^①年分，本部堂官就拿他保荐上去，引见下来，奉旨以道、府用。不到半年，就放湖北武昌盐法道。是年只有二十七岁。到底年纪轻的人，一心想做好官，很替地方上办了些事，口碑倒也很好。次年还是湍制台任上保荐贤员，把他的政绩胪列上陈，奉朱批，先行传旨嘉奖。他里面有丈人照应，外面又有总督奏保，所以外放未及三年，便已升授本省臬司。这番湍制台调署直隶总督，本省抚台署理督篆，藩台署理抚篆，所以就请他署理藩篆。他到任之后，靠自己内有奥援，总有点心高气傲。有些事情，凡是藩司分所应为之，在别人一定还要请示督、抚，在他却不免有点独断独行，不把督、抚放在眼里。

此番偶然要好，为了一件公事前来请示制台。齐巧贾制台替卫占先画画，没有立刻出来相会，叫他在官厅里等了一会，把他等的不耐烦，赌口气出门上轿，径回衙门，公事亦不回了。歇了一会，贾制台把画画完，题了款，用了图章，又同卫占先赏

① 京察：考核京官的制度，清代每三年举行一次，凭考核结果定升降。

玩了一回，方才想起藩台来了半天了，立刻到厅上请见。那知等了一刻，外面传进话来，说是藩司已经回去了。贾制台听说藩台已去，便也罢休。

只因他平日为人很有点号令不常，起居无节，一时高兴起来，想到那个人，无论是藩台，是臬台，马上就传见，等到人家来了，他或是画画，或是写字，竟可以十天不出来，把这人忘记在九霄云外。巡捕晓得他的脾气，回过一遍两遍，多回了怕他生气，也只好把那人丢在官厅上老等。常有早晨传见的人，到得晚上还不请见，晚上传见的人，到得三更、四更还不请见。他睡觉又没有一定的时刻，会着客，看着公事，坐在那里都会朦胧睡去。一天到夜，一夜到天亮，少说也要睡二三十次。幸亏睡的时候不大，只要稍为朦一朦，仍旧是清清楚楚的了。他还有一个脾气，是不欢喜剃头的。他说剃发匠拿刀子剃在头上，比拿刀子割他的头还难过，所以往往一两个月不剃头，亦不打辫子。人家见了，定要老大的吓一跳，倘不说明白是制台，不拿他当作囚犯看待，一定拿他当做孤哀子看待了。除了画梅花写字之外，最讲究的是写四六信。常常同书启老夫子们讨论，说是一个人只要会做四六信，别的学问一定是不差的。因为这四六信对仗既要工整，声调又要铿锵。譬如干支对干支，卦名对卦名，鸟兽对鸟兽，草木对草木，倘若拿干支对卦名，使鸟兽对草木，便不算得好手了。至于声调更是要紧的，一封信念到完，一直顺流水泻，从不作兴有一个隔顿。一班书启相公、文案老爷，晓得制台讲究这个，便一个个在这上头用心思。至于文理浮泛些，或是用的典故不当，他老人家却也不甚斤斤较量。

闲话少叙。且说他有位堂母舅，叙起来却是他母亲的从堂

兄弟，不过从前替他批过文章，又算是受过业的老夫子。他外祖家是江西袁州人氏。这位堂母舅一直是个老贡生，近来为着年纪大了，家里人口众多，处馆不能养活，忽然动了做官之兴。想来想去，只有这位老贤甥可以帮助几百银子。后来又听见老贤甥升署总督，越发把他喜欢的了不得。意思就想自己到湖北来走一趟，一来想看看老贤甥，二来顺便弄点事情做做：“倘若事情不成功，几百银子总得帮助我的，彼时回来弄个教官，捐足花样，倘能补得一缺，也好做下半世的吃着。”主意打定，好容易凑足盘川，待要动身，忽地又害起病来。老年人禁不起病，不到两三天，便把他病的骨瘦如柴，四肢无力。依他的意思，还要挣扎动身前去。他老婆同儿子再三谏阻，不容他起身，他只得罢手。于是婉婉曲曲修了一封书，差自己的大儿子趁了船一直来到湖北省城，寻个好客寓住下。他的大儿子，便是贾制台的表弟了。这位老表有点秃顶，为他姓萧，乡下人都叫他为“萧秃子”，后来念顺了嘴，竟其称为“小兔子。”

且说小兔子一直是在家乡住惯的，没有见过甚么大什面。平常在家乡的时候，见的捕厅老爷，已经当作贵人看待，如今要叫他去见制台，又听人家说起制台的官比捕厅老爷还要大个十七八级，就是伺候制台的以及在制台跟着当底下人的，论起官来，都要比捕厅老爷要大几成，一路早捏一把汗。如今到得这里，不见事情不成功，只得硬硬头皮，穿了一身新衣服，戴了一顶古式大帽子，检出几样土仪，叫栈房里伙计替他拎到制台衙门跟前。东探西望，好容易找到一个人。小兔子卑躬屈节，自己拿了“愚表弟萧慎”的名片，向那人低低说道：“我是大人的表弟，大人是我的表哥。我有事情要见他，相烦你替我通报

一声。”

那人拿眼朝他看了两眼，因听说是大人的表弟，方才把嘴努了一努，叫他去找号房。小兔子走到号房门口，又探望了半天，才见一个人在床上睡觉，于是从床上把那人唤醒。那号房一接名片，晓得是大人亲戚不敢怠慢，立刻通报。传出话来叫“请”。仍旧由号房替他把土仪拿着，把他领了进去叩见表哥。贾制台看了老母舅的信，自有一番寒暄，问长问短，小兔子除掉诺诺答应之外，更无别话说得。贾制台见他上不得台盘，知道没有谈头，便吩咐叫他在客栈暂住，“等我写好回信，连银子就送过来。”小兔子本来是见官害怕的，因见表哥叫他住外面在候信，便也不敢再到衙门里来。

贾制台的公事本忙，记性又不好，一搁搁了一个月，竟把这事忘记。后来又接到老母舅一封信，方才想起，忙请书启老夫子替他写信稿子，写回信，说是送老母舅五百银子。又对书启老夫子说：“这是我的老母舅。这封信须要说几句家常话，用不着大客气的。”书启老夫子回到书房，按照家常信的样子写了一封，送给贾制台过目。贾制台取过来看了一遍，因为上头说的话如同白话一样，心中不甚惬意，吩咐把文案上委员请一位来。委员到来，贾制台仍照前话告诉他一番，又道：“虽是家常信，但是我这位舅太爷，我小的时候曾经跟他批过文章，于家常之中，仍得加点材料才好，也好叫老夫子晓得我如今的笔墨如何？”委员答应退下，自去构思，约摸有三个钟头，做好写好，上来呈政。无奈当中又用了许多典故，贾制台有点不懂，看了心上气闷得很。后来看见信里有“渭阳”两个字，不觉颠头播脑，反而称赞这位文案有才情；又道：“我这封信本是给娘舅带

银子去的。‘诗经’上这两句我还记得，是‘我送舅氏，曰至渭阳’。如今用这个典故，可称确切不移。好好好！但是别的句子又做得太文雅些，不像我们至亲说的话了。为了这封信，倒很辛苦你们。无奈写来写去，总不的当。你们如今也不必费心了，还是等我自己写罢。”文案退去之后，贾制台拿两封信给众人看，说：“不信一个武昌省城，连封信都没人写，还要我老头子自己烦心，真正是难了！”

人家总以为他既如此说，这封信一定马上自己动手的，况且舅太爷还在那里指望他寄银子。谁知小兔子在栈房里，一住住了两个月，不敢来见表哥。他老人家事情又多，几个打岔，竟把这件事忘记在九霄云外。忽然一天接到舅母的电报，说是舅舅已死。恩情立刻打发他儿子回去。贾制台到此方想起五百银子未寄，信亦不曾写，如今已来不及了。无可说得，只得叫人把表弟找来，当面怪表弟：“为什么躲着我表哥，自从一面之后，一直不再来见我？我只当你已经动身回去了，我有银子，我给谁带呢？”幸亏小兔子是个锯了嘴的葫芦，由他埋怨，一声不响，听凭贾制台给了他几个钱，次日便起身奔回原籍而去。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八座^①荒唐起居无节 一班齷齪堂构相承

话说小兔子去了三四天，贾制台忽然接到蕪州知州一个夹单，说是“宪台表老爷萧某人趁了轮船路过卑境，停船的时候，上下搭客混杂不分，偶不小心，包裹里的银子被扒儿手悉数扒去，现在住在敝署，不能前进，请示办理”等语。原来小兔子自从上了轮船，东张西望，并不照顾自己的行李，以致遇见扒手。当时齐巧解开包裹找衣服穿，一摸银子没有了，立刻吵着闹着，要船上人替他捉贼。贼捉不到，就哭着要船上茶房赔他，一会又说要上岸去告状。船上的人落得顺水推船，趁着轮船还未离岸，马上动手把他的行李送到岸上，由他去告状。他问了问，晓得靠船地方是蕪州该管，忙坐了一辆小车子，奔到州里来告状。这州官姓区，号奉仁，一听是制台的表弟，便也不敢怠慢，立刻请他到衙门里来住，一面禀明制台，请示办法。夹单后面又说：“这银子是在轮船上失去的。轮船自有洋人该管，卑职并无治外法权，还求大人详察。”他的意思以为着此一笔，这事便不与他相干，无非欲脱自己的干系。谁知制台看了这两

① 八座：汉，唐时称尚书哈等为八座。清代规定京官只能坐四人抬的轿子，但地方官督、抚有大典时可乘八人抬的轿，后代指督、抚为八座。

句，心上不自在，便道：“不管他岸上水里，总是他蕲州该管，少了东西就得问他要。我的亲戚，他们尚且如此，别的小民更不用说了！”罢了，便下了一个札子，将蕲州区牧严行申饬，说他捕务废弛，“限三天人赃并获，逾限不获，定行撤委”。区奉仁接到此信，无奈只得来同小兔子商量，私底下答应小兔子，凡是此番失去的银子都归他赔，额外又送了二十四两银子的程仪，又另外替他写了船票，打发一个家人，两个练勇，送他回籍。一面自己上省禀见制台，面陈此事。

这位区知州是晚上上了火就赶着过江的。到了省里，恐怕制台记挂表弟，立刻上院禀见。幸亏贾制台是个起居无节的，三四更天一样会客。巡捕、号房晓得他的脾气，便也不敢回家，大家轮班在院上伺候。所以虽是三更半夜，辕门里头仍旧热闹得很。区奉仁走到官厅一看，已经有个人在那里了。这个人歪在首县一向坐惯的一张炕上，低着头打盹，有人走过他的面前，他也不曾觉得。这里官厅子共是三间厂间，只点了一支指头细的蜡烛，照得满屋三间仍是黑沉沉的，看得不十分清楚。区奉仁是久在外任，省城里这些同寅素来隔膜，初时来时，见那人坐着不动，便也懒得上前招呼。此时正是十月天气，忽然起了一阵北风，吹得门窗户扇唏哩哗啦的响。蜡烛火被风一闪，早已蜡油直泻下来，一支蜡烛便已剩得无几了。区奉仁此时也觉得阴气凛凛，寒毛直竖。正想叫管家取件衣服来穿，尚未开口，只见炕上那个打盹的人，忽然“啊唷”一声，从炕上下来，站着伸了一个懒腰，仍就歪下，却不知从那里拖到一件又

破又旧的一口钟^①围在身上，拥抱而卧；一双脚露在外头，却是穿了一双靴子。区奉仁看了甚是疑心，既不晓得他是个甚么人：“倘若是个官，何以并无家人伺候，却要在这里睡觉？”一面寻思，一面看表。他初进来的时候是十一点三刻，此时已经是三点一刻。

正在看表，忽然听见窗户外面一班差人、轿夫蹲在那里，嘴里不住的唬哩唬哩的响，好像吃面条子似的。区奉仁听得真切，便想：“此时也不早了，肚里也有些饿了，我何不叫他们也买一碗吃了，一来可以充饥，二来可以抵当寒气。”主意打定，便想推出门去叫人。谁知外面风大得很，尖风削面，犹如刀子割的一般。尚未开口，管家们早已瞧见，赶了进来，动问：“老爷有何使唤？”区奉仁连忙缩了回来，仍旧坐下，喘息稍定，便把买面吃的话说了。管家道：“三更半夜，那里有卖面的。他们一般是冻的在那里唬哩唬哩的喘气，并不是吃面，老爷想是听错了。老爷要吃面，等小的出去，到辕门外面去买了来。”区奉仁点点头。管家自去买面。停了好半天，只买得一碗稀粥，说是天将四鼓，面是没有的了。区奉仁只得罢休。

吃过了粥，登时身上有了热气，就问：“上头为什么还不请见？”管家回道：“听说同首府说话哩。首府从掌灯就进来，一直跑进签押房！大人留着吃晚饭，谈字，谈画，一直谈到如今还没有谈完。江汉关道从白天两点钟到这里，都没有见着哩。这位大人只有同首府说得来，有些司、道都不如他。”区奉仁道：“首府本来同制台是把兄弟。”管家道：“听说现在又拜了门，拜制

^① 一口钟：没有袖子的外衣，也叫斗篷。

台做教师，不认把兄弟了。通武昌省城，只有他可以进得内签押房，别人只好在外头老等。”区奉仁道：“照这样子，可晓得他几时才见？”管家道：“小的进来就问过号房，马上就见亦说不定，十天半个月亦说不定，就此忘记了不见也说不定。”区奉仁道：“我是有缺的人，见他一面，把话说过了，我就要回去的。被他如此耽误下来也好了！”管家道：“这话难说。不是为此，怎么这官厅子上一个个都怨声载道呢？”

主仆二人正讲得高兴，忽见炕上围着一口钟睡觉的那个人一骨碌爬起，一手揉眼睛，一手拿一口钟推在一边，又拿两手拱了一拱，说道：“老同寅，放肆了！你阁下才来了一霎工夫已经等的不耐烦，兄弟到这里不差有一个月了！”区奉仁一听这话，大为错愕，忙站起来，请教“贵姓、台甫”。那人便亦起身相迎，回称：“姓瞿，号耐庵。”区奉仁一听这“瞿耐庵”三字很熟，想了一回，想不起来。

原来瞿耐庵自从到了兴国州，前任因为同他不对，前任帐房又因需索不遂，就把历任移交的帐簿子一齐改了给他。譬如素来孝敬上司一百两银子的，他簿子上却是改做一百元；应该一百元的，都改做五十元。无论瞿耐庵的太太如何精明，如何在行，见了这个簿子，总信以为真，决不疑心是假造的。谁知这可上了当了：送一处碰一处，送两处碰两处，连他自己还不明白所以然，已经得罪的人不少了。你道前任帐房的心思可恶不可恶！

起初端制台的湖北，丫姑爷戴世昌腰把子挺得起，说得动话，瞿耐庵靠着他的虚火，有些上司晓得他的来历，大众看制台分上，都不来同他计较，所以孝敬上司的数目就是少些，还

不觉得。不料湍制台一朝调离，丫姑爷尚且失势，他这个假外孙婿更说不得了。贾制台初署督篆，就有人说他话。起先贾制台还看前任的面子，不肯拿他即时撤任。后来说他的坏话人多了，又把他在任上听断如何糊涂，太太如何要钱，一齐掀了出来。齐巧本府上省，贾制台问到首府，首府又替他下了一副药、因此才拿他撤任。

撤任回省，接连上了三天辕门，制台都没有见他。后来因为要甄别一票人，忽然想着了他，平空里忽然传见。瞿耐庵闻命之后，忙得什么似的，也没有坐轿子，就赶到制台衙门里来。来传的人是十二点一刻到他公馆，瞿耐庵没有吃午饭，不到十二点三刻就赶到辕门，走进官厅，一直坐了老等。谁知左等也不见请，右等也不见请，想要回去，又不敢回去。肚里饿得难过，只好买些点心充饥。看看天黑下来，找到一个素来认得的巡捕，托他请示。巡捕道：“他老人家的脾气，你还不知道么？谁敢上去替你回！他一天不见你，就得等一天；他十天不见你，就得等十天；他一个月不见你，就得等一个月。他什么时候要见，你无论三更半夜，天明鸡叫，你都得在这儿伺候着。倘若走了，不在这里，他发起脾气来，那可不是玩的！”原来这巡捕当初也因少拿了瞿耐庵的钱，心上亦很不舒服他，乐得拿话吓他，叫他心上难过难过。瞿耐庵本来是个没有志气的，又加太太威风一倒，没了仗腰的人，听了巡捕的话，早吓得魂不附体，只得诺诺连声，退回官厅子上静等。那知等到半夜，里边还没有传见。这一夜，竟是坐了一夜，一直未曾合眼。

等到第二天天明，就在官厅子上洗脸，吃点心。停了一刻，上衙门的人都来了，管厅子上人都挤满。等到制台传见了儿

个,其余统统散去,又只剩得他一个。仍旧不敢回家,只得又叫管家到公馆里搬了茶饭来吃。这日又等了一天,还没请见。又去请教巡捕。巡捕生气,说道:“你这人好麻烦!同你说过,大人的脾气是不好打发的!既然来了,走不得!怎么还是问不完?”瞿耐庵吓的不敢出气,仍回到官厅上。这夜不比昨夜了,因为昨夜一夜未曾合眼,身子疲倦得很,偶然往炕上躺躺,谁知一躺就躺着了。这一觉好睡,一直睡到第二天出太阳才醒。接着又有人来上院。他碰见熟人也就招呼,好像是特地穿了衣帽专门在官厅上陪客似的。一霎时各官散去,他仍旧从公馆里搬了茶饭来吃。只因其时天气尚不十分寒冷,所以穿了一件袍套还熬得住。

如是者又过了几天,一直不回公馆。太太生了疑心,说:“老爷不要又是到汉口被什么女人迷住了,所以不回来?”偷偷的自己过江探问。无意之中,又打听到前次率领家人去打的那个人家,的确是老爷讨的小老婆,那女人名唤爱珠,本是汉口窑子里的人。当时不知道怎样被夏口厅马老爷一个鬼串,竟被他迷住了。后来瞿耐庵到任,很寄过几百银子给这女人。不过瞿耐庵惧内得很,一直不敢接他上任。那爱珠又是堂子里出身,杨花水性。幸亏马老爷顾朋友,说道:“倘喏照此胡闹上去,终究不是个了局。”就写了一封信给瞿耐庵,说爱珠如何不好,“恐怕将来为盛名之累,已经替你打发了”瞿耐庵得信之后,无可如何,只索丢开这个念头。如今这事全盘被太太访闻,始而不禁大怒,既而晓得人已打发,方才把气平下。汉口找不到老爷,于是过江回省。怕家人说的话靠不住,又叫自己贴身老妈摸到制台衙门州、县官厅上瞧了一瞧,果然老爷一个人坐在那

里，方始放心。天天派了人送饭送衣服给老爷。过了几天，又因天气冷了，夜里实实熬不住，被头褥子无处安放，只送了一件一口钟，又一条洋毯，以为夜间御寒之用。

闲话少叙。且说当时区奉仁拿他端详了一回，方才想起从前有人提过他是前任制台的寄外孙婿。闻名不如见面，怎么今天也会弄到这个样子，便大略的问了一问。瞿耐庵是老实人，就一五一十的把从前如何得缺，后来如何撤任，回省上辕门，制台如何不见，如今平空的传见，及至来了，一等等了一个月不见传见，以及巡捕又不准他走的话，详述一遍。区奉仁听了，一面替他叹息，一面又自己担心，不觉皱紧眉头，说道：“吾兄在省候补，是个赋闲的人，有这闲工夫等他，兄弟是实缺人员，地方上有公事，怎么够耽搁得许久呢？”瞿耐庵道：“你要不来便罢，既然来了，少不得就要等他。我正苦没有人作伴，如今好了，有了你老哥，我们空着无事谈谈，兄弟倒着实可以领教了。”区奉仁道：“不要取笑！他不见终究不是个事。兄弟这趟上省只带了中毛衣服来，大毛的都没带，原想就好回任的。如今被你老哥这一说，兄弟还要派人回蕲州去拿衣服哩。”

瞿耐庵道：“今儿这个样子大约是不会传见的了。你把补褂脱去，也到这炕上来睡一回儿；就是不睡着，我们躺着谈心。夜深了，天气冷，两个人睡在这炕上总比外面好些。我这里还有一条洋毯，你拿去盖盖脚；我这里有一口钟，也可以无须这个了。”起先区奉仁还同他客气，不肯上炕来睡。后来听听里面杳无消息，夜静天寒，窗户又是破碎的，一阵阵的凉风吹了进来，实在有些熬不住了，瞿耐庵又催了三回，方才上炕睡的。两个人就拿了两个炕枕作枕头。

睡下之后，瞿耐庵又同他说：“不瞒老哥说：这三间屋里，上面有几根椽子，每根椽子里有几块砖头，地下有几块方砖，其中有几块整的，几块破的，兄弟肚子里有一本帐，早把他记得清清楚楚了。”区奉仁听他说得奇怪，忙问所以。瞿耐庵方同他说：“兄弟要见不得见，天天在这里替他们看守老营。别人走了，单剩兄弟一个，空着没有事做，又没有人谈天，我只在这里数砖头了。”区奉仁闻言，甚为叹息。瞿耐庵又说：“我们睡一会罢。停刻天亮，又有人来上衙门，一耽误又是半天哩。”却好区奉仁也有点倦意，便亦朦胧睡去。次日起来，才穿好衣服，赶早上衙门的人已经来了。他俩是日又等了一天，仍未传见。这夜又在官厅上盖着洋毯睡了一夜。

到了第三天，区奉仁熬不住了。幸亏他是现任，平时制台衙门里照例规矩并没有错，人缘亦还好，便找着制台的一个门口，化上一千两银子，托他疏通。那人拍胸脯说，各事都在他的身上。齐巧这天有人禀见，巡捕替他把手本一块儿递了上去，贾制台叫“请”。进去的时候，惟恐大人见怪，两手捏着一把汗。及至见了面，制台挨排问话，问到他，只说得两三句：第一句是“你几时来的？”区奉仁恭恭敬敬回了声“卑职前天就来了”。上头又说：“长江一带剪络贼多得很啊，轮船到的时候，总得多派几个人弹压弹压才好。”区奉仁答应了两声“是”。制台马上端茶送客。区奉仁方才把心放下。等到站了起来，又重新请一个安，说：“大人如无什么吩咐，卑职禀辞，今天晚上就打算回去。”贾制台点点头道：“你赶紧回去罢。”说罢，把一千人送到宅门，一呵腰，制台进去。

然后区奉仁又去上藩、臬两司衙门。从司、道衙门里下来，

回到寓处，收拾行李。刚要起身，忽见执帖门上拿着手本上来回称：“新选蕪州吏目随太爷特来禀见。”区奉仁一看，手本上写“蓝翎五品顶戴、新选蕪州吏目随凤占”一行小字，便道：“我马上就要出城赶过江的，那里还有工夫会他。”执帖门道：“自从老爷一到这里，才去上制台衙门，不晓得他怎样打听着的，当天就奔了来。老爷一直没回家，他就一连跑了好几趟。他说老爷是他亲临上司，应得天天到这里来伺候的。”区奉仁听他说话还恭顺，便说了声“请”。执帖门出去。

一霎时只见随凤占随太爷戴着五品翎顶，外面一样是补褂朝珠，因为第一次见面，照例穿着蟒袍。未曾进门，先把马蹄袖放了下来；一进门，只见他把两只手往后一瘪，恭恭敬敬走到当中跪下，碰了三个头，起来请了一个安。跟手从袖筒管里拿履历掏了出来，双手奉上，又请了一个安。此番区奉仁见下属不比见制台了，大模大样的，回礼起来，收了履历。随凤占替他请安，他只拿只右手往前一竖，把腰呵了呵，就算已经还礼了。当下分宾坐下。区奉仁大约把履历翻了一翻，因为认得的字有限，也就不往下看了。翻完了履历，便问：“老兄贵处是山东？”随凤占道：“卑职是安徽庐州府人。”区奉仁诧异道：“怎么履历上说是山东呢？”再翻出来一看，才知道他是山东振捐局捐的官，原来错看到隔壁第二行去了。自觉没趣，只得搭讪着问了几句：“你是几时来的？几时去上任？”随凤占一一回答了。立刻端茶送客。也同制台送下属一样，送了一半路，一呵腰进去了，随凤占又赶到城外，照例禀送，区奉仁自去回任不题。

单说随凤占禀到了十几天，未见藩台挂牌饬赴新任，他心上发急。因为同武昌府有些渊源，便天天到府里禀见。头一次

首府还单请他进去，谈了两句，答应他吹嘘，以后就随着大众站班见了。有天首府见了藩台，顺便替他求了一求。藩台答应。首府回来，看见站班的那些佐杂当中，随凤占也在其内，进了宅门，就叫号房请随太爷进来。号房传话出去，随凤占马上满面春风，赛如脸上装金的一样，一手整帽子，一手提衣服，跟了号房进去。见面之后，首府无非拿藩台应允的话述了一遍。随凤占请安，谢过栽培，首府见无甚说得，也只好照例送客。

等到随凤占出来之后，他那些同班的人接着，一齐赶上前来拿他围住了，问他：“太尊传见什么事情？”随凤占得意洋洋的还不肯说真话，只说：“有两个差使，太尊叫我去，我不高兴去。太尊叫我保举几个人，我一时肚皮里没有人，答应明天给他回音。”大众一听首府有什么差使，于是一齐攒聚过来，足足有二三十个，竟把随凤占围在垓心。好在一班都是佐杂太爷，人到穷了志气就没有了，什么怪像都做得出。其时正在隆冬天气，有的穿件单外褂，有的竟其还是纱的，一个个都钉着黄线织的补子，有些黄线都已宕了下来，脚下的靴子多是尖头上长了一对眼睛，有两个穿着“抓地虎”，还算是好的咧。至于头上戴的帽子，呢的也有，绒的也有，都是破旧不堪，间或有一两顶皮的，也是光板子，没有毛的了。大堂底下，敞豁豁的一堆人站在那里，都一个个冻的红眼睛，红鼻子，还有些一把胡子的人，眼泪鼻涕从胡子上直挂下来，拿着灰色布的手巾在那里揩抹。如今听说首府叫随凤占保举人，便认定了随凤占一定有什么大来头了，一齐围住了他，请问“贵姓、台甫”。

当中有一个稍些漂亮些的，亲自走到大堂暖阁后面一看，瞥见有个万民伞的伞架子在那里，他就搬了出来，靠墙摆好，

请他坐下谈天。随凤占看看没有板凳，难拂他的美意，只得同他坐下，也请教他的名姓。那人自称姓申，号守尧，是个府经班子，二十四岁上就出来候补，今年六十八岁子。先捐了个典史，在河南等过几年，分在卫辉府当差。有年派了个保甲差使，晚上带了巡勇出门查夜。有一个吃酒醉的人，拦住当路骂人，被他碰见了。彼时少年气盛，拉下来就五十板。等到打完了，那人才说：“我是监生。”捐了监的人，不革功名是打不得屁股的。当时无法，只得拿他开释。谁知第二天，通城的监生老爷都来不答应他，说他擅责有功名的人，声称要到府里去告他。他就此一下，卷卷行李逃走了。后来还是那个捱打的人恐怕闹出来于自己面子不好看，私自出来求人家，劝大众不要闹了，这才罢休。后来本府也晓得了，明知他是畏罪而逃，乐得把差使委派别人。地方上少掉一个试用典史是不打紧的，倒也没有人追究。他闹了这个乱子，河南不能再去。齐巧他兄弟一辈子当中，当初有个捐巡检的，后为这人死了，他就顶了这巡检名字，化几个钱，捐免验看，一直到湖北候补，正碰着官运亨通，那年修理堤工案内，得了个异常劳绩，保举免补本班，以府经补用。年代隔得远了，他自己也常常拿从前的事情告诉别人，以鸣得意。还说什么“你们不要瞧我不起，虽然是官卑职小，监生老爷都被我打过的！”人家听惯了，都池他有些痰气，没有人去理会他。此时同随凤占拉拢上了，便嘻开了一张胡子嘴，同随凤占一并排坐在伞架子上，扳谈起来。随凤占难却他这番美意，只得同他坐在一块儿谈天。

究竟佐杂太爷们眼眶子浅，见申守尧同随凤占如此亲热，以为他二人一定又有什么渊源，看来太尊所说的什么差使，论

不定就要被申某夺去了。于是有些不看风色的人，偏偏跟了他二人到暖阁后面，听他二人讲话。又有些醋心重的人，一旁咕噜说道：“人家好，有门路，巴结得上红差使。不要说起是一桩事情轮不到我们头上，就是有十桩、八桩也早被后长的人抢了去了。我们何必在这里碍人家的眼，还是走开，省得结一重怨。”又有些人说道：“我偏不服气！我定要在这里听他们说些什么。有什么瞒人事情，要这样鬼鬼祟祟的！”

一千人正在言三语四，刺刺不休，忽见斜刺里走过一个少年，穿着一身半新的袍套，向一个老头子深深一辑，道：“梅翁老伯，常远不见了！小侄昨天回来就到公馆里请安，还是老伯母亲自出来开门的，一定要小侄里头坐。小侄一问老伯不在家，看见老伯母还只穿了一件单衬子，头也没梳，正有那里烧水煮饭，所以小侄也就出来了。今日凑巧老伯在这里，正想同老伯谈谈。”又听那老头子道：“失迎得很！兄弟家里也没得个客坐，偶然有个客气些的人来了，兄弟都是叫内人到门外街上顿一刻儿，好让客人到房里来，在床上坐坐，连吃烟，连睡觉，连会客，都是这一张床。老兄来了，兄弟不在家，亵渎得很！”又听那少年道：“老伯，小侄是自家人，说那里话来！”又听老头子道：“老兄这趟差使，想还得意？”少年道：“小侄记着老伯的教训，该同人家争的地方，一点没有放松。所以这趟差使虽苦，除用之外，也剩到八块洋钱。”老头子道：“你已经吃了亏了！到底你们年纪轻，是没有什么用头的。”少年听了不服气，说道：“银钱大事，再比小侄年纪轻的人，他也会丁是丁，卯是卯的；况且我们出来为的是那一项，岂有不同人家要，白睁着眼吃人家亏的道理。”老头子道：“你且不要不服气。你走了几个地方？”少

年道：“我的札子一共是五处地方，走了半个多月才走完的。”老头子说：“你又来！五个地方只剩得八块洋钱，好算多？不信一处地方连着两三块钱都不要送。如今合算起来，每处只送得一块六角钱。我们是老迈无能了，终年是轮不到一个红点子。像你们年轻的人，差使到了手了又如此的辜负那差使，这才真正可惜哩。”少年道：“依你老伯怎么样？”老头子道：“叫我至少一处三只大洋，三五一十五块钱总得剩的。”少年道：“人家送出来何尝不是三块、四块，但是，自家也要用几文。人家送了这笔洋钱来，力钱总得开销人两个。”老头子把嘴一披，道：“你阔！你太爷要赏他们！他们跟惯州县大老爷的人，那个腰里不是装饱的，就稀罕你这几角洋钱！叫我是老老脸皮，来的人请他坐下，倒碗茶让他吃，同他们谦恭些，是不犯本钱的。至于力钱，抹抹脸，我亦不同他们客气了。人家见我如此待他，就是我拿出来，他亦不好意思收了。所以这笔钱我就乐得省下，自己亦好多用两天，至于你说什么零用，这却是没有底的，倘若要阔，一天有多少都用得完，但是贪图舒服，也很可不必再出来当这个差使了。”

老头子只管絮絮叨叨不住，少年听了甚不耐烦。齐巧随风占同申守尧在暖阁后面谈了一回也走了出来。申守尧是认得那两个人的，便问少年道：“你同梅翁谈些什么？”少年正待开口，却被老头子抢着说了一遍，无非是怪少年不知甘苦，不会弄钱的一派话。少年听了不服气，又同他争论。申守尧便从中解劝道：“这话怪不得梅翁要说。你老兄派的几处地方总还在上中字号里头。他们现任大老爷。一年两三万往腰里拿，我们面上，他就是多应酬几文，也不过水牛身上拔一根毛。所以兄

弟也是出差每到一处，等他们把照例的送了出来，我一定要客气，同他们推上两推。并不说嫌少不收，我兴说：‘彼此至好，这个断断乎不敢当的。不过在省城里候补了多少年，光景实在不好，现在情愿写借票，商借几文，’如此说法，他们总得加你几文。有些客气的，借的数目比送的数目还多。”少年道：“开口问人家借，借多少呢？”申守尧道：“这也没有一定。总而言之：开出口去伸出手去，不会落空就是了。”少年道：“到底这借票还写不写呢？”申守尧道：“你这人又呆了，钱既到手，抹抹脸皮，还有什么笔据给人家。倘若一处处都写起来，要是一年出上三趟差，至少也写得二十来张借票，这笔帐今辈子还得清吗？不过是一句好看话罢了。况且几块钱的小事，就是写票据，人家也不肯接手的，倒不如大大方方说声‘多谢’，彼此了事。”

三个人正说得高兴，不提防随凤占站在旁边一齐听得明明白白，便插口说道：“守翁的话呢，固然不错。然而也要鉴貌辨色，随风驶船。这当中并没有什么一定的。”众人见他一旁插口，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不觉都楞在那里。申守尧便替他拉扯，朝着一老一少说：“这位是新选蕲州右堂，姓随，官印叫凤占。宦途得意得很，不日就要到任的。而且是老成练达，真要算我们佐杂班中出色人员了！”一老一少听了，连忙作揖，极道仰慕之忱。申守尧又替二人通报姓名，指着年老的道：“这位姓秦，号梅士，同兄弟同班，都是府经。”又指年少的道：“这位学槐兄，今年秋天才验看。同太尊第二位少奶奶娘家沾一点亲，极蒙太尊照拂，到省不到半年，已经委过好几个差使了。”随凤占亦连称“久仰”。又道：“恰恰听见诸公高论，甚是佩服！”秦梅士道：“见笑得很！像你老兄，指日就要到任的，比起我们这些终

年听鼓的到底两样。”随风占道：“岂敢，岂敢！不过兄弟自从出来做官，一直是捐了花样，补的实缺，从没有在省城里候补过一天。不过这里头的经济，从前常常听见先君提起，所以其中奥妙也还晓得一二。”众人忙问：“老伯大人从前一向那里得意？”随风占道：“兄弟家里，自从先祖就在山东做官。先祖见背之后，君也就验看到省，一直是在山左^①的，等到兄弟，却一直选了出来，侥幸没有受过这苦，虽然都是佐班，兄弟家里也总算得三代做官了。”众人道：“有你老哥这般大才，真要算得犁牛之子，^②跨灶之儿^③了。但是老伯从前是怎么一个诀窍，可否见示一二？”申守尧道：“你们不要吵，且听他说。老成人的见解一定是不同的。”

随风占道：“先君从前在山东听鼓的时候，有年奉首府的札子，叫老人家到各属去查一件什么事情。先君到了第二县，我还记得明明白白的，是长清县。这长清在山东省里也算一个上中缺，这位县大爷又同先君稍为有些渊源。到了长清，见面之后，他就留先君到衙门里去住。先君一想，住店总得钱，有得省乐得省，就把铺盖往衙门里一搬。横竖衙门里空房子多得很。先君住的那间屋子就在帐房的紧隔壁。当时住了下来，本官又打发门上来招呼，说：‘请太爷同帐房一块儿吃饭。’衙门里大厨房的菜是不能进嘴的，帐房师爷要好，又特地添了两样

① 山左：山东旧时的别称，因在太行山之左（东）而得名。

② “犁牛之子”：《论语·雍也》：“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仲弓之父贱且恶，而仲弓是个人才，孔子的话是比喻父恶子贤。

③ “跨灶之儿”：比喻儿子胜过父亲。马前蹄之上有两空处叫灶门。良马的后蹄印反在前蹄印之前，叫跨灶。

菜，先君吃着倒也很舒服。谁知住了一夜，第二天本官就下乡相验去了，离城一百多里路，来回总得三四天。临走的时候还同先君说：“老兄不妨在这里多盘桓几天。倘若要紧动身。一切我已交代过帐房了。”先君以为他已经交代过帐房，总不会错的。第三天，先君觉着住在那儿白扰人家没有味儿，就同帐房商量，说要就走的话。帐房答应了。先君先回到屋里收拾行李。停了一会，帐房就叫人送过两吊京钱来，说是太爷的差费。先君此来本想他多送两个的，等到两吊钱一送出来，气的话都说不出！”申守尧道：“两吊钱还比两块钱多些，现在一块洋钱只换得八百有零。”随凤占道：“呀呀呼！我的太爷！北边用的小钱，五百钱算一吊，一个算两个，两中只有一千文，合起洋钱来还不到一元三角。”申守尧道：“那亦太少了。”随凤占道：“就是这句话了。所以当时先君见了，着实动气，就同送钱来的人说：‘我同你家大老爷的交情并不在钱上头，这个断断乎不好收的。’那人听了先君的话，先还不肯拿回去，后来见先君执定不收才拿了。帐房就在隔壁，是听得见的。那人过去，把先君的话述了一遍。只听得帐房半天不说话，歇了一回，才说道：“两吊不肯，只好再加一吊。这钱又不是我的，我也不便拿东家的钱乱做好人。”先君一听隔壁的话，知道不妙。等到第二趟送来，这时候顶为难：倘若是不推，明明是同他争这一吊钱，面子上不好看，无奈，只得略为推了一推。那送来的人自然还不肯拿回去。先君也就自己转圜，说道：‘论理呢，这个钱我是不好收的。但是你们大老爷又不在家，我倘若一定不收，又叫你们师老爷为难，我只好留在这里。师老爷前，先替我道谢罢。’诸公，你们想，这时候倘若先君再不收他的，他们索性拿了回去，

老实不再送来，你奈何他？你奈何他？所以这些地方全亏看得亮，好推便推，不好推只得留下。这就叫做见风驶船，鉴貌辨色。这些话是先君常常教导兄弟的。诸公以为何如？”大家听了，一齐点头称“妙”，说：“老伯大人的议论，真是我们佐班中的玉律金科！”

正说得高兴，忽见一个女老妈，身上穿的又破又烂，向申守尧说道：“老爷的事情完了没有？衣裳脱下来交代给我，我好替你拿回去。家里今天还没米下锅，太太叫我去当当，我要回去子。”申守尧不听则已，听了之时，怪这老妈不会说话，伸手一个巴掌，打的这老妈一个趔趄，站脚不稳，躺下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跌茶碗初次上台盘 拉辫子两番争节礼

却说申守尧因为跟他拿衣帽的老妈说出他的窘况，一时面上落不下去，只得嗔怪老妈不会说话，顺手一个巴掌打了过去，不料用力过猛，把老妈打倒了。偏偏这个老妈又是个泼辣货，趁势往地下一躺，说了声“老爷，你尽管打！你打死我，我也不起来了！”说完了这句，就在地下号陶痛哭起来。幸亏这时候，有些小老爷因为方才站班已经见着首府，他们说话的档口，早已散去十之八九，此时所剩不过五六个人，被他这一哭，却惊动了许多人，一齐围住来看。申守尧只得红着脸，弯了腰去拖他；拖不起来，只得尽着骂他。骂了又要还嘴；气极了，举来腿来又是两脚。那老妈见老爷动手动脚，索性赖着不起来，只是哭着喊冤枉。府衙门里的号房、把门的出来吆喝都不听，后来还亏了本府的门政大爷出来骂了两句，又说拿他送到首县里去，方才住了哭，站了起来，拿手在那里揉眼睛。此时弄得个申守尧说不出的感激，意思想走到门政大爷跟着敷衍两句，谁知等到走上前去，还未开口，那门政大爷早把他看了两眼，回转身就进去了。申守尧更觉羞赧无地自容，意思又想过来趁热吆喝老妈两句，谁知老妈早已跑掉，靴子、帽子、衣包都丢在地下，没有人拿。申守尧更急得没法。随凤占说：“可惜兄弟还

要到别处拜客，否则我叫我的跟班的替你拎了回去了。”申守尧道：“不消费心。”

几个人当中，毕竟是老头子秦梅士古道热肠，便说：“守兄的衣帽脱下来没有人拿，我们怎么走呢？”说完，喊了一声“小狗子”。只见一个面黄肌瘦的小厮应了一声，跑过来叫了一声“爸爸”，一旁侍立，却举起一只袖子来擦鼻涕。老头子道：“这位是随老伯，这位是申老伯，见过了没有？”小狗子说：“申老伯是认得的，只是随老伯没有见过。”老头就叫他请安。小狗子果然请了一个安，叫了声“老伯”。随凤占便晓得是老头子的儿子了，于是拉住了手，问长问短，又道：“世兄品貌非凡，将来是要一定发达的。”老头子道：“承赞，承赞。这是三小儿，今年已经十五岁了，不肯读书，外才倒还有点。每逢兄弟上衙门，省得带人，总是叫他跟着，或是拿拿衣帽，或是拜客投投帖。这些事情还做得来。”老头子一面说，一面回头吩咐儿子道：“你在这里站着听什么！还不拿鞋来给我换！”小狗子听说，立刻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把鞋取出，等他爸爸换好。老头子亦一面把衣裳脱下折好，同靴子包在一处，又把申守尧的包裹、靴子、帽盒，亦交代儿子拿着。申守尧先还不肯，老头子一定要好，只得随他。无奈小狗子两只手拿不了许多。幸亏他人还伶俐，便在大堂底下找了一根棍子，两头挑着，又把他爸爸的大帽子合在自己头上，然后挑了衣包，吁呀吁呀的一路喊了出去。众人至此方晓得老头子拿儿子是当跟班用的。

闲话少叙。单说秦梅士打发儿子把申守尧的衣帽送到他的寓处，只见那老妈正坐在堂屋里哭骂哩，气得申守尧要立刻赶他出去。老妈坐着不肯走，口称：“要我走容易，把工钱算还

了给我，我立刻走。还有老爷许我的，天天跟着上衙门拿衣帽，另外加钱给我的。”申守尧道：“那时说明白，有了差使再贴补你，如今我老爷并没有得什么差使，你怎好问我要呢？”老妈道：“这个不贴，送礼的脚钱总应该给我的了。”申守尧道：“送礼也有限得几注。”老妈道：“不管他多少，总是我名分上应得的钱。老爷，你是做官做府的人，难道还吃我们这几个脚钱不成？我记得清清楚楚，自从去年五月到如今，大大小小，也有三块多钱的脚钱。从前你老爷说过，这笔钱要提给太太六成，余下的替我们收着一块儿分。如今多算点，太太名下算扣掉两块大洋，还有一块多钱的多余。连着十三个半月的工钱，一个月八角洋钱，八得八，三八两块四，再加半个月四角洋钱，一共是十元八角。加上脚钱。老爷，我就再让些，你一共给我十二块洋钱罢。”

申守尧一听老妈要许多钱，急得头里火星直进，恨不得伸手就要打他，嘴里嚷着骂：“混帐王八蛋！岂有此理！我老爷那里欠你这许多工钱？我有数的，也不过还该你三个月没有付，如今倒赖我说是十三个半月没付，真正岂有此理！就是送礼的脚钱，我也是笔笔有帐，通共不到一块钱。除掉太太的六成，所余不过三四角洋钱，那里有这许多？明明讹人罢哩！本来这钱我是要立刻给你的，因为你会讹人，如今把脚钱罚掉，我不给了。”老妈道：“还有工钱呢？”申守尧道：“依我算三个月工钱就拿了去。彼此一刀两断，永远不准进我的大门！”老妈道：“好便宜！你倒会打如意算盘！十三个半月工钱，只付三个月！你同我了事，我却不同你干休！还有送礼的脚钱，也不能少我半个的！老爷，你试试！你如果少我一个钱，我同你到江夏县打

官司去！赖了人家的工钱，还要吃人家的脚钱，这样下作，还充什么老爷！”申守尧不听则已，听了他这番议论，立刻奔上前来，一手把老妈的领口拉住，要同他拼命。老妈索性发起泼来，跳骂不止，口口声声“老爷赖工钱！吃脚钱”！

他主仆拌嘴的时候，太太正在楼上捉虱子，所以没有下来，后来听得不象样子，只得蓬着头下来解劝。其时小狗子还未走，亦帮着在旁边拉申守尧的袖子。小狗子一手拉，一面说道：“申老伯，你不要去理那混帐东西。等他走了以后，老伯要送礼，等我来替你送，就是上衙门，也是我来替你拿衣帽，这些事情我都会做。不稀罕他，取他的宝！”申守尧道：“世兄，你是我们秦大哥的少爷，我怎么好常常的烦你送礼拿衣帽呢？”小狗子道：“这些事我都做惯的，况且送礼是你申老伯挑我嫌钱，以后十个钱我亦只要四个钱罢了。”申守尧听了他的话，又是好笑，又是好气，心想：“我们当佐班的竟不晓得是些什么东西，养出来的儿子都如此的下作！”

正想着，齐巧太太亦下来了，见是老爷同老妈呕气，太太心上是明白的，晓得老爷这两天是没有钱，不要说是十二块，就是三块亦拿不出；面子上只得劝老爷不要生气，却丢了个眼色把老妈招呼到后面窝盘^①。他，叫她不要生气，仍旧做下去，“老爷一时气头上说的话是不好作准的。”起先老妈还一口咬定不答应，禁不住太太左说好话，右说好话，面情难却，也只好住下来再说。

当时，秦小狗子把申守尧拉开之后，即便把衣帽等等一一

^① 窝盘：哄骗。

点交清楚。申守尧留他吃茶也不要，留他吃饭也不要，嘴里虽说不要，两只脚只是站着不肯走。申守尧摸不着头脑，问他：“有什么话说？”他说：“问申老伯要八个铜钱买糖山查吃。”可怜申守尧的搭连袋那里有什么铜钱！但是小狗子开了口，又不好回他没有，只得仍旧进去同太太商量。太太道：“构前天当的当，只剩了二十三个大钱，在褥子底下，买半升米还不够。今日又没有米下锅，横竖总要再当的了。你就数八个给他。余下的替我收好，我还要用两天呢！”一霎时申守尧把钱拿了出来。小狗子爬在地下给申老伯磕了一个头，方才接过铜钱，一头走，一头数了出去。

小狗子去了，申守尧听了听后面没有声息，晓得太太已经把老妈窝盘好了，不至于问他要钱，于是一块石头放下。这天仍是太太叫老妈出去当了当买了米来，才有饭吃。等到做好，太太一头吃饭，一头数说道：“当初我嫁你的时候，并不想什么大富大贵，只图有碗饱饭吃也够了。后来你出来做官，我们老人家还说：‘如今好了，某人出去做了官，你可以不愁的了。’人家做官是升官发财，谁晓得我们做官是越做越穷，眼前当都没得当了！照此一天一天的下去，叫我怎么样呢！”申守尧听了太太的话，满面羞惭，说道：“我自从出来做官，也总算巴结的了，衙门牌期没有一回不到。时运不济，叫我也没法想！”说罢，连连叹气。太太更是扑簌簌的泪如雨下，索性饭亦不吃了。申守尧看了这个样子，亦只吃了半碗饭，凑巧有朋友来找他，也就出去了。

向来申守尧吃了中饭出门，一定是要半夜里才回来，这天出去了不到两个钟头就回来了。一进门，拍手跳脚，竟把他兴

头的了不得！太太见了反觉稀奇，问他：“为什么大早的回来？”他说：“好了！好了！我们做佐班的向来是被人家压住了头做的，没有人拿我们当作人的。如今好了，有了出头之日了！”太太问他：“怎么有了出头之日？”申守尧道：“我刚才同朋友出门，走到素来我同他商量借钱的胡太爷家。齐巧胡太爷出差回来，稟见藩台。藩台同他说：“刚刚从院上下来，制台今天已有过话：自从明天起，凡是佐杂一班，一概有个坐位，不像从前只是站着见了。”制台还说：“大小都是皇上家的官，我瞧他不起，便是褻渎朝廷的命官。坐了下来，他们有什么话，都可以同他谈谈。”太太，你想这位制台也总算好的了。想我候补了十几年，真正气也受够了。到底如此，彼此坐下谈两句，他也好晓得晓得我。你不记得今年八月里，算命的还说我今年流年腊月大利？看来就此得法，也未可知。而且还有一样，藩台见制台也不过有个坐位，如今我们佐班竟同藩台一样，你想这一跳跳的多高！”

太太听了，寻思了半天，说道：“慢着！你从前不是对我说，你们做官的并不分什么大小，同制台就同哥儿兄弟一样？怎么你今儿又说从前都是站着见他呢？站着见他，不就合他的二爷一样吗？”申守尧脸上一红，一时回答不出，歇了好一会，才说道：“如今好了，是用不着站着见他了。”一面支吾，一面心上寻思：“难怪他们妇道之家，不懂得我们当佐杂的，连制台衙门里的一条狗还不如，能够比上他的二爷倒好了！”正想着，又听得太太说道：“你不要骗我了。你站着见也好，坐着见他也好，就是跪着见也好，我只要有钱用，有饭吃，不要当当就好了。”申守尧道：“你不要愁，如今兴了这个规矩，以后就有了指望了，

你等着罢。”太太也不理他。

本来次日申守尧是不上衙门的，因为制台有了这句话，又说检班次老的，一天先传见二三十员。自己算了算：“论起资格来，虽然还算不得十二分老，论不定制台高兴，或者多见几个，也未可知。与其临传不到，还是早去伺候的为是。”主意打定，次日一早，仍旧是老妈拿了衣帽跟着到了制台衙门。头天制台的话早已传遍的了，所以到了这天，那些佐贰老爷都兴头的了不得，上衙门的格外来得多。申守尧到了制台大堂底下，换好衣帽，会见秦梅士、随凤占一千人。随凤占说是昨晚已蒙藩宪挂牌，今天禀见，带着禀辞。又说蕲州吏目一缺，打听得近两年来，全被前任弄坏了，见了制军，有些话要得当面请示。秦梅士亦预备下多少话，见了制军要面禀。

一千人正在那里簇簇私议，只见藩台、臬台、粮道、盐道，以及各著名局所总办、道班、府班、首府、首县，同、通、州、县班实缺、候补，一起一起的进去出来。从藩、臬起，首府止，出来上轿的时候，一班佐杂老爷都赶着走出来站班。那些大人们，有两位客气的，还同他们点点头；有几个架子大的，便亦昂头不顾的走出去了。

各官自清早七点钟上院，一等等到十二点，制台方才统通见完。然后巡捕拿手本下来，说是传见三十位佐班。某人某人，叫着名字，叫了上去，依着齿序，鱼贯而入，不得搀前落后。各位太爷虽然高兴，毕竟是第一次上台盘。由不得战战兢兢，上下三十六个牙打对。还有几个名字在后的，恐怕不能露脸，便越过几个人跳上前去，前头的人又不答应，便上前去拉他们，后头的不服，又同前头的吵闹起来。巡捕官等得不耐烦，连连

催道：“快些罢！……有话下来说！我睢你这些太爷，怎么好啊！”那些太爷被巡捕吆喝了两句。不敢则声，一齐放放马蹄袖，跟了进来。走到会客厅上，制台已经站在居中，传谕不要磕头。大众团团请了一个安。制台摊了一摊手，说了一声“坐”，便团团的坐了下来。有些人两只眼睛只管望着大帅，没有照顾后面，也有坐在茶几上的，也有一张椅子上已经有人坐了，这人又坐了下去，以致坐无可坐，又赶到对面，在厅上兜了一个大圈子的。乱了半天，方才坐定。

大家必恭必敬，声息俱无，静听大帅吩咐，只听得贾制台说道：“现在各处官场体制，佐杂见首府多半都是站班见的，不要说是督、抚了。我如今破除成例，望你们大家都知道自爱才好。这两天事情忙，过几天我还要挨班传见，当面考考你们。听清爽了没有？”起先众人听制台说要考试，早已彼此面面相觑，一声回答不出。等到临了问“大家听见了没有”，方才有两个答应了一声。制台见话已说完，无可再说，只得端起茶碗送客。随凤占进来的时候，原预备有许多说话面禀的，及至见了制台，不知不觉，就像被制台把他的气逼住了，半个字也说不出。众人答应“是”，也只得答应“是”，众人端茶碗，也只得端茶碗。

刚把茶碗端起，忽听得拍挞一声，不知是谁的茶碗跌碎了。定睛看时，原来是右手末二位那位太爷，不知怎样会把茶碗跌在地下，砸得粉碎，把茶泼了一地，连制台的开气袍子上都溅潮了。制台一面站起抖擻衣裳上的水，一面嘴里说道：“这是怎么说！这是怎么说！”急的那位太爷蹲在地上，拿两只马蹄袖掬那打碎瓷片子，弄得袖子尽湿，嘴里自言自语的说：“卑职该死！卑职该死！打碎茶碗，卑职来赔！”制台也不理他。那人

掳了一会，无法可想，也只得站了起来。众人至此方看明白，打碎茶碗的不是别人，正是申守尧。原来他此番得蒙制台赏坐，竟自以为莫大之荣宠，一时乐得手舞足蹈，心花都开。一见端茶送客，正想赶着出来，以便夸示同僚。岂知那茶碗托子是没有底的，凑巧他那碗茶又是才泡的开水滚烫，连锡托子都烫热了，他见制台端茶，忙将两手把碗连托子举起，不觉烫了一下，一时要放不敢放，一个不当心，误将指头伸在托子底下，往上一顶，那茶碗拍拉托一声，翻到在地下来了。此时众人既看清是申守尧，直把他羞得满面绯红，无地自容。制台拿他望了两眼，想要说他两句，又实在无可说得，只站起身来，回头对巡捕说道：“以后还得照旧罢。这些人是上不得台盘，抬举不来的。”说完了这句，也不送客，一直径往里头去了。

这里众人先还不敢走，只见制台的一个跟班进来说道：“诸位太爷不走等甚么？还想大人再出来送你们吗？倒合了一句俗语，‘鼻子上挂鲞鱼，叫做休想！’”众人听说，只得相将出来。申守尧思思索索的跟在众人后头，走的很慢。那爷们又说道：“刚才大人的话可听见了没有？这厅上的椅子，除了今天，明天又没得坐了。如果舍不得，不妨再进来多坐一会去。”众人虽明晓得他是奚落的话，但奈何他不得，只好低着头退了出去，仍走到大堂底下。秦梅士年老嘴快，首先走来把申守尧埋怨一顿，说：“我们熬了几十年，才熬到这们一个际遇，如今又被你闹回去了。你一人的成败有限，这是关系我们佐班大局的，怎么能够不来怪你呢！”申守尧自知理屈，不敢置辩。还是随凤占为人圆通，忙过来解劝道：“惟其只有今天坐得一次，越显得难得之机会。将来我们这辈人千秋之后，这件事行述上都

刻得的。老前辈以为何如？”众人议论了一回，各自散去。

随凤占随又分赴别位大宪衙门，叩谢稟辞，预备上任。且说他这个吏目^①，在湖北省佐贰实缺当中，虽然算不得好缺，比较起来，还算中中。随凤占自己又抱定了一个宗旨，叫做“事在人为”。他的意思，以为各种样缺总要想法自己去做，决没有赔累的。他捐了花样，新选到省，手中本来略有几文。因为吏目自从九品，上任之后，轿子跟着只能打把蓝伞，乡下人不懂得，还说这轿子里的老爷是穿“服”^②的。心想蓝伞实在不好看，要捐个五品翎衔又够不上。齐巧有人用他十二块钱，抵押给他一张空白五品翎顶奖札。他得了这个，非凡之喜，立刻穿戴起来，手本上居然加了“蓝翎五品顶戴”六个小字。又想在省里做好四副衔牌带去：一副是“蕲州右堂”，一副是“五品顶戴”，一副是“赏戴蓝翎”。那一副凑不出，想了半天，忽然想起“我的五品翎顶是军功上来的”，便凑了一副“军功加三级”。把四副官衔牌凑齐，找了个漆匠加工制造，五天包好，带去上任。

到了蕲州，照例先去稟见堂翁区奉仁。知州大老爷没有官厅，右堂太爷至此，只得先下门房，见了门政大爷，送过门包，自然以好颜相向，彼此如兄若弟的鬼混了半天。门政大爷随口编了几句恭维的话，随凤占亦说了些“诸事拜求关照”的话。等到里头堂翁请见，跟着手本进去，一般花衣补服，灿烂夺目。同堂翁区奉仁虽然在省城里已经见过，不能算数，重新磕头行礼。区奉仁让他坐下，彼此敷衍了几句，端茶送客。随凤占辞

① 吏目：官名，清代的州吏目掌佐理刑及官署事务。

② 服：指丧服。

了出来，预先托过执帖门上，凡是堂翁衙里官亲、老夫子，打帐房起，钱谷、刑名、书启、征收、教读、大少爷、二少爷、姑爷、表少爷，由执帖门上领着，一处处都去拜过。每处一张小字官衔名片。也有见着的，也有挡驾的。连堂翁的一个十二岁的小儿子，他还给他作了一个揖。又托执帖门上拿手本替他到上房里给太太请安，太太说不敢当，然后退了出去。其时一个州衙门已经大半个走遍了。下来之后，仍在门房里歇脚。门口几位拿权的大爷，是早已溜的熟而又熟，就是堂翁的跟班，随凤占亦都一一招呼过。三小子倒上茶来，还站起来同他呵一呵腰，说一声“劳驾”。跟手下来拜同寅，拜绅士，所有大小铺户，轿过之处，一概飞片。整整拜了一天客，未曾拜完。

预选吉日是第二天腊月十九，接钤任事。到了这天，地保办差，招了无数若干的化子，替太爷打着伞，抗着牌；又弄了两个鼓手，一个打鼓，一个吹唢呐，一路吡哩叭喇冬，一直吹进了衙门。随凤占身穿朝服，下了轿，一样三跪九叩首，赞礼生吆喝着，接过了木头戳子，因为上有堂翁，放不得炮，只放了两挂一千头的鞭炮。下来便是改换公服，升堂受贺。启用木戳。自有他那手下的一班人向他行礼。退堂之后，接着又到堂翁跟前禀知任事，照例三天衙门，不用细述。

随凤占虽系初任，幸亏是世代佐班，一切经络都还牢记在心，并不隔膜。他晓得做捕厅的好处全在三节，所以急急赶来上任，生恐怕节礼被前任预支了。到地头的头一天，禀见堂翁下来，就到盐公堂以及各当铺等处拜会管事人。见面之后，无非先拿人家一泡臭恭维，慢慢的谈及缺分清苦，以后全仗诸位帮忙，然后再谈到年下节敬一层。蕲州城厢里外一共有七家当

铺，内中有两家当铺是新换挡手，只知道年下送捕厅有此一分礼，那署事的预先托人来预借，挡手的不晓得新选实缺就要来的，以为早晚都是一样，他既来借，乐得送个人情。有两家老硬的，却板定一定要到年下再送，预先来借，竟其一毛不拔。那署事的却也拿他无可如何。还有两家通融办理，等他来借，只借给他一半。譬如一向是送两块洋钱的，先叫他带一块去，说明白那一块须留送正任，那署事的亦只好罢手。内中只有盐公堂的管事人，因同这位署事的是同乡，见他来借，另外送了他两块，说是彼此乡情，格外送的程仪。至于正项，须得到年下方好支送。那署事的为盐公堂的节礼向比别处多些，不肯轻轻放过，便道：“从中秋到年下一共是一百三十五天，我做了一百二十来天，这笔钱应该我得。”但虽如此说，无奈人家只是不肯送，便也无可如何，只得罢手。

单说随凤占自到蕲州之后，东也拜客，西也拜客，东也探听，西也探听，不上三天，居然把前任署事的一本帐簿都打听得清清楚楚，放在肚里。自己又去同人家讲：“兄弟本来今年是不打算到任的了，只因宪恩高厚，晓得年底下总有点出息，所以上头才叫兄弟赶了来的。兄弟倘若随随便便，不去顶真，不特自己对不住自己，并且辜负上头的一番美意。至于一切照例规矩，料想诸位都是按照旧章。”说到这里，禁不住强作欢颜，哈哈一笑，接着又道：“兄弟是实缺，彼此以后相聚的日子正长，将来叨教的地方甚多，诸位一定是照应兄弟的，还要兄弟多虑吗。”说罢，又哈哈大笑。他一连走了多处，都是如此说法。有几家年礼未被前任收去的，听了他话，乐得送个顺水人情，有两家不懂得这里头诀窍，已经预先在前任面上做过好人，听

此说话,却不免有点后悔。

闲话少叙。却说随凤占接印下来,忙叫自己的内弟同了一个心腹跟班,追着前任清算交代,一草一木,不能短少,别的更不消说了。前任移交下来,一些是五只吃茶的盖碗,内中有一只没有盖子。这边点收的时候,那个跟班的一个不当心,又跌碎了一只盖子。无奈这跟班的又想自己讨好,不肯说是跌破了,见了老爷,只推头说是前任只交过来三只有盖子的,以为一只茶碗盖子为价有限,推头在前任身上,老爷或者不好意思再去问他讨,这事就过去了。谁知这位太爷一根针也不肯放松,定规不答应,逼着跟班的找前任去讨盖子:“倘若没有,就剥下他的王八盖来给我!”那跟班心上是明白的,自己打破了,怎么好向人家去讨呢。于是赖着不肯去。随凤占骂他说:“跟了我这许多年,如今越发好了,帮着别人,不帮着我老爷,一点忠心都没有了!”跟班的被他催得无可如何,只得出去打了一个转身,仍旧空着手回来,说:“没有。”随凤占不免又拿他埋怨了顿,怪他无用,一定要自己去讨,后来还是被舅老爷劝下的。

交代算清,听说前任明天就要回省。他一听不妙,忙忙的连夜出门,找齐了城厢内外地保,叫他们去吩咐各烟馆,各赌场,以及私门头窑子:“凡是右堂太爷衙门有规矩的,都通知他们一概不准付。倘若私自传授,我太爷一定不算,从新要第二分的。况且他是署事,我是实缺,将来他们这些人都是要在我手下过日子的。如果不听吩咐,叫他们以后小心!”着地保分头传命去后,他一想:“烟馆、赌场、窑子等处是我吃得住的。唯独当铺都是些有势力的绅衿开的,有两家已被前任收了去,年下未必肯再送我,岂不白白的吃亏。这事须得趁早向前任算了回

来，倘若被他走了，这钱问谁去找呢。”主意打定，立刻亲自去拜望前任。

前任听说他来，只得出来相见。只见他进门之后，勉强强作了一个揖。归坐之后，把脸红了几阵，要说又不爽爽快快的说，吞吞吐吐了半天，才说道：“兄弟今日过来，有一桩事情要请教……”说到这里，又咽住了。歇了一会，又说道：“论理呢，兄弟世代为官，这几个钱也见过的。但是既然犯了本钱出来做官，所为何事？倘若一处不计较，两处不在乎，这也可以不必出来现世了。这事论不定还是他们因我们新旧交替，趁空蒙蔽，也未可知。所以兄弟不得不过来言语一声，大家明明心迹，这就不为小人所欺了。”

前任署事的见他说了半天只是绕圈子里，还没有说到本题；虽然心上也有点数，究为何事，不得而知，楞在那里，不则一声。随凤占见他不答，只得又说道：“所为的并非别事，就是年下节礼一层。这笔钱虽然有限，也是名分所关，所谓‘有其举之，莫敢废之’，我们也犯不着做什么好人不要。但是这笔钱，兄弟一向是晓得的，总得拖到年下，他们方肯送来。有几处脾气不好的，弄到大年三十还不送来，总要派了人到他们店里去等，等到三更半夜，方才封了出来。我说他们这些人是犯贱的，一定要弄得人家上门，不知是何打算！”前任署事的听他如此讲，方才顺着他的嘴说道：“这班人真是可恶得很！不到年下，早一天决计不肯通融的。”随凤占忽然把脸一板道：“兄弟说的是别省外府州、县，都是这个样子，谁知此地这些人竟其大谬不然！”前任听了他的说话，晓得他指的是自己，面子上只得做出诧异的神气，装作不懂。

随凤占又笑嘻嘻说道：“做官的苦处，你老哥是晓得的。我们这个缺，一年之计在于三节；所以兄弟一接印之后，就忙忙的先去打听这个。这也瞒不过吾兄，这是我们养命之源，岂有不上劲之理。谁知连走几家，他们都说这分年礼已被老兄支来用了。兄弟想，兄弟是实缺，老兄不过署事。倘若兄弟是大年初一接印，这笔钱自然是归老兄所得；倘若是二十九接印，年里还有一天，这钱就应兄弟得了。兄弟听他们说话奇怪，心想吾兄是个要面子的人，决不至于如此无耻。而且他们这笔钱一向非到年下不付，何以此番忽然慷慨肯借？所以很疑心他们趁我们新旧交替，两面影射。兄弟一向是事事留心，所以今天特地过来请教一声，以免为所蒙蔽。”前任署事的听他此话，一句回答不出。随凤占又道：“我晓得老哥决不做对不住朋友的事情，咱俩一同到两家当铺里去，把话说说明白，也明明你老哥的心迹。”说罢，起身要走。前任署事的只是推头明天要动身，收拾行李，实在没有工夫出门。随凤占道：“老哥不去，岂不被人家瞧着真果的同他们串通，已经支用了吗？”

前任一想：“这事遮遮掩掩，终不是个了局，不如说穿了，看他如何。”想定主意，便哼哼冷笑了两声，说道：“你老哥也太精明了！固然你是实缺，兄弟是署事。你说你是宪恩高厚，叫你来收节礼的，难道兄弟不是上宪栽培，就会到这里来吗？辛苦了一节，好容易熬到年下，才收人家这分节礼。我们算算日子看：你到任不过十几天，我兄弟在任一百多天，论理年下的这分礼统通都应该我收才是。你是实缺，做得日子长着哩，自然该我们署事的占点便宜。”

随凤占见他直认不辞，不觉气愤填膺，狠狠的说道：“那可

不能！通天底下没有这个道理！照此说来，一定这个钱已经被你支了用了！我赶了来做什么的！我同你老实说：彼此顾交情，留下脸，小小不言的事情，我也不追究了。你把这预支的年礼乖乖的替我吐了出来，大家客客气气；如果要赖着不肯往外拿，哼哼，我不同你讲理，我们同去见堂翁，等堂翁替我评评这个理去！”前任署事的听他说话强横，便也不肯相让，连连说道：“见堂翁就见堂翁，我亦不怕他什么！……”随凤占见他不怕，立刻走上前去一把胸脯，说了声“我们同去”！削任署事的见他动手，也乘势一把辫子，两个人从右堂扭了出来，一扭扭到正堂的宅门里头。

把门的是认得的，连忙上前相劝。谁知两个人都用死力揪住不放，再三的拉亦拉不开。两家的管家都跟着。一揪揪到门房里，只见执帖门上同了几位门政大爷正在那里打麻雀牌哩。见了这个样子，一齐上前喝阻。随凤占说：“他眼睛里太没有我实缺了！我要见堂翁，请堂翁替我评评这个理！”前任亦说“一共总我只收到人家四块钱的节礼，这钱也是我名分应得的。他要见堂翁，我就陪他来见堂翁。我没有短处，不怕什么！”几位门政大爷听了他二人说话，无可袒护，只得上来劝的劝，拉的拉，好容易才把他两位拉开。州里执帖门跺着脚说道：“你二位这是怎么说呢？说起来，大小是个官，怎么连着一官礼都不要了？快别这个样子，叫上头听见了生气，就是旁人瞧着也要笑话的。有什么话，我们当面讲讲开。俗话说的好，叫做是‘君子动口，小人动手’，怎么你二位连这两句话都不晓得吗？”他俩扭进来的时候，各人都觉着自己理长，恨不得见了堂翁，各人把各人苦处诉说一顿。及至被执帖大爷训斥一番，登时哑口

无言，不知不觉，气焰矮了大半截，坐在那里，一声不响。执帖门上又叫三小子绞手巾给他俩擦脸，又叫泡盖碗茶，着实殷勤。

那班打麻雀牌的人也不打了，一齐拿眼睛钉住他俩，听他说些什么，始终随凤占熬了半天，熬不住了，把前任预支年礼的话，原原本本述了一遍。前任见他开口。也抢着把他的苦况陈说一番。又说：“可怜我到了临要交卸的几天，是一点势力也没有了。那些人真正势利，向他们开口，说到舌敝唇焦，只有两家一家拿出来两块大洋，一共总只有四块大洋。你看，他就闹得这个样子！”随凤占道：“怎么四块还嫌少？依你要多少？”前任还未开口，只听一个打牌的人说道：“真是你们这些太爷眼眶子浅！四块钱也值得闹到这个样子！我们打麻雀，只要和上一百副就有了。旁家和一百副，做庄还不要。四块洋钱什么稀奇！我昨天还输了四十多块哩！”执帖门道：“老哥，谁能比得上你？你们钱漕大爷，一年好几千的挣，人家当小老爷，做上十年官，还不晓得能够赚到这个数目不能！”钱漕道：“我有钱赚，我可惜做不着老爷，他们大小总是皇上家的官。”又一个同赌的道：“罢罢罢！你们没瞧见他们刚才一路扭进来的时候，为了四块洋钱，这个官简直也不在他二位心上，倘若有几千银子给他赚，只怕叫他不做官都情愿的。你老哥眼馋他俩做官，我来做下中人，你俩就换一换，可好不好？”钱漕门道：“我有了钱，我不会自己捐官，我为什么要人家的？”那个同赌的道：“我只要有钱赚，就是给我官做我亦不要。”众人你一句，我一句，直把个随凤占同前任羞得无地自容，也深悔自己孟浪，如今坍台坍在他们这一班奴才手里。当下随凤占也没有再说别的，淡淡的

谈了两句，自行回去。至于那前任，另有同他说得来的人，早拉他到别的屋里去了。一天大事，瓦解冰消。

一直等到年下，随凤占还差人到那两家当铺去讨年礼。人家回称早就送过了。随凤占道：“我没有收到，不能算数。”后首说来说去，大家总念他大小是个朝廷的官，将来论不定或者有仰仗他的地方，也就不肯过于同他计较，又每家送了他一只大洋，方才过去。

正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瞬间三春易过，已到四月。向例各属犯人，到了这个时定须解往省城，由大宪订期会讯详察有无冤枉，这日巡抚、司、道统通朝服升座，提犯勘验，其名谓之“秋审大典。”其实不过点名过堂。大员之中有好名的，还捐几文钱买些蒲扇、痧药之类，赏给那些犯人，实则为数亦甚有限。名字说是“秋审”，及至犯人上堂之后，就是有冤枉，那坐在头上的几位大人实在也没闲工夫同犯人说话，所以这番俱是虚应故事。

闲话休题。且说蕪州是黄州府该管，到了这个时候，府太尊便把合属的捕厅开了单子，酌派两位解犯进省。这趟到省，不定有一月、半月耽搁，本缺未便久悬，例在本府候补佐贰当中轮派两人前往代理，亦是调剂属员的意思。这年府太尊所委两人，偏偏有随凤占在内。到得四月初十边，本府公事跟着府委代理的一同下来。随凤占照例交卸，解犯上省。倘若到省没有耽搁，约计四月底、五月初就可回来，赶收节礼，尚不为晚；设遇有事，迟至节后亦未可知。随凤占奉到此礼，心上甚是懊闷。但是太尊所委，便也无可如何，只得将钤记交与代理的人看管，自己跟手整顿行装，急急进省。

不料到省之后，各属犯人刚刚这天到齐。臬台正要请抚台几时秋审，偏偏这天抚台得了病症，请了几个大夫都医不好。又有人说：“抚台犯的是外症，面目浮肿，很不好看，嘴里还有一股气味，叫人闻了恶心。后首来请到一位外国大夫，方才有了把握，配了几瓶药水，送给抚台吃过。据外国大夫说：吃了他这个药水，有什么病症，一齐从小便里出去，决不会上头面的了。但是一时总得避风，不能出外见客。因此就把这“秋审”一事耽误下来。一班实缺捕厅太爷眼巴巴望着，恨不得早把此事办过，也可以早些回任。无奈抚台病着，一时不能举行，公事不完，又不敢擅离省城一步。各位太爷异常焦躁。

书中单表随凤占随太爷只因端节就在目前，一时不能回任，眼看着一分节礼要被人家夺去，更是茶饭无心，坐立不安。等到四月二十六这一天，听得同寅说起抚台的病虽有转机，但一时总难出外，必须节后方能举行秋审。他一听此信，犹如浑身浇了一盆冷水一般。回寓后，一言不发，踌躇了半夜，方想出一条主意来。他想：“照此样子下去，不过闲居在省，一无事事，我何如趁此挡口，赶回蕲州，就骗人家说是公事已完。人家见我回来，自然这节礼决计不会再送到别人手中去了。等到节礼收齐，安安稳稳，过完了节，我再回省。神不知，鬼不觉，岂不大妙！”主意打定，立刻叫家人收拾行李，出城过江，趁了下水轮船，径向蕲州进发。临走的时候，有同他住在一起一位同差的，问他那里去。他说：“接到家信，太太在蕲州生产，家里没人照应，不得不亲自回去。这里的事，千万拜托老兄不要说破。”人家见他说得如此恳切，这种顺水人情自然乐得送的，便亦无话，听其自去。谁知他老人家回到蕲州，既不禀见堂翁，亦不拜

客,并不与代理的见面,天天钻在那几家当铺里,或是盐公堂里走走,同人家说:“我已经回来了,几时几日接的印。”人家都信以为真。到了五月初三,所有的礼物都被他收了去了。

那代理的人起先听说抚台有病,把“秋审”一事搁起,晓得实缺一时不得回来,满心欢喜,以为这分节礼逃不出我的掌握之中。那知等到初五早上,依然杳无消息。赶紧着人出去打听,才知道早被随太爷半路上截了去了。这一气非同小可!立刻出门查访,后在一个小客栈里把随太爷找着。见面之后,不由分说,拿随太爷一把辫子,说他擅离职守,捏称回任,定要扭他到堂翁跟前,请堂翁禀明太尊,请示定夺。随太爷亦不肯相让。因此彼此又冲突起来。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擅受民词声名扫地 渥承宪眷气焰熏天

却说正任蕲州吏目随凤占被代理的找着扭骂了一顿，随凤占不服，就同他冲突起来。代理的要拉了他去见堂翁，说他擅离差次，私自回任，问他当个什么处分。随凤占说：“我来了，又没有要你交印，怎么好说我私自回任？”代理的说：“你没接印，怎么私底下好受人家的节礼？”随凤占说：“我是正任，自然这个应归我收。”代理的不服，一定要上稟帖告他。毕竟是随凤占理短，敌不过人家，只得连夜到州里叩见堂翁，托堂翁代为斡旋。

这日州官区奉仁正办了两席酒，请一班幕友、官亲，庆赏端阳。正待入座，人报：“前任捕厅随太爷坐在帐房里，请帐房师爷说话。”帐房师爷不及入席，赶过来同他相见，只见他穿着行装，一见面先磕头拜节。帐房师爷还礼不迭。磕头起来，分宾归坐。帐房师爷未及开谈，随凤占先说道：“兄弟有件事，总得老夫子帮忙。”帐房师爷到此方问他差使是几时交卸的，几时回来的。随凤占见问，只得把生怕节礼被人受去，私自赶回来的苦衷，细说了一遍；又说：“代理的为了此事要稟揭兄弟，所以兄弟特地先来求求老夫子，堂翁跟前务求好言一声，感激不尽！”说完，又一连请了两个安。帐房师爷因为他时常进来拍

马屁，彼此极熟，不好意思驳他。让他一人帐房里坐，自己到厅上，一五一十告诉了东家区奉仁。区奉仁亦念他素来恪守下属体制，听了帐房的话，有心替他帮忙。便让众位吃完了酒，等到席散，也有十点多钟了，然后再把随凤占传上去。面子上说话，少不得派他几句不是。随凤占亦再三自己引错，只求堂翁栽培。区奉仁答应他，等把代理的请了来，替他把话说开。

正待送客，齐巧代理的拿着手本也来了。区奉仁连忙让随凤占仍到帐房里坐，然后把代理的请了进来。代理的见了堂翁，跪在地下，不肯起来。区奉仁道：“有话起来好说，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呢？”代理的道：“堂翁替卑职作主，卑职才起来。”区奉仁道：“到底什么事情呢？”代理的道：“卑职的饭，都被随某人一个人吃完了。卑职这个缺，情愿不做了。”区奉仁道：“你起来，我们商量。”一面说，一面又拉了他一把。于是起立归坐。区奉仁又问：“到底什么事情？”代理的道：“卑职分府当差，整整二十七个年头。前头洪太尊、陆太尊，卑职统通伺候过。这是代理，大小也有五六次，也有一月的，也有半月的。”区奉仁道：“这些我都晓得，你不用说了。你但说现在随某人同你怎样。”代理的道：“分府当差的人，不论差使、署缺，都是轮流得的。卑职好容易熬到代理这个缺，偏偏碰着随某人一时不能回任，节下有些卑职应得的规矩……”不想说到这里，区奉仁故意的把脸一板道：“什么规矩？怎么我不晓得？你倒说说看！”

代理的一见堂翁顶起真来，不由得战战兢兢，陪着笑脸，回道：“堂翁明鉴：就是外边有些人家送的节礼。”区奉仁听了，哼哼冷笑两声道：“汰！原来是节礼啊！”又正言厉色问道：“多少呢？”代理的道：“也有四块的，也有两块的，顶多的不过六

块，一古脑儿也有三十多块钱。”区奉仁道：“怎么样呢？”代理的撇着哭声回道：“都被随某人收了去了，卑职一个没有捞着！卑职这一趟代理，不是白白的代理，一点好处都没有了么。所以卑职要求堂翁作主！”说罢，从袖筒管里抽出一个禀帖，双手捧上，又请了一个安。看那样子，两个眼泡里含着眼泪，恨不得马上就哭出来了。

区奉仁接在手中，先看红禀由头，只见上面写的是“代理蕲州吏目、试用从九品钱琼光禀：为前任吏目偷离省城，私是回任，冒收节敬，恳恩作主由。”区奉仁一头看，一头说道：“他是正任，你是代理，只好称他做正任。”又念到“私是回任”，想了一回，道：“汰！私自的自字写错了。但是他没有要你交卸，说不到回任两个字”。又念过末了一句，说道：“亦没有自称节敬的道理。亏你做了二十七年官，还没有晓的节敬是个私的！”顺手又看白禀，只见“敬禀者”底下头一句就是“窃卑职前任右堂随某人”。区奉仁也不往下再看，就往桌子上一撩，说道：“这禀帖可是老哥的手笔？”钱琼光答应一声“是”。又说：“卑职写得不好。”区奉仁道：“高明之极！但是这件事兄弟也不好办。随某人呢，私自回来，原是不应该的，但是你老哥告他冒收节敬，这节敬可是上得禀帖的？我倘若把你这禀帖通详上去，随某人固不必说，于你老哥恐怕亦不大便当罢？”

钱琼光一听堂翁如此一番教训，不禁恍然大悟，生怕堂翁作起真来，于自己前程有碍，立刻站了起来，意思上前收回那个禀帖。区奉仁懂得他的来意，连忙拿手一掀，说道：“慢着！公事公办。既然动了公事，那有收回之理？你老哥且请回去听信，兄弟自有办法。”说罢，端茶送客。钱琼光只得出来。

这里区奉仁便把帐房请了来，叫他出去替他们二人调处此事。随凤占私离差次，本是就应该的，现在罚他把已收到的节礼，退出一半，津帖后任。随凤占听了本不愿意，后见堂翁动了气，要上稟帖给本府，方才服了软，拿出十六块大洋交到帐房手里。稟辞过堂翁，仍自回省，等候秋审不题。

这里钱琼光自从见了堂翁下来，一个钱没有捞着，反留个把柄在堂翁手里，心上害怕，在门房里坐了半天，不得主意，只得回去。次日大早，仍旧渡了过来。门口的人一齐劝他上去见帐房师爷。他一想没法，只得照办。其时随凤占吐出来的十六块洋钱已到帐房手里。只因他的人缘不及随凤占来的圆通，及至见面之后，吱吱喳喳，又把臭唾沫吐了帐房师爷一脸，还没有把话讲明白。帐房师爷看他可怜，意思想把十六块洋钱拿出来给他，回头一想：“倘若就此付给他，他一定不承情的。”只得先把东家要通稟上头的话，加上些枝叶，说给他听。直把他吓得跪在地下磕头。然后帐房师爷又装着出去见东家，替他求情。鬼鬼祟祟了半天，回来同他说，东家已答应不提这事了。钱琼光不胜感激。至此方慢慢的讲到：“我兄弟念你老兄是个苦恼子，特地再三替你同随某人商量，把节礼分给你一半，你俩也就不用再闹了。”

钱琼光见了起初的情形，但求堂翁不要拿他的稟帖通详上去，已经是非常之幸，断想不到后来帐房师爷又拿出十六块洋钱给他。把他感激的那副情形，真是画也画不出，立刻爬在地下，磕了八个头。磕起来少说作了十来个揖，千“费心”，万“费心”，说个不了。又托帐房师爷带他到堂翁跟前叩谢宪恩。帐房师爷说：“他现在有公事，我替你说到一样的了。”于是钱

琼光又作了一个揖，然后拿了洋钱，告辞出去。

回到自己捕厅里，把十六块洋钱拿出来，翻来复去的看了半天，又一块一块的在桌上钉了好几回，一听响声不错，格外感激州里帐房照应他，连一块哑板的都没有。总想如何酬谢酬谢他才好。一面想，一面取块小毛巾，把洋钱包好，放在枕头旁边，跟手出去解手。解手回来，一个人低着头走，忽然想到：“四月底城外河里新到了一只档子班的船，一共有七八个江西女人，有两个长的很标致。南街上毡帽铺里掌柜王二瞎子请过我一趟，临行的时候，还再三的托我照应他们。我不如明天到那里，叫他们替我弄几样菜，化上一两块钱请这位老夫子，补补他的情才好。”主意打定，回到屋里，不知不觉，把刚才十六块洋钱陡然忘记放在那里去了。桌子抽屉，书箱里面，统统找到，无奈只是无影无踪。直把他急的出了一身大汗，找了半天，仍旧找不着，恍恍惚惚，自己也不辨是真是梦。于是和衣往床上躺下，慢慢的想：“到底我刚才放在那里的？”一会又怪自己记性不好，恨的像什么似的！不料偶一转侧，忽听得当的一声，原来一包洋钱，小手巾未曾包好，被个小枕头碰了一个，所以响的。

钱琼光翻过身来一看，洋钱有了，立刻打开来数了数，不错，还是十六块。这一喜更非同小可！仍旧拿手巾包好，塞在身上袋里，便起身叫管家到南街上招呼王二瞎子，托他去到档子班船上，叫他们明天晚上到馆子里叫几样菜，说是要请州里帐房师老爷吃饭，交代馆子里，菜要弄好些，再叫船上收拾收拾干净。底下人奉命去后，他自己又盘算道：“明天请的客自然是帐房老夫子首座。”忽又想起：“我今儿在帐房里，看见本官

的二老爷，见了我，还问我这趟代理弄得有几个钱，看来着实关切，也不好不请请他。我们在外头，那里不拉个朋友呢。”屈指一算：“帐房老夫子一位，本官二老爷两位，王二瞎子三位，连自己一共才有四个人。人头太少，索性多请两位，把南关里咸肉铺老板孙老荤，东门外丰大药材行跑街周小驴子，一齐请了来，大家热闹。料想他们听见我请的是州里二老爷、帐房师爷，他们一齐都要赶得来的。况且如此一请，人家晓得我同州里要好，目下于我的事情也不为无益。”主意打定，正在洋洋自得，那差出去的管家也回来了，回称：“王二爷听说老爷请州里师爷吃饭，忙的他立刻自己出城到船上去交代，连馆子里也是自己去的。”钱琼光点点头，又道：“我请的不但帐房师爷，还有区大老爷的二老爷哩。”

管家出去，钱琼光也就安寝。毕竟有事在心，睡不大着。次日一早起身，洗脸之后，就赶过来自己请客。先落门房，取出一张官街名片，先上去禀见二老爷。执帖门上进去了一回，回来说道：“二老爷昨儿在房里叉了半夜麻雀，到了后半夜忽然发起痧来，闹到天亮才好的，如今睡着了，只好挡你老的驾罢。”钱琼光一听这话，不觉心中一个失望，嘴里还说：“我今天备了酒席，专诚要请他老人家赏光的，怎么病起来了？真真不凑巧了！”于是又亲身到帐房里，想当面去约帐房师爷。

不料走到帐房里，只见里间外间桌子上面以及床上，堆着无数若干的簿子，帐房师爷手里捻着一管笔，一头查，一头念，旁边两个书办在那里帮着写。帐房一见他来，也不及招呼，只说得一句“请坐！兄弟忙着哩。”钱琼光见插不下嘴，一人闷坐了半天。值帐房的送上水烟袋，一吃吃了五根火煤子。无奈帐

房还没有忙完，只得站起身来告辞，意思想帐房出来送客的时候，可以把请他吃饭的话通知于他。谁知钱琼光这里说“失陪”，帐房把身子欠了一欠，说了声“对不住，我这里忙着，不能送了，过天再会罢。”说完，仍旧查他的簿子。

钱琼光无法，只得出来，心想：“今天特为请他们吃饭，一个也不来。化了冤钱事小，被王二瞎子一班人瞧着，我这个脸摆在那里去呢！”一回又怪帐房师爷道：“我专诚来请你吃饭，你不该只顾做你的事情，拿我搁在旁边，一理不理。谅你不过靠着东家骗碗饭吃，也不是什么大好老，就这样的大模大样，瞧人不起！至于那位二老爷，昨天不病，明天不病，偏偏今儿我定了茶，他今儿病了，得知是真是假。他们既然不来，我也不稀罕他们来！”

一面想，一面又走到门房里。执帖门上见他没精打彩的，便问：“钱太爷，心上转什么念头？很像满肚皮心事似的。”谁知一句话倒把钱琼光提醒，一想：“二老爷、帐房既然不来，我不如拿这桌菜请请底下的朋友，人家看起来，一样是州里的人。只怕这几位拿权的大爷，到堂翁跟前说起话来，还比什么帐房、二老爷格外香些。况且我自从到任至今，也没有请过他们，今儿这局，岂不一当两便。”于是就把这话告诉了执帖门上，托他把钱漕、稿案、杂务、签押、书禀、用印，几位有名目的大爷统通请到。跟班人多，不能遍约，只约得跟班头一位。说明今天是夜局。执帖门上明晓得他是请上头请不到，所以改请他们的，便推头“没有空，谢谢罢”。钱琼光也没听见，忙着又托这屋里的三小子替他去请客。一霎时三小子回来说：“稿案毛大爷、签押卢大爷恐怕晚上有堂事，不敢走开；杂务上朱大爷，用印

的马大爷，为了这两天上头常常有呼唤，亦抽不得身；钱漕上陆大爷，为他二奶奶养孩子，请了假，已经两天不来了；只有跟班上萧二爷说是等到老爷睡了觉，一定过来奉扰的。”三小子未说完，执帖门上又道：“他们统通不来，你为我一个人，何必要费事呢？”钱琼光道：“还有萧二爷同你俩呢。他们扫我的面子，难道咱们老兄弟，你还好说不来吗。”于是又千叮万嘱，直到执帖门上点头应允，方才告别。回到自己衙内，心想：“他们竟如此瞧我不起，竟其一个不来；肯来的又是拿不到权的人。真正越想越气！”

好容易熬到下午，王二瞎子亲自跑来，说：“一切都预备好了。馆子里听说请的是州里师老爷，贴本都情愿。但不知这位师爷甚么时候才过来？”只见钱琼光脸上红了一阵，说道：“他们一齐体谅我，不肯叫我化钱，一定还要拉我在衙门里吃饭，说着就吩咐大厨房里添菜。我想我今天的菜已经托了你了，他们既然不来，我不好叫你为难，只得又请了两位别的客。”王二瞎子道：“你早告诉了我，这菜可以退得掉的。但不知请的又是那两位？”钱琼光不好说请的是跟班上的，只含糊说了声“还是衙门里的”。王二瞎子一听仍是衙门里的人，就是声光比帐房差些，尚属慰情聊胜于无。

依王二瞎子意思，还想等着衙门里的人到齐，一块陪出城，似乎面上有光彩些。钱琼光是晓得的，跟班上萧二爷，非得老爷睡了觉是不得出来的，便说：“不必罢，我们先出去吃着烟等他们罢。”于是两人步行出城。到了船上，一班女戏子迎了出来，一个个擦着粉，戴着花，妖妖娆娆的，“钱太爷”、“王二爷”，叫的应天响。钱太爷走进舱里，只见居中摆了一张烟铺。王二

瞎子是大瘾，见了烟铺就躺下了。船上女老班也进舱招呼，问衙门里的老爷几时好来。王二瞎子不等印太爷开口，拿指头算着时候，说道：“现在是五点钟，州里大老爷吃点心，六点钟看公事，七点钟坐堂。大约这几位老爷八点钟可以出城。”

钱琼光道：“那可来不及。我们这位堂翁也是个大瘾头，每日吃三顿烟，一顿总得吃上一个时辰。这个时辰单是抽烟，专门替他装烟的，一共有五六个，还来不及。此刻五点钟，不过才升帐先过瘾。到六点钟吃点心，七点钟看公事；八点钟吃中饭，九点钟坐堂；碰着堂事少，十点钟也可以完了，回到上房吃晚饭过瘾。十二点半钟，再到签押房看公事。打过两点，再到上房抽烟，这顿烟一直要抽到大天亮。不过以后有上房里的人伺候，跟班上的爷们都可以没事了。”王二瞎子道：“他老这们大的瘾，设若有起事来，怎么样呢？”钱琼光道：“有起事来，或是进省上衙门，总是来吞生烟。”

正说着，孙老革先来了，晓得要陪州里的老夫子吃饭，特地换了一簇新衣服。王二瞎子道：“老革，今儿钱太爷是请你来做陪客的，不是请你来招女婿的，为什么穿的衣服同新女婿一样呢？”孙老革道：“难得钱老父台赏饭吃，请的又是州里的老夫子，自然应该穿件新衣服，恭敬些。”

三个人闲谈了好一回，船上又搬出些点心来吃过。王二瞎子掏出表来一看，九点钟只差得五分了，不但州里的客没来，连着周小驴子也没音信，大家甚是奇怪。又等了半个钟头，忽听见船头上有人叫唤，大家总以为是请的特客来了，一齐起身相迎。及至进舱一看，原来就是周小驴子，跑的满身是汗，一件官纱大衫已湿透了立场截了，一只手只拿扇子扇个不了。王二

瞎子劝他脱去长衫，又叫船上打盆水给他洗脸。钱琼光便问他：“为何来得如此之晚？”周小驴子道：“不要说起，今儿替一个朋友忙了一天。”钱琼光问：“是什么事情？”周小驴子道：“也是治弟的一个乡亲，他有个姑表妹妹，从前他姑妈在世的时候有过话，允许把这个女儿给我们这个乡亲做媳妇的。后来姑妈死了，姑夫变了卦，嫌这内侄不学好，把女儿又许给别人了。”钱琼光道：“当初媒人是谁？”周小驴子道：“有了媒人倒好了，为的是至亲，姑妈亲口许的，用不着媒人。”钱琼光道：“婚书总有？”周小驴子道：“这个不晓得有没有。治弟为了这件事，今天替他们跑了一天，无奈说不合拢，看来恐怕要成讼的了。”钱琼光道：“一无媒证，二无婚书，这官司是走到天边亦打不赢的。”周小驴子道：“现在我们这乡亲情愿……”说到这里又不说了。王二瞎子会意，拿嘴朝着钱琼光一努，对周小驴子道：“摆着我们钱老父台在这里你不托。该应怎么办，大家商量好了。只要替你乡亲争口气；再不然，钱老父台同州里上头下头都说得来，还怕有办不到的事吗。”

一句话提醒了周小驴子，忙说道：“他姑夫那边只要出张票，不怕他不遵。”钱琼光道：“单是出张票容易。兄弟自从到任之后，承诸位乡亲照顾，一共出过十多张票。不瞒诸位说，这票都是诸位照顾兄弟的。这件事兄弟衙门里很可办得，用不着惊动州里的。”周小驴子道：“你老父台肯办这件事，那还有什么说的，包管一张票出去，不怕他姑夫不把女儿送过来。捕衙的规矩治弟是懂得的。如今我们这乡亲，他是有钱的主儿，我一定叫他多出几文。俗语说得好，叫做‘争气不争财’。只要这件扳过来，不但治弟面子上有光彩，将业敝乡亲还要送老父台的

万民伞咧。”钱琼光道：“全仗费心！你老哥今儿回去，叫他明天一早就把呈子送过来。兄弟这边签稿并行，当天就出票的。”

几个人又闲谈了一回。王二瞎子躺在烟铺上，一连打了几个呵欠，都说：“天不早了，怎么请的客还不来？不要是忘记了罢？”钱琼光道：“我有数的，他们早不得来。这时候敢快了。”又停了一会，只听得岸上咕咕呱呱的，一片说笑之声，走到岸滩上，又哼儿哈儿的，叫船上打扶手。霎时上得船来。钱琼光急忙迎出去一看，原来来的只有一个萧二爷，还有一个小爷们，是常常替堂翁装水烟的，虽然面善得很，却不晓得他姓甚名谁。当下不便动问，只问得一声：“为什么某人不来？”小爷们抢着说道：“老爷派他进省，他不得来，所以叫我来代理的。萧大爷，今天咱代理执帖门，你说咱阔不阔！”一面说，一面走进舱中。众人一齐起身相迎，见面之后，都恭恭敬敬的作揖。不料这小爷们是打千打惯的，见了人，一伸腿就湾下去了。众人之中亦只有钱琼光还安还得快。那三个却都不在行，王二瞎子幸亏被钱琼光扶了一把，否则几乎跌倒。当下都劝他俩宽衣。只见这小爷们身胚很小，却穿了一件又长又大的纱大褂，钱琼光认得这件大褂是堂翁天天穿着会客的；再看手里的潮州扇子，指头上搬指，腰里的表帕、荷包，没有一件不是堂翁的。当面不便说破，心上却也好笑。

一会，归坐奉茶。钱琼光先问：“二位为什么来的这么晚？”萧大爷先回答道：“九点半钟本来就可以来的，齐巧我们东家接到省里一封信。外头还没有人知道，先送个信给你，你明天一早好穿了衣裳过来道喜。”钱琼光忙问道：“堂翁有什么喜事？”小爷们抢着说道：“我们老爷升了官了。”萧大爷进来的时

候，当着王二瞎子一班人，自己还想充做师爷，所以一口一声的“我们东家”。今见小爷们说了声“我们老爷”，他便把小爷们瞅了一眼。幸亏在场的人都没留意。

钱琼光又接着问道：“堂翁高升到那里？”小爷们又抢着说道：“或者武昌府，或者黄州府，都论不定。”萧大爷道：“你别听他胡说。我们东家，他身上本有个补缺后的同知直隶州，如今又保了个……保了个什么？……你看，我的记性真正不好，偏偏又忘记了。”一面说，一面又低着头，皱着眉，闭着眼睛，想了半天，还是想不出。又拿自己的拳头打着自己的头，说道：“保得个什么？……怎么我说不上来？”小爷们又抢着说道：“萧大爷，这封信是杂务上拿进来的，那时候我正在椅子后头替他老人家装烟。他老指着信上一句，对杂务上说：‘你看。’我在他背后，亦就踮着脚望了一望，原来这信上有我的名字，有‘应升’两个字。我自己的名字，我是认得的。”钱琼光是在官场上阅历久的了，晓得保案上有“应升”两个字，一定是应升之缺升用，便道：“他老人家已有了同知直隶州，再升什么，自然一定是知府了。明天应得过去道喜，费心二位关照。”萧大爷道：“自家人，说那里话来！”此时钱琼光正因不晓得小爷们的尊姓大名，心上闷闷，因此一番酬答，倒晓得了。

当因时候不早，忙命摆席。自然是萧大爷首座，小爷们二座。在席面上，萧大爷还留身分，提到州官，口口声声“我们东家”，在座人始终瞧不破他的底细。只有小爷们吃无吃相，坐无坐相。夜里天热，打赤了膊，把条辫子盘在头上，拿两条腿蹲在椅子上，尽性的喝酒吃菜。档子班的女人，叫名头是卖技不卖身的，他偏要同他们动手动脚。有两个女人，在人面前一定要

撇清，被他这一闹，一个个都咕嘟着嘴，说什么“你们老爷，手要放尊重些”！说罢，把手一摔走开。小爷们生气，骂声“混帐王八蛋！你瞧不起我大爷，明儿回去一定告诉本官，出票拿你们，看你怕不怕！”船上女人也不理他，主人钱琼光只好起身相劝。

好容易一席酒吃完，看看已将天亮。小爷们是带着跑上房的，怕误了差使，老爷要骂，立刻披衣要走。主人还再三相留，吃了稀饭再去。萧大爷亦劝他慢些，“我同钱太爷还有句话说。”小爷们等不及，只是跺脚，说：“误了差使，钉子是我碰！你饱人不知饿人饥！我劝你快走罢！”萧大爷被他催得无奈，只得穿衣告辞。等到主人送到船头上，小爷们早披了又长又大的那件长褂，站在岸上了。当时他二人自回衙门不题。

且说钱琼光回到舱中，王二瞎子便埋怨他道：“怎么请到这位宝贝？”钱琼光把脸一红，想了想，说道：“你不要看轻了他，他在本州大老爷跟前，倒是头一分的红人呢。一天到晚，除掉睡觉，那有一刻工夫离得掉他。总而言之：我们做官，总要随机应变，能屈能伸，才不会吃亏。即如他们所说的州里大老爷得了保举，他们就肯送信给我；我既然先得信，今天我就头一个去道喜，上司瞧着自然欢喜。倘若不请他们吃饭，谁有这闲工夫来通知我。可见同人拉拢是没有吃亏的。这叫做做官的诀窍。”王二瞎子被他说得顿口无言。周小驴子起身先行，说：“要办那件事去。治晚马上就同前途接头，尽两个钟头赶来回复老父台。”钱琼光道：“兄弟就回去，一面先把票子写好，空着名字等填。等老兄来过，兄弟再到州里贺喜。专候，专候。”说罢，拱手而别。钱琼光也同王、孙两个各自回去，不在话下。

单说钱琼光虽然熬了一夜，只因有利可图，便也不觉劳乏。回到捕衙，业已红日高升，急忙翻出旧卷，查照旧票的底子，把票写好，只空着案由及原被告的名字未填。写好之后，看了两遍，索性又取出木头戳子用好，又拿朱笔把日子填好。其时已有八点钟了，算算时候已不止两个钟头，无奈不见周小驴子前来，心上异常着急。看看时候不早，又须赶到州衙门里道喜，急得他什么似的。无奈，只得穿好衣帽静坐，专等周小驴子一到，交割清楚，便好度了过来。

事有凑巧，刚刚衣服穿的一半，周小驴子来了。二人相见大喜。周小驴子在袖子里取出那张稟帖，钱琼光大略一看，只见上面很有些不懂得的句子，忙把原被告名字记清，又再三斟酌一番，把案由摘叙了三四句，从抽屉里取出来票来填好，立刻派了一个人，叫他跟着周先先一同去。然后周小驴子从大襟袋里取出一个红封袋，双手奉上。钱琼光接在手里一掂，似乎觉得甚轻，忙问：“这里头是若干？”周小驴子道：“这里头是四块折席，不成意思，不过送老父台吃杯酒的。”钱琼光踌躇了一回，说道：“不瞒老哥说，兄弟是代理，就要交卸的人。同老哥相好，承老哥照顾这件事，兄弟多也不敢望，只望他一个全数。不在说别的，单是这张票，兄弟从城外一回来就连忙弄好了，专等你老哥来。这票上的字都是兄弟自己写的。倘若照衙门里的规矩办起来，至少也得十天起码，那里有这样快。此事落在别人身上，哼哼，至少也得要他三十只洋！如今只要你十块，真是格外克己的了。”

周小驴子听了他这一番话，又见他不肯收那四块，知道事情不得过场，于是从袋里又挖出两块洋钱，还说：“这两块是治

弟代垫的。替朋友办事，少不得也要替他作三分主。”钱琼光道：“兄弟是个爽快人，你老哥替朋友办事也是义气，你索性爽快些再替他添两块。一共兄弟受他八块，你回去开销他十块，我们弄个二八扣。你费了心，我也不另外替你道乏了。”周小驴子又思思索索的半天，好不容易才添了一块，说了无数的叨情话，说什么“这总是老父台照应治弟的，多赏治弟一块买鞋穿罢。”钱琼光无奈。

周小驴子去后，方急忙赶到州里去。虽然晓得堂翁是起得迟的，但是为了道喜，不得不早些过来。此时，合衙门的人因为老爷得了保案，都是喜气冲冲的。钱琼光蟒袍补褂，照例先下门房。常见的那位执帖大爷，已经奉派进省，这天是杂务门兼执帖，钱琼光也是认得的，急忙取出手本交给，托他上去代回，说是禀贺、禀见。杂务门进去了一回，忽然满头是汗，怒冲冲的走回门房，把大帽子摘下往桌子上一撩，说道：“妈的晦气！他升官，人家就该死了！幸亏他得的保举，不过是个虚好看，倘若真正做了知府，那架子更要大呢！倘若做了道台，天都可以撑破！再大更不用说了！总而言之，我们当奴才的不是人！钱太爷，大小像你这样，总得是个官才好！”

钱琼光听了他半天说话，也摸不着头脑，只得搭讪着站起来，说道：“堂翁可曾升帐没有？我还是就进去，还是等一会儿？”杂务门道：“得了保举，早把他喜的睡不着了。今天一早就起来了，忙着做官衔牌，糊对子。因为做牌的来的晚了些，开口就骂人。谁不是人生父母养的？搁得住被他‘混帐王八蛋’，骂了去，喝了来！大爷越想越气，不吃这碗饭了！”钱琼光一听堂翁已经起来多时，心上着急，恨不得马上进去才好，后来直等

得杂务门气平了，然后领了他进去见的。

这时候区奉仁正在大厅上，就昨夜接的那封喜信搁在面前，旁边坐着几位朋友、官亲，如帐房、书启、二老爷之类，都在那里凑趣。钱琼光进了大厅，恭恭敬敬跪下磕了三个头，替堂翁叩喜，又与各位师爷及二老爷相见。堂翁让他坐，然后坐下。区奉仁一面孔得意之色，先开口道：“你是几时晓得的？”钱琼光一想不好说是昨夜里得信，只得回称：“刚刚得信。”区奉仁道：“还是你一个人晓得，还是同城统通晓得？”钱琼光道：“只有卑职一个人得信，所以赶过来先替堂翁叩喜。”区奉仁道：“是啊，我料想他们是不会晓得的。我得的是密保，上头只有抚台自己晓得，连藩台都还不明白哩。还是那年获盗案内，抚台亲口许我的，到如今果然保了出来。可见做上宪的人，又要赏罚分明，又要记性好，夫然后叫人心服。这位抚台，兄弟同他也算投缘的了，将来倒要送副门生帖子去才是。”说着，便同帐房说：“我的话可是不是？”帐房说：“是极！”

区奉仁又道：“我已经有了同知直隶州了，再升用，升个什么？自然一定是知府了。你看这些混帐王八蛋！我从早上叫他们赶做一付‘升用府正堂’的官衔牌，到如今木匠还不来，真正可恶！此时同城虽然还不晓得，马上他们得了信都要来道喜的。今天他们来讨，明天我去谢步，这副牌是执事里一定要用的。况且这是恩出自上，比捐的总体面些。”师爷们一齐应了一声“是”。区奉仁又望着钱琼光说道：“我们湖北的体制，佐贰^①见知府是没得坐位的。兄弟虽然不讲究这个，但是体制所关，

① 佐贰：知府、知州、知县的辅佐官，如通判、州同、县丞都称佐贰。

将来过了班，就是要随随便便也就不能了。”钱琼光明晓得这句话说的是他，想了半天，无可回答，只应了一声“是”。

正说着，书办上来请示，说是里里外外，或是柱子上，或是门上，有些对联都要另换新的，要请师爷拟好了句子，好交代书办去写。区奉仁忙回脸过有去对启书老夫子说道：“这个要请你老夫子费心了。”书启师爷忙又应一声“是”，随手请教是怎么做法。区奉仁道：“前头的对子都是按着州、县官做的，如今兄弟得了升用知府，有些什么‘五马黄堂’等类的字眼都可以用得着了。兄弟如今一来公事忙，二来上了年纪，也不肯用这个心思了。至于暖阁当中，我倒想好了一句成句，就是帖‘一品当朝’四个字的地方，你们拿红纸比好尺寸，替我写‘宪眷优隆’四个字，照样帖在屏门当中。”回头又问书启：“老夫子以为何如？”

书启尚未答言，二老爷接着说道：“这四个字似乎太俗。”区奉仁听了似不愿意，道：“这四个字，人家四六信里常常用的，又是成句，总比‘一品当朝’四个字来得文雅。”二老爷道：“暖阁当中，不是‘当朝一品’，就是‘指日高升’，从没有用过别的字眼。”区奉仁更发怒道：“你们这些人真正不通！不靠着宪眷，怎么能够升官呢？我这四个字，把你所说的两句，统通包括在内。所以一等人有一等人的材料。老弟，不是我瞧你不起，像你这样执迷不化，将来能够赶到愚兄这个分儿还是早咧！”二老爷见哥哥动了气，也就撅起了嘴，不言语了。

区奉仁正待再说下去，忽听外面一片人声，大家不觉吓了一跳，忙叫人出去查问。只见稿案门飞跑似的进来，回道：“有些人来告钱太爷受了人家的状子，又出票子拿人，逼得人家吃

了鸦片烟，现在赶来求老爷替他伸冤。那个吃大烟的也抬了来了，还不知有气没气。”区奉仁道：“混帐！我的衙门里准他们把尸首抬来的吗？你跟官跟了这许多年，这一点点规矩还不晓得？今天老爷有喜事，连点忌讳都没有了！混帐王八蛋！还不替我轰出去！”稿案门道：“这是钱太爷不该受人家的状子，人家无路伸冤，所以才来上控的。”区奉仁听得“上控”二字，忽然明白，方才回过脸去，对准钱太爷发作道：“你做的好官啊！这是你闹的乱子，弄得人家到我这里来上控。我自己公事累不了，你还要弄点事情出来叫我忙忙。现在怎么说？”

钱琼光起先听了稿案门的话，早已吓得瑟瑟的抖，后来又听了堂翁的教训，便拍托一声，身不由己的跪下了。区奉仁并不让他起来，又拉着长腔，说什么“擅受民词，有干例禁，你既出来做官，连这个还不晓得吗？我也顾不得你，我是照例要揭参的。”钱琼光一听要参官，更吓的魂不附体，只是跪在地下磕响头不起来，求堂翁开恩。区奉仁拿他训斥的半天，还不晓得外面究竟闹的是什么事情，便道：“你就在这里朝我跪到天黑也不中用。你自己闹的乱子，快自己出去了结过再来见我。”钱琼光跪在地下还是不动。区奉仁问他为什么不出去。钱琼光道：“不瞒堂翁说，卑职这一出去，可没有命了！”区奉仁道：“到底为着什么事情，你自己总该有点数的。”钱琼光又磕头道：“卑职该死！卑职同他们来往，共有好两件事情，实在不晓得是那一件。”区奉仁道：“好个不安本分的人！”钱琼光道：“都是他们来找卑职的，卑职也只盼能够替他们把事情了掉，也免得堂翁操心。”

区奉仁道：“承情”。至此方回头问稿案门：“到底外面为了

什么事情？”稿案门回称：“为的是一个人家有个女儿，有个光棍想要娶他。那家不肯，这光棍就托人化了钱给钱太爷，托钱太爷出票子抓那个该女儿的人，说是抓了来要打板子。那人急了，就吃了生大烟。乡邻不服，所以闹到这里来的。”钱琼光至此，方才明白就是早上的那桩事，深恨周小驴子事情办得不妥当。

里面说了半天话，外面的人声已往。稿案门再出去问了问，才知已被杂务门吆喝住，只等老爷坐堂审问，不敢罗唆了。区奉仁一听外头人声已息，才说：“那个吞烟的，赶紧拿点药水给他吃，或者有救。”人回：“已经灌过了，听说吃的不多，大约可以救得的。”区奉仁于是把心放下，又朝着钱琼光发作了几句，方才自往签押房里而去。钱琼光不免跟了帐房师爷同到帐房里，就左一个安，右一个安，一面请安，一面软求道：“晚生一时荒谬，总得求你老夫子成全！”师爷道：“你老哥就要交卸的人了，何必再去多事。这事你自己闹的乱子，还不快去想了法子压伏压伏他们，等到堂翁坐了堂，那事就不好办了。”

一句话提醒了钱琼光，立刻退出帐房，走到杂务门的门房里。杂务门正在外面帮着灌那吞烟的人，一霎回来，见了面，少不得又是一番埋怨，说：“我的太爷！几乎玩成功一条人命！亏你，我亦不晓得你是怎样闹的！”停了一回，又说道：“现在你放心罢，人命是没有的了。你今天算好运气，偏偏碰着我们这位老爷有喜事不坐堂。你有这半天一夜的工夫，能够完结，赶快去完结了再来；完结不了，明天再审。”

钱琼光于是再三感谢，方才辞别出来。回到捕衙，蟒袍补褂，统通汗透的了。马上叫人去找周小驴子，周小驴子逃走了，

不在家。钱琼光无奈,只得去找王二瞎子,因他地面上人头还熟,托他找个人出来劝和劝和。王二瞎子昨夜扰过他的酒,少不得出来帮忙。当时就找到了两个人:一个是善堂董事,一个是从前做过图正^①的,后来因为上了岁数,就把图正一应事务,统通交代儿子承受,自己不管。他俩都是年高望重的人,又是捕厅老父台见委之事,一想彼此都有仰仗的地方,乐得借此交结交结。王二瞎子见他俩已允,便先寻了本图地保,同着原差又找到原告,在小茶馆里会齐,开议此事。幸亏原告那边吞烟吞的不多,一经施治,便无妨碍。又经王二瞎子、善堂董事一千人,连骗带吓,原告一面,只求太爷不逼他把女儿嫁给那个光棍,他亦情愿息讼。钱琼光就答应他:“前头那张票不算数,立刻吊销。所有你们婚嫁之事,我太爷一概不管。”于是一天大事,瓦解冰销。

钱琼光又进去求了帐房师爷、钱谷师爷,替他到堂翁面前讲情。凑巧堂翁这两天正因升官一事,满心快活,只图省事,便也不来问信。过了两日,正任吏目随凤占回任,钱琼光照例交卸,自行回府销差,这事也就完了。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① 图正:清代南方各省乡以下设图,图书馆一图事务,图正管本图鱼鳞图册,从买卖田地、产权转移过户中,索取佣金。